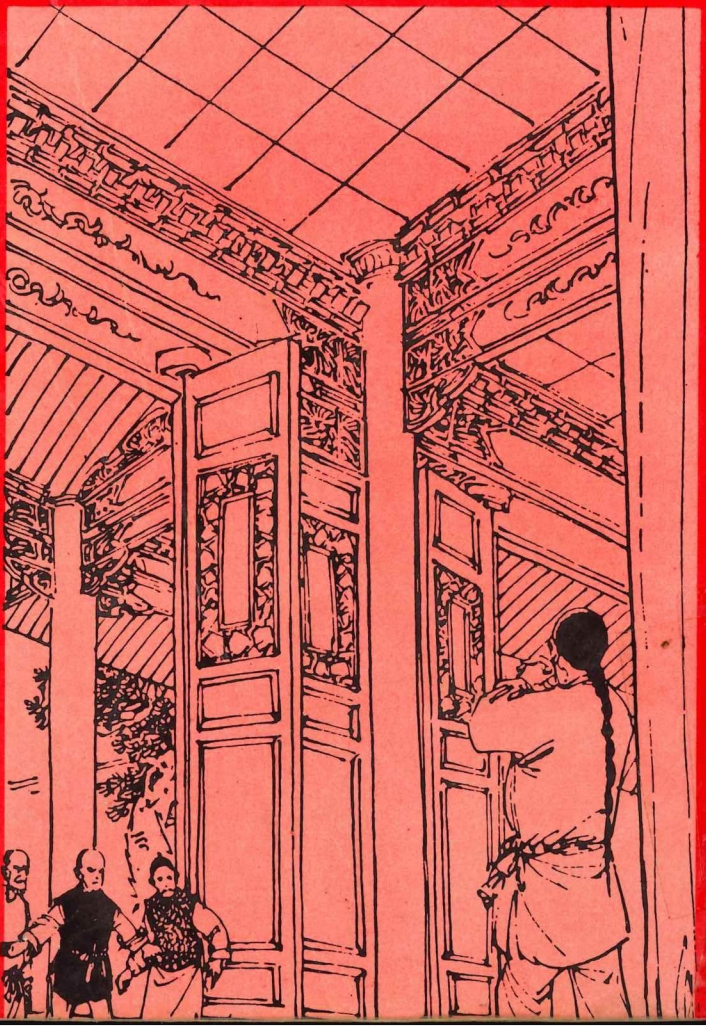
五王刀大

古典小說之三・張谷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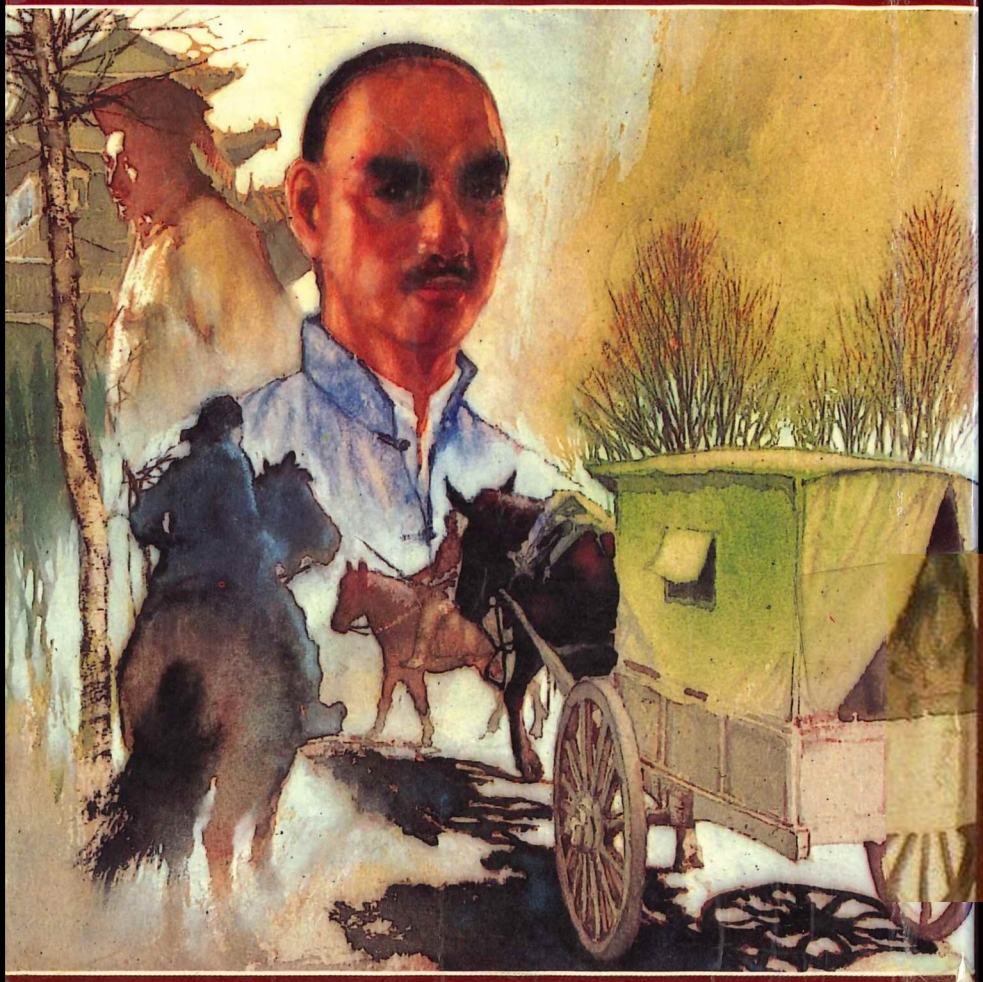
古典小說之三

五王刀大

張谷

五王刀大

古典小說之三・張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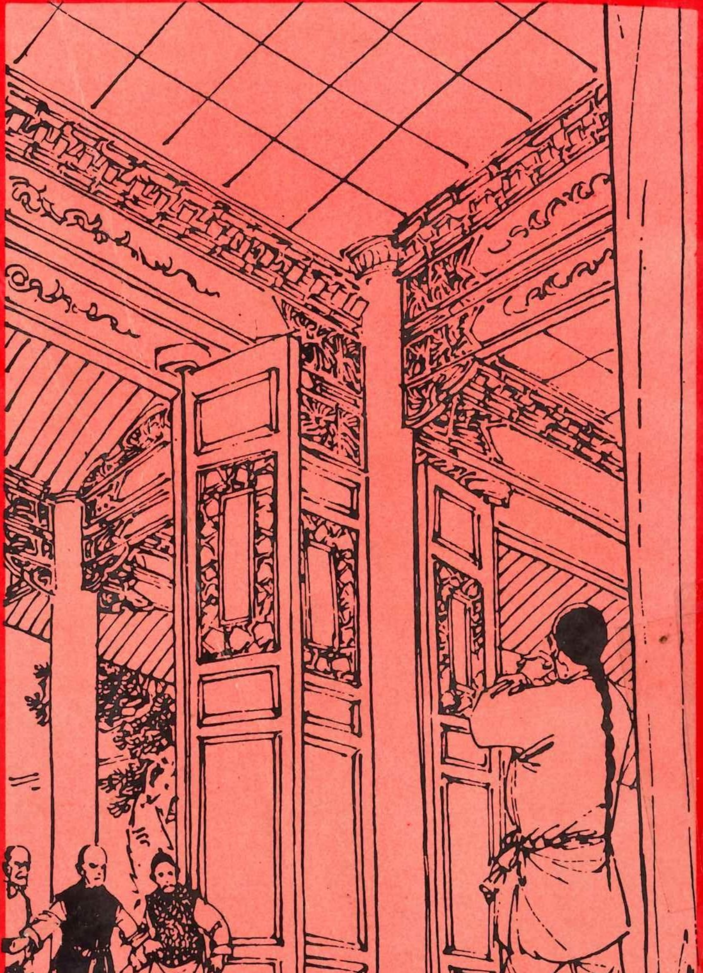


張谷的作品

● 白蘭花
● 鐵丐
● 大刀王五
● 劍娥
● 沙三
● 黑雲
● 鐵騎

大刀王五

古典小說之三・張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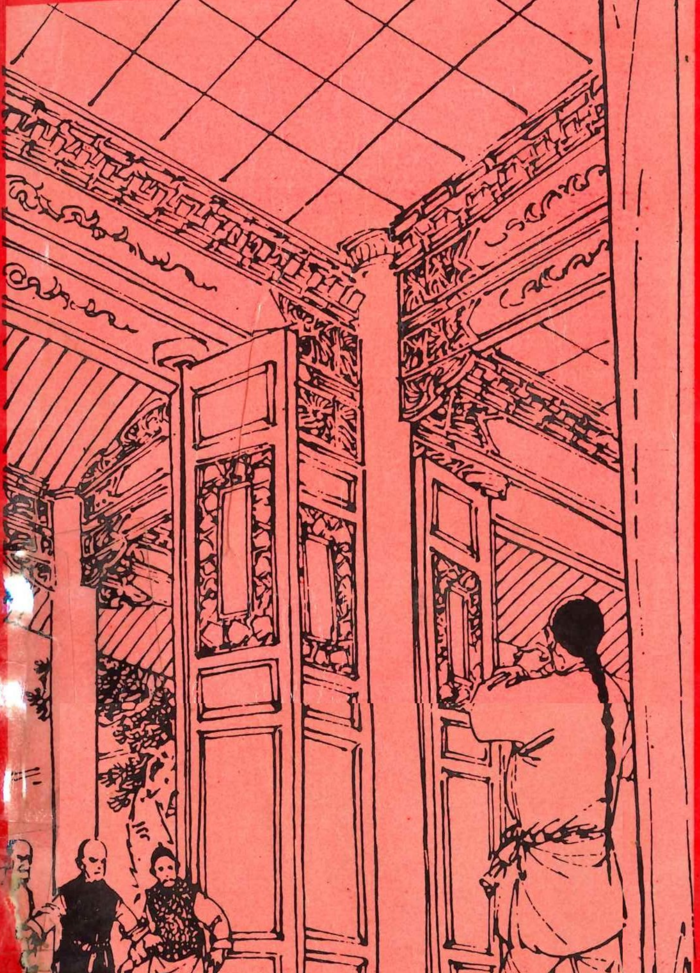
皇冠叢書第二九三種

大刀王五

3

大刀王五

古典小說之三・張谷著



五王刀大

古典小説之三

張谷著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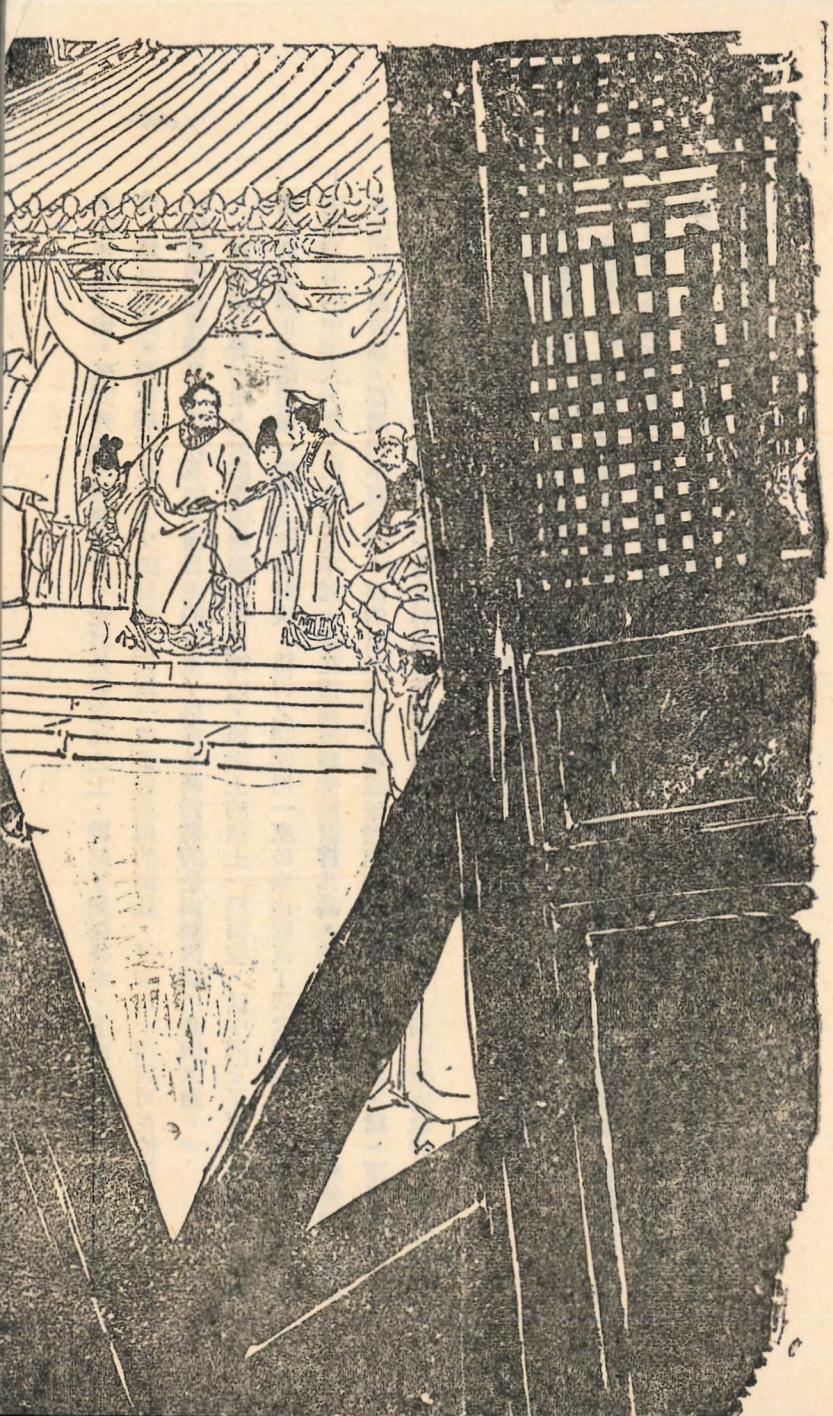
魔頭黃虎……六〇一
大刀王五……六五〇
京張道上……七九六
白山黑水……八四三
三刀六眼……八九〇

魔頭黃虎

一

中秋節前三天，林老師就早早的放了假。因爲林老師家住在陝西省延安府定邊縣柳樹澗，離金明驛東土橋這間義塾足有六十里遠，他得提前趕回家去過節，所以他向義塾的三十來個毛孩子宣佈，節前節後三天，都不必來上學。

林老師家裏很窮，自小唸書倒是非常的用功，他一生的指望就祇是應試做官。秀才、舉人、進士一路中上去，然後點翰林，入內閣，出將入相，天下名揚。可是他學問儘好，時運不濟，一連考了十來場，場場都是名落孫山外。漸漸的，他便死了那顆功名利祿，富貴榮華的心。爲了生活，迫於無奈，只好到東土橋去當起三家村義塾的塾師來。他把他的妻子留在家裏，日夜不休的紡紗賣布度日，一年三節，林老師方



始能夠回一趟家，住上幾天。

這一天林老師肩膀上掛個小包袱，包袱裏只有一身替換的衣服，幾塊學生家裏送的月餅，一千二百文制錢，那是全塾學生公送的三個月束脩。林老師一口氣走了五十多里路，眼看就要到家了。驀地烏雲四合，雷聲隆隆，一場暴雨即將傾盆而下，林老師急於找個避雨的地方，他爬上一道坡，一頭鑽進了一座破廟。

來來往往從這條路上過，也不知道走了幾十上百回，可是林老師向來埋着頭走路，從沒見過半山腰還有這座破廟。三楹殿宇，牆垣半倒，中間供一座佛像，金衣剝落，面目模糊，也辨不清是那位神佛？佛像前有張破香案，早就折斷了一隻桌脚，燭台香爐，像是好些年都沒用過。這廟荒廢已久，冷冷清清，破破爛爛，不可能有和尙、道士或者是尼姑住在裏頭。

西北風大，破廟裏遍地都是厚厚的土，林老師走得很乏，祇好在香案右邊略掃了掃，弄出塊乾淨點的地方坐地。他才坐定，廟外大雨如注，雷電交加，先以爲陣頭雨下不了多久就會停呢，殊不料這雨越下越起勁，一直下到天色漆黑，村子裏亮起了閃閃爍爍的燈光。林老師彷彿都瞧得見自己的家門，偏就被大雨所阻，困在破廟裏，腹內空，肚子餓，又捨不得把包袱裏的月餅拿出來喫。人發虛，眼發花，他背靠着牆壁閉眼假寐，決計就在這破廟裏過一夜，等天亮雨停了再回去。

忽然之間聽見人語馬嘶，聲音嘈雜，定睛看時，破廟前面的兩道走廊，不知從哪兒鑽出來無數身穿號

衣的差役人伕，來回奔跑，酒掃階道。走廊外面空地之上，排起了幾條長案，上面擱着半斤半斤的猪牛羊肉，鷄鴨肥鵝，還有蔬菜水果。又瞧見長案後頭一並排好些副的鍋灶，足有百十個廚司在忙着切洗烹調。一陣陣的濃香撲鼻，讓林老師不由自主的流下了口水，眞箇兒的是饞涎欲滴，食指大動。

再側臉一看，殿上突然重簾垂幔，燈火輝煌，地面上的積土一掃而空，就中擺下了龍文鳳綺的一桌酒席。林老師正在暗忖這一幫子人手脚好快，轉瞬之間就把一座破廟佈置成了華堂閎殿。一抬眼又看見一位王爺打扮的中年人，穿大紅袍戴天平冠，正在指點那班伕役安排几桌，結綵張筵，又吩咐在一邊設下鼓樂。王爺一進破廟，探馬探卒便絡繹不停的進來報訊，整座破廟充滿了嘈雜喧囂的聲浪，猛一下子熱鬧起來了。——林老師儘在心裏想，這一定是那位王爺在借這個半路上的破廟侍候上司，設宴款待。因此之故他嚇得縮身一團，不出半點聲響，免得被人發覺。

一會兒，又一名探卒神色倉皇，跑得氣急敗壞，他往王爺的前面一跪，氣喘咻咻的稟告：

『啓稟王爺，煞星下界了！』

王爺一聽，馬上就快走幾步，直到破廟門口，當門一站，躬身彎腰，深深的一揖及地，依稀聽見他的嘴裏還在唸唸有詞。這時候，破廟裏外忙碌緊張的一二百人，同時的肅然無譁，靜得連針尖落地都聽得見聲音。於是，自遠而近，又傳來了鳴鑼喝道，雜沓步聲，好像是一頂大轎逕直抬到廟門外。石階下，有一名大纛門的軍官，聲若洪鐘般一喝：

『住！』

穿大紅袍戴天平冠的王爺，彎腰哈背，伸手延請，口中喃喃有聲。林老師爬在香案底下往外偷看，他一見那位來人，可眞把他嚇了一跳。

紅鬍子，藍靛面孔，巨齒獠牙，猙獰可怕。那人大踏步的直往殿裏走，王爺亦步亦趨，緊隨在後。再後頭，還有那人帶來的十餘名環肥燕瘦，豔絕塵寰的仙娥，一大羣虎腰熊臂，相貌兇惡的侍衞。那人也不跟王爺行賓主禮，他快步走上大殿，往那桌酒席的首座一坐，一面拍着桌子一面在吼：

『飯來飯來，別誤了我的事！』

王爺却急向他作個揖，再在主位上斜着身子坐下。他伸手連拍兩次巴掌，便有一隊侍役，穿梭不停的在上菜奉酒，山珍海味，奇珍異饈，樣樣都是林老師一輩子只聽說過從未一見的好酒好菜。那人據案大嚼，他喫喝時，鼓樂悠揚，又有一羣年輕美貌的少女，就在席前輕歌妙舞，助他的酒興。却是那人祇怕是一心急於趕路，他望着自己對面的王爺問：

『跟我的那些個人呢？可準備了食物？』

『早就準備好了，使君。』王爺站起身來，必恭必敬的回答：『他們都在外面坐席。』

那人一回頭，吩咐一名仙娥：

『妳們也去用飯，快喫快走。』

一羣仙娥全都退了下去，又過了半盞茶功夫，那人重重的把碗筷一放，鼓樂歌舞，立刻停止。但聽見他粗聲嗄氣的道：

『撤席吧！』

於是王爺趕緊交代他的從人：

『聽見沒有？快撤席！』

登時就有幾十個人，一擁而上。一剎那間，把席面撤得乾乾淨淨。又奉上了香茗，那人一仰頸子，將一盃香茗一飲而盡，然後又在下令：

『叫外頭的人快喫，該動身了！』

那位王爺斂容正色，拂拂袍袖，他再向那人躬身一揖，十分懇切的在說：

『今天星君下凡，雖說是奉了玉皇大帝的敕旨，也是處世間兆民的刼數。不過小神忝司東嶽，以好生爲心，千祈星君十成裏暫且留他個三分殘喘，那麼小神也就感恩非淺，永懷大德了。』

那人聽王爺這麼說時，神情之間，彷彿有點惱怒。然而當他前後左右，四面張望一下，似乎又覺得王爺招待他禮數那麼隆重，供應如此週到。『喫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不由得臉上現出了忸怩的神色。他仍然不予置答，却是向王爺微微的點了點頭。

下凡的星君動身上轎了，王爺親自送到轎門邊。星君坐上了轎，大隊人馬跟着他後頭跑。林老師從香

案底下伸出頭來看，祇見破廟外正是大放光明，一片晴朗，一行人馬擁着那乘大轎一直走到柳樹澗村子裏，突然之間，全部不見。

林老師實在忍不住了，正好在他身邊，站着一位王爺的從人。他一拉那從人的衣袖，輕聲的問：

『請教，這位使君是什麼人呀？』

那名從人倒也不以爲忤，轉過臉來向他露齒一笑，回答他道：

『那是你的學生嘛！』

『那是我的學生？』——林老師大喫一驚，恰好一驚而醒，王爺、從人、舞娘、廚司，都不見了，破廟依舊靜寂，廟外業已雨過天青，東方正顯露出曙光。林老師從地面上掙扎着站起身來，兀自還在突突的心跳。他定定神，自嘲的一笑，搖搖頭，又自言自語的道：

『原來是南柯一夢！』

然而，當他邁步走出破廟，回過頭來望一眼廟門上的廟榜，林老師却又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爲，廟榜上明明白白的寫着：

『東嶽廟。』

他驟的想起，昨夜夢見的那位王爺，不正就是東嶽大帝嗎？

滿心狐疑，忐忑不安的回了家。萬萬想不到，一進家門，就又有一樁令人頭皮發麻，心驚肉跳的事在

等着他。林老師一跨進大門就發現，堂屋正中間的八仙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盒紅蛋。不祥之感，瀰漫心頭，林老師忙不迭的把他妻子叫起來，問她：

『這盒紅蛋是從那兒來的？』

林大娘推滿了一臉的笑回答：

『昨兒夜裏，大雨過後，隔壁的張大嫂生了個小子，今兒一天亮就送了這盒喜蛋來。正好，你來家了，讓我把喜蛋熱熱給你做點心。』

『不必了。』林老師急忙伸手攔阻。與此同時，他沉沉的往椅子裏一坐，兩眼直勾勾的，臉色卡白，老大半天不吭一聲。可把個林大娘給嚇壞了，千呼萬喚，他的三魂七魄方始悠悠回轉。林老師冲着林大娘慘然的一笑，又毫沒來由的說了一句話：『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劫數，這是東嶽大帝所說的兆民劫數！』

從這一天起始，整整五年，林老師愁眉苦臉，長吁短歎，就沒任何一個人看見他露過笑容。

二

五年後，有一天，林老師剛回到自家所住的柳樹澗村子裏，因爲當地父老在本村設立了一間私塾，父老們死氣懇裂把林老師請回本村，他們說會有那麼三五十個毛孩子跟着他唸書。林老師便無可無不可的被父老們拉回來了。頭一天眞有三十一個毛孩子由他們的父兄正經八百的送來就讀，一概的用紅紙包奉上了束脩。第二天林老師隔壁緊鄰的張老大，也把他那個五歲大的長子帶了來，請林老師替他啓蒙。

林老師一看那五歲大的毛孩子，『哎呀』一聲驚呼，差點沒從高高在上的老師座椅裏栽倒下來。

那五歲大的毛孩子，骨碌碌睜大一對怪牛眼，目不轉瞬的望着他那被他自己相嚇壞了的林老師。林老師像似驟然之間撞上了妖魔鬼怪，凶神惡煞。因爲那個才五足歲的小男孩子頭髮黃裏帶紅，膚色白裏透青，看上去就像是藍靛。還有，他的兩道眉毛稀稀朗朗，却是由下而上的豎起來倒吊。再一細看他還像野獸般的遍體生毛，撐開他那兩眼的兒光不談，這毛娃兒扁平的臉上坑坑穴穴，分明是個大麻子。

隔壁的張老大兩眼圓睜，十分詫異的問：

『林家大哥，你是怎麼的啦？我看你神色不對嘛。要不要我把大嫂子請來？』

『不……不必了。』林老師勉定心神，强顏歡笑。伸手一指張老大那個獨生兒子問：『這……這是你的少君？他叫什麼名字呀？』

張老大咧開了嘴巴，笑瞇瞇的回答：

『張獻忠。』

心生畏懼，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林老師一臉苦笑的又問：

『好像……好像他還沒滿六歲嘛？』

張老大連忙陪笑的說：

『林老師，您記性眞好。這娃娃正是叫名六歲，其實是五歲剛滿。』

『這——，』頓了頓，林老師方說：『五歲啓蒙，未免太早。』

『林家大哥，』張老大苦苦哀求的說：『我請你做做好事，把我家獻忠收爲學生，准他入塾吧。你不知道這孩子要有多麼皮，要有多麼兇？他再不唸書，只怕我們家的房子都會給他拆了。』

『可是——』

『你莫再可是不可是的好不好？林家大哥，』張老大把張獻忠往林老師的跟前一推，又道：『只要大哥你肯收他，我們一家也就有指望了。不然的話，沒法拘他得住，我們家非得給他鬧垮不可。哎呀林家大哥呀，你就做做好事，替我們兩夫妻拘管拘管這孩子吧！』

無可奈何，林老師唯有把心一橫，向張老大深深的點下了頭來。

他收錄張獻忠作學生，整整一年，想盡方法，傷透腦筋，林老師依然沒法讓張獻忠認識一個字。譬如一開始林老師教張獻忠認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一』字，他指點『一』字正像一根扁担。下一回林老師再問張獻忠『一』字該怎麼唸？張獻忠便理直氣壯的唸成『扁担』。這一來可把林老師氣壞了，盛怒之下便說：『我恨不得拿老大的扁担揍你一頓！』他以爲張獻忠會得駭怕，不敢公然犯上。可是，過兩天他又問張獻忠『一』字怎麼唸法時，張獻忠竟然會從門背後抄起了根扁担來，照準林老師就要打，直嚇得林老師抱頭鼠竄而逃，私塾裏的三四十名學生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

就這樣，在私塾裏讀了一兩年，張獻忠還是這個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認得。因此，平時在塾裏，林老師不管張獻忠，張獻忠也不理林老師，他愛來上學，就跟着同學們咿唔嗯啊的亂唱一氣，唸書祇學那腔調，他可是既不認字，又不唸句子，在他完全是像學唱歌一般的好玩。他不愛上私塾的時候，林老師便由着他，從來不叫同學去找，去喊。在張老大的跟前，對於張獻忠經常逃學的事，林老師向來一字不提。祇是有一點，林老師說什麼也不肯收張老大的束脩，他不好意思說你兒子不是讀書的材料，他根本就不曾在私塾裏讀過書。他祇不過推托的說彼此是貼鄰的街坊，不能收張家的錢。林老師這麼做純粹是爲了減除心中的內愧，然而張老大兩夫婦却仍還是對他千謝萬謝，感恩不淺。

不但張老大兩夫婦十分的感激林老師，就連張獻忠自己，也覺得林老師待他特別的好。因爲他最駭怕頂頭疙的事情就是父母雙親逼他上私塾唸書，往往早晨起床晏了些，晚間放學回家早一點，他父母親都要罵他故意偷懶，遲到早退，抄起扁担門閂就是一頓痛打。其實呢，張獻忠却是十天裏足有九天都在頓課逃學，早晨揹着書包上私塾，然後把書包往私塾一擱，扭頭就逃得不知去向。林老師和他的同學們明明看到，也裝着沒瞧見，大家伙兒彼此心照不宣。——張獻忠一天到晚都在外頭搗鼓些個什麼呢？誰也鬧不清楚，反正鄉下不唸書的小孩子多得很，他漸漸的成爲了娃娃頭，小孩王，爬山涉水，打野兔子撈魚兒蝦，玩官兵捉强盜，學擺陣式操練軍隊，什麼樣的花樣都玩得出來。張獻忠藉上學的名義，常年海闊天空，逍遙自在的玩得好不痛快，他以爲這就是林老師在給他份外的優待。

天長日久，累月經年，連當師母的林大娘也看他越來越野，越來越不像話了。她不忍心看隔壁張老大兩夫婦一直被蒙在鼓裏，始終以爲自己的兒子每天都在上私塾唸書。因而有那麼一天晚上，她就鼓起勇氣，壯壯膽子，自己跟的丈夫聊起了這件事，她小心翼翼轉彎抹角的跟林老師說：

『當家的呀，隔壁張大哥、張大嫂就這麼個寶貝兒子，兩夫婦一生一世唯有指望着獻忠那娃兒。昨兒獻忠他姥姥（外祖母）來了，兩夫妻還祇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誇他家孩子都唸滿了兩年書咧。』

林大娘心裏想說而沒說出口的話，林老師一聽就明白了，他喟然一聲長歎，把話點破了說：

『渾家，妳想說啥，我自曉得。獻忠那娃子不是塊好料，除了隔壁張大哥、張大嫂之外，早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如今我實告訴妳吧，那娃子還有個沒人敢說出口的大來歷，等他長大成人，立身行事以後妳就會明白過來。我不收張大哥的束脩，讓那娃子每天上私塾裏走走，也許還可以稍許收收他的心，改改他殘暴兇頑的性子。對張大哥兩夫婦跟對他多少有一丁點兒好處。要不然呀，那就更不可以想像！』

張獻忠究竟有個什麼大來歷？他的未來將會怎麼樣的不堪想像？林大嫂仍然還是似懂非懂。她再追問，林老師便用『天機不可洩漏』一句話給擋回去，他再也不肯談張獻忠。實在喫林大娘逼不過，他也祇不過漫聲答道：

『騎驢兒看唱本，走着瞧吧。反正獻忠那娃子的連台好戲都在後頭咧。』

三

張獻忠進私塾兩年又三個月，那年他才七歲，果不其然，就出了事。

那一天林大娘身體不舒服，林老師上課上了一半，便吩咐他的學生自己溫書，抽個空回家去看看。從離開私塾回家，到重返私塾上課，前後祇不過一個時辰。可是他還沒踏進私塾的門，就聽見張獻忠的粗嗓門在聲聲的喊：

『兔崽子你敢給我詐死？你還不快起來，還不快起來！你再詐死我就再揍你！』

林老師聽時直嚇得魂飛天外，忙不迭連奔帶跑的進了私塾門。乍一瞧，啊呀大事不好！小小張獻忠捏緊一對拳頭，一脚蹬在一名學生的肚皮上，他直在哇哇怪叫，那名學生彷彿閉住了氣壁絕了過去，他沒有回應，也不見動彈。一班三四十個學生，一概的在瑟瑟發抖，縮成一團，連大氣都不敢吭。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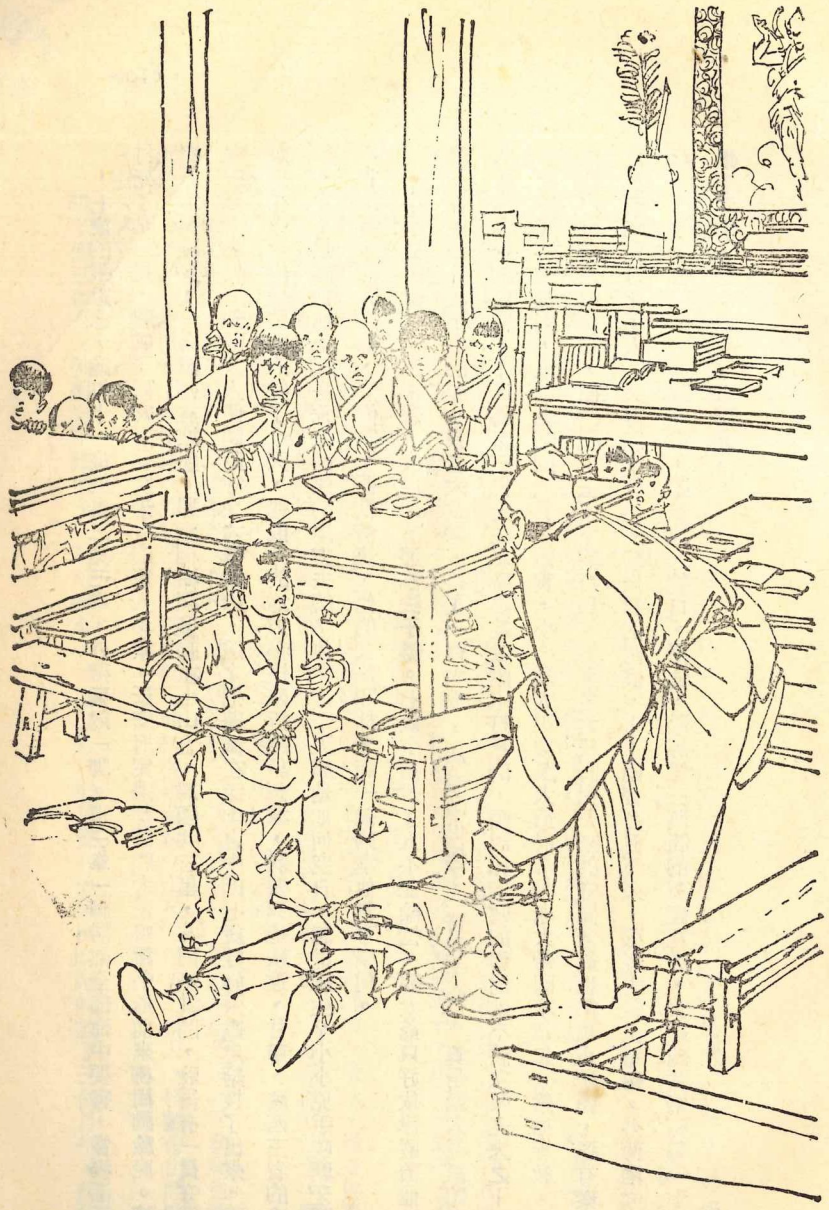
私塾裏的學生眼見林老師回來了，驚魂甫定，胆氣略壯。便有一名年紀最大的學生嚅嚅嚅的回答：

『張獻忠搶秦三兒的錢，秦三兒不依，兩個人打了起來。張獻忠三拳兩脚就把秦三兒打……』

『胡說八道！』張獻忠登時便是一聲暴喝，嚇得那個大學生縮回了口。他便站在林老師跟前一挺胸膛，居然理直氣壯的說：『秦三兒答應了借五文錢給我，後來又不肯。咱們兩個就扭了起來……』

林老師不得不沉下臉來喝問：

『你小小的年紀，要錢幹啥？』



『拿錢換錢呀！』張獻忠仍然了無畏懼之色的據實回答：『山窪子裏有人在要錢，五文錢可以換十文、三十文、一百文吶。他們答應了讓我也下五文錢的！』

『張獻忠，你眞是要造反啦？』林老師氣得吹鬍子瞪眼，他怒不可抑的說：『六七歲的毛孩子居然要去賭博，還動手搶錢打人。我問你，你一向出手那麼重，要是你眞把秦三兒打死了可怎麼辦？』

張獻忠睜着一對怪牛眼，直楞楞的望着林老師，他脫口而出的說：

『欠債還錢，殺人抵命！』

林老師忍不住的混身猛一哆嗦，這七歲的孩子說的話眞是叫人透心發涼，汗毛倒豎。他又氣又怕，懶怠跟這天性桀驁不馴的毛孩子再往下扯，彎腰俯身去探看直挺挺躺在地上的秦三兒，聲聲的喊：

『秦三，秦三，你起來，你醒醒呀！』

然而十一歲的秦三兒却紋風不動，彷彿他一個字也沒聽見。因此林老師驚疑不定的伸出了抖戰的手，去摸摸秦三兒的鼻息。——這一摸之下直把他嚇得倒退三步，驀的發出一聲驚呼駭喊：

『哎呀不好了！張獻忠你把秦三兒眞給打死了呀！』

全私塾的學生，一概被嚇得失聲怪叫，掩面啼哭，登時一片大亂。張獻忠聽林老師在嚷喊他打死了秦三兒，先一愣，然後臉孔猛可的變成慘白。他一個轉身，就此拔步飛奔，奪門而逃。

七歲的張獻忠，連打十一歲的秦三兒三拳，外帶猛踢一脚。這三拳一脚居然全部命中要害，當場活活打死了秦三兒，釀成了延安府從所未有的驚人命案。延安府定邊縣的縣太爺鳴鑼喝道前來柳樹澗驗屍。柳樹澗地勢險要，一向設得有城堡。那座柳樹澗堡就在小山上，周圍共三里，有兩座城門，駐得有一員守備和三五十名兵。知縣大人便調動守兵大舉搜山，這才把藏匿在深山之中的七歲娃娃張獻忠給搜了出來。張獻忠在自于山裏整整的躲了十天，他匿身的地方都快臨近萬里長城，就要到遠綏遠、甘肅、陝西三省的邊界。——是誰帶他上那麼荒涼險惡的地方去的？他在這十天裏是如何度日，怎樣維生？小小兒手咬緊牙關不肯回答，連縣太爺、守備官、衙役捕快、他的父母和林老師一般的拿他無可奈何。

小小兒手就逮，這樁殺人案居然眞還沒法子辦。七歲小孩殺了人不能論抵，縣太爺只好依律嚴治他父親和林老師管教不嚴的罪。張老大當衆被打了一百大板，林老師也挨了一百記手心，算是縣太爺給讀書人，當老師的優待——因爲秦三兒是在私塾裏被張獻忠打死的，照說林老師的懲罰就不該在張老大之下。

除了做爸爸的，跟做老師的全受了重責，小小殺人犯被縣太爺喝令張老大帶回家鎖起來嚴加管教。就爲打這一場人命官司，衙門裏上上下下的打點，替張老大找回兒子來的守備老爺也得重重酬謝，還有秦家被張家娃兒打死了人，又得私下付出一筆偌重的賠償。——兩個多月下來，張老大祖上遺留，外帶兩夫妻勤勞節儉，苦苦攢的一家一當，連田地、牲口、糧食，跟那幢三開間的石砌瓦房，大約總共值到個一千兩銀子左右，居然就花了個精光。

張老大一心抱歉林老師爲他兒子挨了重責，林老師却很同情張老大兩夫妻的傷心難過，跟難堪的際遇。他熱心幫忙，由他親自出面，跟那買下張老大房子的一個學生的家裏說好，讓張老大一個月出三百文的租錢，暫且把房子租給他們一家三口住。他又幫張老大夫婦向柳樹澗的首戶李家說項，請李員外放租幾十畝地給張老大耕種，使上無片瓦，下無尺土的張老大，成爲李員外的佃農，這一家三口的生活，總算是有了着落。

闖下滔天大禍以後的張獻忠，被他父親折下軟歘長長的柳樹枝，當着全村的男女老幼，剝下他的衣服，一根鞭子直把個張獻忠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可是村人們却反倒駭然的親眼瞧見，這七歲的孩子眞狠，他幾次三番被打得死去活來，却能抵死不哭，不叫，不求饒，甚至都不哼哼。

好幾次的鞭笞，都是林老師實在看不過了，說好說歹的勸張老大歇手，由他把那血肉橫飛，滿身傷痕的孩子抱回自己家裏去敷藥養息。趁此機會他也十分懇切的勸他，告訴張獻忠一個人立身處世的道理，頭一樁便是萬萬不可有暴戾之氣，兇狠的心，他說這便是人與禽獸的不同之處。

張獻忠似乎有點兒開竅，這使張老大和林老師夫婦都在暗下裏竊喜不置。以爲這孩子闖過了窮禍也許因而洗心革面，有救藥了。張老大連打帶鎖，林老師不時的開導苦勸，前後足足有三個月，再放他出門時，張老大叫張獻忠去放牛。

關了他三個月，張獻忠不出岔子、不惹禍事，恰好也是三個月整。他早出晚歸的放了三個月牛，然後

有一天他回到家裏來，老老實實的說是牛不見了。張老大兩夫婦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邀同村人一道上山去找。這才查問明白原來是張獻忠一連幾天帶着一羣牧牛兒，在山谷間一塊平地上相撲角力，任讓那些牛隻自由自在的嚙草洗澡，到處亂跑。於是引起附近偷牛賊的覬覦，就在那一天，村裏有三頭耕牛被偷，另外兩家的牛主一概怪罪張獻忠，害得張老大到處打躬作揖，甚至磕頭求恕。一氣一急，便得了病。過不多久竟然一命歸陰。又是林老師出面募錢，把他草草的掩埋。

張獻忠死了父親，反倒以爲少了個拘管自己的人，他整日三瓦兩舍，專愛結交一些不務正業的浮浪子弟。同時他的活動範圍，也從白于山柳樹澗漸次擴充到定邊、靖邊、保安、安塞各縣。有一回他居然一文不名的去逛了趟延安府城回來。他經常把他的寡母一個留在家裏，靠白天下田耕作、夜裏紡紗艱辛度日，張獻忠則往往十天半月不見一面。沒人過問他在外頭是怎麼樣過日子的？以及都幹了些什麼壞事情？他回家一趟他母親就低低切切，深深埋怨的痛哭一回，然而他母親越這樣，他便越加在外頭逗留得久。十天半月回一趟家延長到一兩個月，往後就再拉長到一年三節回家門打個轉。——張大嫂傷心淚盡的熬了整整六年，直熬到油盡燈枯，心力交瘁。她在張獻忠十五歲的那年得病，左右鄰居就祇有林老師一家送茶送水給她照顧。可憐她臨死的時候，莫說張獻忠不知浪蕩到了那兒，就連隔壁的林老師家人也都不曾察覺。第二天中午林大娘推門進去給她送碗小米粥，這才驚見她早已全身冷涼的挺在草蓆子上。

五

就用那張草蓆把張大嫂的屍體一裹，林老師邀幾位好心腸的村人把張大嫂送到了亂葬崗，跟張老大的薄棺合葬。點了副香燭，燒了些紙錢，不聞哭聲不見眼淚，僅祇林老師一家搖頭感慨，欷歔太息了幾聲。蔡中人的獨生子，張獻忠正不知他漂泊何方？

張大嫂都死了兩年多了，又一度歲聿云暮，臘鼓頻催，這一年的收成不錯，村裏人都在歡天喜地的準備過新年了。一日，自村外來了一名滿面麻瘢，醜陋兇惡的彪形大漢。他背上揹了個包袱，昂首挺胸，旁若無人的走進柳樹澗來。無分大人小孩，一見到他便臉上流露出驚怖之色，紛紛自動的讓路。那彪形大漢也不管，他自顧自的往前走，直到他聽見路旁有人驚喜交集的一叫：

『獻忠！』

張獻忠連忙止步。他低下頭來，一眼瞥見了林老師，於是快步迎過去喊應一聲：

『老師，多時不見！』

林老師上下打量一眼十七歲的張獻忠，兩年多不見，他又長高了一截。十七歲的大男孩子儼然一條壯漢。張獻忠面貌依舊，却是臉皮膚色變得黃澄澄的，加上滿臉的大麻子，眞有點像弔睛白額大蟲身上的虎斑。再一看，他身上衣着也顯然齊整光鮮得多，差强夠得上稱爲威武雄壯，因此，林老師便頻頻頷首的說：

『獻忠，看來這一陣子你混得還不錯？』

『托老師的福，』張獻忠竟然也會講句客氣話，他回答林老師說：『遇見了幾位講義氣的朋友，合夥做了幾趟買賣。』

林老師機警的不往下問：你們做的是什麼買賣？——他正爲張獻忠他媽張大嫂感到一陣慘然，所以接口便說：

『你今天能夠一身光鮮的回來，你媽如果能瞧見，那她該有多麼高興啊！』

『什麼？林老師，』張獻忠大喫一驚的忙問：『我媽她老人家怎樣啦？』

望着他淒涼的苦笑，林老師一邊慢慢的轉身，一邊在跟張獻忠說：

『獻忠，你且跟我來。』

張獻忠一臉驚惶狐疑之色，緊跟在林老師的身後走，寒風料峭，天將大雪，層層疊疊的雙壟，鉛沉沉的直壓下來。出了柳樹澗，臨近東嶽廟的山脚，大路邊，半山腰上，一座座隆起的土墳，埋着柳樹澗村上歷來貧無立錐之地的窮人。分明是到了村子外的亂葬崗，張獻忠心裏有點明白了，他突如其來的一把拉住了林老師，臉上都變了顏色的問他說：

『林老師，你是說我媽……？』

林老師却輕輕的甩開了他的手，帶着他繼續往前走。他在邊走邊答：

『自從你前次回鄉，走了以後，你母親便時感不適，拖到兩年多以後……』

話說到這裏，張獻忠立刻就放聲大哭起來。——當他父親死時，他都强忍着不曾落淚，這一次他的母親身死，已使他在世間從此沒有了一個親人，因此他才激發天良，痛哭一場。他在他母親的亂葬堆前掘土爲墟，捕草爲香，躬身拜了三拜。然後，他爬起身來轉臉望着林老師，一字一頓的說：

『我好不容易結交了知心朋友，合夥做生意發了利市，正準備捎回些銀兩來，好讓我那苦命的老娘也快活快活。那兒想到她老人家竟連這點福氣都沒有，眞叫人冒之傷心，好不慘慘。』

林老師望一眼他，語重心長的說：

『你參跟你娘是怎麼樣家道中落，貧苦到這個地步，死得這麼早的？我不明說，你也曉得。但凡一個人立身處世，總要正道直行，一步也錯失不得。所以俗話說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如今你父母雙亡，正是老天爺在給你教訓，這以後你就該好好的往正路上走，莫叫你參娘死後在九泉之下，都得爲你傷心難過。』

萬萬料想不到，張獻忠聽了林老師的忠言相告，竟會大大的不以爲然。他臉上還掛着眼淚，驀的揚聲獰笑，直笑得山應谷鳴，叫林老師聽得毛骨悚然。然後他再聳聳肩膀的說道：

『老師，你說我的父母貧苦，你那兒知道這些年來我在外頭過的是什麼日子？從十二歲的時候起，我兩個肩膀抗張嘴，身無分文，兩手空空，四鄉八鎭，穿州過縣的在外間流浪。直到一年後方才碰見一位姓柳的老叫化子，他收我爲徒，帶着我沿門乞食，討些剩飯殘羹果腹。一年三節，我柳師父便領我一路討

飯討到柳樹澗來，臨到村口和我分別。讓我回家受一陣村人的奚落，挨幾天父母的埋怨……』

林老師打斷了他的話問：

『你難道嗔怪你父母不該埋怨你嗎？』

『我當然不敢，』張獻忠閃一瞥他父母的兩座墳頭，語音悽然的又說：『只不過我受的就是這些罷了。前年秋天我那討飯的師父死了，此刻回到家裏我母親又早已一病亡故。如今我正是四大皆空，全無牽掛，所以在這世上我只剩下兩件該辦的事了。』

林老師也沒敢追問，張獻忠說他此生只剩下兩件該辦的事，究竟是些什麼？張獻忠拎起地下的包袱，一個轉身，邁着大步直下小山坡。林老師忙不迭的趕上去，老師反倒走在學生後頭，因爲張獻忠的脚步越走越快，回到村中林家的時候，林老師竟在天寒地凍的將雪天，走出了一身大汗來。

他正在自家的堂屋裏喘着氣，林大娘聽見外間的聲響，一路問訊的從內室走了出來。她一眼瞧見張獻忠，驚了一驚，張獻忠的却滿臉苦笑叫了聲：『師娘！』冲着她磕了個頭。

林大娘連連的說不敢當，伸出雙手把他攙扶起來。從這個時候起，張獻忠對林老師和林大娘雖說是有問必答，可是看得出來他不愛多說話。林大娘執意要留張獻忠在家鄉過完了年再走。張獻忠却儘在苦笑着搖頭，他在跟他老師、師母坦率的說：

『我走到那兒，別人都把我當禍害，何苦留我在家鄉多躭那麼些天，鬧得大家夥兒提心吊膽的，全沒

心緒過年呢？老師、師母，蒙您兩老的盛情，我在府上喫過午飯就走。』說時他向老師、師母自嘲的一笑，又道：『不瞞您二老，我已經好幾個月沒吃過熱菜熱飯了，何況還是師母您燒的呢。』

冲着他最後那兩句話，林大娘又起了愛憐之心，她心想這十七歲父母雙亡，自小流浪的孩子也是怪悽慘的，便整治了鷄鴨魚肉，還特地熱了一壺酒，由林老師伴着張獻忠，眼看着他狼吞虎嚥的大喫大喝一頓。——林老師往後對人說，當時他所見張獻忠的那副貪饞相，眞正又是生氣，又覺得他着實可憫。

酒足飯飽，張獻忠站起身來就說他要走了，因爲他要趕路，免得錯過了宿頭，又將在山野之間凍得死人的雪地上裹着毯子露宿。林老師一家子人留他不住，却是在他臨走的時候，張獻忠突作驚人之筆，讓林老師全家老小看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他打開肩上的包袱，取出了四個黃澄澄的金元寶，林老師活到這年五十二歲，他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的黃金。四個五十兩的金錠，總共是黃金二百兩。

『老師、師母，』張獻忠伸手指着金元寶說道：『這就是我這一輩子沒了的兩件事情之一。我一生沒有受過誰的恩，除去死了的父母，帶我撐過了前幾年也死掉了的討飯師父，再就是老師和師母二位。老師、師母這些年來照顧我們一家三口，恩重如山，沒齒難忘。當然不是這區區二百兩金子所能報答得了的。祇不過，』他又黯然的苦笑道：『我今兒個一走，此後恐怕就再也見不到老師、師母的面了。所以我此刻這把二百兩黃金送給老師和師母，務求老師、師母收下，讓我了掉這一大心願。』

張獻忠的這一席話說得十分誠摯懇切，而且二百兩黃金確實不是一筆小數目。林老師和林大娘一生一

世就不曾夢想過他們會有這麼許多的錢，倘若收下，買房子置田產，不僅可保二老後半輩子衣食無憂，尙且可使他們的後代子孫都能過小康之家的富裕生活。——再說，林老師、林大娘自家的境遇也是相當的苦，這許多年裏爲了張獻忠家的迭生事故盡心盡力，多少也曾賠上若干銀兩，何況林老師和張獻忠畢竟還有師生之誼，方才在席間張獻忠就曾一再的說如今他在世間就祇有林老師一家是他的親人，認眞把這二百兩金子收下來，也決不至於問心有愧。所以，林老師和林大娘聽完了張獻忠所說的話，不約而同的望望桌上的黃金，又相互抬眼閃了一瞥，兩老夫婦的心，都在怦怦的跳。

然而，正當張獻忠留下黃金，表白清楚，他都在背起包袱準備辭別老師和師母上路了。驀地，林老師的心頭閃一線靈光，他記起了一件往事。於是他向前一撲，伸手拉住了張獻忠的胳臂。他用斬釘截鐵的語調，十分堅決的告訴他說：

『不，獻忠，你得把這些金子帶走。因爲我和你師母斷不能收！』

先張獻忠一步，林大娘不勝驚駭，她『呀！』的一聲，撐圓了嘴。然後，張獻忠也在十分詫異的問：

『老師，難不成您以老爲我在用假黃金騙您呀？』

林老師搖搖頭說：

『你當然不會。』

張獻忠緊接着又問：

『那麼，是您老以爲——以爲這是不義之財，怕連累了您老？』

『這——，』林老師頓一頓，方說：『我管不着。』

連聲苦笑，張獻忠又自言自語的說道：

『也難怪老師會這麼想了，像我這塊料，如果不是不義之財，二百兩黃金却又從何而來？』

『獻忠，』林老師特意提高嗓門喊他，然後神情肅穆的說：『你曉得我一生一世從不打誑。憑天地良心，我絕沒有想過你這筆錢從何而來？我只是在想，我們既是鄉隣，又是師生，彼此照顧，患難相助，那是理所當然的事，談不上恩呀義的，說那些酬謝、報答之類，俗不可耐的話。所以你這二百兩黃金我決不能收。莫說二百兩，就說一兩半兩我也不該要！』

十七歲的大男孩，雖說曾經滄海，歷盡風霜，畢竟年齡使然，心思猶如黃河水一般的來去無蹤，鶻起鶻落。林老師不肯收下張獻忠的二百兩黃金，他確曾有點惱怒，所以他會說出『假黃金』、『不義之財』之類的氣話來。但當張獻忠又聽到林老師這麼大義凜然，慷慨激昂的一說，他的心思又活動了，因此當下他便面有喜色的問：

『老師，您的意思是說，我張獻忠將來也許還會有點出息。您老不願收這二百兩黃金，將恩義一筆勾銷，買斷了這師生之誼？』

聽他這話實在是說得不倫不類，然而，當林老師再度想起當年那夜的南柯一夢，他覺得他不必跟渾人

張獻忠多計較這些細微末節，祇要他看重這一層關係，心裏有個數就好，因而他微微一笑的答道：

『獻忠，你猜中我的心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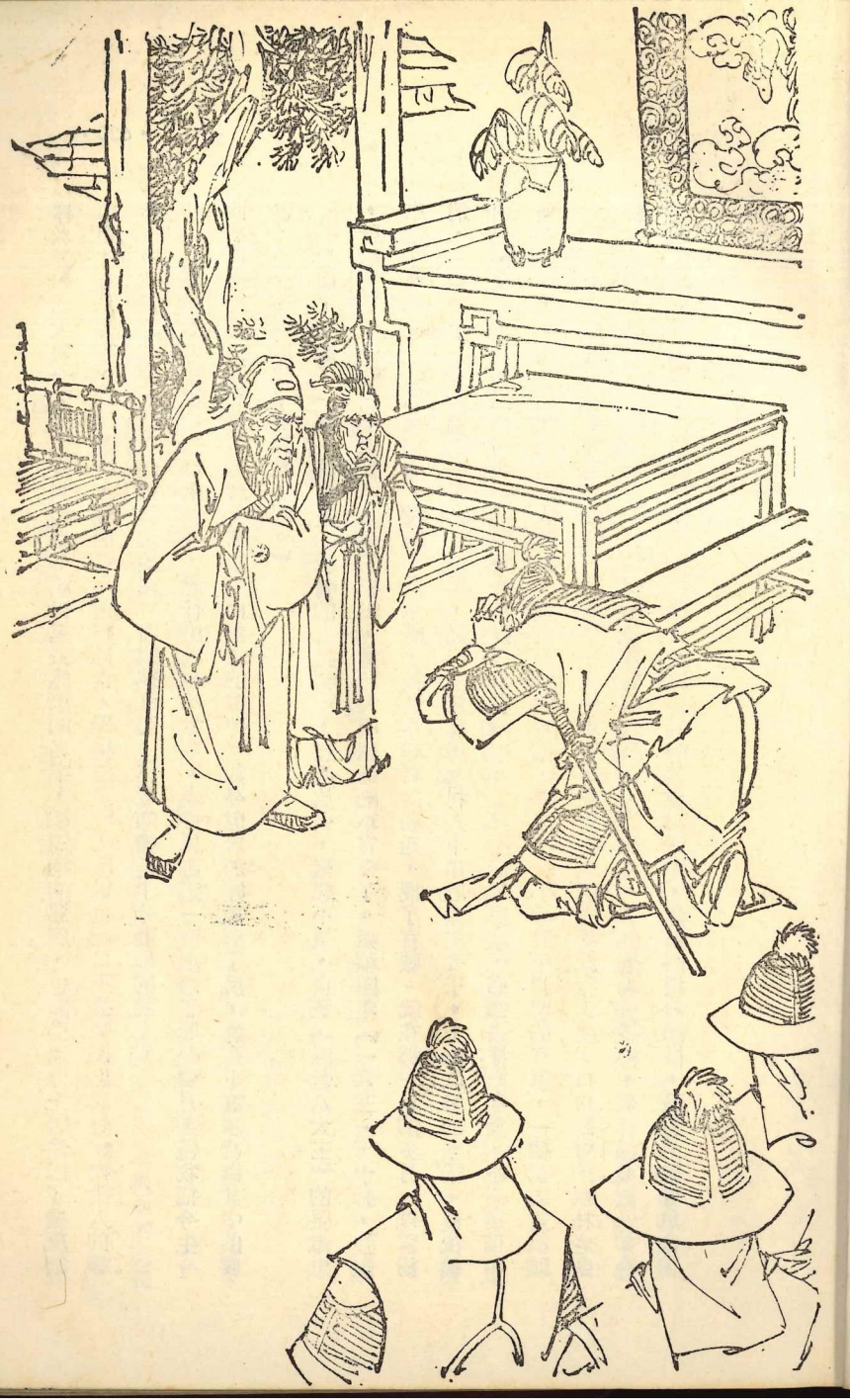
張獻忠從小到大不曾受人重視，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回，林老師是柳樹澗德高望重，學養深湛的唯一讀書人，老塾師。通常他教一名學生，一年收不到一兩銀子的束脩，可是此刻張獻忠雙手奉上黃金二百兩，林老師居然會耽心爲此斷絕了師生之誼，毅然決然的拒絕接受，由而可知張獻忠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心中一陣狂喜，張獻忠便主動的將二百兩黃金收回，重新塞進包袱裏，然後他神采飛揚，沾沾自喜的向老師、師母道別。臨出大門，他還添上一句：

『老師，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無論如何您老都是我的老師。將來您老但有一聲吩咐，我若胆敢不從，叫我天誅地滅。』

說罷，向老師、師母一揖及地，張獻忠揹了個包袱，飄然而去。與此同時，鵝毛般的大雪正在隨風飄舞，天色更昏黯了。

六

從此以後，林老師一家在柳樹澗平平安安度日，柳樹澗村宛如一口古井，自從張獻忠父母雙亡，一去不再回頭，就此安安靜靜，水波不興。全村子裏唯有一位林老師，他不時的向遠地來客問問外間的消息。林老師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斷斷續續的聽說張獻忠首先加入了老回回馬守應部，老回回興兵作亂，他認



爲張獻忠相貌奇特，體格魁梧，因而對他非常之賞識。張獻忠乃在老回回的部下，從一名小兵因奮勇爭先，屢建戰功而洊升到頭目，他的手下居然有了五百人。而且他因爲身先士卒，驍勇善戰，而被老回回的狐羣狗黨，稱之爲『黃虎』。

被稱爲『黃虎』之後的張獻忠，奉了老回回馬守應之命，率領所部，從甘肅深入陝西北部，建立基地，徐圖發展。當時的陝西巡撫派人偵知張獻忠兵微將寡，認爲他不過是癬疥之疾，因而輕忽大意，並未加以嚴密防範。殊不知陝甘之交的地帶，原就是張獻忠土生土長的故鄉，他既然熟悉當地的山川地理形勢，又復悍不畏死，就在他那種天不怕，地不怕，橫豎『砍下腦袋來不過碗大一個疤』的驃悍作風下，陝北一帶的土匪强盜，地痞流氓，全都成爲了他的徒衆。漸漸的他聚集了好幾千名打家刼舍，窮凶極惡的匪徒，橫行陝西、甘肅，儼然流寇之中的大股。崇禎三年（公元一六三〇）陝北一共有十三股流寇——也就是土匪强盜的山寨。十三寨的頭目經常爲了搶奪地盤，分贓不勻而互起爭競，自相殘殺。張獻忠自己有的是人馬和兵器，他乾脆佔據了米脂縣的十八寨，屈身爲盜，佔山爲王，自稱起西營八大王來。在這一段時期，張獻忠他做綠林『好漢』的生意買賣，膽子大得駭人聽聞，手筆來得與衆不同。他一出動就是攻州陷府，大施刼掠，而且每一回都能如願以償，滿載而歸。地方官吏軍民，一聽見張獻忠到了，莫不嚇得心摧膽裂，棄城逃跑。

張獻忠從打家刼舍的强盜，變成了據地自雄的叛賊，朝廷官府，這才開始把他當成心腹大患。當時，

林老師和林大娘一家，對外間簡直不敢提起張獻忠的名字，柳樹澗的鄉隣，也因爲地方上居然出了造反的流寇，唯恐官軍、衙門曉得，可能會『黃狗偷食，黑狗遭殃』，所以也絕口不提張獻忠就是柳樹澗人的那話。每當夜深人靜，林老師跟林大娘在枕畔竊竊私語，林老師總是十分慶幸的說：

『那年獻忠送我們二百兩黃金，說什麼我也不肯收。老伴兒妳還一直埋怨了好幾個月，怪我把今生今世不再會有第二遍的發財機會，都給平白無故的擋掉。如今獻忠那娃都造了反，妳這下總該明白其中的厲害，不能不佩服我早有遠見了吧。』

然而，又過了一年，眞箇是『說嘴的自打嘴』，殺人放火，無惡不做，自號『西營八大王』的張獻忠，居然接受了延綏三邊總督洪承疇的招安，當起大明朝廷的軍官來了。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十月，張獻忠帶了他那幾千名狐羣狗黨，投降了洪承疇，被洪承疇奏准朝廷，授了官職。就在那一年的冬月，瑞雪紛飛，一連下了十天，柳樹澗對外的交通，幾已全部斷絕。村人下田收割的麥子，上山砍來的木柴，沒法送到鎭市去賣，大夥兒都在發愁，說是今年旣沒有現錢可進，又不能到縣城、鄉鎭去採辦年貨，眼看這個年是莫得過了。便在男女老少唉聲嘆氣、愁眉不展的時候，忽然有一小隊衣甲鮮明的官軍，一個個騎着高頭大馬，威風八面的找到了林老師家，爲首的一位中軍官，見着林老師夫婦就行大禮，口口聲聲的喊林老師做太老師，他說他是接受招安，貴爲朝廷命官張獻忠張大人的徒弟，又復是親信將校，名叫孫可望。如今張獻忠果眞做了官了，他特地派遣這名徒弟送給林老師黃金四百兩，無數的綺羅綢緞，醃製的鵝鴨魚肉，

還有山珍海味，時式應用各物，運來時駄了四匹牲口，搬進林家堂屋又堆滿了一地。這眞是老塾師林家從所未有的在發大財了，難怪林大娘笑得闔不攏口，全家的人都擠在堂屋裏面垂涎三尺。只有倡林老師，他嘴角掛着苦笑，問那孫可望道：

『你們張大人，可還有什麼別的話交代？』

『這——』孫可望被林老師問得張口結舌，格格難吐了。好半晌，他才拱手爲禮的回答說：『大人是命小的叩問太老師，這會兒大人已經做了官，過年的時候，他可不可以回來一趟，拜一拜他父母雙親的墳？』

『那麼，我請你照我的話回覆他，一字不能添，一字不能減。』林老師板起臉來石破天驚的道：『你們大人如果有把握將來不讓他父母的墳給人家刨了，掘了，他隨時隨刻都可以回來。』

這話一出林老師的口，把他一大家人全給嚇得面如土色，索索發抖。不論張獻忠和眼跟前他的這些部下，是在做官，還是在當强盜，或者是强盜歸順了在做官；林老師這幾句話都嫌說得太重了。莫說得罪了張獻忠可了不得，便是他這些部下當衆撂不住臉一光火，鋼刀一擺，他們全家老小一個也不能活。可是說也奇怪，那孫可望跟他的部下居然不慍不惱，仍還是涎着臉在笑，尤其孫可望雙手抱拳的直在答應：

『是了，太老師，小的準定照您老人家的金玉良言，上覆咱們張大人。』

『莫忙！』林老師又是一聲高喝，喊住了轉身待走的中軍官，他疾言厲色的再問：『你們張大人，一定還有其他的話交代過你。你爲什麼不在我的跟前實說？』

『太老師，您老人家眞是料事如神啊，』孫可望驚得直伸舌頭說：『張大人是還有那麼一碼子事交代。』

林老師照舊沉住臉問：

『張大人是否交代過你們：萬一我不肯收這些禮物，那就不必勉强我，仍舊原封帶回？』

一語中的，說穿了張獻忠部下的心事。於是人人面面相覷，出不了聲。這時，林老師便對堆滿了一地的黃金綵緞，各色禮物不屑一顧的說：

『那麼請你們把這些東西統統搬走。』

張獻忠的部下，齊聲一應：

『是！』

林大娘跟她的子女媳婦想要攔阻，終於還是忍住。

林老師都快走進房門了，他又回轉頭來，向張獻忠的部下，意味深長的說：

『還得勞煩你們列位轉告張大人，他若能熬到明年清明，便無妨神不知、鬼不覺的回來偷上一次墳。再則，請你們列位不要弄錯，老夫不是什麼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人物。張獻忠他一輩子也不曾拜過這般了不起的師父。老夫不過是三家村的教書匠，當過張獻忠的啓蒙師，而且說來慚愧，我連扁担大的「一」字都教他不會。方才我猜準了獻忠會有不必勉强我受禮的交代，那是我看獻忠自小長大，曉得他還有那麼一丁點兒天良，——不願把我這老頭兒也拖上了法場。』

話說完，林老師一掀門帘，進屋去了。

七

張獻忠的賊性不改，不安其位，果然不出林老師的預料。他接受招安，當了朝廷的命官，爲期不到半年，便降而復叛。崇禎四年三月，恰好在清明節之前，張獻忠又恢復了他佔山爲王，洗刼州縣的生涯，再做他那沒本錢的買賣。然後連續多年，他裹脅各地饑民，吞併其他流寇，賊衆越來越多，聲勢越來越壯，到了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林老師在柳樹澗村輾轉聽來的消息，張獻忠業已擁衆數萬，儼然大隊人馬，陝北一帶不足以供他馳騁了，他便從陝西攻入隣省山西，直下河南，再轉向安徽，竄擾皖中蘇北。明朝的官軍難以抵擋，華中繁盛地區，被他鬧得十室九空，廬舍爲墟。林老師每次聽到張獻忠這股流寇如此猖獗，他總是百感交集，一連幾夜睡不着覺。乘夜闌人靜，悄悄的走到院子裏，滿臉流淚，仰天悲呼：

『上蒼啊，倘若我早知道獻忠會成這麼大的禍害，拚了個獲罪於天，粉身碎骨，我也該找個機會先把他一刀殺死。免得如今鬧得國家大亂，生靈塗炭！』

然而，張獻忠的四出騷擾，戕害生靈，這還僅祇是個開端。隨着流寇的聲勢日益浩大，官兵的防禦漸

次削弱，張獻忠又曾一度被明朝名將平賊將軍左良玉一箭射中肩膀，一刀砍上面門，虧得他的黨羽孫可望捨命來救，幸而九死一生，逃出性命以後，他更是兇性大發，殘忍無比。他帶領着十數萬跡近瘋狂的匪徒，陷皖中，掠豫南，縱橫肆虐荆襄要地。一度侵入四川，連陷夔府、巴西、劍閣、瀘州、南漢和成都，再走漢川、德陽而重返緜河。這其間，張獻忠勢窮便降，勢大再叛，他跟同年出生，隣縣米脂人，另一名竟使明朝爲之覆亡的流寇李自成，業已使大明錦繡河山，大半糜爛。

崇禎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二月初六，張獻忠的大股竟然攻破華中重鎭襄陽，膽敢殺了大明皇室襄陽王，把屍首投入火中，化爲灰燼。又把貴陽王朱常法抓來殺掉，連陷當陽、郟縣、光州和新野，迫使他的死敵，宣大山西軍務總督楊嗣昌因爲逐失險要，連喪兩位藩王而畏罪自殺。楊嗣昌這一慘死，使得張獻忠越發毫無忌憚了。他週而復始的竄擾鄂、豫、皖三省，所到之處，無不燒殺殆盡，眼看華中一帶即將民無噍類。於是有那麼一天，遠在陝西柳樹澗的林老師，把他的妻子兒女，媳婦女婿，還有孫子外孫全都聚齊在家裏。緊緊的關上了大門，眼中吊淚，不勝悽惶的告訴他的全家人說：

『自古有言道：百無一用是書生。何況我這個屢試不售，年邁蒼蒼，一輩子都在做三家村猢猻王的老書生呢！我這一生，自份功名利祿一概無望。偏偏多年以前，我因爲一時下不了決心，殺掉那料想他必將禍害無窮的張獻忠，如今他果然鬧到江山糜爛，百姓屠戮淨盡，都快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古書上說的「養癰成患」，眞是一點不差。我爲了替天下蒼生着想，決心從此離家別子，走遍天涯，我要找到那狼子賊

心，禽獸不如的逆賊，不惜拚了我這條老命，爲天下蒼生除一大害，讓他們在這遍地刀兵中能夠苟延殘喘。祇這便是我這一輩子所能做到的一件大功德。但能達成，那怕千刀萬剮，我是死而無憾。所以，你們誰也別想阻攔。』

話一說完，林老師揹起個小包袱，頭也不回的大踏步往村外走。——他將怎樣去找到張獻忠，找到了張獻忠以後又將如何？是乘機行刺，把這罪惡滔天的魔頭黃虎殺死？還是用老師的名份，苦口婆心，勸他棄暗投明，從此向善？林老師一個字也不曾提起，他的一家老小根本就來不及問。當時，林老師藏在心中十好幾年的話猝然之間全盤吐露，可把他一大家人全部驚呆。當他們眼見林老師的背影越去越遠，全家的人開始回過神來，於是大哭小叫，連忙追趕，却是晚了一步，林老師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林老師確實是立下誓願，一去永不回轉的。他以白髮皤皤，手無縛鷄之力的一名老塾師，想要制止率衆數十萬，縱橫十幾省，小兒夜啼，聽到他的名字都會嚇得不敢再哭的張獻忠，豈非癡心妄想，白晝作夢？可是林老師係以贖罪的心情，抱着拚却一死的決心，他一路餐風露宿，跋涉千山萬水，儘向張獻忠大股流寇所竄擾的地方，迎上前去。

千千萬萬的百姓，千方百計的在逃避流寇，扶老攜幼，四處流亡，唯有個瘦骨嶙峋，弱不禁風，但却以天下蒼生爲己任的老塾師林老師，反倒時刻打聽張獻忠的去向，一心一意非把他找到不可。崇禎十四年五月林老師到了被張獻忠屠戮刼掠一空的湖北麻城，使他親眼目覩遍地枯骨，十里百里不見人烟的空前慘

兇。可是，他畢竟到晚了一步，張獻忠已在麕衆猛攻武昌城了。八月間他終於挨到了武昌，林老師的雙腳磨破，走一步路印上一道血痕。他又挨了三天的餓，直餓得混身疲軟，頭昏眼花。然而，臨近武昌他便聞到了撲鼻而來的血腥。

浩蕩的長江水，遼闊的江面，一堆堆的飄流着浮屍，武漢三鎭杳無人烟，三座城池靜寂如死，就祇剩下喫人肉喫紅了眼睛的餓狗，和那在半空中翱翔，不時盤旋而下，啄食死屍的兀鷹。林老師全身都在猛烈的抖戰，他只好鼓起勇氣，閉起眼睛遶城而過。他繞道武昌以南的咸甯、蒲圻，因爲張獻忠的大隊剛過不久，這兩處城池又是遍地瓦礫，屍積如山。不過還算運氣，他在蒲圻遇見了一位從武昌城裏逃出來的刼後餘生，一個二十來歲，餓得只存奄奄一息的青年。

林老師把他在路上檢到的乾糧，一口口餵到那青年的嘴裏，又扶着他喝了一瓢清水，使那青年漸漸的恢復了些生氣。然而，他又亟於向林老師訴說他親眼目覩的『人間悲劇』。事實證明林老師所料想的一點不差，起先只是殺人放火，四處擄掠的張獻忠，如今已經一改而爲到處屠城，所經之處鷄犬不留的殺人魔王了。

那青年血淚眼漣漣的說他目擊屠城的慘況，他雜在遍地狼藉的死屍裏偷偷睜眼往外看，流寇賊兵瘋狂咆哮，滿城百姓嗷嗷慘叫。他曾眼見擁貲百萬但却不肯出錢募兵禦賊的楚王，他被賊兵從楚王宮裏逮了出來，由騎在高頭大馬上，面貌猙獰可怖，有如兇神惡煞般的張獻忠親自發落。張獻忠惡作劇的命人將楚王

裝在一隻竹籠子裏，使他無法掙扎得出。然後一聲令下，竹籠子被拋下武昌紫陽湖，隨着翻騰的波浪，載浮載沉，忽隱忽現。祇聽得見籠中楚王的淒厲尖叫，和在湖畔圍着看熱鬧的賊兵們，在那兒拍手大笑。

可能是上天也不忍親見這怵目驚心，心悸胆戰的一幕。屠城之日，一天陰霾遮住了燦爛陽光，俄頃天際電閃陣陣，雷聲隆隆，和滿城數十萬男女老幼的悲號哭泣相互應和。萬萬千千的賊兵彷彿捲地而來的狂飈，他們一隊隊的從街頭巷口衝殺過來，轉眼間便衝到了麕集的人羣中間，他們惡狠狠的逢人便砍，見人就殺。被屠殺者手無寸鐵，他們無從抗拒，也沒法逃跑。祇有爺娘子女的聲聲哭喊，刀光過處猝然倒地長眠於血泊之中。才一個時辰，便殺了好幾萬人，於是賊兵又大呼小叫的驅來十幾萬名無辜的百姓，命他們哭哭啼啼的舁抬屍首，投入嗚咽悲泣的長江江心。

這十幾萬臨時驅趕而來扛抬屍首的百姓，一回頭看時方知他們自已也難逃慘死的噩運。張獻忠的鐵騎又從四面八方殺來，槍矛交加，亂刀齊下。怕死的人哭喊震天的奔向江邊，十幾萬人相互踐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踏爲肉泥，剩下來的又被推下波濤洶湧的大江，轉眼之間全部葬身魚腹。

電閃更密，雷聲愈亟，突然之間滂沱大雨破空而降。雜在死屍中間睜眼偷看的那名青年，他說他看見了殺人不眨眼的張獻忠，他由大隊的鐵騎簇擁，正在拍馬狂奔，厲聲叱喝：

『上天怒得緊啦，你們還不快殺！』

於是成千累萬的賊兵更像瘋狂了一般，他們恍如妖魔附體，魅魎加身，掄刀挺矛，都在滿城的追殺。

張獻忠驟馬馳騁，眼見刀光劍影，腥風血雨。他拉開了嗓門在仰天大叫：

『我是黃巢而後第一人！老天，不信你睜眼瞧瞧，是否我殺的人比黃巢多？哈哈，「黃巢殺人八百萬」，八百萬算得了啥呀？』

噙着滿眶熱淚，林老師情不自禁，他直在喃喃自語，一聲聲的：

『他瘋了，他瘋了，他早就人性滅絕了！可憐這滿城的生靈啊，可憐這普天下的百姓啊！』

『他是瘋了，』青年也在熱淚縱橫的傾訴：『不，他比瘋子更要可怕得多！天昏地暗，鬼哭神嚎的殺了兩個多時辰，可是武昌城裏的幾十萬男女老幼，豈又是一時之間所可殺得盡的？於是，太慘囉，張獻忠便下一道命令，將武昌全城的沿江各門一律開放，叫賊兵們敲鑼打鼓，到處吆喝，命老百姓們每人點上三支香，然後出城到江邊去，又說凡是到了江邊的准予免死。這麼一來，登時就有殘餘的三十多萬人驚怯不定，沿途哭泣的自動到了江濱，風狂雨驟，大江中浪湧如山，三十多萬百姓一排排的站在江邊痛哭。』

林老師滿懷希望的問：

『這些人果然都獲救了？』

『不，他們死得更慘，』那青年掩面哭泣的在說：『等不了多久，就有三五百人列爲一隊的刀斧手，一隊隊的在追殺過來，因而又是推擠、仆倒與自相踐踏，在前列的百姓們一排排的跌進大江去。雨水、江水和血水，混爲一色的鮮紅，滿目盡赤。三十多萬人有一小半死在江畔，另一大半終與波臣爲伍！』

『瘋了瘋了！』林老師唯有搥胸大哭，聲聲號啕：『獻忠那娃兒他瘋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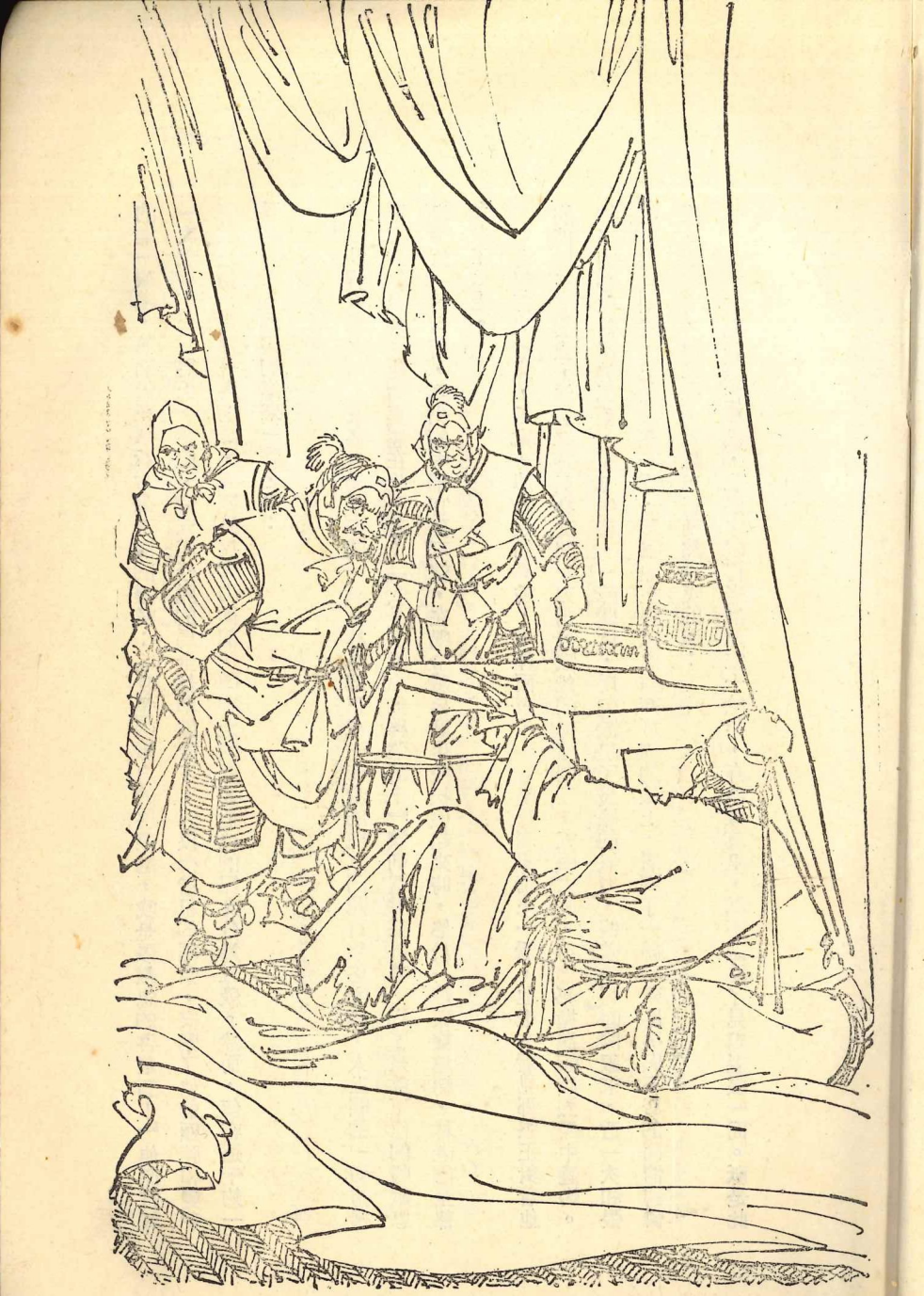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使自己的情緒勉強平靜下來，林老師打聽清楚了張獻忠在武昌號稱西王，定爲京都，設立六部五府，他居然還開科取士，取了三十名進士，一概委爲縣官。就這麼胡天胡帝的鬧了三個多月後，明廷嚴令左良玉專負剿平張獻忠之責，各路官軍雲集。負隅頑抗的張獻忠被迫開城出戰，終於大敗，他穿越武昌西門潰逃，又竄向湖南省境去了。——這時候，林老師便留下不少的乾糧和清水給那青年，命他自家好生調養，他再摩頂放踵的奔向湖南，找張獻忠。

八

由於林老師沿途步行，始終難以趕上張獻忠的大股流寇，他到達湖南長沙，却又聽說張獻忠在蹙括三湘，刼掠一空後，又放棄長岳西上入川，去跟李自成火拚去了。張獻忠在過洞庭湖的時候，曾在洞庭君的座前卜問吉凶。他一連得了三次凶卦。於是怒火中燒，一掌將洞庭君的神像推倒。

可是當他親率大隊賊船，到了洞庭湖的中流，偏就遇上了巨風，一連吹翻了他一百餘艘大船，溺斃賊兵一千多人。張獻忠又是氣冲牛斗，暴跳如雷，他下令捨舟登陸，回到岳州，把賊兵所擄掠的婦女全部殺死。又將他奪來的幾千艘湘江船隻，沿岸排列了四十多里，裝上薪油，放一把火，將幾千艘船悉數付之一炬。火光燭天，將黑夜照耀成白晝。

林老師萬里迢遙的追到了四川時，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已在變本加厲，斬草芟根的全面進行。張獻忠



決心屠盡四川土著，從崇禎乙酉（一六四五，滿清順治二年）九月望夕時分起，他下令各路偏軍七十五萬，又賊兵二十三萬餘名，迫令這百萬賊兵着手『草殺』。規定每一名賊兵殺一百名男子或二百名女子的，陞任把總，不肯殺人的視爲『叛逆』，立卽殺無赦。第二年正月初一，又命平東將軍孫可望、撫南將軍劉文秀、安西將軍李鎭國、征北將軍艾能奇，分路『草殺』川民。從這年正月殺到五月，四路草殺無辜百姓共達六億七千多萬。這當然是賊將報功請賞，私下加了十倍都不止的數字，然而，當年的四川土著確實也被張獻忠殺得無一孑遺了。

與此同時，明朝先已在兩年以前，由於李自成攻陷北京，吳三桂引清軍入關討賊，因而亡於滿清。也就在順治二年的夏秋之交，一路在追尋着張獻忠的林老師，終於出生入死的挨到了張獻忠的老巢成都，眼瞧着就要見到張獻忠了。他一心捨生取義，果然就在成都牛市口，被張獻忠『御營老府』的賊兵全是追隨張獻忠已久的老幹部，殺人如麻，殘暴成性，他們逮着了個滿面風霜，瘦得只剩一層皮包骨的林老師，根本就不理他聲聲狂喊：『獻忠那娃是我學生！』一個勁兒的高聲獰笑，儘在計議着怎樣把他凌辱折磨至死。他們在林老師的頸子上套一根繩索，將他牽在馬後，一路摔着跟斗。來到了一處平陽壩，由五名賊兵出面打賭，五名賊兵各騎一匹馬，他們要把殺了精光，難得一見的平民百姓林老師五馬分屍，看是誰拖下來的五分之一屍首體積較大，就算誰是贏家。

這時候，林老師早已遍體鱗傷，只剩了一口游絲般的呼吸，他自份必死，但是他爲了達成他在人世間

的唯一願望，他猶仍在語音含混不清的嚷喊：『我是張獻忠的啓蒙師，我是張獻忠的啓蒙師！』他原打算一直喊叫到死時爲止。然而，當五匹分屍的馬全都準備好了，五根拇指粗的繩索，套緊了他的頸脖和雙手雙足，如今只待一聲喝令，五匹駿馬奮力衝前，轉瞬之間就要把他的屍身分爲五段。然而，便在這千鈞一髮的頃刻，遠遠的傳來一聲叱喝：

『慢着！』

其實那聲叱喝正就響自場子中間，祇是林老師正在一步步的從鬼門關口悠悠醒轉，人世間的一切彷彿早已離他老遠。他嘴裏還在唸叨着：『我是張獻忠的啓蒙師！』聽到這聲聲叫喊，趕了來救下他的張獻忠帳下第一員大將，早先的中軍官孫可望，在喝令賊兵好生攙扶他起來時，終於一陣天旋地轉，林老師全部失去了知覺。

當他再次甦醒，但覺一陣濃烈的異香，撲鼻而來。林老師睜開眼睛來一看，他唯有看見那張正對着他的醜陋不堪的臉，偏偏這時混身又閃過刀刺針戳般的陣陣劇疼，五臟六肺，彷彿都拋進熊熊烈燄中燒灼。林老師心知他傷勢沉重，斷無生望，一陣悽愴，反倒激起了殘餘的氣力，催着他再睜開眼來。這一次和張獻忠四目相接，使他倏然一震，因爲他在張獻忠猙獰可怖的臉上，看到了一絲略帶鄙夷與不屑的同情和憐憫。緊接着，他又聽見張獻忠在喟然長嘆的道：

『方才老師直在夢囈，我這才曉得老師離家十餘年，奔波數萬里，祇不過爲了見咱老張一面。祇是此

刻咱老張還是要說，老師你爲此拚掉這一條性命，你未免太划不來！』

十餘年涉險，數萬里奔波，唯有這一剎那，方始可以達成生平大願。林老師竭力鼓舞自己，他若斷若續的，附在張獻忠湊近過來的耳朵說：

『你也曉得，人的性命畢竟也值兩文麼？否則，你怎會說出划不划得來的話？』

張獻忠被林老師問得語塞了，臉上一陣痙攣，好半晌才吐出一個字：

『這——』

『你父母雙亡以後，曾經說過，只我便是你世間唯一的親人，』林老師又喘息咻咻的道：『如今我拚了性命來見你一面，確實是有一件事情求你。』

『老師你莫說求，』張獻忠忽又躊躇滿志，趾高氣揚的道：『如今你這個不爭氣的學生，早已貴爲大西王，眞天子了。老師，不論你要什麼，學生一定可以替你辦到。』

『很好，』林老師喫力的在點着頭：『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獻忠，我不遠萬里，出生入死而來，確實是想問你要一樣東西。』

張獻忠興沖沖的問：

『老師，您儘管說吧，您要什麼東西？』

『我要……我要你的腦袋！』

『咱——？咱這個腦袋？』張獻忠驚惶不定的伸手一摸後頸頷，怔半晌，又陪笑的道：『老師，你這是跟咱老張取笑？』

『我說的是眞心話，』林老師淚下沾襟的說：『獻忠，我要你這顆早就發了瘋的腦袋，換取天下蒼生的性命！』

『可是，』張獻忠直在嘿嘿乾笑的說：『老師，您要去了我的腦袋，那我豈不是再也活不成了嗎？——您要高官厚爵，奇珍異寶，甚至你要我的半壁江山都行。唯有我這顆腦袋也就是我這條性命，那是任憑誰也要不去的。』

『你敢於狂妄大膽的說這個話麼，獻忠，』兩眼定定的盯在他的臉上，林老師字字着力，悲憤莫名的說：『任憑誰也要不去你的腦袋和性命，那麼，這十多年裏，被你刀斫斧劈，火燒水溺，所殘殺屠戮的無數億萬無辜生靈的腦袋和性命呢？難道他們都是該應受戮慘死的？當你一次又一次的下令屠城，當你一遍又一遍的逼令你部下殺盡四川土著，不留一條人命。獻忠，你可曾在他們呻吟悲號，束手就戮的時候，也會想到他們的性命同樣的是上蒼所賜，同樣的不容任何人奪去？你是否也曾想到，他們的無辜慘死是否划得來？』

『這……』

『我聽說你在成都即僞皇帝位，改國號爲大西，僭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你頒下了胡說八道，莫名其妙的所謂「聖諭」，說是：「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我眞不知道你也曾

自思自量過沒有？你怎知道天以萬物與人是想要人回報的？你怎曉得「人無一物與天」蒼天就要大殺世人？獻忠，』林老師聲淚俱下的在罵：『我又聽說你在成都親自監刑，盡殺蜀王府宗室職官的男女老幼，那一日之間你就殺了好幾萬人，當你下令舉刀，上干天怒，驀的響起了雷霆霹靂。你竟不知悔悟，膽敢遷怒上天，你指着蒼天大罵：「你放我下界殺戮，竟敢以迅雷號我！」你不妨細想想看，你早已瘋狂了啊！獻忠，誰告訴你是上天放你下界殺戮的？又有誰說過世間的人就該殺戮荼毒？依我看來，反倒是你倒行逆施，暴虐狂悖，葬送了大明社稷，屠戮了億萬生靈，正是你！獲罪於天，罪無可逭！普天之下唯有你這個魔頭黃虎，才是罪在不赦，人人皆欲喫你的肉，寢你的這張皮！獻忠，你莫以爲蒼天和百姓都是可欺的！』

林老師罵得聲嘶力竭，差一點兒又昏厥過去，他伏在枕上，急促的喘息。——張獻忠站在他的床前呆住了，十四年裏陷於瘋狂與迷亂，彷彿猛一下子經由醍醐灌頂，使他突然清醒。林老師是他離家十多年裏所曾見到的世間唯一親人，他從林老師傷痕纍纍，瘦骨支離的身上，聯想到他常年垂淚相向的父母，在大雪天燒起了炕火暖馥馥的家屋，那許多見了他就帶三分畏懼的同學和玩伴，牽着他沿門托鉢乞討的師父，還有照顧了他一家好些年的老師跟師母。長城外的渾圓落日，白于山的危岩奇峯，洛河源頭的潺潺流水，柳樹澗的人家炊烟。——十四年前聞悉父母雙亡，家無長物，從此開始了天涯海角，四處流浪以後，張獻忠始終認定他是被摒棄於愛心和親情之外的孤兒，人間沒有一絲溫暖與同情給他，因此他便恨透了這根本與他『毫不相關』的人間。無情與冷酷，仇恨和憎惡，引起了殺機，他恨不得將冷漠的人間全盤毀滅！他

從不把自己視爲人間的一份子，他決沒有想到世人對他也會有愛心與親情。然而如今，林老師胼手胝足，關山萬里，抱着必死的決心趕了來，林老師問他要他的腦袋，換取天下生靈的性命。不但林老師的『捨生取義』使他大爲感動，而且，垂死老者的憤激呼號，也喊醒了他强自壓抑已久的人性。由林老師而萌生的一絲親情化爲無窮盡擴展的漪漣，畢竟每一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都是相親的，都是存有着相互聯貫的線索、脈絡的。以前，果然是他在自絕於人自絕於天哩。

一揮手，屏退了左右，張獻忠沉沉的往床上一坐，兩隻血汚的手直在不停的痙攣，交扭，他望一眼喘息漸次平息的林老師，輕聲的喊：

『老師……』

『嗯。』林老師先答應了一聲，目光炯炯的盯住他問：『怎麼樣？你想定了沒有？你是否願意將你的腦袋，砍下來給我？』

『老師，』張獻忠笑得好不慘然的問：『在我答應您以前，您可否回答我的一問？您何以知道，我準會拚却一死，自家砍下我這顆腦袋來？』

『因爲你畢竟還是個圓頂方趾的人，』林老師一聲長歎的答道：『何況，只要你一旦從瘋狂迷亂之中醒轉，你一定會覺得此刻生不如死，背着古往今來罕聞罕見的滔天血債，你會想到拚却一死稍贖罪愆。再則，』林老師的唇角，漾着一抹苦笑：『十四年前你最後一次離開家鄉，你曾經答應過我：將來我但有一

聲吩咐，你但敢不從，便叫你天誅地滅！』

『如今竟是天誅地滅都不能贖我的罪了，』張獻忠萬分疚恨的說。然後，他虎的站了起來，眼望着林老師，神情果決的又道：『好，老師，我答應你，我將用我的一死，來戢止這遍地血腥的殺戮。祇是，在我未死之前，我還得先做兩件事。』

『又是那兩件事呢？』

張獻忠抬起他那張醜陋的臉，俯望着燃燒大塊檀香木的熊熊火爐。紅光映上了黃澄澄的肌膚，他用遠遜得如在天邊的聲音，緩緩地說：

『老師，你瞧見過喫死人肉的野狗，須知那種野狗從此就非生物血食不喫。還有那喝人血的馬匹，當牠們得不着人血喝時，牠們也會跟豺狼虎豹一般的殺人而噬。——如今我有一百三十多萬部卒，多年的濫施殺戮，已經使他們跟我一樣的人性全失，一天不見人血，就會悶悒不樂。他們正是枉披人皮的豺狼虎豹，我自己願死，但是在我死以前，我必須將他們也一概斬盡殺絕，免得留下他們來在人間繼續爲患。』

『獻忠，』林老師一疊聲的在說：『我懂，我懂，但願你劍及履及，說到就能做到。——啊，你還要做的另一件事呢？』

深深的低下頭去，張獻忠不勝黯然的說：

『我想達成此生始終未了的一個願望，回一趟家鄉，祭掃一下我父母的墳墓。』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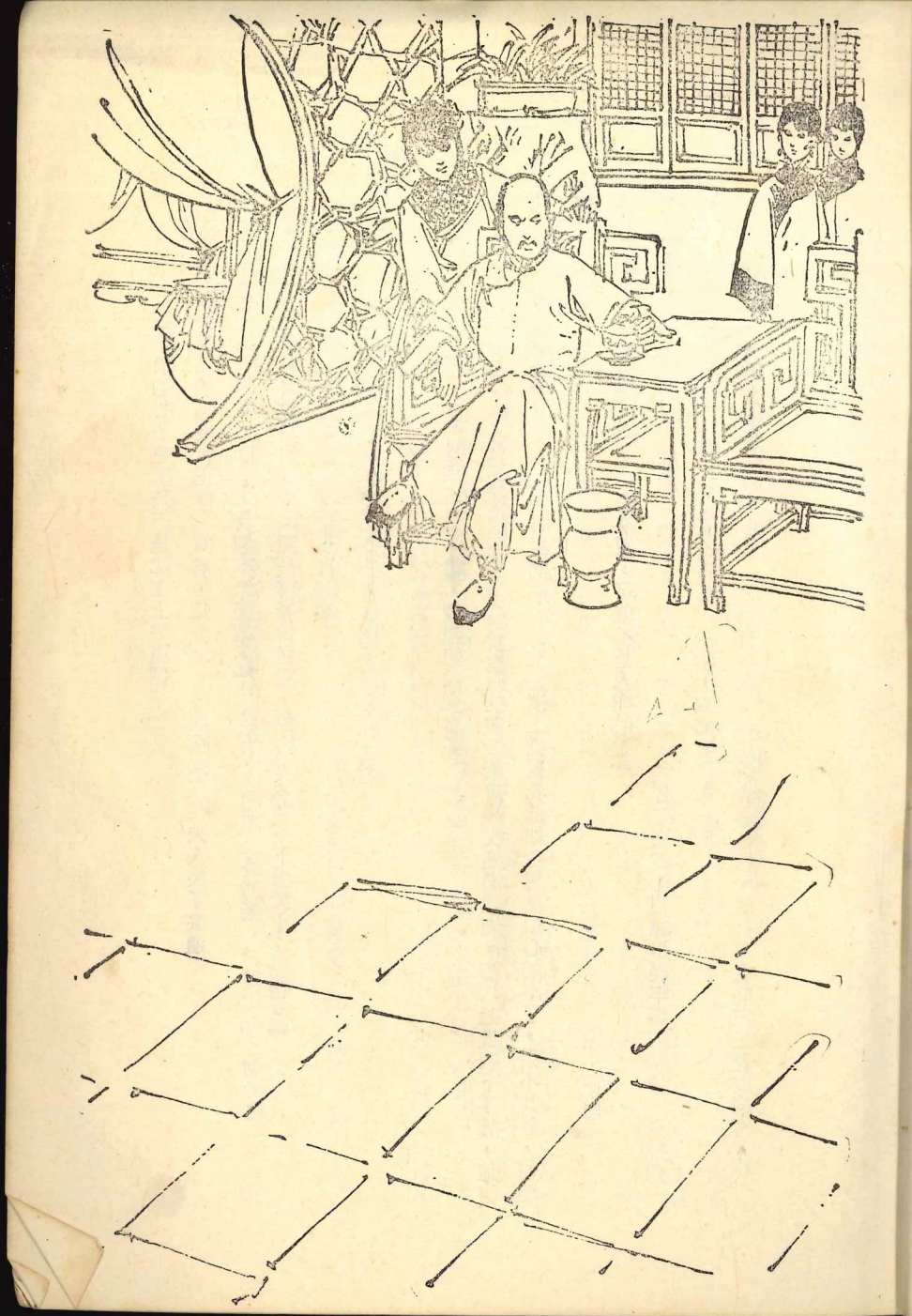
三天後，林老師傷勢沉重，病情惡化。他在張獻忠匆匆趕到床前時，僅祇向他莞爾一笑，然後就兩眼一閉，溘然長逝。

從這一天起始，張獻忠無情的展開了另一次『以暴止暴』的大屠殺，他不計一切的向他的部卒下手，把那一百三十萬失却人性，不能一日不見血腥的豺狼虎豹，兇神惡煞，成批成批的驅向死亡。除了『嗜殺成性』以外，沒有任何史家能對他這種瘋狂的自殺行動提出其他解釋。——張獻忠首先下令部卒開拔不准攜帶家眷和金銀財物，違者立即處死，因此每逢開拔一次，他的部卒就會遭到大批的殺戮。接着，他把所有成了家的部卒，集合到成都中園一座寶塔的下面，但却預先命人將寶塔挖空，塡滿炸藥，臨到集合時，引起轟然一聲爆炸，使數萬部卒當場死於非命。然後，他突然又整頓紀律，嚴明號令，在他的部卒中遍設密探，再傳令嚴禁酗酒、賭博，甚至嘻笑、怒罵，張獻忠的軍中何曾有過紀律來？於是，一日之間，他使用干違軍紀的罪名，一舉殺了十幾萬人。自此以後他快馬加鞭的每天都殺一二萬乃至六七萬人不等，前後兩個月，一百三十多萬兇殘成性，無從悛改的張獻忠部卒，居然就被他殺死了一大半。

兩個月後，秋風蕭瑟，張獻忠的部卒人人自危，『大西王京城』的成都，法場上血流成渠，積屍遍野。秋深了，遙遠的從山陝一帶傳來了驚耗，定鼎北京不到三年的滿清朝廷，爲了弔民伐罪，清剿流寇，派肅親王豪格，和平西王吳三桂合領大軍，直取成都。張獻忠却先期命人放火燒燬全成都的民房、廟宇、官

廨和宮殿。大火日夜不停的燒了三個月，他使成都化爲一片焦土，再率部出發北上迎戰。一路上他仍還在連續不休的處決部卒，他的部卒人人朝不保夕，慄慄不能自安，於是成羣結隊的逃亡。多半是張獻忠爲了實踐諾言，他必須『除惡務盡』，因此他嚴令緝捕，而且一旦抓到了逃兵，立刻便毫不容情的加以活埋。

『魔頭黃虎』張獻忠的最後一個願望終於未能達成，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冬天，他率領殘餘部卒，想自川北進入陝西，回一趟老家。他都已經到了川陝邊境，可是他的前鋒四川降將劉進忠，向進抵邊境的滿清肅親王豪格投降，於是兩軍會合一處，回過頭來狠狠的撲向張獻忠。那一天，天降大霧，天地間一片茫茫，大隊人馬在大霧中行進，目標無從辨認。清兵在鳳凰坡和一馬當先的張獻忠猝然相逢，當時萬箭齊發，把個『魔頭黃虎』張獻忠，射了滿身的透明窟窿，他栽下馬來時，又被清兵一擁而上，割下他的腦袋。後來送到成都懸掛在城門樓上示衆，就此結束了『魔頭黃虎』血腥罪惡的一生。



大刀王五

一

濮文暹濮大人懷着老大的心事，慢吞吞的往正房走。濮夫人早聽見外頭聽差的傳喚：『老爺回府了！』整整金鈿，扮個笑臉，移動三寸金蓮，娉娉婷婷的迎到房門前。丫頭秀翠纔掀起門帘，濮夫人一眼瞧見他臉色不對，心中便是一驚。她先還沒敢問，把他迎進屋裏，一疊聲的吩咐老媽子、丫頭打熱手巾把子，給老爺沏醃釀的熟茶。然後，親自服侍他脫下公服換上便衣，看他沉沉的往交椅裏一坐，愁容滿面眉頭緊皺，端着杯剛遞給他的蓋碗茶直在發愣。濮夫人伸手向背後的丫頭老媽子一陣搖，偌大的上房裏，登時鴉雀無聲。

好不容易等到濮文暹『嗯哼』咳了聲嗽，順手把蓋碗茶往梨花木几上輕輕的一放。濮夫人這才慢聲細語，試探着問：『

『老爺，您該餓了吧？晚飯是不是就在上房裏開？』

濮文暹的右手舉了起來，正待一陣搖，又止住。轉過臉來向濮夫人笑了笑道：

『好吧，就在這兒開。可是，我還不怎麼餓。』

『那麼，』濮夫人體貼的說：『還是再等會兒吧，免得老爺喫不下偏又——强極。』

她正抿唇一笑，濮文暹望着她愛憐的說道：

『我不餓，妳該早餓了。今天又是公事就擱，累妳等了那麼久。』

『老爺！』

『還是傳開飯吧，我們慢慢的喫。嗯，我還想喝幾盅呢。』

飯開好，濮夫人一箸子三五粒飯那麼蘑菇着慢慢的喫，陪着濮文暹喝悶酒。都六七盅酒下了肚，他方始一聲長歎，把酒盅放下。濮夫人心裏明白，濮文暹馬上就要吐露他今兒個煩心的事了，果不其然，他輕緩的直搖頭說：

『唉，難辦。刑部衙門這碗公事飯，可眞不是人喫的！』

『老爺，』濮夫人嬌聲的說：『能者多勞嘛！要不然，堂官怎麼會把司讞跟提牢廳的差使，全往您一個人肩上推呢？誰不知道我們家老爺是刑部的台柱，六部衙門數一數二的能員。』

『算了吧，』濮文暹手一甩，堆滿一臉的苦笑說：『眼看我這台柱、能員，立時三刻就要砸嘍！』

『老爺，』濮夫人十分關切的問：『是不是又有什麼扎手的案子？』

『豈止扎手？連我這個小小的前程，八成也是保不住了。』濮文暹石破天驚的先冒上那麼一句，再源源本本的往下說：『前後十天，京師地面接連出了三十七件盜案，步兵統領衙門上下，和五城御史忙得團團亂轉，連一件還沒破哩。昨兒個又在武清縣屬的河西務鎮上，一位南邊來的候補道魯伯陽，大白天在棧房裏丟了一幅王石谷的「長江萬里圖」。偏偏這幅名畫是魯某人重金買來打算獻給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張大人的。張大人許了願要收一百幅王石谷的畫，他把他書房都叫成了百石齋，就等這幅長江萬里圖到手作爲壓卷，功德圓滿，了此心願。那位魯某人還想拿這幅畫換個上海道呢，夫人妳想想這畫該有多麼貴重？張大人跟太后老佛爺跟前紅透半片天的李蓮英李公公是拜把子兄弟，又是皇上親信重用的大紅人，他少爺張增徽也是刑部主事。增徽兄今兒已經代他們老太爺傳了話來，限我七天，把原畫得回，連同十天裏的三十七件盜案一同破獲。否則的話，唉！不談也罷。』

濮夫人天生就的玲瓏七竅心，濮文暹一邊滔滔細訴，她便暗中的在心裏思索。話一講完，她的主意也有了。因而她笑盈盈的問：

『老爺，能夠在京城連做三十七案，還敢偷張蔭桓張大人的萬里長江圖。依我看來，除開那一位之外，沒人有這麼大的胆！』

濮文暹忙不迭的問：

『夫人，妳說的那一位是誰？』

濮夫人綻開櫻唇，低低的答了句：

『大刀王五！』

『不會的！』濮文暹雙手直搖的道：『王正誼是同回教，他說話算數。人家早就洗了手，這會兒幹的是保護往來客貨的鏢行買賣。』

『老爺您可眞健忘呀，』濮夫人格格的笑了陣方說：『頭前正是您告訴我的，大刀王五是北五省黑道上的頭！他威鎭華北二三十年，華北黑道上的規矩，一概由他定。不論是綠林豪傑，或竟是穿窬小偷，沒有一個不聽他的指使。像這樣的人物，他能洗得了手，改得成行嗎？依我說，鏢行不過是他的幌子，他做的還是那沒本錢的買賣。俗話說的好：「射人射馬，擒賊擒王！」老爺您派人去把大刀王五逮住。案子果然是他所做，老爺您儘管把他按律治罪，不是他做的呢？乾脆跟他把話說明，這一回老爺實在是担代不起，就算是幫忙吧，老爺也唯有依仗他，剋期破這三十七案外一案！』

『妳這主意倒是不錯，』濮文暹點點頭，却又遲疑不決的說：『不過，倘若這些個案子果眞與他無關，那我豈不是冤枉好人了嗎？』

『人哪，就好比老爺您這白玉盞啊，』濮夫人伸手取過濮文暹的酒盅，替他滿滿斟上一盅酒，語意深長的說：『砸碎過一次，再補得好也補不了那裂縫。誰教大刀王五做了那麼些年黑道上的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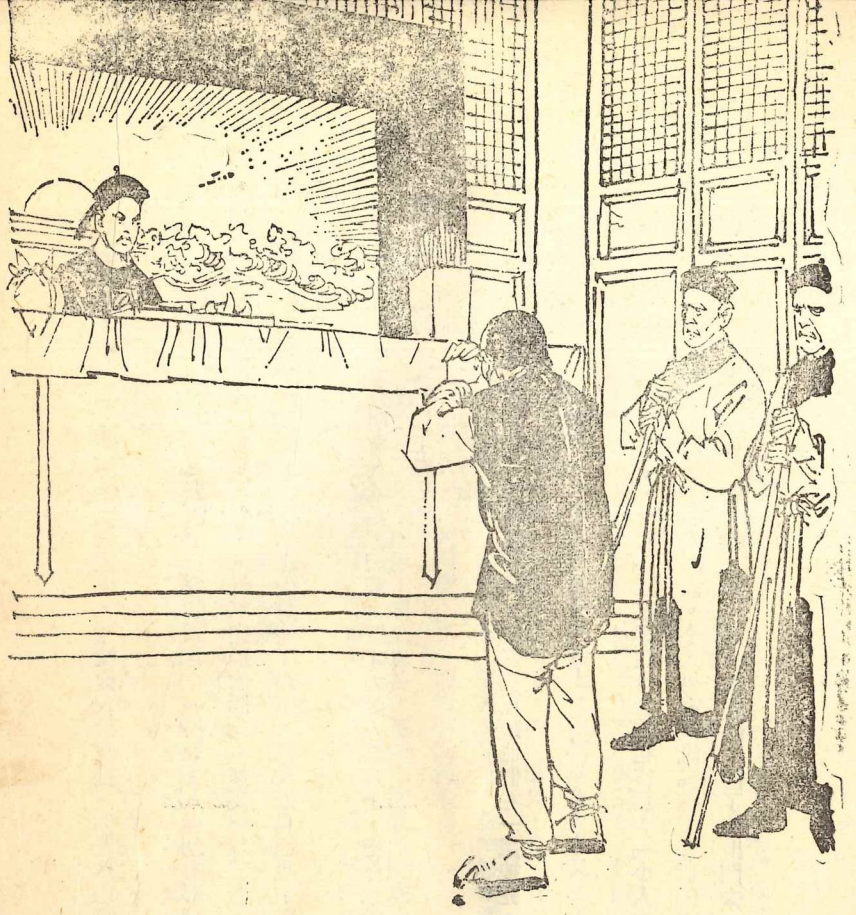
『說的是呀！』濮文暹突然歡聲的一嚷，一仰脖子，把酒喝乾了，又道：『何況眼跟前我也只有這麼一條路，我就先把大刀王五逮了來再說吧！』

二

三天後，濮文暹正在刑部大堂上發脾氣。昨兒個，他檄令巡視五城御史兵馬司，派了兩百多名兵役，把宣武門外大刀王五家圍了個水洩不通，嚴行捉拿王正誼到案。可是，兩百多人從晌午直到傍晚，儘在王家四週大呼小叫，自家壯胆，捱了兩三個時辰，竟然沒人敢於衝進王家去抓人。濮文暹一直等到晚晌還不見大刀王五解到刑部衙門，派人去問。兵馬司指揮這才着了慌，親自趕到宣武門外，領着幾十名兵丁直衝進去。大刀王五明明在家，可是這時偏就遍尋不獲，影蹤杳然。

二百多人包圍一幢民宅，兩三個時辰不見有任何人出入，大刀王五既不會騰雲駕霧，也不可能借土遁而逃。搜過了那幢四合院不見他的人影，那他會到那兒去了？濮文暹氣得臉色發青，他罵先去的二三百人胆小如鼠，把個大刀王五長之如虎。又罵兵馬司指揮太窩囊廢，大刀王五分明在家，怎的偏就逮他不到？這一下不但王五沒逮着盜案破不了，而且還『長宵小志氣，滅官家威風』，鬧了個傳遍京師內外的大笑話。

正把兵馬司那幫子人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刑部衙門的一名衙役面帶喜色，氣喘吁吁的直奔進來。他跟濮文暹打了個千，上氣不接下氣的稟道：



『大人，那……那大刀王五親身來投案了。』

『什麼，親身來投案了？』濮文暹將信將疑睜圓了眼睛問：『會有這樣的事？』

『眞的呀，大人！』衙役回手向後一指：『此刻他就在外頭。』

濮文暹定定心神，臉色一正，端然的坐在公案後，一聲令下：

『押他進來！』

移時，一名彪形大漢昂然直入。他大踏步走到公案前面，長揖不跪，聲清氣朗的說：

『小人王正誼前來投案。』

濮文暹眼睛一亮，往下一看。但見那名揚四海的京師大俠大刀王五，生得有一對眼眶平而且長的所謂河目，黑白分明，清澄如水。濃眉，高顴，懸胆鼻，襯着他的虎腰熊臂，寬肩闊嘴，眞箇是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他在心裏告訴自己說：看來這廝壞不到那裏去。於是，自然而然的，臉色也放和緩了些，他望着大刀王五問：

『你就是綽號大刀王五的王正誼？』

大刀王五胸膛一挺，抗聲答道：

『是。』

濮文暹微微而笑的再問：

『昨天兵馬司派了兩百多人去逮你，竟被你狡計脫逃。你既然已經逃走了，爲什麼今天又自己來投案呢？』

『沒什麼呀，』大刀王五兩手一攤的回答：『不過小人自幼有那麼個小小的心願，我這一輩子就不能讓官府逮着。所以大人您使人來，我可不能跟他們走。您要傳我問話，那還是我自格兒投案的好。』

說得公座兩旁的文案、差役全都失聲笑了起來。濮文暹自己也有點忍俊不住，他輕輕的一拍驚堂木，止住了笑聲。然後問道：

『王五，昨天分明有人看見你回家，還才大隊人馬齊上，把你家給團團圍住。後來兵馬司指揮帶人進去一搜，怎的你又不見了呢？』

大刀王五坦然無隱的答道：

『兵馬司指揮帶人進去逮我的時候，其實我正跟他們在一處搜呢。』

濮文暹大惑不解的再問：

『你這話怎麼講？』

『大人您一聽就明白了，』大刀王五泰然自若的在答話：『小人在家裏先已穿好了指揮衙門的號衣，兵馬司指揮帶着好幾十人進了小人的家。小人也就乘亂混進了他們的大隊裏。他們吆喝，小人也吆喝，他們搜查，小人也搜查。他們到處搜不到，口口聲聲怪了怪了的出門去，小人也直在驚着：「奇怪，奇怪」

的跟在他們後頭。然後一直跟他們列位不經盤查的進了城，到指揮衙門大夥兒喫過了宵夜才散。』

想一想那情景，濮文暹撐不住的掩口葫蘆，笑個不住。——笑罷，又猛把驚堂木一拍，命笑成一團的衙役不准喧嘩。接着，他儼然容正色的問案：

『王五，我念你不失爲坦率爽快的一條漢子，我不難爲你，但願你也莫教我太爲難了。前十三天裏京師地面連出三十七件盜案。三天前在河西務鎮上，候補道魯大人又丟了王石谷的長江萬里圖。這一總三十八案全在我的肩膀上，案子不破，我這十載寒窗，兩榜出身，熬了五六年的京官前程也就算完。我知道你早已改業繡衍，案子不是你所做。祇是，你可願意告訴我，你有沒有這三十八件盜案的線索？』

話一說完，大刀王五便一伸大拇指，脫口而出的讚道：

『濮大人果然是好官，名不虛傳！我來自首，您却不把案子往我身上栽。濮大人，您對我眞是恩重如山，小人唯有衷心感激。所以這三十八件盜案，大人不妨都包在我的身上。祇不過，我先得求大人一般，大人是要人犯，還是要贓？』

濮文暹偏頭想了想，難於出口的一句話，終於還是說了出來。他道：

『假如我人贓都要，王五，對你來說，那是否過於作難？』

『這個麼——，』王五頓一頓，緊咬嘴唇皮。終於濃眉一掀，毅然決然的答道：『也不算太難。濮大人，您一定要人贓並獲，那麼就請您立刻將我收押。再讓我通個信出去。三天之內，自會有人代我把三十

八案的贓物，全部繳還。』

『你的意思是說——，』濮文暹眉頭一皺的問：『由你一個人來頂這三十八件盜案的罪？』

『大人，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老實告訴您吧，』大刀王五聲聲苦笑的道：『我委實洗手已久，這些年來全仗着鏢行的買賣維生。祇是，北五省黑道上的朋友，至今都還在守我當年所訂的規矩，但奴貪官汚吏，不義之財。我訂這個規矩自有我的道理，我跟北五省的各路朋友說，祇要我們眞能把這個規矩做到，那貪官汚吏的錢財儘可手到擒來。爲什麼呢？——倘使人人曉得北五省的黑道人物除了貪贓銀兩決不下手，那麼，多一半的不法官吏蝕了錢財他就不敢報案。因爲他怕報了案有司會追問他那麼些錢從何而來？八成兒他就此因小失大了。所以我爲黑道上的朋友着想，我縱使早已洗手不幹，我定的規矩還得照舊維持。這才是爲什麼我此刻還跟黑道上有聯絡的關係。大人，我說這話您可相信嗎？』

『相信。』濮文暹不假思索的回答：『也許這就是盜跖所謂的：「盜亦有道」。』

『大人能相信我便好，』王五吁了一口氣，侃侃然的再往下說道：『我方才跟大人講過，此刻我祇跟黑道有聯絡。黑道還有另外的規矩，即使是當年北五省黑道朋友都以我爲頭的時候，也從沒有做了三十八案就交出三十八案全部人犯的例子。所以小人的意思是說：如果要贓，小人準保一件不少。必定連人也要，那祇有暫且拿下小人充數。』

『可是，』濮文暹面現難色的說：『光覓回贓物，一個人也沒逮到，這麼些案子還是不能結呀？』

『要不然，就這麼吧，』王五無可奈何的答道：『小的還有些肯於爲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徒弟。師有事，弟子服其勞。我叫他們推幾個人出來頂一頂。』

能這樣，濮文暹就很可以交代了，因此，他當堂承諾的說：

『王五，你放心，我一定會從輕發落，不教他們受罪。』

三

京師三十八件奴案，就此急轉直下，順利解決。三十八件奴案的贓物全部起回，分別發還失主。有六名早已改邪歸正的王五徒弟，爲他們師父報刑部主事濮文暹的恩，挺身而出，認罪下獄。——大刀王五和他六名徒弟的慷慨仗義居然起了副作用，麕集京師的黑道中人慚愧已極，他們做了案，却要大刀王五的徒弟去頂罪，何況王五徒弟的輩份還比他們高得多。這麼一來，誰還好意思再在京師做案呢？黑道中人有的洗手改行，有的遠走高飛，京師地面，就此平靜無事。

那一年大刀王五正四十五歲，比濮文暹略大些。三月後他的六名徒弟覓保出獄，各安生理。濮文暹爲這件事深感心中過意不去，同時他覺得大刀王五這個人值得結交，他雖曾屈身爲盜，但是他早洗手了，如今他是樹立『子彬』旗號的鏢局老闆。走遍天下，只要掛有『子彬』旗號的行李銀貨，那怕是露宿荒郊都沒有人膽敢刼奪。因此有許多達官顯要都跟大刀王五交朋友。而王五出身微賤，却能力爭上游，他折節下士，親近名流文人，他在北京士大夫階層中很有點名氣，人人都稱他京師大俠。所以，濮文暹跟他夫人商

議過後，有一天便備個帖子，把大刀王五請到家裏來小酌，聊表謝意，外帶聯絡聯絡。

到時候，大刀王五如約而至，他和濮文暹在客廳裏細斟慢飲，傾吐生平，談得十分之歡暢。樸夫人不便出來陪客，她却別出心裁，在大屏風後頭擺張小桌几，也備些酒菜，靜靜的坐在那兒，一面喫喝一面聽大刀王五那些曲折離奇，驚險緊張的半生經歷。大刀王五說他名正誼字子彬，幼年時不幸跟父母失散，四海漂泊，江湖浪蕩，學了一身的武藝，又被海內獨一的山西老董收爲徒弟，傳授平生絕技。出師後經常出沒於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各省，扶危濟傾，打抱不平，專殺貪官汚吏的贓銀，贓銀到手多一半賑災恤貧，所以得了個『京師大俠』的雅號。江湖上人尤其敬佩他的一柄單刀神出鬼沒，變化莫測，又能飛簷走壁，如履平地，於是又稱他爲『大刀王五』。聽到這兒，濮文暹方始岔嘴問道：

『那麼，你是什麼時候，因爲什麼事情而洗手改行了的呢？』

大刀王五却先不回答，他笑吟吟的望着濮文暹反問：

『大人您眞想聽我這段故事嗎？』

濮文暹雙手直搓的答道：

『想聽之至。』

『可是，說來話長啊？』

『那有什麼關係，』濮文暹哈哈大笑的道：『即使你要長談竟夜，我也深願洗耳恭聽。』

於是，大刀王五便娓娓細訴，說起了十年以前，那一件罕爲人知的往事——

四

十年前，大刀王五才三十五歲，他已經成了家，在北京宣武門外買了一幢四合院，基於黑道上『兔子不喫窩邊草』的規矩，他從不在北京附近做案。有一回，路過河南滑縣，被一羣朋友拉着到小韓集去明火執仗，公然搶刼。同去的一共是十八個人，推當地的盜魁老曲曲爲首。

目標是小韓集的富戶，偌大的宅院裏連同主僕在內，有十二個丁壯，還僱了八名精通武藝的護院保鏢。老曲曲率領的這十七名好漢一概蒙面，仗着藝高人胆大，直接了當破門而入。於是從前院刀光劍影的殺到後花園，富戶宅子裏的丁壯和保鏢不死便傷。十八條綠林好漢從容洗刼，由前廳一直搜到綉樓，搶了個夠，約摸得了上萬兩銀子的黃白各物，金珠寶貝。

便在綉樓上的那間正屋裏，重帘垂幔，暗香浮動。當時是老曲曲和大刀王五在一處，他們搜出了不少的金銀，還有些首飾。正待轉身要走，驀的看見大床上，一條紅錦緞被窩直在簌簌的抖，於是老曲曲便低聲的一喝：

『且慢！』

大刀王五眼見老曲曲騰手踴脚的走過去，一直走到大床前。他孟可的把被窩一掀，一個身穿褻衣，裸露雪白粉嫩的胳臂腿，秀髮蓬鬆，滿面驚恐，長得千嬌百媚，花容月貌，年紀不過十七八歲的少女，橫波

眼瞥見了老曲曲猙獰可怖的那張臉。嗖然一聲，就此撒手蹬脚，四叉八仰的暈絶過去。

這時，老曲曲發出氣促聲急的陣陣梟笑，猛伸手把自己的褲腰帶扯斷，露出兩條毛茸茸的黑腿。一個餓虎撲羊，壓在那少女的身上。

『別忙！』

這一次是大刀王五厲聲呼喝，竄向前去，一把將老曲曲給拉下了床來。

老曲曲兀自急喘，掄圓了一對牛眼，十分詫異的盯住大刀王五。他反手一指躺在床上人事不知的少女，語音沉濁不清的在說：

『老……老五，你……你是要先上呀？』

『沒那個話！』大刀王五憤憤然的一跺脚道：『我是在攔住你，莫做這種不義之事。害人害己，總有一天送了你這條命！』

老曲曲唇角口水直淌，貪饞萬狀，他瞇着眼睛問大刀王五：

『老五，你管得着嗎？』

『我管不着你，』大刀王五怒不可抑的道：『你爲此喪生不關我事。可是，你不能連累我們！』

詎料，老曲曲竟翻臉不認人。他抹下臉來，一巴掌將大刀王五推開老遠。然後氣勢洶洶的說：

『去你一邊的吧！今兒是我領頭，我愛幹啥就幹啥，我不怕你喫味！』

『好，我這就走。』大刀王五氣得咬牙切齒的說：『可是，我走之前還得提醒你一句，江湖上的規矩：貪淫必敗，就在眼前。』

說罷，大刀王五無可奈何的翻身外出。這時候，一路洗刼而來的羣盜聽見老曲曲和大刀王五高聲爭吵，不約而同的趕了來，苦苦挽留，竭力勸和，誰都不願意大刀王五和老曲曲就此決裂。可是，當時大刀王五已經聽見了那名少女的宛轉嬌啼，他但覺得悲憤莫名，憎惡萬分。因此，他決心撒手就走。

老曲曲的部下認爲不該跟他鬧僵，趕忙在贓物中取出了一百兩蒜條金，執意要大刀王五收下。却是大刀王五不屑一顧，他掙脫了他們的拉扯糾纏，大踏步的離開了那戶人家。

當夜，他一路飛奔的越過省界，趕到直隸大名府濮陽縣，天亮時分進了城，找一家客棧，住下。店小二見他行色匆匆，跑得氣急敗壞，吓得什麼似的，才沏好了一壺茶，便逃跑似的轉身開溜。大刀王五一光火，一把抓住了他，大聲喝問：

『我又不是喫人的老虎，你幹嘛這麼駭怕？』

那店小二臉都吓黃了，他顫聲的回答：

『我……我沒怕，沒怕呀。』

『胡說！』大刀王五又是一聲怒叱，作勢拔出了腰間的鋼刀，喝道：『你再不說實話，我宰了你！』

店小二驚得魂飛魄散，他囁囁嚅嚅的回答：

『實是……今晚縣裏出了搶案。瑞芙祥綢緞莊被一名强盜闖了進去，搶掉了店裏二百十兩貨銀，還有三五十匹綢緞。』

『哦，原來是這個啊，』大刀王五突然一鬆手，讓店小二跌跌撞撞的出了門。然後他靈機一動，特意告誡的說：『我在你們店裏借宿，你胆敢跟別人提一個字，我就要你的命！』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店小二一疊聲的說着，一面向後倒退。冷不防，一溜煙的逃得不知去向。

當天中午時分，濮陽縣派來十二名捕快，推開大刀王五虛掩着的房門。三五個人齊同撲向床上，把大刀王五給四馬攢蹄，綑了個結實。用根大竹槓，一直抬到濮陽縣的大堂。

濮陽知縣升堂問案，大刀王五居然當堂供認，昨兒晚上是他獨自一人搶了濮陽縣裏的瑞芙祥綢緞莊。他特意的說：好漢做事好漢當，他不願意連累別人。

這個案子本來早就可以定讞，但是却有一樁，搜遍大刀王五的包袱，內中只有紋銀五十來兩，不敷贓銀的數。此外，還有三五十疋綢緞更是全無下落。原贓無法起出，案子不能了結，大刀王五就祇有漫漫無期的關在濮陽大牢裏面。

五

大刀王五在濮陽大牢裏過得很舒服，他跟所有的牢頭、禁子，全都結成了好朋友。一見面就有說，有

笑，沒人跟他爲難。大概關了二十來天以後，這座僅他一人在押的大牢裏來了一位新客，此人姓曹名漢，四十多歲。他竟然是濮陽縣的刑房師爺，因爲辦理漕運，虧空了點款項，濮陽縣追繳不出，就祇好把他下獄。大刀王五跟他很談得來。曹漢追悔不已的說，其實他是上了人家的當。濮陽縣的巡檢貪贓枉法，無所不爲，他一直想跟曹漢勾串，上下其手，營私舞弊。曹漢不賣他的賬，那巡檢便使人誘他賭錢，先贏，後輸，鬧到虧空了公帑，身敗名裂。大刀王五問他：

『你老哥究竟虧空了多少錢呢？』

曹漢一聲浩歎的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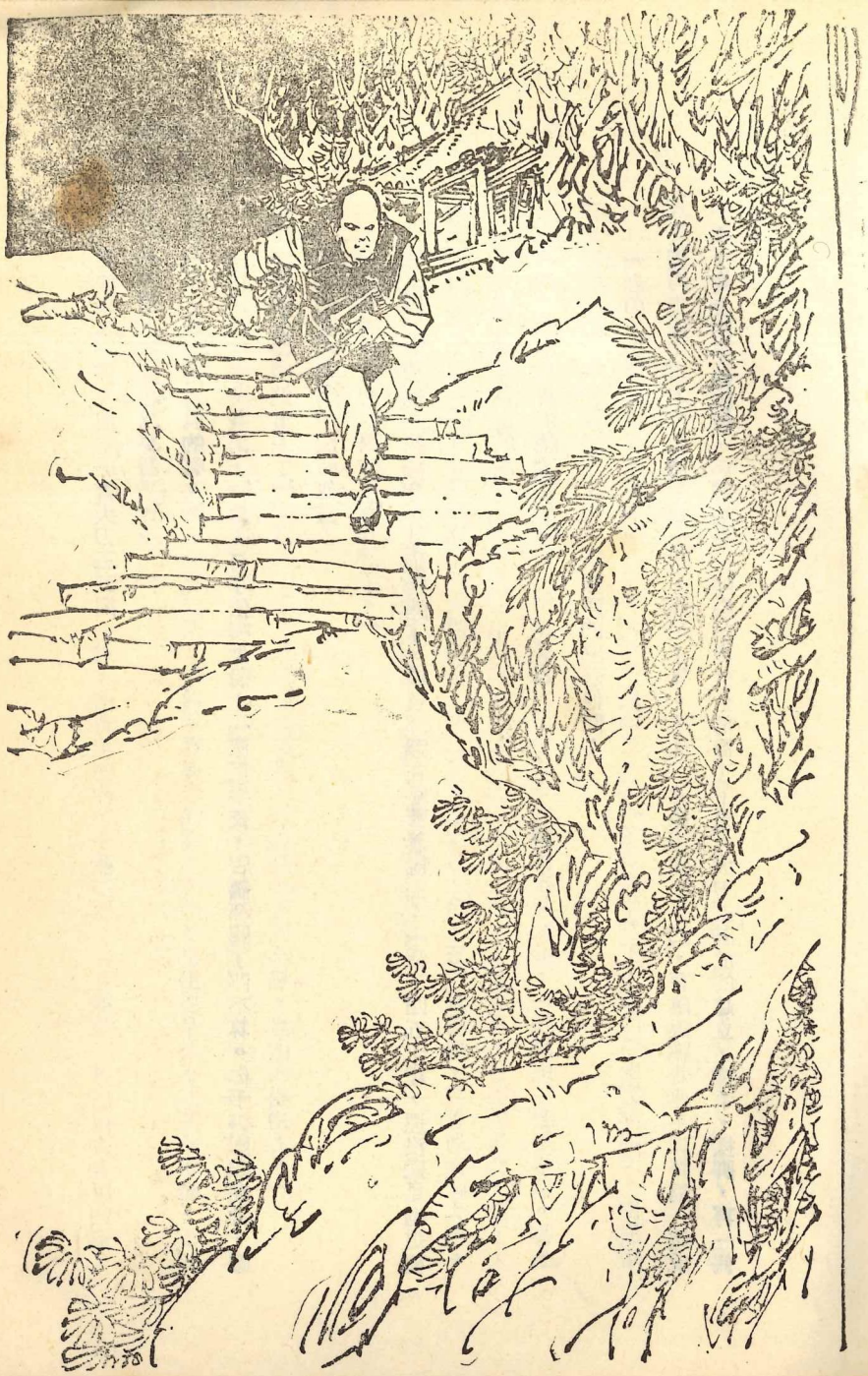
『一總是四百兩銀子，數目不大，可是我多年遊幕在外，依然兩袖清風，分文無存。我老妻早逝，只有一個兒子，二十來歲了還在靠我喫飯。看起來這筆公帑是永遠無法歸還，而我也祇好坐一輩子的牢了。』

大刀王五對他的境遇，非常之同情，因而又問：

『是不是有了四百兩銀子，您就可以沒事出獄了呢？』

『不但可以沒事出獄，而且，』曹漢一臉苦笑的答道：『縣太爺還答應過我，只要納還公帑，他就讓我重回刑房。』

『四百兩就能了事，』大刀王五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的說：『那倒不難，您放心，我能替您籌出這筆數來，讓您把這件案子了掉。』



曹漢喜從天降，當時便指天矢日的說：

『老弟，你能替我把這個案子了掉，讓我重回刑房，我將來必定重重的報答。至不濟，我也會使你早日出獄，恢復自由之身。』

從此，大刀王五和曹漢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曹漢的兒子每天都送飯菜來，曹漢總是邀王五一道享用。有一天，他兒子送來了一碟羊羔，讓大刀王五喫得津津有味，頃刻之間，便喫了個一乾二淨。半夜三更，一覺睡醒，越想越覺得還沒喫過癮，正好曹漢也睜開眼睛沒睡着覺。大刀王五便問：

『今兒的那碟羊羔，可是自己家裏做的？』

曹漢聳肩一笑，答道：

『家裏哪能做得這麼好？那是店裏買的。你愛喫，明天叫我兒子再買些來。』

大刀王五肚子正餓，於是又再追問一句：

『那兒有得賣？』

曹漢漫不在意的回答：

『縣衙前大街上，那幾家熟食店都有得賣。』

一個欠身，大刀王五坐直了起來，使勁的搓着手說：

『肚子餓的慌，還是去再買些羊羔來喫吧。』

曹漢噗哧一笑，他望一瞥大刀王五問：

『老弟，你是在說夢話？』

『不，我可是當眞的啊。』

『別開玩笑了，老弟，』曹漢打了個呵欠說：『深更半夜，店舖都關了門不算。你手鐐脚鐐在身，難不成你能長上翅膀飛出去？』

大刀王五笑嘻嘻的反問他道：

『要不要我飛給你瞧瞧？』

『不要。』曹漢一個翻身，朝裏牆睡了，嘴裏却還在嘟囔着說道：『活了四五十歲，還沒聽見過這種新鮮事哩。』

大刀王五却在挑逗的說：

『那你就不想親眼瞧了嗎？』

曹漢一驚，一骨碌爬起身來，眼睜睜的望着他問：

『老弟，你眞有這個能耐？』

大刀王五笑而不答，他兩眼一閉，運足了氣。然後，就像變戲法似的，曹漢眼瞧着他手脚齊縮，蜷成一團，身上的手鐐脚鐐，乒零乓啷一陣響，竟然全部褪了下來。大刀王五虎的起立，搓手，揉脚，再一側

身，不過五寸來寬的鐵欄間隔也被他鑽過去了。這一幕，直看得曹漢目瞪口呆，舌橋不下。於是，大刀王五在鐵欄外頭，跟他打趣的說道：

『老哥，請稍候片刻，一會兒我自會帶酒帶菜回來。睡不着乾脆甭睡了，咱們兩個喫喝聊天，明兒個大白天裏再補覺。』

說完，便施展天下無雙的輕身術，悄無聲息，三步兩步就蹤到走道盡頭，一扭鐵鎖，應手而開。再推門出去，從院子裏飛身上屋，北方的屋頂瓦片兒老厚，大刀王五走在上頭，了無聲息。他穿過縣衙，到了大街，找到一家熟食店，輕而易舉的取了一大包羊羔，兩瓶酒。還給店家留下五六錢碎銀，循着原路回大牢。

曹漢還在神情緊張的等待他，見他進了囚室，方始壓低聲音告訴他說：

『方才你出去，已經被牢頭發覺了。』

大刀王五一聲冷笑的答道：

『發覺了就發覺了，他能拿我怎麼樣？老實不客氣說，憑這座小小的牢房，也能拘得住我？』

『我知道，』曹漢深深的點着頭說：『所以方才我就攔住那牢頭，我說你別大嚷大叫，張揚開去。我這位老弟身懷絕技，他高來高去，飛簷走壁，果眞說聲要走的話，誰能拿得住他？你不如裝個懵懂，王五肯喫這場官司，他就不會連累於你。』

『對嘛！』大刀王五把酒菜往囚床上一放，邀曹漢喫喝，一邊在說：『我要是不想頂這場官司的話，

當日我就不會讓濮陽做公的給逮了來。』

一聽他的話裏有話，曹漢忙把自己嘴裏的一塊羊羔嚥下，問他：

『頂這場官司？老弟，這麼說來，瑞芙祥綢緞莊的案子，竟不是你做的了。』

『當然不是我做的。』大刀王五邊喫邊說：『老哥，剛才我在您跟前漏了一手，您算是曉得我的能耐了。就憑我這身本事，我會上什麼綢緞莊搶個二三百兩銀子嗎？』

『嗯，你說得不錯，』曹漢頷首贊可的說：『以你的本領，盡可以向巨室富戶下手。而且區區二三百兩，想來也不在你的心上。』

『連巨室富戶我都瞧不上眼，』大刀王五嘿嘿冷笑的道：『自從我出道以來，我就祇取那貪官污吏的不義之財。然後轉一轉手，濟貧賑災。』

聽得曹漢歡聲的嘆了起來說：

『我早知道你老弟不是尋常人物，果然你是一位俠盜，可見我並沒看走了眼。』

曹漢說他是俠盜，反使大刀王五牽扯出滿腔愁悶，他放下手中酒瓶，嘆了口氣，然後盡情吐露的說：

『可是，經過了這一回事以後，我在牢裏深思長考，切實反省。我竟連俠盜這一行，也就此決定洗手不幹了。』

曹漢輕輕的問：

『你是說瑞芙祥的這樁案子？』

『不，』大刀王五望一瞥曹漢，他一字一頓的答道：『我指的是滑縣小韓集明火執仗的那一案。』

『小韓集那樁案子裏有你？』曹漢驚疑不定的道：『哎呀老弟，那樁案子鬧得不小哇！』

大刀王五却又不言語了，他祇是向曹漢點了點頭。

曹漢替他大爲担心的說：

『直隸大名，河南衛輝，兩地的知府衙門都在嚴限追比緝拿人犯，聽說十八名江洋大盜都逮到了十七個。怎的你老弟居然也會在其內，而且又爲了瑞芙祥一案陷身囹圄呢？』

大刀王五面露微笑，他狼吞虎嚥，先把羊羔美酒喫了個夠。抹抹嘴，他問曹漢：

『你是想聽這裏頭的緣故？』

曹漢臉色一正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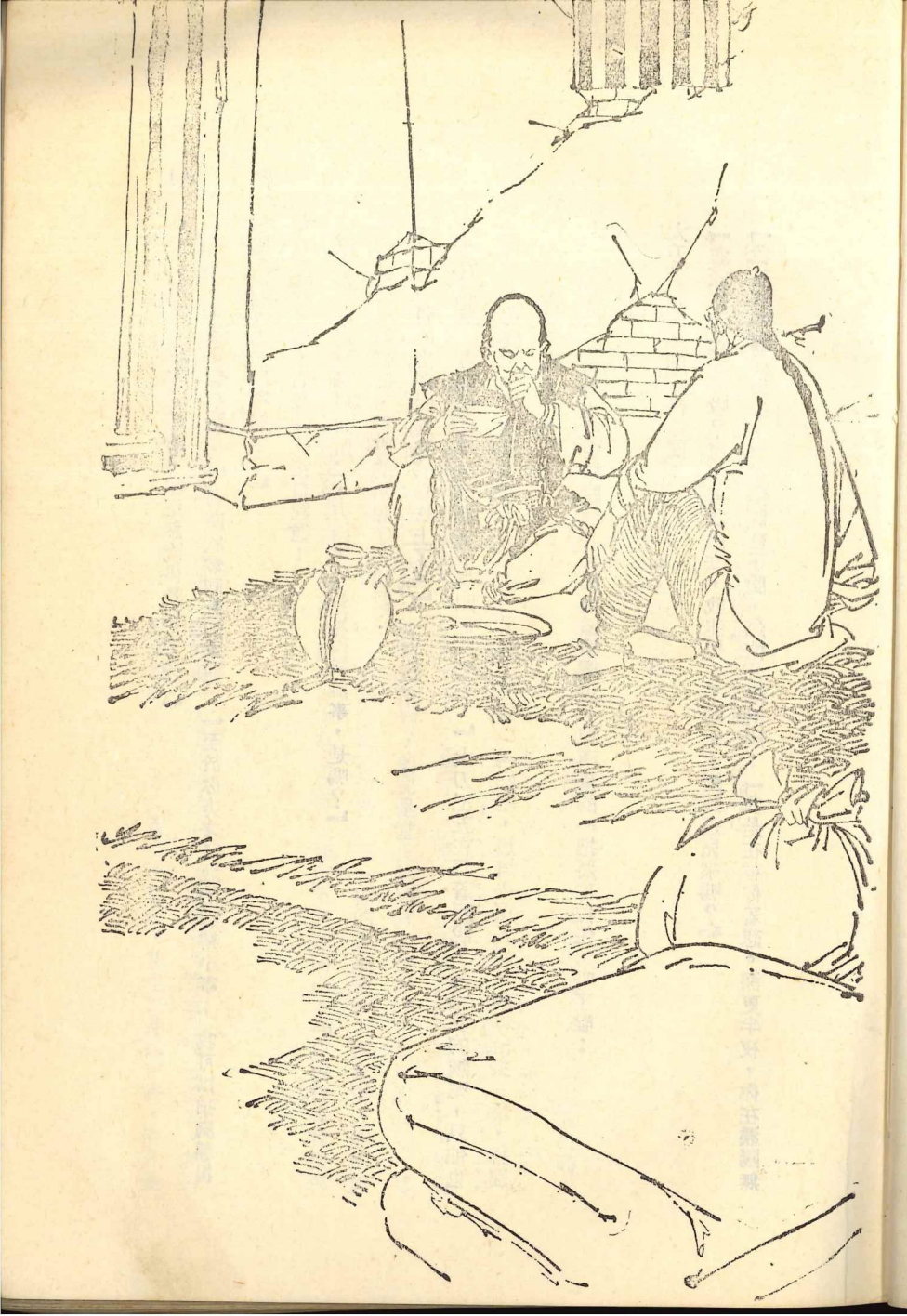
『你最好據實從詳告訴我，讓我給你想個開脫的法子。』

『那倒用不着，』大刀王五輕鬆自在的道：『開脫的法子，我早就想好了。』

『咱們倆既然有這個交情，』曹漢誠心誠意的說：『我還是要曉得這裏頭的緣故。』

六

於是大刀王五揚聲大笑，他坦坦白白，一五一十的跟曹漢說了：他是因爲臨時加入老曲曲的强盜幫，



客串玩票，打刼小韓集的首戶。然而，當他親眼瞧見老曲曲見色起意，辣手採花，他便料準了這一夥强賊來日必敗無疑。爲了不使自己惹禍上身，牽扯進去，『黃狗偷食，白狗遭殃』。他方始抽身急退，兩手空空的離開小韓集的富戶人家，摸黑走到濮陽城，天亮抵達，找家棧房投宿。湊巧被他曉得了城裏瑞芙祥綢緞莊被搶。他料準這個案子不大，充其量不過打幾十大板，枷禁幾個月，所以他爽性落個寬枉，把這場官司給頂下。

曹漢聽到這兒，恍然大悟，他伸手一拍大刀王五的肩膀，歡聲說道：

『原來你是在避重就輕，存心找個脫罪的好見證啊！高明高明，佩服之至。』

接着，他便慨然的問大刀王五，可有什麼要他幫忙的地方？大刀王五沉吟半晌，然後開口說道：

『我只有小事一樁奉託，請你老哥在出獄以後，得便的話，跟瑞芙祥掌櫃的私底下打個招呼。他被偷了二百一十兩紋銀，這個好辦，我自會向朋友借了來退贓。唯獨那三五十匹綢緞，花色尺碼，我可是一概不知。要找回跟原贓一模一樣的，委實難以辦到。所以，到時候掌櫃的只要見贓就領，不必細究，兄弟我準保他喫不了虧便是。我監禁期滿，他把贓物領回，我就可以大搖大擺的出這濮陽大牢。』兄弟有幾分能耐，你老哥是親眼瞧見，一清二楚的。我上濮陽大牢來借住些時，無非爲了小韓集明火執仗，洗刼富戶，又强暴事主黃花閨女一案，取個不在現場的鐵硬見證。這牢，這檻，這柳，這鐐，焉能拘得住我？這會兒我白天睡大覺，夜裏飛身而出，來去自如，一旦沒聲要走，敢於說這濮陽滿城的官兵捕快，就沒有一

個能夠把我攔住　依你老哥看，我這話說得是也不是？』

『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曹漢欣然同意的答道：『至於你方才託我的那樁小事，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包在我的身上。祇不過……』

大刀王五會意，他登時就接口說道：

『祇不過得先讓您老哥出去，方始可以替兄弟我辦事，是嗎？』

曹漢嘿嘿一陣乾笑，率直的承認了，他說：

『你這一問，恰好問到我的心坎上了。』

『繳還虛空，讓您老哥回刑房當差，得四百兩銀子，』大刀王五在算着賬說，『完我的賬呢，只怕也要四五百兩。這麼樣，』抬起頭來望着曹漢，又笑了笑說：『好吧，趁這夜深人靜，我再出去一趟，找朋友借個一千兩銀子來了賬。』

大刀王五正待運氣，他要掙脫刑具再鑽出鐵柵欄去。曹漢驀的一把將他拉住，叫了聲：

『慢着！』

大刀王五愕然的盯住他問：

『您老哥這是怎麼啦？您不讓我出去，我能把一千兩銀子變到這兒來嗎？』

『我不是不讓你出去，』曹漢臉紅了臉，急忙分辯的說：『我是在替你着想。深更半夜，你在濮陽無

親無故，一千兩銀子不是一筆小數目，你能到哪兒去找朋友借呢？』

大刀王五便笑吟吟的反問他道：

『您老哥曉得我的朋友，都是些什麼人物嗎？』

曹漢茫然的搖搖頭。

『我的朋友供我衣食，供我家裏開銷，供我大把大把銀兩的恤老濟貧，扶危定傾！』大刀王五說時，目光閃閃，慷慨激昂：『別人稱這種人爲衣食父母，我却充其量只能說他們是朋友。哼哼，稱朋友還是抬舉了他們呢！這幫子人，要末是貪官污吏，要末是爲富不仁。他們一輩子大肆搜刮，拚命聚斂，那管抬頭三尺有神明，遍地都是受他們欺凌壓榨的平民百姓？我由這雙手，去取他們的不義之財，再轉給貧苦無告，生死兩難的人。譬如您老哥，年紀一大把，又拖家帶眷，前兒是堂上的問官，今兒成了在押的囚犯。您雖然喫衙門公事飯，可是碰到了那設局賭博，詐人錢財的本縣巡檢，不一樣的遭禍受害！那陷害人的妖魔鬼怪無處不在，因此隨時供我大筆銀兩的朋友也就所在多有。老哥，您這下總該明白，今兒個夜裏我到那兒去借錢了吧？』

曹漢連連的點着頭說：

『你這一篇大道理，確實說得精闢透澈，連我這一大把年紀的老朽，也都聽得激起了滿腔熱血。如今朝政窳敗，豺狼當道，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到處欺壓善良，作踐百姓。老弟，我也曾讀過史書，但凡是

在亂世，就會出像你們這般行俠仗義的人物。不然的話，叫平民百姓的一股寃氣，向那兒去伸呢？所以我常說亂世之盜，盜亦有道。倘若是在太平盛世的話，那强盜土匪毛賊，就全是些行徑卑劣，衆人不齒的了。』

大刀王五聽得欣然色喜，搔耳撓腮，他向曹漢雙手一拱的道：

『承教承教，到底是讀過書的先生。三言兩語，又叫我開了竅。』

『那裏那裏，』曹漢還他一禮，自謙兩句，又想了起來問：『說了老大半天，你還沒有告訴我，這一千兩銀子，你上那兒去借？』

大刀王五跟他笑笑，故弄玄虛的說：

『天機不可洩漏，反正我是去取那悖入悖出的不義之財。我還敢於担保，事主失了銀兩，他還不敢報案。不然的話，當堂對質，兩下裏一扳，我該坐牢，他的罪就該論斬。』

言罷，他又是運足氣功，週身一縮，輕鬆自在的脫下枷鎖，鑽出鐵欄，轉眼之間就不知去向。天亮以前，他飄然回到囚室，背上多了個大包袱，內中正好有紋銀一千兩。他分了一半給曹漢，餘下的藏在囚床肚裏。曹漢得了贖身的錢，也不道謝。大刀王五不願意說出錢從何來？他便不再追問。他信得過大刀王五，這筆錢確是不義之財，而且失主丟了錢還不敢報案。

七

第二天，曹漢的兒子來探監，牢頭特地打開了鐵門，讓曹漢兩父子和大刀王五同在一室談天。趁此機

會，曹漢便把五百兩銀子交給他的兒子，讓他歡天喜地的去求見知縣，當面呈繳他父親的虧欠。這錢一繳，曹漢當天中午就取保出獄。跟大刀王五臨分手的時候，緊緊握住他的雙手，感激涕零，依依惜別，老大半天不曾說出話來。他兒子在囚室外，一連催了好幾遍。曹漢方始臨時想起了一件事來說：

『你也該早日還你自由之身，海闊天空，幹你的正辦。瑞芙祥的失物，銀兩你已有了，三五十匹綢緞，你在獄中畢竟難以籌措。這件小事你還是交給我吧。回家以後，我立刻命我兒子，悄悄到鄰縣去買齊，然後替你早日完贓，結案。』

大刀王五聽了，也不推拒。登時從床肚裏取出紋銀一百五十兩，雙手遞給曹漢。他祇是低聲說了句：

『一切重重有託。』

曹漢點點頭，捧着銀兩，帶他兒子逕自去了。

第二天，兩父子知恩圖報，盡心盡力的替大刀王五辦事。曹漢找到了瑞芙祥綢緞莊的掌櫃，私下知會，原贓難追，乾脆說明三五十匹綢緞大刀王五要買了來完贓。他請掌櫃的到時候見贓便認，不必多生枝節，倘若掌櫃的喫了虧，便包在他身上賠。瑞芙祥掌櫃的先還以爲賊下獄贓物無法可追呢，這會兒聽說完贓有望，分文不差，怎不叫他欣喜欲狂？當時就賭神罰咒，一口答應照曹師爺的吩咐辦，而且担保秘密絕對不會外洩。

曹漢的兒子，也是當天就租了匹馬騎着上鄰縣，用一百五十兩銀子，買了花色不一尺碼參差的四十二

匹綢緞。僱輛大車，當而皇之的運回家中。他一路絕不停留，三天以後準時準刻的回到了家。然而，就在這一天上，大刀王五的案子，出了意外變化。

當時曹漢還沒回刑房辦事，他從同事的那兒得來消息，直隸省大名府知府衙門來了一角公文，某月某日滑縣小韓集羣盜明火執杖，將某富戶的金銀細軟洗刼一空，又逞強施暴，以致事主的女兒羞憤自縊身死，鬧出了人命。這一樁巨案經由大名府、衛輝府兩地的捕快四出緝拿，十八名江洋大盜逮着了十七個，經過嚴刑拷問，自老曲曲以次十七名大盜一致供認漏網的是河北人王正誼。大名知府因爲看過濮陽知縣呈報擒獲積竊王正誼一案，再一查卷，兩個王正誼的姓名年齡籍貫狀貌竟然全部相同，因此大名知府移文過來問一聲，這王正誼是否那王正誼？

曹漢得到消息，十萬火急的去分訪刑房同僚。河北人王正誼某月某日夜間在濮陽城裏行竊，次日一早便在客棧失風被捕。前清時代但凡有城牆的州縣，每天早晚按時按刻的要關城門，王正誼又怎可能同一夜間分別在相距五十里的兩處地方做案？曹漢託他同事把這層理由在知縣大人面前一說，濮陽縣登時就認定了這王正誼非那王正誼。他一面備公事申報大名知府，却是他也挺有心機，他說正好利用大名府的公文吓唬王正誼一下，他決定當天下午休息過後，申正左右，他要提王正誼到堂審問。如果王正誼再不供出贓物藏在那裏？濮陽縣就要將他解送大名府，把他當作小韓集的刼犯依法懲辦。慣竊量刑不過坐監牢，刼犯牽涉出人命來，那可就是斬監候，——關到秋天行刑的時候殺頭。

這一下可忙壞了曹漢兩父子，因爲家中一時籌不出一百六十兩銀子，曹漢叫他兒子代他去濮陽大牢見大刀王五，問他要那補足瑞芙祥贓銀的數。再悄聲的告訴他說，瑞芙祥的假贓立刻就去藏在西城沿一座破土地廟的神龕裏面。然後兩父子再脚不沾地的跑去埋贓。大白天裏辦這種事情可眞夠冒險，喜在西城沿一帶並無人家，平時罕見人迹。因此兩父子方始神不知，鬼不覺的將銀兩和綢緞，分做四五批埋好。

當濮陽縣在公堂上嚴詞相脅，問出了大刀王五埋贓的所在。又命衙役把失主瑞芙祥掌櫃的傳了來，坐上官轎，鳴鑼喝道，押着個五花大綁的大刀王五去起贓。却是險極，曹漢兩父子正把最末一批假贓埋好，兩父子趕緊往回跑，差一點跟濮陽縣撞個正着。

八

大刀王五一口氣說到這兒，忽然頓住，喝了杯酒，兩眼目不轉瞬，盯住聽故事聽得出了神的濮文暹濮大人四方臉上望。濮文暹這才一驚而醒，他望着大刀王五莞爾的一笑，啓齒說道：

『你這個故事講得極好，曲折離奇，引人入勝。可是你怎的講到了結骨眼上，又戛然而收了呢？你是故意賣關子，還是有心歇口氣？』

坐在屏風後面，也被大刀王五的故事深深吸引的濮夫人，也在嘛起了小嘴，覺得意猶未盡，十分掃興。她心裏在想，甭問了，一定是大刀王五故意在賣關子。

可是，大刀王五却一聳肩膀，淡然一笑的在回答：

『既非賣關子，也不是在歇口氣。而是正和大人所說的相反，往下的事既不曲折離奇，更難引人入勝，所以我只好止住不說了。』

濮文暹一皺眉頭的問：

『然而你總得有個下文呀？』

『下文嘛，簡單得很。』大刀王五再接下去說：『濮陽縣帶了我和瑞芙祥掌櫃的去起贓，假贓一起出，掌櫃的就歡天喜地當作眞贓認。他還轉過身來跪倒在地替我求情，說我既然贓物原封未動，和盤托出，似乎可以照自首的例子減等赦罪。濮陽縣當時還說那怎麼成？他又把我押回了濮陽大牢，假贓當場發還事主。不過，等到曹漢曹老哥重回刑房辦事，經過他上下一打點，不出半個月，我還是照自首例減，等刑期屆滿，當堂釋放了。』把下文交代清楚，大刀王五再滿臉堆笑的問濮文暹：『濮大人，這事一晃就是十年，當年的濮陽縣、曹漢老哥，還有那位瑞芙祥的掌櫃，早就相繼亡故，不在世間。這樁案子相關的人，祇怕就剩曹老哥的那位少君了。可是我却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更無從探悉他如今身在何處。大人是現任的刑部主事，您總不會在聽了我的故事以後，再重審舊案，治我們的罪吧？』

這一問，問得屏風前的濮文暹，和屏風後的濮夫人，不約而同，忍俊不住，一致失聲笑了起來。笑過一陣以後，濮文暹稍一凝神，他又正色的說：

『王五，你這一個眞人眞事的故事，倒是給了我不少的啓示。有朝政失修，民生凋蔽的亂世，就有貧

苦無告，呻吟呼號的子民。於是拔富濟貧，行俠仗義的盜賊出現。從此，普天之下的是非善惡也就更難分了，這種情形，想想都令人覺得可怕。然而朝政之所以失修，正由於賄賂公行，所以我認爲我們做官的非得廉潔自持，勤政愛民不可。否則，一己營私，羣起傚尤，那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終將鬧到大局敗壞！』

『像大人這樣一介不取，清廉可風的好官，那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大刀王五也在感慨萬千的說：『此所以，大人一聲下令拏我，我等官兵一走立刻就自格兒投案。這便是我對大人心悅誠服，出乎一片虔敬。京師刑部只要有如同大人一般的好官在，我就敢拍胸膛寫包票，叫黑道上的朋友，再也甭想在京師地面找麻煩！』

濮文暹聽了哈哈大笑，他向大刀王五一舉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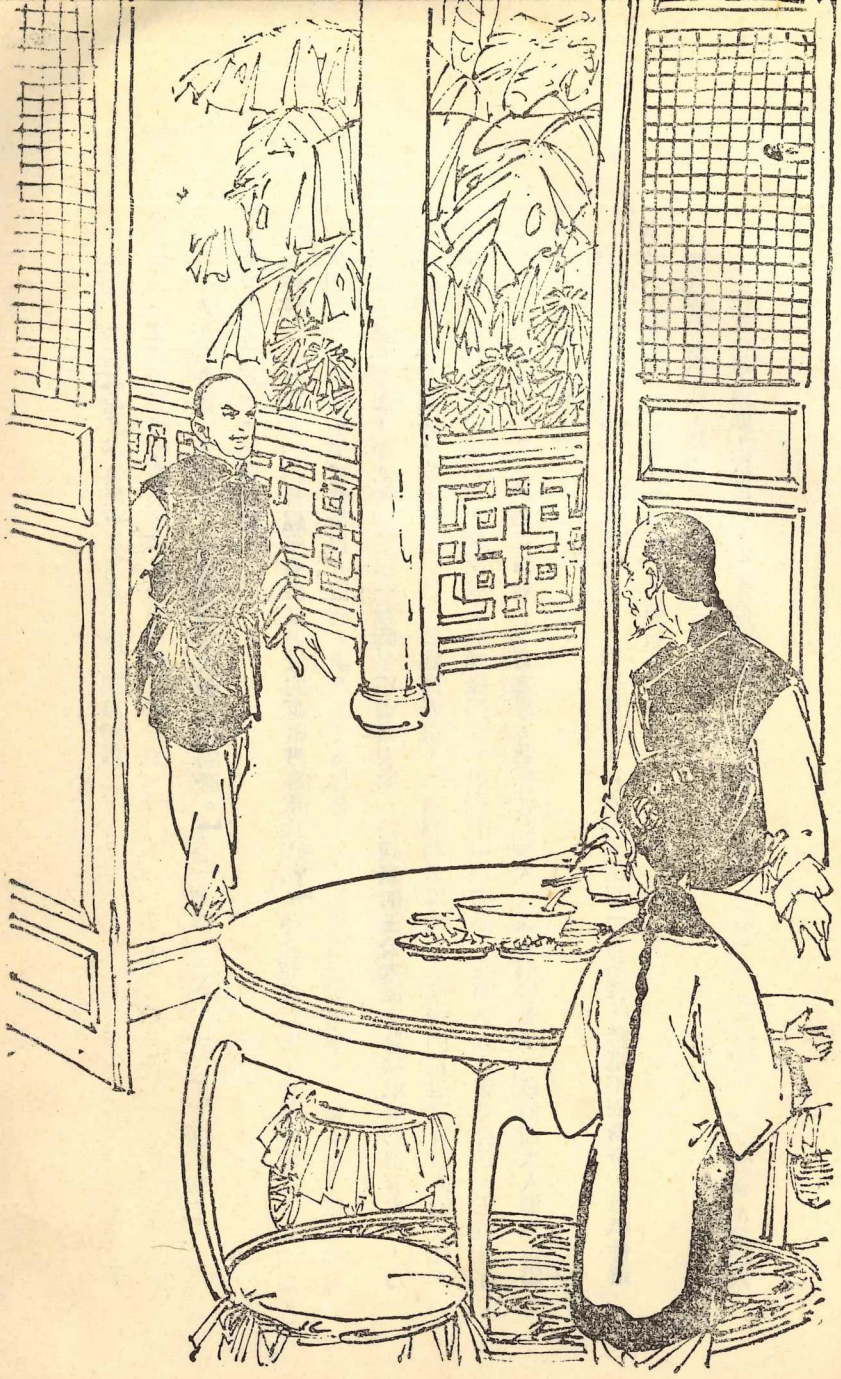
『來來來，我這裏先謝你一杯！』

大刀王五搶先把自己的杯中酒一飲而盡，嘴裏喃喃的在說：

『豈敢豈敢！』

九

就從這一夕歡宴以後，大刀王五劍及履及，說話算數，京師地面從此平靖，盜匪竊賊，地痞流氓一概銷聲匿跡。濮文暹心知這都是大刀王五在暗中鼎力維持，他對他有說不出的感激。同時這一文一武、一官一俠居然非常之談得來。所以大刀王五經常成爲濮公館的座上客，他跟濮文暹天南地北，無所不至。兩人



的交誼，來越密切。於是轉瞬三年，到了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春末夏初，有一天大刀王五忽然登門求見，當時濮文暹正因爲一樁大事不得解決，心中煩悶，轉生懶怠。他正吩咐家人推却，大刀王五却已一路打着哈哈在走進來。偏巧濮公館在開中飯，大刀王五既是熟客，濮文暹又不得不留他同餐，家人照例送上酒菜。大刀王五談笑自若，大喫大喝，主座相陪的濮文暹反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妙在大刀王五也不問，他自斟自飲的喝了五七杯酒，臉上湧現紅光，方始手按酒杯口，鄭聲的說道：

『大人有心事，還是說出來的好。』

濮文暹聽了便是一愣，他抬起頭來望着大刀王五問：

『你怎知我有心事呢？』

大刀王五便笑嘻嘻的反問他道：

『假使我替大人把心中煩悶的事全抖出來，大人會不會嗔怪我？』

濮文暹不由自主的被他逗笑了，他笑着說：

『你若是果然抖得出我的心事來，你就只管抖吧。』

於是大刀王五離座起立，恭恭敬敬的向濮文暹打了個千，然後垂手肅立，微笑着說：

『小人王正誼，恭喜大人高陞。』

濮文暹驚得一翻眼睛問：

『你怎知道我陞了官職？』

大刀王五陪着笑臉回答：

『小人不但知道大人高陞了，還曉得大人榮任南陽府。』

濮文暹大惑不解，連聲的說：

『怪怪怪，分明宮門鈔都還沒有出來，怎的連你都曉得了呢？』

大刀王五神祕的一笑，然後傴身向前，湊近濮文暹說道：

『大人也不想想，小人幹的是那一行呀？不瞞大人說，朝廷裏的王公大臣，紫禁城裏的總管太監，乃至於直通硝皮李李蓮英，太后老佛爺的白雲觀高老道，馬加喇廟裏專走各王府旁門左道買官鬻爵的公公。或則本人，或則左右心腹親信，好歹我也有幾條門路。說句不中聽的話，要不是大人潔身自好，正道直行一絲不苟。就爲了報答大人的再造之德，知遇之恩，我早就該替大人謀一個優差了。難道連大人簡放南陽知府，我都會不曉得？』

濮文暹眞是心裏有事，他正愁腸百結，因此他聽了大刀王五的這一番話後，絲毫不表驚奇，但祇付諸一聲苦笑。他伸手一指空了的客位，無精打采的道：

『你還是請坐吧，我們都坐着，纔好喝酒。』

大刀王五告聲得罪，依言坐下。却是他又朗聲笑着說：

『坐着喝酒，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祇不過，大人您可莫把悶酒喝多了啊。須知道，直到如今，我還不曾把大人的心事抖出來呢。』

濮文暹聳聳肩膀，仍還是一臉苦笑的說：

『好，你抖吧！』

十

然而，大刀王五偏又不言語了。他悶聲不響，探手入懷，掏出一封銀子，往桌子上一放。

濮文暹一眼瞥見，兩道眉毛皺得緊緊的問：

『王五，你這是做什麼？』

臉上一紅，大刀王五雙手交搓，他彷彿做錯了事似的，囁嚅嚅的答道：

『這……這無非是我聊表寸心，區區微忱而已。我聽說，大人在京師爲官多年，一清如水，兩袖清風。這次得蒙聖眷，簡放南陽知府，竟連走馬上任的盤費都無從籌措。小人聽說以後，眞是不勝其感慨；故所以帶了二百兩銀子來……』

大刀王五的話還沒有說完，濮文暹先已滿臉脹得通紅，他雙手直搖，打斷了大刀王五的話說：

『你弄錯了，王五，我到南陽任所的盤費早已籌妥。』

然而，大刀王五偏就不惜單刀直入，逕自點破的說：

『大人，您不必瞞我，大人早就曉得，北五省到處都有我的眼線。就在今天早晨，大人還曾到某一家山西票號去告貸一百兩銀子，可恨那票號掌櫃狗眼瞧人低，他明知大人是清官，就唯恐大人還不起，說什麼也不肯借。我聽說了這件事，幾乎爲之氣結。眞想叫人去給那老西兒施予薄懲，出一出我這胸中的惡氣。』

濮文暹却反倒爲那票號掌櫃就起憂來，他連忙加以阻止，尖聲的說：

『使不得，使不得，人家做生意，無非是將本求利，所怕的就是血本無歸。票號掌櫃不肯借錢給我，確是無可厚非。』

這時，大刀王五滿懷欣喜，興高采烈的在揚聲大笑。笑過了一陣，他方始說道：

『怎麼樣？大人，我所說的果然一點都不差吧？』

濮文暹低下頭去，緘口無語。

『大人，這區區二百兩銀子，我求您暫且收下，作爲到南陽赴任的盤費，』大刀王五轉而十分誠摯的又說：『大人如果覺得這樣仍嫌不妥。那麼，大人又何妨把我當作山西票號的掌櫃，照樣的寫一張借券給我，言明到任以後，分期歸還。』

濮文暹低低的埋下頭去，深思長考，幾經內心交戰。然後毅然決然的抬起頭來，斬釘截鐵的答道：

『也罷，我便寫張借券給你。』

大刀王五莞爾的笑了，他欣然的替濮文暹展紙，磨墨，侍候着他寫好一紙借券。二百兩紋銀在大刀王

五看來何足掛齒？可是新任南陽知府濮文暹，偏就當做一件大事辦。

借券寫好，大刀王五當着濮文暹的面收下，可是，他立刻就起身告辭，讓濮文暹連個謝字都來不及說出口。大刀王五一走，濮文暹回到桌子邊，定定的望着那包銀兩發愣，心中正有說不出的感觸。忽然聽見身後有細微的環珮聲響，他忙轉過身去，原來是在屏風後頭偷聽已久的濮夫人，她走近濮文暹的身旁，望着他笑。濮文暹就曉得她全知道了，情不自禁的臉上一紅，濮夫人一眼瞧見，便柔聲的說：

『老爺，您自己說過了的，您跟大刀王五是道義之交，沒什麼身份上的高低貴賤，既然是道義之交的話，朋友有通財之義。您寫了借券給他，將來到任以後還他便是，您又何必爲這件小事耿耿於懷呢？』

『不，我並不是爲這件事耿耿於懷，而是殊深感慨，』濮文暹輕喟的說：『我在北京做了那麼些年的官，好不容易得了個優差，沒想到連盤纏都籌不出來。還靠王五這種風塵中市井上的朋友接濟，方始能夠成行。』

『那有什麼可感慨的呢？』濮夫人接口就說：『清官鬧窮，那是本份。依我看來，能這樣才是老爺的光采咧！』

說得濮文暹笑了起來，他望着濮夫人，愛暱的道：

『妳眞是能說善道，我的什麼憂愁苦悶，全都給妳化解盡了。我要是沒有妳這位賢慧的夫人，只怕連鬧窮的京官都做不成呢！』

濮夫人聽得心花怒放，眉開眼笑。她輕輕的一推濮文暹，說是：

『盤費有了，該收拾行李啓程赴任了吧？』

『那當然，』暹文暹也在興沖沖的說：『走，我們一道回屋收拾去。』

然而，兩夫妻雙雙並肩才回到上房，濮文暹驀的又想起了一件事，他站停下來，自言自語的說：

『奇怪，王五一向禮數週到。今天臨別的時候，他明知道我們要還行，怎麼連一聲後會有期也不曾說呢？』

『也許，』濮夫人回答他說：『我們臨走的時候，他會親自來送行的。』

『可是他怎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走呢？』

『到時候他自會打聽得出來。』濮夫人說得十分之肯定：『王五一向消息靈通，他的本事可以通天呢。』

濮夫人的這一猜，果然被她猜中了。兩天後，濮文暹雇了四輛大車，帶着家眷傭人，離開北京城，直奔蘆溝橋。當那大道如砥，東西長達六十六丈的蘆溝橋在望，濮夫人坐在車裏掀開一角車簾眺覽風景，是她一眼瞥見，大刀王五騎一匹駿馬，馬後又有一頭馱行李的健騾，他正腰挺背直，精神抖擻的在橋頭等候着呢！濮夫人忙叫車裏的濮文暹過來看，濮文暹遠遠的一見王五，登時就笑逐顏開，春風滿面。却是漸行漸近，連喊一聲都可以聽得到的時候，他又大爲詫異的在自問：

『咦，王五他怎麼也是一副即將跋涉長程的模樣，莫非他要跟我們同去南陽嗎？』

這時候，大刀王五已經看見濮文暹了，他一聲歡呼，驟馬直奔過來。

十一

晴空萬里，翡翠也似的碧綠，那白雲朵朵，正冉冉飄浮。蘆溝橋上，大道如砥。大刀王五騎一匹駿馬，馬後拴四健騾，可不正從蘆溝橋頭策騎飛奔來迎。濮文暹一掀車帘瞧見，登時就喜得心花怒放，眉開眼笑。他忙命車伕停車，跳下地去，奔向大刀王五。王五也笑吟吟的，一抬腿躍下了馬背，兩人就在大路當中見過了禮，濮文暹開口就問：

『正誼，怎勞你送到蘆溝橋上來？這豈不是送得太遠了嗎？』

『遠？』大刀王五仰臉朝天，一陣大笑，然後意味深長的說道：『大人，我還沒開始送咧。』

『你還沒開始送？』濮文暹一陣錯愕，望望大刀王五，又望望他身後的駿馬和健騾，取笑的再問：『莫非你要送我們到南陽府？』

『我打的正是這個主意，』大刀王五直截了當的答道：『大人，從京師到南陽府足有兩千一百四十五里，水陸兩程，沿途山高水急之處，很有幾個地方紮下了梁山寨。攔路打劫的綠林強徒更是所在多有，賽似牛毛。大人如果不讓我隨行護送，那我在北京城裏，一定會食不甘味，夜不安枕。我性子急，與其叫我就那麼些天的心事，還不如破費一兩個月功夫，把大人和夫人平安無事的送到了南陽府，再回京師開我的鏢局吧。』

635 8

濮文暹明曉得大刀王五出乎一片至誠，而且也瞭然他的性格。但凡他打定了主意要做的事，說什麼他也不會半途而廢，或竟輕易放棄。祇是，讓他放下日進斗金的鏢行買賣，往返跋涉四千餘里，伴着自己夫婦走這一程，終覺得過意不去。他正躊躇不決，煞費思量，苦苦想着該怎樣婉言辭謝大刀王五的這一番盛情。大刀王五却反倒在催促起他來了，他一換濮文暹的胳臂，拉他往大車上走，邊走邊說：

『大人，您沒瞧見我行李都馱在健騾上了？這趟南陽府我是去定了的啦。大人您讓我護送，從此我跟大人的車輛寸步不離。您不讓我去，我照舊還是騎馬牽騾跟在您後頭。橫豎都是一樣的，這不就結了嘛！』

大刀王五都在把濮文暹往大車上推了，車裏坐着的濮夫人，鶯叱燕語的說了話：

『五爺，咱們大人實在是不敢勞您的大駕。再說，窮京官外放，一家一當能有幾文？咱們這一趟的盤纏，都還是五爺您代籌的呢！想來這一路上的強梁之輩，正眼兒也不會瞧咱們的。』

『夫人，您這話誠然不錯，』大刀王五立刻就垂手肅立，沖着車門帘必恭必敬的答道：『祇是夫人金枝玉葉，長年住在京師，沒聽說過外邊的這些事情。一來強梁之輩誰能一眼看穿大人車中的底細？二則拔了個金馬玉堂的知府大人上梁山寨，不但可以長他們江湖上的歪名，還能藉此向當地官府勒贖，堂堂知府大人便是萬金之軀，身邊帶不帶得有金銀，倒是無關緊要。所以大人和夫人還是讓我護送這一趟的好。有事，我能擋得了，沒事呢，就算大人帶我逛一趟南陽府吧。』

聽他都這麼說了，濮文暹和濮夫人就曉得大刀王五是斷然不會回頭的。濮文暹便由他攙着上車，坐定

以後，再掲開車帘往外說：

『正誼，你這份盛情高誼，但願我將來圖報有門。』

『嗐，大人您又說這見外的話！』大刀王五爽豪的一甩手道：『您忘了，您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咧。』

說完，他吩咐車伕驅車就道。自己趕緊騎上馬，牽了驢，跟在四輛大車之後亦步亦趨。

十二

當天晚晌，宿在寶店，一切都有大刀王五負責照料。找家熟棧房，要了一間上房三間廂房，他把濮文暹一行上下人等全都安頓好了。自己方進廂房要了酒菜喫喝。濮文暹兩夫婦滿心感激，覺得老大過意不去，便叫管家去請大刀王五進上房來同桌進餐，表示不把他當外人看。可是大刀王五拘禮，一心在爲知府大人體制着想，他以濮文暹的侍衞自居，說什麼也不肯僭越一分。因此，第二天一早上路，濮文暹就跟濮夫人商議定了，乾脆他也騎馬，跟大刀王五並鞍而行。就這麼一路談談笑笑，反倒可以解除迢遙長程的寂寞。

然而，頭一天和大刀王五一道騎馬，濮文暹就注意到了。大刀王五的那匹座騎確實雄壯矯健，混身上下一色的棗紫，就祇前額一片白毛，從兩額之間一直伸展到馬口，當時他忍不住的問：

『正誼，你一向都騎這匹馬？』

『不，』大刀王五輕輕的拍拍馬頸項，得意洋洋的說：『我是爲了出這趟遠門，前兒個才在馬市口買

的。只花了五十兩銀子，大人，可眞便宜呀。』

『便宜是便宜，』濮文暹忽然嘆了口氣說：『祇不過，你可曉得這馬有個名目？』

大刀王五怔了怔問：

『大人，這不就叫做紫騮馬嗎？』

『可以叫做紫騮馬，』濮文暹一聲苦笑的道：『祇是，牠額上多了一叢白毛，直入口齒。那就應該叫做的盧了。』

『的盧？』大刀王五大爲驚異的問：『大人您說這是劉玄德馬跳檀溪的那種的盧馬呀？』

『正是，』濮文暹深深的點着頭說：『照相馬經上的說法：「馬白額入口齒者名曰的盧，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正誼，不是我掃你的興，實在是我恰好看過相馬經，記得這幾句。既然認出了這是的盧凶馬，我就不能不告訴你。』

大刀王五的臉上，閃過一陣陰霾。隔了老大半天，他都默不作聲。濮文暹還以爲他在下決心殺了，或是丟棄這妨主的凶馬呢！不曾料到，大刀王五想通了以後竟是一陣縱聲大笑，笑過方道：

『的盧馬曾經躍過檀溪，救過劉皇叔的性命，可見得牠原不是凶馬。再說哩，牠再妨主也不過「奴乘客死」。我大刀王五倘如因爲騎了這的盧馬果眞應驗死在半路上，那才是古往今來從沒有聽說過的新鮮死法。能這麼死，我豈不是跟的盧馬一道名揚千古了嗎？』

他那麼看得開，顯見他對這匹的盧馬確是非常之喜愛。濮文暹不便再勸他了。他無奈的向大刀王五笑笑，輕描淡寫的叮嚀一句：

『正誼，凡事還是小心在意些好。』

十三

從蘆溝橋直到河南衞輝府，這一條大路原就是大刀王五的勢力範圍區。有他親自出馬保鏢，窮山惡水，陽關大道，各路的土匪強盜，慣竊宵小，遠遠的瞧見那四輛大車，幾人幾馬，全都銷聲匿跡，躲得遠遠的去。因此一路順利無阻，平安沒事，按着站頭一程程的往前走。可是一進了衞輝的地界，漸漸的就有些不順遂事來到。首先是天降大雨，滂沱傾盆，道路泥濘，其滑如油，簡直的寸步難行。大刀王五祇好請濮文暹坐同車上，自己和幾名傭人牽着馬匹，一脚高一脚低的勉力行進。

都快到衞輝府城了，風狂雨驟，來勢兇猛，雨水射到身上，疼得像是箭射鞭打。連馬帶驢，所有的牲口全在聲聲發出哀嗥。大刀王五有心找個地方避雨，偏又發現正在曠野，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他祇好跑前跑後，給車伕、傭人打氣，他要大家夥兒咬緊牙關捱過這一段路，能夠撐到衞輝那就要啥有啥。百事如意。殊不料臨近衞輝府城，忽然『咔嚓！轟隆！』的連聲巨響，偏就是濮文暹、濮夫人和兩名丫鬟所乘的那頭一輛大車，半人高的木架車輪被大石頭砸壞，擺枯拉朽般裂成無數碎片，使得車座重重的往地上一摔。

這一摔非同小可，車裏的四個人，外加一名車伕全被震下了地來，遍體雨濕，都糊了一身的稀泥。急

切間大刀王五顧不了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數，他先把濮夫人從泥地裏攙起，幸好一進城門往右一拐就有一家高陞棧。攙扶着濮夫人進了棧房，關照店東趕緊燒大鍋熱水，準備這一行十幾個泥人兒洗澡。然後再去扶起在泥濘裏掙扎的濮文暹和兩名丫鬟，直到衆人將三輛車，十來匹馬和驢曳拉進了棧房去。連大刀王五在內，大夥兒都累得直在咻咻喘氣。

忙亂了大半天，衆人都洗了澡，換上半濕半乾的衣裳，喝了些燒酒，暖和暖和身子，各自回房躺上床休息。側耳傾聽，窗外的大雨，却還在唏哩嘩拉的猛下。大刀王五把店小二喊了來一問，可了不得，這場大雨已經下了整整十天。如今連黃河都漲了大水，遠遠望去，一片汪洋，沒有一條船敢於渡過河去。

爲豪雨所阻，困在衞輝府。其實當時被困的往來官府客商正不知道有幾百上千。可是運氣最壞的還得數由王五保鏢的濮文暹夫婦，兩口子既受驚嚇，又感染了風寒，於是雙雙病倒逆旅。多虧大刀王五盡心照顧，一天幾趟撐着油傘，穿上釘鞋，偏轎子，請大夫，抓藥，外帶催着車行裏修車，打聽什麼時候才可以過渡。他足足忙了五天，先是濮文暹寒熱略退，勉力起床。再三天後，豪雨已歇，雲破日出，那黃河水來得快去得也快，又兩天後可以過渡了。然而，偏是濮夫人體力虛弱，病勢不輕，她不得痊愈，大夥兒也就動不了身。十來個人，就這麼一天天的在高陞棧裏耗下去。

耗過半個多月了，有那麼一天，濮文暹眼圈兒紅紅的，走進了大刀王五住的那間廂房。大刀王五趕緊站起身來迎接，濮文暹却向他伸手示意，叫他坐下。然後自己也往一張條凳上一坐，方開口，就是沒頭沒

腦的那麼一句：

『正誼，你說我能把夫人丟在衞輝不管，自己先到南陽府去走馬上任嗎？』

大刀王五察顏觀色，眼睛在濮文暹的臉上一轉，登時就明白了他的心意。於是順着他的意思回答：

『那，恐怕不大妥當吧。』

『就是說了！』濮文暹驀地兩手一拍，却又急急忙忙的起身待走，他嘴裏直在嘮叨：『可笑，夫人跟我蘑菇了老半天，還在催我來問聲你吶。夫人說你一定會贊可這麼個一時權宜之計，我就說你決不會贊可的，怎麼樣？還是被我料準了吧。』

濮文暹邊說邊往外走，大刀王五便急起直追的跟下去，一面唔唔啊啊的答腔，一面在心裏盤算。跟到濮文暹把話說完，兩人都快走到上房門口了。這時候，大刀王五就怕濮文暹一脚進了房，他伸手一拉濮文暹的衣袖，滿面陪笑的說：

『大人，我有一句話要問。』

濮文暹轉過身來，茫茫然的望着他反問一句：

『你要問什麼話呀？』

嘴巴湊近他的耳朵，大刀王五悄聲的說：

『大人，是否您從北京帶出來的盤纏快花光了？』

濮文暹一愣，脫口而出的說：

『你怎麼會知道的？』

搖頭，苦笑，大刀王五兩手一攤的道：

『這就不用問啦，準是盤纏沒了。本來嘛，我才給大人籌了二百兩銀子，怎禁得住這麼樣的折騰法？』

濮文暹臉上一紅，低下頭去一聲長歎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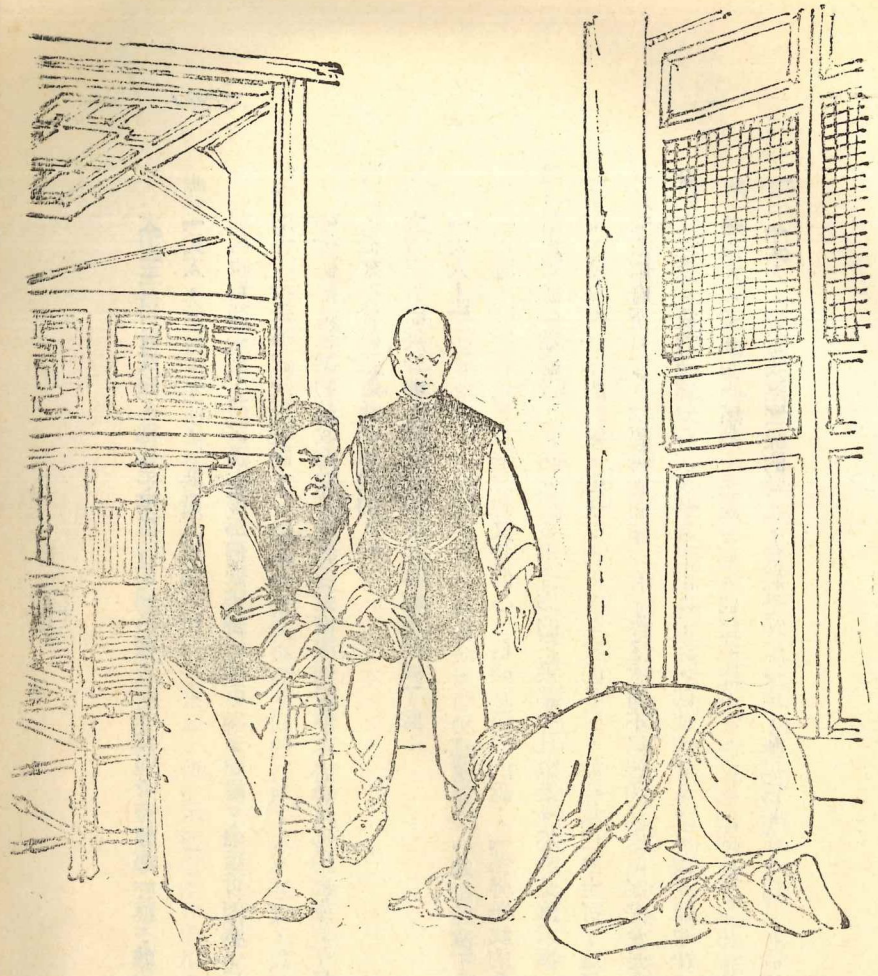
『說來說去還是怪我命苦，十載寒窗，熬成進士，又做了十多年的窮京官。這回好不容易外放南陽府，蒙你借給我二百兩銀子成行。照說就該足足有餘的，怎想得到偏又陷在半路。』

『大人，』王五打個哈哈，輕鬆自在的說：『盤纏不夠，充其量再添上個五百兩罷咧。這個小數目，怎難得到我大刀王五？大人您儘管放心吧，我去去就回。』

說罷，翻身又往外走。濮文暹在他背後聲聲的喊：『正誼，你到那裏去呀？』大刀王五却只當沒有聽見。他回房取了他的佩刀，直奔高陞棧的前院，解下他的的盧馬，一聲吆喝，就此絕塵而去。

十四

整整一天以後，大刀王五踏聲得的回到高陞棧，方到後進，就瞧見濮文暹的管家、男僕、丫頭、傭婦，都擠在上房門口，窗下，像是在偷聽裏面的動靜。他咳聲嗽，衆人眼見他回來了，一個個臉上訕訕熱熱的，低埋着頭，就此一哄而散。



大刀王五大步走到房門口，還沒喊呢，先是一怔。因爲他分明聽到濮文暹在房裏哀哀哭泣的聲音。哭時，還在聲聲的傾訴：

『我害了他，我害了他啦！好不容易改邪歸正，上了正路，偏又被我連累得他再去爲非作歹，屈身爲盜。啊，正誼，我怎麼對得起你啊！』

他在矇嚨痛哭，濮夫人還在床上有氣無力，斷斷續續的直勸。大刀王五不知怎的，但覺一陣心酸難忍，兩行熱淚，不由自主的奪眶而出。然而，他馬上就把淚水揩去，定定心神，冲着門裏喊了一聲：

『大人，我回來了！』

『回來了？』門裏傳來濮文暹驚喜交集的聲音：『夫人，妳聽見沒有？是正誼在門外說他回來了哩。』

『大人，』大刀王五再開口時，又是一陣胸腔熱辣，連嗓音都變得帶點瘖啞：『我有要事稟告，可否請大人借一步說話。』

又等了半晌，門帘一掀，濮文暹腰着官步走出來了。他已經匆匆揩過一把臉，拭去了兩頰的淚痕。一出門，就往大刀王五的手上一看。偏就一眼瞧見了他的那個錢褡褳，登時又是眉頭緊皺，臉色一沉，欲進又止的遲疑了一下。最後還是下定決心，他領在頭裏，筆直走進大刀王五的那間廂房。

沉沉的往炕沿上一坐，濮文暹在用升堂問案時那般嚴峻的口脗在問：

『說吧，你有什麼事？』

大刀王五扮着笑臉，把他手裏攥着的錢褡褳，往濮文暹身旁輕輕一放，然後低聲說道：

『大人，盤纏借來了，一共是五百兩。』

他再也料想不到，濮文暹一碰那個錢褡褳，簡直如逢蛇蠍。他猛可的跳了起來，向右急走幾步，伸出抖索的手，指着那個錢褡褳說：

『你快把這包賊物給我拿開！就算我這南陽知府還沒上任，那怕我是個平民百姓的身份。我也是累世清白，從來不曾碰過這種骯髒錢的。』

大刀王五啼笑皆非，欲哭無淚。他再輕悄的喊了聲：

『大人！』

『正誼，』反倒是濮文暹想想又是傷心，他淚眼漣漣的說：『都得怪我的命太苦，連你都受了我的牽累。就爲了缺少點盤費，竟然使你多年苦修的正果都一旦破毀。不論是偷或搶，總之你在這河南衛輝府又做了案。我很感激你的義氣，但是你也得顧全我的名聲。如今我已決定拚了這個小小的前程，明天我陪你一道去衛輝府衙自首。我要告訴衛輝知府，你這次追不得已的又去做案完全是爲了仗義助我，其實決無貪財好貨之念。我請衛輝知府按律將我們兩人治罪，即使就此身敗名裂，我也決不反悔。』

聽得大刀王五深心感動，熱淚長流。他撲的跪倒在濮文暹的面前，抱住他的雙腿，嗚咽哽塞的說道：

『大人，您對我這麼樣的愛護，我眞是肝腦塗地，無以爲報了。而且我今天也受夠了教訓，「一失足

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但凡是人就決不能出錯犯罪，否則的話，那便是棋局裏的「一着錯，滿盤輸。」大人的教誨等於是在叫我洗心革面，再世爲人。不過，我也得請大人寬心，』伸手一指炕上的錢褡褳：『這裏面的五百兩銀子，確實是我向朋友借來的，我並不曾在衛輝府做過案。』

濮文暹猶仍一臉難以置信的神情。他兩眼定定的望着大刀王五，聲嗓顫抖的問：

『正誼，你別騙我，好吧？』

『大人，您儘管放心。』大刀王五跪在地上，猛的一拍胸膛說：『我方才所說的，決無一字虛假。』

『正誼——』

『大人如果還不相信，』大刀王五站起身來理直氣壯的說：『我這就寫下借錢給我的那位朋友姓名住處，大人不妨明天一早就叫人傳他來當面對質。』

十五

第二天一大早晨，濮文暹派他的管家，按照大刀王五所開的姓名地址，把那個借了五百兩銀子給大刀王五的江湖豪客蕭選倫給請了來。蕭選倫是衛輝府滑縣的富戶，忠厚老實，眞誠坦白。他一進濮大人的上房外間，抬眼就瞧見大刀王五侍立在濮文暹的椅子背後，曉得了濮文暹的身份。登時就跪倒在地，跟濮文暹行大禮。濮文暹一看他鬚髮全白，年齡足有七十來歲，便忙不迭離座伸手相攙，口口聲聲的謙道：

『老英雄，這兒不是公堂之上。而且以老英雄的高壽，下官着實也担不起。』

蕭選倫被濮文暹攙了起來，又給讓到客位上坐。他忸怩不安，冲着大刀王五滿臉苦笑。於是大刀王五便跟他朗爽的說道：

『蕭二哥，您是客，儘管請坐。須知我在侍候咱們大人，這兒沒我的座位。祇是有一樁，大人老遠巴巴的把您給請了來，實是有事請教，他問啥您就答啥，可不能有半字隱瞞，虛假。』

蕭選倫正心誠意的，答了聲是。濮文暹便客客氣氣，旁敲側擊，問起他本人的來歷，跟大刀王五的關係。蕭選倫果然有問必答，實話實講。他說他少年時也曾學過武藝，從獨來獨往，江湖上的俠盜改邪歸正，埋名隱姓，又幹過十多年的鏢局。就因爲他有個兒子自小力大無窮，喜愛棍棒，本事比蕭選倫還强。年少氣盛，慣愛到處抱不平，打羣架，鬧人命，很給蕭選倫添了不少的麻煩。江湖上人見他性烈如火，遇事爭先卯上，都管他叫急先鋒蕭四。這蕭四長到二十七八歲不曾逢過對手，養就了天不怕地不怕恁誰也不服的性子。蕭選倫怕他兒子經常惹事生非，唯恐殃及家門。連鏢局子都歇了業，從張家口搬到滑縣。仗着多年的積蓄，安份守己的度日。然而就在路過賓店的時候，住進悅來棧。蕭四急先鋒一眼瞥見牆上插一支小旗，紅底，上面用白絲線綉一把大砍刀。他不知道這就是北五省第一條英雄好漢大刀王五的旗號，嘴裏咕噥着咱們老爺子威鎮口內口外，今兒個在寶店宿店，有誰敢亮出自己的旗號僭越在前面？他一把拔下大刀王五的小旗順手一拋，再將蕭選倫的黑底紫玉簫旗給插了上去。在他說是想藉此因由會一會口內的英雄豪傑人物，殊不知他得罪的竟是大刀王五。

蕭選倫說他當時委實毫不知情，正在棧房裏喝着酒，忽然聽到外間有衆人齊聲喝采的聲音，還有人直在歡聲嚷嚷：『這楞小子有眼不識泰山，今兒個可喫定苦頭啦！』他聽了便是一驚，就怕又是他兒子不識高低惹出是非。趕緊出門一看，果然是急先鋒蕭四死氣擺裂的要跟大刀王五比劃比劃。大刀王五存心讓他，他却氣燄更高，決不肯依。於是大刀王五迫不得已的跟他交起手來，兩人拳脚相交，轉眼間急先鋒蕭四便被摔了十七八個觔斗。直把他摔得鼻腫眼青，金星直爆。可是他一爬來却仍還是上前去跟大刀王五糾纏拚鬥。

連忙把自己兒子喝住，當時蕭選倫可並不認識大刀王五，也問不清兩人相搏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只顧上前向大刀王五賠罪，罵他兒子如何頑劣。大刀王五却付之一笑，他祇是提醒蕭選倫道，江湖上好手多的是，這山還比那山高，像他兒子這樣鼓勇逞强，將來一定會喫大虧。殊不知在這關節上急先鋒蕭四竟會福至心靈，他把大刀王五佩服得五體投地。當衆便直挺挺的給大刀王五跪下，非拜他爲師不可。兒子跪下他老子也一再懇求，大刀王五方始應允收蕭四爲徒。從此以後，蕭選倫自回滑縣定居，蕭四則跟着大刀王五住在北京城裏。

蕭選倫一口氣說到這兒，站在濮文暹背後的大刀王五，便插進嘴來說道：

『大人，那年北京城裏的三十七案外一案，奉我之命出面頂罪坐牢的，其中之一正就是蕭二哥的少君。』

一提起這件往事，濮文暹但覺得十分抱愧。他向蕭選倫雙手一拱的道：

『令郎雖說是奉了乃師之命，但他畢竟是爲顧全下官區區的前程，既頂了賊名，又白白的遭了牢獄之災。下官爲此眞是時刻寸心難安。』

『唉，濮大人，您提這個幹嘛？』蕭選倫揚聲大笑的答道：『小人那頑劣不堪的犬兒，承蒙五爺的成全，在天子脚下北京城裏不但沒生出是非，而且還熬成了個氣候。急先鋒蕭四居然也算是個江湖上行俠仗義，扶危濟傾的人物了。五爺的敎化再造之恩，咱們兩父子便是變牛變馬都還不清。五爺叫他水裏去火裏來，那怕是上刀山下油鍋呢，小人一家誰也沒有二話可說。』

十六

濮文暹聽蕭選倫說得坦爽直率，心裏也是高興，便笑吟吟的再問他道：

『蕭老英雄，你可知道我今天請你來，究竟是爲了什麼嗎？』

『小人不知，』蕭選倫搖搖頭，可是他緊接着又說：『不過，就是大人今天不使尊介前來傳喚，小人也得來一趟的。因爲小人有一樁緊急大事，必須趕來跟五爺報一聲訊。』

『啊？』大刀王五聽時，眉頭一皺，然而他轉念一想連忙又說：『二哥，您還是先繳大人這邊的差。我不妨跟您實說了吧，大人頃您跑一趟府城，就爲問您一件事，我怎生跟您借銀子的？』

『這個麼，』蕭選倫冲着濮文暹齜牙一笑，方道：『簡單明白之至。昨兒個五爺到了小碼頭做處滑縣，他往酒樓上一坐，順手把他的旗號往牆上一插。酒樓的掌櫃小二一瞧便知，這是京師王五爺大駕光臨，

要會一會滑縣的朋友。大夥兒一琢磨，五爺在滑縣頂親近的朋友就數小人了。於是忙不迭的跑到小人家中報訊。小人一聽五爺到，眞個兒的喜從天降。披上件外衫就往酒樓跑。到時跟五爺道了契闊，敍過離情，五爺開口便說他有正辦經纏帶得不夠，我說好哥哥你是要幾千幾萬兩呀？怎想到五爺開口答道他祇需五百兩的澆裏。我心裏還在嘀咕五爺可眞是大題小做，爲區區五百兩銀子還費那麼大事？可是小人當時沒敢明講，立刻便喚一名伴當，回家去取了五百兩現銀，雙手奉上。大人哪，說來您不相信，想當年南北各省水陸碼頭，祇要是五爺派個人出來，憑他一面大刀鏢旗，十萬八萬的數目限時限刻就得湊齊帶走。如今五爺虎駕親臨滑縣賤地，賞我的臉向我取五百兩銀子，五爺他竟非要開張借條給我。我說五爺您不嫌跟兄弟我顯得那麼生份？叫我這張老臉無處可擱？五爺却說這是大人傳授他的爲人處世之道，銀錢財物必得來去分明，親兄弟還得明算賬咧。大人，這便是昨日五爺跟我取銀兩的眞情實況，不信您老瞧瞧，這兒還有五爺開給我借到紋銀五百兩的字據咧。』

蕭選倫一口氣把話說到這裏，探手入懷，取出一張大刀王五親筆所寫的借據，往濮文暹的手上一遞。濮文暹掃視一眼，便曉得這張字據決非僞造。如此說來，倒是自己一頭鑽進了牛尖角裏，太寃枉大刀王五了。他把借據摺好，遞還給蕭選倫，冲着大刀王五歉疚的一笑，又道：

『正誼，昨天我想入非非，沒輕沒重的嘖怪了你幾句。如今幸虧蕭老英雄前來詳爲剖析，這才曉得我的冒昧與造次，』說時，站起身來，轉向大刀王五，向他一揖及地：『正誼，我當着蕭老英雄的面，在這

兒跟你賠禮。』

驚得大刀王五趕緊屈膝跪了下去，他滿懷感激，跟濮文暹磕了個響頭說：

『大人，您這豈不是居心要折殺我嘛！大人一心要我向上、學好。正誼也是一大把年紀的人了，焉能不知道大人愛護我的這一番情誼。這分明是愛深責切嘛，正誼一生一世都會記得大人的教訓的。』

濮文暹喜孜孜的把大刀王五攙扶起來，疑慮盡去，難題解決，他覺得非常之高興。看看天時向晚，便挽留蕭選倫在衙輝府多住一夜，明天一早啓程返回滑縣。他說他要親自吩咐棧房做幾樣可口的菜，跟蕭選倫、大刀王五喫喝談天，消磨漫漫長夜。蕭選倫聽了，眉開顏笑，一迭聲的答應、道謝。大刀王五也與沖沖的說：

『大人，這要酒點菜的小事，何需您自個兒勞神呢，交給小人去辦，不就得了？』

果然，不一會兒，大刀王五便叫店家豐豐盛盛的整治了一桌酒席。黃河鯉、燒子鷄、烤鴨、肥鵝，全是當地的名肴。就在濮文暹上房面窗的外間，三個人成品字形坐定。自斟自飲，不拘形迹，喫喝談笑，歡暢異常。濮文暹聽大刀王五和蕭選倫說些江湖上的俠行義舉，奇聞異事，都是他平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因而聽得津津有味，樂之不疲。

十七

正談笑間，濮文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轉臉去問蕭選倫道：

『蕭老英雄，方才好像聽您提起，您有一件緊急大事，必得趕來知會正誼？』

『蕭二哥方才是有這麼一說，』大刀王五也率直的接口說道：『是我瞧見大人與會那麼樣的高，唯恐他一說出來會掃大人的興，所以沒敢再問。留着等喝過了酒，我們老兄弟倆長僕大被，聯床共話的時候再談不遲。』

『不，還是現在說出來的好，』濮文暹一力堅持的說：『否則，又要讓我爲你多担一夜的心事。』

大刀王五洒脫的一聳肩膀，眼睛望着蕭選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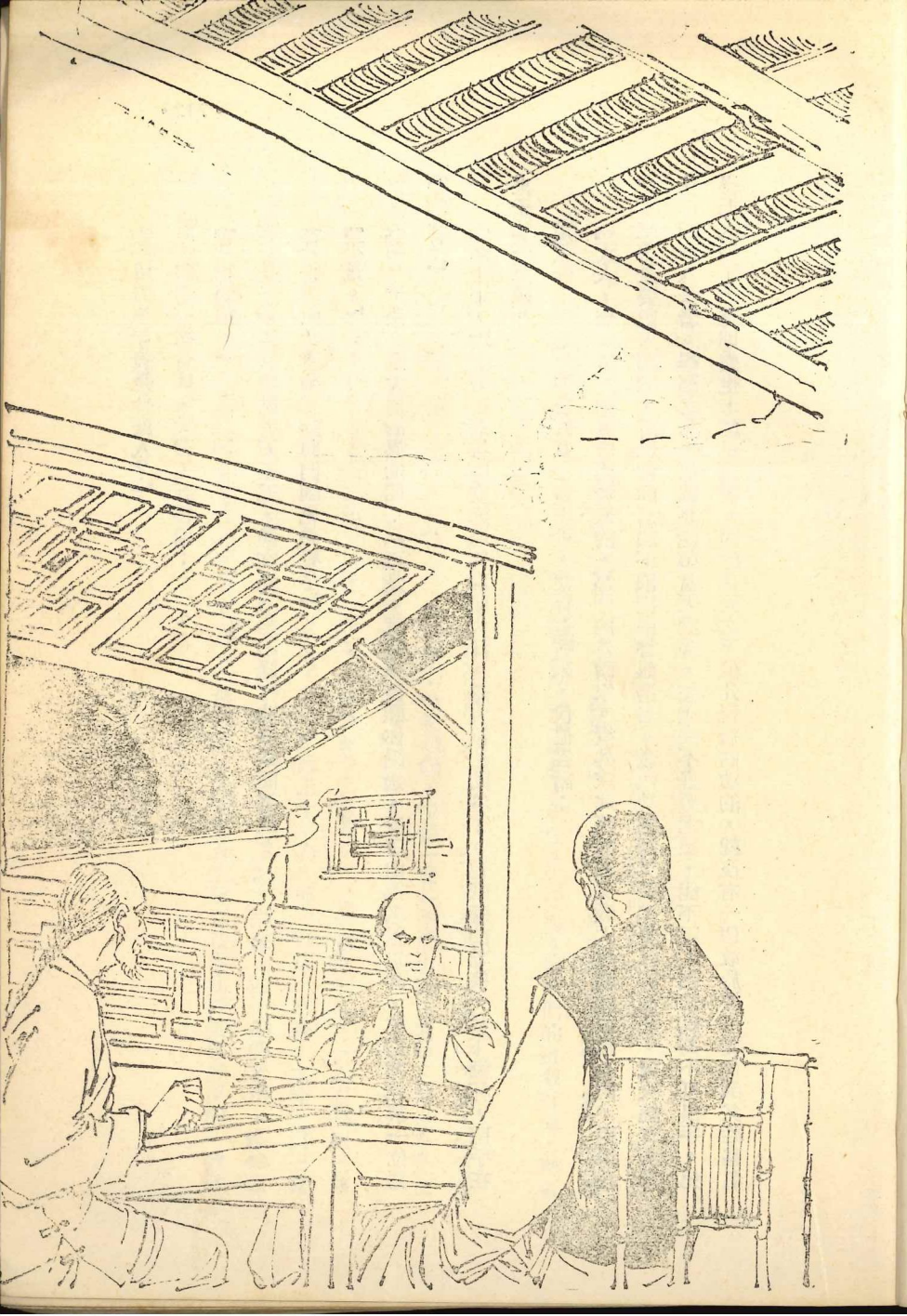
『大人既這麼吩咐了，二哥，有什麼事您就請說吧。』

臨到濮文暹和大刀王五都在催他了，蕭選倫却反而嚅嚅嚅嚅，吞吞吐吐，透着好不爲難的模樣。望望濮文暹，又望望大刀王五，然後方始推托的說：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祇不過我方才一時說溜了嘴。五爺，這芝蘇蒜草小事還是留到夜裏我再告訴您吧。』

可是，他越這麼樣欲語又止，就越讓濮文暹的疑竇加深，而且他也因此又一度爲大刀王五担上了心事。當下他便懇切的跟蕭選倫說：

『蕭老英雄，我和正誼雖然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們是萍水之交，但却肝胆相照。我們兩人之間並無一事隱瞞，您不如就在此時此刻，把這一件事說個明白，說不定我還可以替他出個主意呢。』



蕭選倫無可奈何的望着大刀王五笑道：

『五爺，那我只好照實說了。』

大刀王五全不在意的一擺手道：

『二哥，請！』

咳聲嗽，清清嗓子，蕭選倫口齒清晰，字字着力的說：

『就因爲五爺到了一趟滑縣，亮了旗號，驚動了江湖上各路的朋友。今兒一早就有人上兄弟我家，要兄弟我知會五爺，直隸深州單刀李存義，要跟五爺見個高低。』

濮文暹無從想像，像大刀王五這麼一條鐵錚錚的硬漢，天下聞名的英雄豪傑，一聽到單刀李存義的名字，居然也會神色大變，怔了一怔，而且兩眼茫然凝視，若有深思，足有好大半天，都沒有回過神來。他爲大刀王五着急，接連的喊了他幾聲，聲音，由低切而急切高昂：

『正誼，正誼，正誼呀！』

『哦？』大刀王五如自夢中驚醒，他望望濮文暹，自嘲的一笑。猛可一拍自己的後腦勺，答話時，直在自怨自艾的道：『是上了歲數啦？怎會迷迷糊糊的失了神咧？』

濮文暹心中業已料準，王五一定是碰上了什麼冤家仇敵，或者是什麼棘手難辦的大事。於是他皺起了眉頭，臉色一正的問：

『那單刀李存義是什麼人?』

唇角勾起一抹苦笑，大刀王五答道：

『是我師弟。』

實在是十分關懷體貼大刀王五，濮文暹方始不嫌打破砂鍋問到底：

『是否你山西董師父的同門師兄弟呢?』

『不是。』

『啊?』濮文暹大爲訝異的問：『可是，我從來沒聽你說過，除了山西老董以外，你還拜過那一位爲師的呀?』

『這——，』大刀王五被濮文暹問得滿頭大汗，着實沒法回答了。他嘿嘿的乾笑，放下酒杯，兩手在桌子肚裏直搓。

蕭選倫眼看着大刀王五實在窘不過，便插進嘴來，代他答話：

『大人，您有所不知。咱們習武的，都分內外兩家。授外家武藝的師父教人怎麼樣跟別人鬥，因爲教會了徒弟是要跟人鬥的，所以當師父的不怕徒弟替他揚名。教內功的師父多半是道行高深，爐火純青獨來獨往的高人長者。學藝之先，他就要徒弟當天發誓，往後決不好勇逞狠，能不跟人鬥就萬萬不可出手。免得把人傷了，重則喪生，輕也殘廢。因此普天之下但凡習過內功的，就沒有一個敢於提一提他師父姓甚名

誰。免得將來遭他師父怪罪。』

濮文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又換上了笑容，跟大刀王五和顏悅色的說道：

『正誼，這一回，居然又是我錯怪了你。既然你有忌諱，那就不說也罷。』

『不，』大刀王五忽又一臉堅毅的神色，他斬釘截鐵的說：『大人，承您待我這般厚愛，我不告訴您，回頭又害您夜裏睡不着覺了。反正，大人您是兩榜進士出身，現任南陽知府。跟咱們的這個行道，兩者之間相距十萬八千里，便跟您實說了也沒關係。』

『好極了!』濮文暹猛力一拍膝蓋，十分欣悅的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正誼，你若是肯把你那一行的種種切切，以及你跟那單刀李存義的恩恩怨怨，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時，那豈不是使我增長了許多見識，弄清楚你的底細。但願你一字不漏，從詳道來才好哩。』

於是，大刀王五就只有一一細說從詳道來了，他講解給濮文暹聽，但凡是習武的人，一律要經過三個過程。那便是學十年的形意，再加上二十年的八卦，以及又添上十年的太極。形意、八卦、太極，這三種拳法，自古到今，未必能夠人人學得全。但如眞學全了，功夫也就到了家。那麼，四十年的苦功，縱然說不上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至不濟，也可以走遍天下無敵手。大刀王五之所以獲得江湖英雄好漢的一致敬重，其原因也正在於此。

大刀王五又說：山西老董是外家師父，他跟他練了整整十年的形意拳，按照龍、虎、猴、馬、鼉、鷄、鷂、燕、蛇、鷹、熊十二種身形，打出去的拳是直動，分爲劈、崩、炮、鑽、橫五步功夫。山西老董等到大刀王五的形意拳火候練到了家，又開始以八卦拳授他。那八卦拳是山西老董的祖傳，由董海川所授。他那拳法全是橫擊，可以補形意拳之不足，分爲上中下三路，一概用掌，一拳保衛自己，一拳出擊應敵，兩者互爲聲援。按着八卦方位，分爲八門、八方、八手、八法，從一元、兩儀、四象、八卦化做無窮盡的花招。大刀王五坦然自承，他只用了十年時間，就已經得了他師父的衣鉢眞傳。再加上這幾十年來不斷的練習。在一旁聽得出神的蕭選倫，直到這時方始笑容可掬的添上一句：

『普天下的英雄好漢誰都知道，五爺的八卦拳是舉世無雙的！』

大刀王五向蕭選倫拱拱手，算是謝了他的誇獎。然後，接下去再跟濮文暹說：

『單把這兩種拳練得登峯造極，出神入化，充其量也不過是外家功夫。故所以，多年以來，我一心一意想找一位名師，跟他練一練內功的太極拳。大人，您須曉得，八卦、太極，這兩種拳照說該從小孩子骨頭沒硬的時候就學起，而且還得一日不可間斷的學上個三十來年。習武的跟普通講究延年益壽的學太極拳者，大不相同，要强身延年的學太極拳無非學全套動作，推拿、摸魚、比劃比劃。只當是個運動。習武的練太極拳要是能成氣候，那就可以輕身飛騰，硬軟功夫一概精到。就憑兩手空空，也敢跟幾十上百持刀舞棒的人門。』

濮文暹聽得連連點頭，他歡歡喜喜的說：

『正誼，你所說的不但是內行話，經驗談。而且其中還大有學問哩。』

給濮文暹一誇，大刀王五臉上紅紅的，他靦腆的一笑，又道：

『大人，我再跟您稟告我投內家師的經過吧。那年，我自濮陽出獄，決心洗手，改業鏢行。我就曉得光憑自己的外家功夫，準定不夠。所以我曾南下嵩山，想到少林寺裏去訪尋一位名師。』

蕭選倫又打個岔，壓低聲音跟濮文暹說道：

『大人，少林寺在河南登封西北，是後魏太和年間建造的古刹。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就在那少林寺裏。唐太宗的時候，有少林寺的法師曇宗等一十三人，幫着大唐皇帝平定王世充之亂，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此少林寺的法師就都學武藝，成了天下聞名一千多年的少林派。那寺裏不但能人高手極多，而且風景也非常之好。大人這趟下南陽，途中經過，不妨前去遊覽一番。』

濮文暹還沒來得及答話，大刀王五先自瞪了蕭選倫一眼。然後，他搶在前頭說了：

『我到了少林寺以後才曉得，寺裏的一位登雲大法師，武藝天下第一。却是，他從來不肯收徒弟。我曾經在他老人家打坐的蒲團之下跪過兩天一夜。他老人家却彷彿沒瞧見我這個人似的。我急了，便抱住他老人家的腿，苦苦哀求的說：「我只求您老人家一樁事，求您破費片刻功夫，讓我走一趟拳腳。瞧瞧我是否可以造就？」登雲大法師總算點了點頭，答應了。於是我便歡天喜地的跟他老人家上院子裏去。喝！少

林寺的那座大院子呀，蕭二哥，我想您近水樓台，一定是到過的囉。』

『到過到過，』蕭選倫趕緊接口說：『百丈寬，百丈長，四四方方，地面是一色丈把長三尺來寬厚的青石砌就。那氣派，實在是大得不能再大了。』

大刀王五莞爾的一笑，喝杯酒，繼續說道：

『那夜，一輪皓月當空，照得地上一片爛銀積雪。偌大的庭院，只有登雲大法師和我兩個。他老人家就地一站，眼看着我一拳一脚的施展平生本領。老人家紋風不動的看我把兩路拳打完。方始開了金口說了話，他問：「你是想我收你爲徒嗎？」我一聽他語氣活動了些，登時就跪下磕頭喊師父。可是我師父又雙手直搖的說：「別忙。你要拜我爲師，得先依我一件事。」我急忙問聲：「什麼事呢？」我師父直到這時才移動了一下脚步，他伸手一指地面說是：「我方才看你練拳出了神，脚下用了一點點勁。試怕石頭鬆了，你得給我去找一塊石頭來補上。」說時，我湊近去一看，大人，您猜怎麼了？』

濮文暹笑了笑說：

『我正急於問你怎樣了咧？』

大刀王五便偪身向前，透着點神祕的低聲說道：

『就在我師父站着看我練拳的地方，深深的陷下去兩隻足印。一眼看上去，也有五六寸深。』

蕭選倫驚得舌撟不下的道：

『把青石都踩陷了五六寸深，令師的內功，那還了得？』

大刀王五正喝酒，沒答話，只是點了點頭。

濮文暹趁此機會便說：

『多一半是令師認爲你的拳法出衆，他也要顯顯本領給你看。』

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酒，大刀王五榮嗬嗬的笑着回答：

『我師父顯這麼一手本領，可眞把我害苦了。我爲這一塊青石，千里迢遙的走甘肅，好不容易親自揹着回到少林寺，把我師父踏陷了的那塊青石換好。我師父見我意誠志堅，這才受了我的拜師大禮。』

『恭喜，』濮文暹向他舉杯作賀的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終於成爲天下第一名師的唯一入室弟子。』

十九

『不！』大刀王五撞屈般嚷了起來，他說：『我方才就講在了頭裏的，我還有個師弟李存義咧。』

濮文暹好奇的問：

『令師是怎麼收了李存義的呢，那李存義又曾在令師跟前下過多少苦功呀？』

『他呀？』大刀王五不勝慨嘆的苦笑，又道：『他什麼功夫也沒下，就在我拜師的三個月以後，有那麼一天，那李存義匹馬單刀貿貿然的來了。就那麼三言兩語，我師父立刻就允准收他爲徒。』

『這就怪了，』濮文暹滿面詫異之色的道：『莫非那李存義久享大名，武藝還在你之上。令師見他來投，方才一口答應？』

『那倒也不是，』蕭選倫又插進嘴來說道：『那單刀李存義，雖說是北五省有名的武師世家。他們家的子弟，外功能有九成，內功也得算上三分。祇不過，和五爺相比，畢竟還技遜一着。』

話剛說完，屋上瓦面咔嚓一聲響。屋裏的三個人全聽見了，濮文暹一呆，蕭選倫一驚，唯獨大刀王五的兩道濃眉緊緊的皺起，他眼睛一亮，迅即又是嘴唇一撇。濮文暹先開口納悶的問：

『屋頂上怎麼會有聲響呢？』

大刀王五連忙搪塞的說：

『沒什麼，大人。準是天要放晴了。氣燥，濕了的瓦片一乾就裂。』

其實大刀王五和蕭選倫的臉色早已變了，祇不過濮文暹沒大在意，不曾察覺。他又拾起方才的話題，興致勃勃的問大刀王五：

『你的故事還沒說完哩，你師父收了李存義爲徒以後，又怎麼樣？』

『實則也沒什麼啦，』大刀王五勉强的一笑：『師父肯盡心教，我和師弟也能勤學苦練。三年後，師父圓寂，臨終的時候他老人家告誡我們說：「我的絕學都傳給你們了，但願這一訣別，你們永遠相親相愛，互助互援，不要忘了我平時的教誨。」』

『這麼說，』濮文暹經過指點，自然而然的就說起內行話來了，他道：『你們兩師兄弟，還是不曾把令師的本領學全啊？』

『大人說得一點也不錯，』大刀王五彷彿有點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他無精打彩的答道：『不過，師父的本領，門徑算是都教給我們了。這以後，誰能練到什麼地步，那就要看各人自己所下的功夫。』

『嗯，這個我懂。』濮文暹以手按杯，搖晃着頭說：『你的意思是，你跟你師弟的本領究竟孰高孰低，連你們自己都不曉得？』

大刀王五聲嗓悶悶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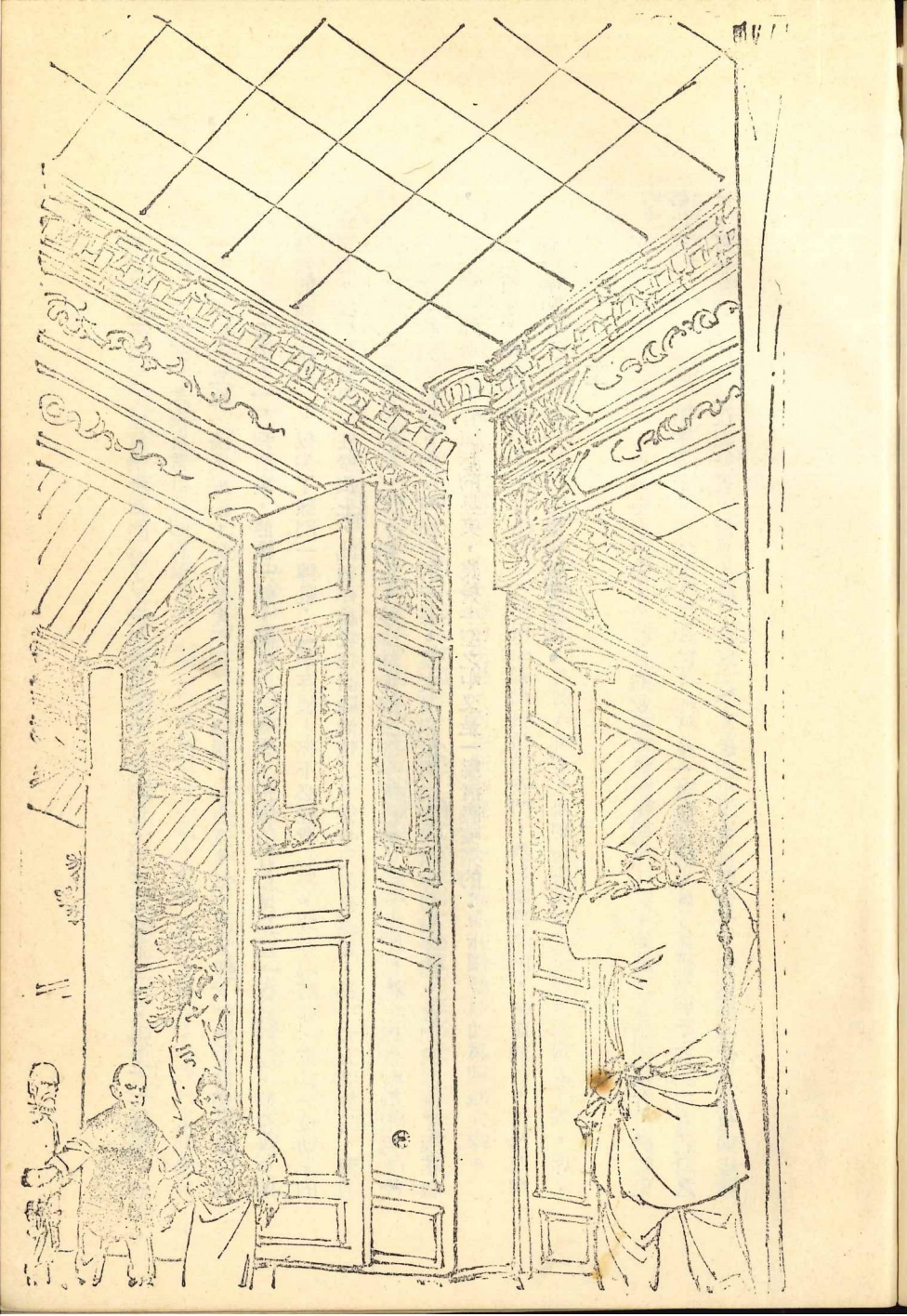
『正是。』

『哈，這下我明白了，』濮文暹突如其來的兩手一拍道：『方才蕭老英雄說你師弟派人傳話，要跟你較量高低，那正是他想曉得當今之世，究竟是誰的武功該數第一？』

大刀王五却懶洋洋的直在喝着悶酒說：

『其實，這同門相殘又有什麼意思呢？就算他第一，我第二，不就結了。』他特意提高聲浪，又道：『故所以，大人我已決定，我不能違背師父的臨終遺命，更不願兄弟鬩牆，鬧笑話給外人看。跟我師弟比劃高低的事，我打定了主意避他一避。』

濮文暹正要張口，誇獎大刀王五明理。殊不料，一旁的蕭選倫却嘿嘿笑着道：



『五爺，您存心讓您師弟李爺一碼，可是李爺他却不這麼想啊。事到如今我也唯有照話實說了，李爺派人上我家，要我知會五爺您哪，他明知您保着清官濮大人上任。然而那人說李爺邀您比武，前後將近六年，總有三四十次，每次您都藉詞推托，百計閃避。所以這一次他也下定了決心，絶不能錯過了機會。』

大刀王五終於忍無可忍的光了火，他目光閃閃，拳頭捏得緊緊的問：

『他想怎的？』

『沒——沒怎的，』蕭選倫躊躇不安的瞟一眼濮文暹道：『就怕五爺您再不依他，他會不惜出下策，讓濮大人不大穩便。』

『什麼話！』大刀王五勃然大怒，他猛的一拍桌子，瓶倒酒溢，碗中的菜肴洒潑了一桌，還把濮文暹嚇了一大跳，却是大刀王五彷彿天塌下來都不顧了，他還在高聲的叱喝：『難道他胆敢圾官，逼我出面！』

『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濮文暹仍還不知就裏，他慌忙噓止大刀王五道：『快二更天了，你也不怕驚醒了後面睡着了的夫人麼？』

可是大刀王五動了肝火，氣往上撞，他還在怒冲冲的問蕭選倫：

『你說話呀，這小子眞有恁大的胆？』

蕭選倫怯怯的答道：

『五爺，我祇不過照話直傳罷咧。』

濮文暹越來越聽不懂他們所講的話了，正待問明究竟，又眼見大刀王五咬牙切齒，煩肉直在痙攣。他忽然發出一陣磔笑，然後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王五頂天立地，獨來獨往，從小到大不曾被誰逼過。如今竟也遭了現世報，被我自家獨一無二的師弟，逼上了梁山。』說到這裏，他頓一頓，驀的仰起臉來，恨恨的盯住屋頂望，與此同時，他在濮文暹和蕭選倫的駭然注視下，拔尖了嗓門一陣吼：『李存義！你不必枉費心機，我存心讓你，你却一個勁兒的苦苦相逼。我早已曉得你在屋頂上，此刻你給我把話聽清楚了。從今兒個夜裏起，那一天天氣放晴，黃河可以過渡。從那日起你等到第五天，卯正，趁少林寺的法師早課已畢，全在用齋，咱們在四進大殿相見！』

他的話剛說完，屋頂瓦面一陣細碎的步聲。濮文暹和蕭選倫驚得同時仰臉探望。他們只看到了天花板，但却聽到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梟笑，笑後半空之中又是一聲清脆嘹亮的：

『知道了，準時候教！』

蕭選倫和濮文暹，差一點沒有嚇得雙雙栽倒。

二十

單刀李存義遣人到滑縣蕭選倫家中去，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請蕭選倫傳話，而是要求蕭選倫替他們師兄弟比武決鬥做個見證。蕭選倫是冀南豫北水陸兩路英雄好漢一致敬仰的人物。他跟大刀王五雖則有通家之好，可是他決不能不顧江湖道義，偏袒於誰？在單刀李存義想來，有滑縣蕭老英雄這麼一位見證也就儘夠了。他沒想到，金馬玉堂，頂藍衣紫的新任南陽知府濮文暹，一則爲了放心不下大刀王五的生死存亡，前途吉凶。二來也想趁此機會瞧一瞧登雲大法師這兩位高足比武究竟誰勝誰負？他堅持要跟大刀王五同往嵩山少林寺一行。大刀王五迫於無奈，只好跟他商定把家眷傭僕全在洛陽留下。然後三人一同騎馬，來到中州古刹少林寺。

大刀王五在少林寺住過三年，對於少林寺的門徑瞭若指掌。他曉得卯正恰是全寺僧衆做過早課，同享素齋的時刻。因此他領着濮文暹和蕭選倫，先跨進巍峨雄壯的寺門，然後轉彎抹角，邊道蛇行，居然在無人覺察的情況之下，抵達了高大寬敞，令人望而生畏，而香烟繚繞之中，佛像莊嚴曼妙的第四進大殿。

三人齊同跨過那道高高的門檻，先選以爲滿殿闃無一人呢，偏就有深州大俠單刀李存義，五短身材，精神矍鑠，連走起路來都像在蹦蹦跳跳，青春年少的大刀王五的師弟，雙手合什，從一根三五丈高，必得兩人合抱的大石柱後，閃身出來迎接。

『南無阿彌陀佛！』

李存義向濮文暹、蕭選倫和大刀王五合什問訊，當時大刀王五居中，濮、蕭二人分在左右。大刀王五步步小心，時刻在意，見他師弟李存義閃將出來行禮，唯恐他用內功傷人。忙不迭的將濮文暹和蕭選倫分向左右拉開，拉到自己的背後。他再運足氣功，讓自己的胸腹向前頂一頂。詎料，單刀李存義只是在躬身行禮而已，他並沒有暗箭傷人的想頭。大刀王五未雨綢繆，過份緊張，反倒惹起單刀李的誚笑。他道：

「大師兄，難道說，你還怕區區兄弟我嗎？」

「我不怕你，」大刀王五極其牽强的扮起了笑臉說：「因爲我今兒個勝也好，死也罷，橫豎咱們是同門的兄弟，再怎麼說也丟不了人的。不過，這兩位，蕭二哥是你請來的見證。濮大人原不該到這種地方來，然則濮大人他放心不下你哥哥。如今，就算是我請來的見證人吧。千錯萬錯，見證不錯，咱們哥兒倆再有血海深仇，也不能傷及見證分毫。」

「好嘛，」單刀李存義心中急躁，他挺不耐煩的說道：「關於兩位見證，咱們話就說到這兒爲止。」

「也罷，」大刀王五和單刀李存義，面對面的站好了門戶，兩師兄弟戶對門當，徐徐吐納丹田之氣。好半晌，他又說：「師弟，今兒個咱們究該如何比試，做哥哥的在等着聽你的呢。」

單刀李存義，却特意謙遜的雙手一抱拳道：

「大師兄，其實是我在聽您的吩咐。」

「不敢當。」

「大師兄，您何必客氣？」

「師弟，你執意要我說，那麼，就這樣吧，」大刀王五伸手一指：「這兒有一色一樣的兩根柱子，我背靠在左邊這一根柱子上頭。兄弟你從右邊柱子那兒過來。不論是頭撞、肩挑、肘拐、掌擊，乃至於拳打脚踢。只要兄弟你把我打死、打傷或推倒，那就算你贏了。」

李存義聳聳肩膀，兩手一攤，神情模樣相當洒脫的說：

「大師兄存心讓我居先，盛情難却。那我祇好在這兒先道謝嘍！」

二十一

大刀王五却不答話，滿臉苦笑的望着他，足有好半晌。在他身旁的濮文遹，情不自禁的越來越躭心了。他跟大刀王五相交多年，從不曾見過他皺一皺眉，或者愁眉苦臉，担過什麼心事。可是此刻的大刀王五，他那張臉上的神色，複雜透頂，變化萬端，似譏嘲，似惋惜，似同情，似憐憫。又帶着些淒涼悲愴，牢心忡忡的意味，直把濮文遹看得頭皮發麻，背脊生涼。他在刑部當過好些年的主事，又兼管提點刑部大獄，稽察囚犯的提牢廳。那待決的死囚他委實看過太多了。這時候，他從大刀王五的表情上，彷彿看出他有不祥之兆，說不定他會在這場比武中喪生，他深覺單刀李存義比大刀王五更有把握能活。何況大刀王五還在讓李存義，叫他先攻呢？一想到這兒，濮文遹便脫口而出的叫道：

「且慢！」

大刀王五和單刀李存義，急轉過臉來探看，兩人臉上一般的是驚詫錯愕。大刀王五冲着濮文遹露齒一笑，然後問道：

「大人，您是否還有什麼吩咐？」

濮文遹一心想救大刀王五，他把心一橫，鼓起勇氣，走到大刀王五和單刀李存義，也就是那兩根大石

柱子的中間，就地站住。他臉朝着李存義謔然的笑，純粹用打商量的口脗跟他說道：

『兩位壯士，你們既是同門師兄弟，又從沒結過什麼怨。何必比武決鬥，惹人訕笑？再說，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白辜負了這一身的武藝，又是何苦？所以，依下官之見，可否請二位看在我的面上，就此把這一場龍爭虎鬥取銷。正誼他親口在我跟前說過了的，天下武技數你第一，他都甘於認輸，你也就夠滿足了吧。』

他這前一段話是冲着兩師兄弟說的，却是說到後來他就祇在勸一個單刀李存義。讓人聽着濮文暹濮大人誠然是一番好意，然而他畢竟還是偏着大刀王五的。所以，當他把這一段話說完，大刀王五還來不及開口辯解，單刀李存義便一陣傑笑，他毫不容情的跟大刀王五說：

『大師兄，眞難爲您當面撒謊，還說什麼這位濮大人是來當見證的呢！原來您是請他來替您求情告饒的呀。嘻，大師兄啊，我怕您是歲數到了，辦這麼一檔子小事，都那麼顛三倒四，悖入悖出的。你怕跟我比劃，何不乾脆跟兄弟我直話直說呢？反倒拖了外人來替你說項，怕死怕成了這個樣，簡直丟盡了咱們師父的顏面！』

尖酸刻薄，嬉笑怒罵，直把個大刀王五氣得差點當場暈倒。他急於申辯，可是越急越說不出話來。反倒是濮文暹心知單刀李存義會錯了意，他趕忙的跟李存義說道：

『李壯士，你弄錯了，下官方才說那番話，完全是我愛護敬重兩位壯士的關係，何嘗是正誼的授意

呢？老實說，我們一道上少林寺的時候，一路上正誼還在央我莫開口，少出頭咧。』

『濮大人，』單刀李存義雙手抱拳，向濮文暹一揖，嘴角掛一抹冷笑的說：『是大人的美意也好，是我大師兄央您說的也罷。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句話，我等這一天等了六年多啦。今日之事，有我沒他，就太后老佛爺來勸，也不管用。』

『師弟，』大刀王五在那頭柱子邊悠悠的開了口：『俗話說的好：滿飯好喫，滿話難講，你也別太飛揚浮躁過了頭，能收篷時且收篷吧。不然的話，回頭你一出手，咱們果然見了高低，你那顏面又往哪兒擱呢？』

單刀李存義，竟然被他這幾句肺腑之言說惱了，他臉上變色，高聲答道：

『大師兄，今兒如果我栽在你手裏，這一生一世，我再也不在江湖上露面！不過，大師兄您咧？您要是輸了的話，又怎麼說哩？』

大刀王五毅然決然的答道：

『我便捲旗收局，遠遠的找家廟子落髮修行。青燈紅魚，了此殘生！』

『啪！』的一聲，單刀李存義兩手一拍，喜孜孜的道：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雙方都把話說絕了，濮文暹和蕭選倫互望一瞥，慘怛的一笑，彼此心知這一場比武誰也攔不了。大刀

王五和單刀李存義各就各位，都背對着一根兩人合抱的大石柱站定。兩人都是神情肅穆，全神貫注，正待用氣之前，單刀李存義向蕭選倫拱了拱手，情商的說：

『蕭二哥，您是行家，準能明白待會兒咱哥倆用上了丹田之氣，也就開不了口。所以得勞煩二哥發號施令，我承我大師兄讓我先出手，禮尚往還，我也得給他一次還手的機會，我在前他在後，蕭二哥您可聽明白了沒有？』

蕭選倫點點頭說：

『明白了，您二位這就開始吧！』

二十二

祇這便算是一聲令下了，濮文暹沒瞧見兩人的神色有那麼一丁點兒改變，可是，兩人背後欹着的那根千把斤重的大石柱，柱頂與樑桁接筍的地方，却在軋軋軋軋的直響。大的殿宇拱頂登時便積塵紛落，像似滾滾的烟塵直墜下來，罩了大刀王五和單刀李存義一頭一臉。光這一幕，就把濮文暹驚得舌頭打捲，兩隻細長丹鳳眼睜得如像銅鈴一般。他心裏直在嘀咕，這師兄弟二人如今纔開始運氣，就提起了焉止千斤之力，待會兒氣運足了，那豈不是要把大殿的巨柱壓推，讓百十萬斤的殿宇金頂全坍下來嗎？然而，他這陣子就心駭怕，也只有那麼一會兒功夫。因爲，緊接着那一陣陣軋軋之聲，站在他前面的蕭選倫，搶着搶着的便是一聲喝令：

『五爺你留神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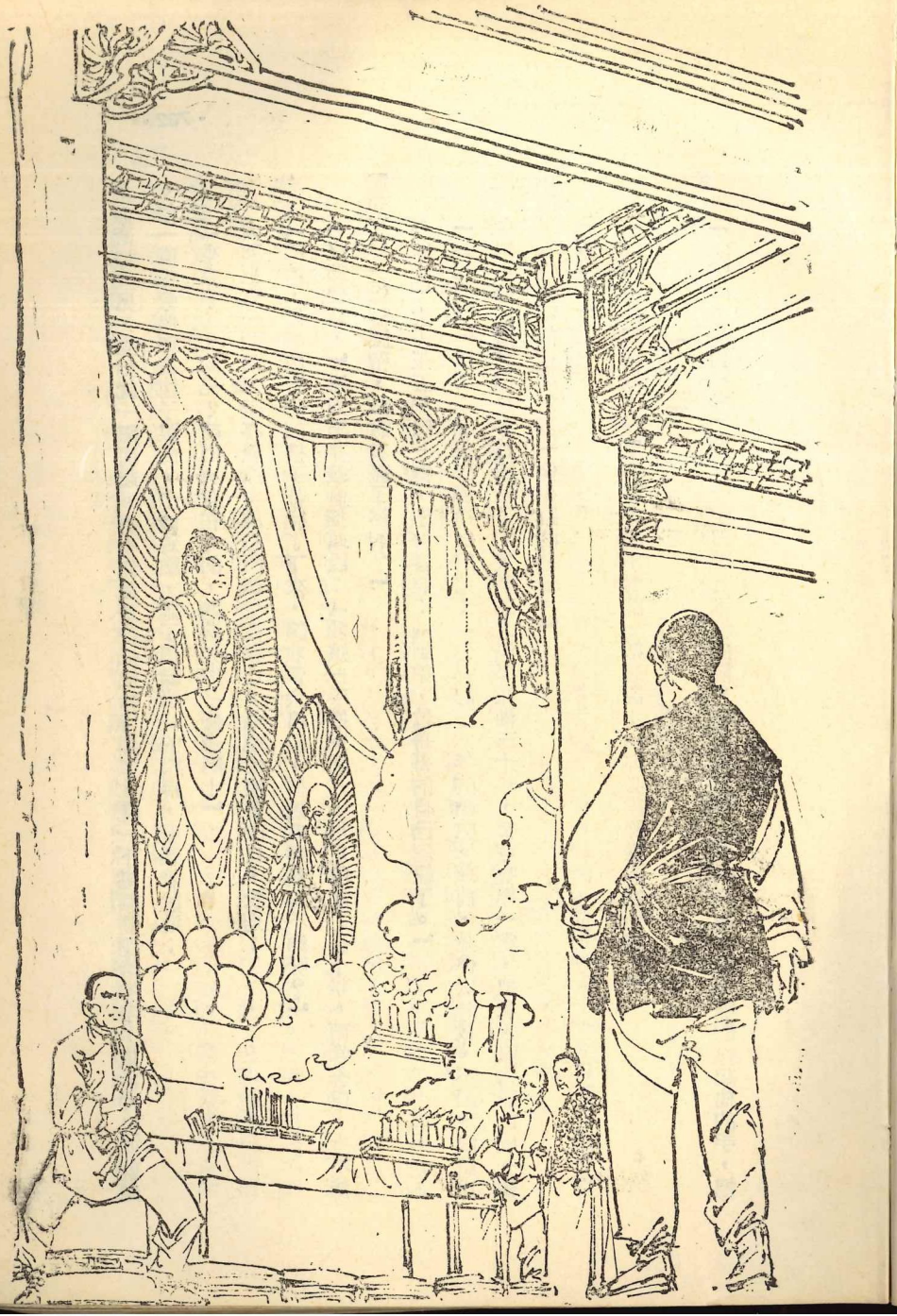
大刀王五沒吭聲，也沒動作，他僅祇把眼珠轉到眼角，閃了蕭選倫那麼一瞥，意思是說：『我已經運足氣啦！』當時那麼高大寬深的殿宇裏，萬籟俱寂，鴉雀無聲，聽不見半點音響，祇怕連針尖落地都清晰可聞。却是蕭選倫又左首望望，右首瞧瞧，然後喊的便是一聲叫：

『出手！』

濮文暹目不轉睛，大氣不出，心裏儘在唸叨：『阿彌陀佛！』然而當單刀李存義奮力衝前，向大刀王五一掌擊去，濮文暹也祇瞧見一條黑影，刷的一閃，比天邊流星更快，其勢疾如鷹隼，賽過毒蛇吐信。濮文暹爲大刀王五捏一把冷汗，心想凡骨肉胎有誰經得起這雷霆萬鈞，迅若閃電的一擊？他的一聲哎呀方才喊出口，承塵如雨，樑柱之間木石紛飛。他不忍見被打死了的大刀王五慘相，一陣心酸，緊緊的把眼閉上。

足有老大半天，他沒敢把眼睛睜開來，起先聽見有人在『哎喲喂——』的喊痛，他還以爲是大刀王五受了重傷。接着又聽到大刀王五在那兒開口抱怨，喃喃有聲的說什麼：『兄弟你太惡狹，怎的跟哥哥我開這種頑笑？叫我在大佛殿上出乖露醜。』

他在這麼若無其事的說着話，分明受傷喊痛的又不是大刀王五了。兩人比武，大刀王五讓單刀李存義先下手。難不成會先下手的遭了殃，挨了一掌的反倒無恙？濮文暹驚喜交集，萬般詫奇，他猛可的睜開眼睛來瞧個仔細。



這一瞧，却是妙哉。大刀王五仍還站在原處，一臉的尷尬窘急，正用右手拎着自己的褲腰頭。再瞧一眼地上，原來是單刀李存義那一掌擊中大刀王五的肚皮。大刀王五丹田氣足，他內外無傷，唯獨五分厚、六寸寬，丈把長的一條褲腰板帶，被單刀李存義一掌擊成粉碎，碎布屑在大刀王五的前後左右散落一地。濮文暹爲大刀王五寬懷放心之餘，他一個勁兒的忍俊不住，掩口葫蘆。自己要是早那麼一會兒把眼睛睜開，大刀王五的褲子不解自脫，那才有好戲看哩。

再一看單刀李存義時，他正蹲在大刀王五跟前，深埋着頭，左手捧着右手，一聲聲的哼唧着哎喲。蕭選倫此刻也蹲在他的身邊，探看他手上的傷勢，嘴裏則在嘖嘖有聲的說：

『你瞧，這十根手指齊根全發了紫，可見你給你大師兄頂得不輕。』

大刀王五聽了這話，他也在關懷備至的說：

『蕭二哥，您看清楚了沒有？他那十指祇是齊根發紫？』

『錯不了的，五爺，』蕭選倫執起單刀李存義的右手，往上一揚，也給大刀王五瞧瞧，一面順口答道：『就紫到指頭根爲止，兩手巴掌照樣的有紅有白，跟平時一模一樣。』

『那就好了，』大刀王五鬆了口氣說：『祇要沒紫到脈搏，就祇有外傷，將息個把月，不敷藥，也能好。師弟，由此可見咱們哥兒倆旗鼓相當，功力一般無二，誰也贏不了誰。』

濮文暹再也沒有想到，儘管大刀王五這麼處處相讓。單刀李存義仍還是臉紅脖子粗的，他兩手的疼痛

稍微減却些兒，立刻就一躍而起。也不知道是誰把他給得罪了，猛一下甩開蕭選倫的手，氣冲冲扭頭就走。他一直走到他那根柱子跟前，卡白着臉，擺了個騎馬式的門戶，嚷嚷着說道：

『來來來，大師兄！咱們有言在先的，我還欠你一條命咧！』

大刀王五一聽單刀李存義還在居心門個生死存亡，他連忙笑着改口，說是：

『師弟，你把做哥哥的褲子都脫了下來，讓我當衆出彩，你贏我還贏得不夠呀？』

『沒那個話，』單刀李存義直搖頭說：『我這一手推窗望月，足足的練了整十年。兩掌合擊，也不過震碎了你一條褲腰帶，誰說我贏了你的？』

『我！』大刀王五胸膛一挺，應聲答道：『師弟，做哥哥的自己認輸了。』

『你認輸？』單刀李存義聲聲冷笑的道：『你都認了六年的輸啦。頭前，是你躲着我，不願意跟我比武。今兒個呢，顯見你是存心讓我了。我李某人浪蕩江湖三十年，甯可喫你一掌，把我五臟六腑震成一個血團。我也決不能担你放我一條生路的惡名。』

『師弟！』

『此刻沒的可說啦！』單刀李存義不耐的一皺眉說：『你必得照樣還我一掌。』

二十三

『怎的叫做沒的可說了哩？』大刀王五邁步向前，走近單刀李存義的身邊。他親暱的拉起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所站的那根柱子前面，伸手一指，問聲：『師弟，你瞧見了沒有？』

單刀李存義却聳聳肩膀，一臉不屑的神情，漫聲答道：

『瞧見啦，無非柱子震下了石礎而已。』

『師弟，我曉得你爲了今天比武，跟本寺的方丈事先說好，倘有損毀，照值賠償。』大刀王五語音懇摯的道：『祇不過，你一掌把人家四丈來高，兩人合抱的大柱子給震下了石礎，這就得有兩臂千斤之力才能夠把它恢復。你執意要再跟我比劃，那麼，咱們就換個方法。咱們不再兩陣相交，肉帛互見了，你能把這根大石柱抱上柱礎去，讓這間大殿不至於倒塌。那就算你贏了我，否則的話，我自護你認輸。』

單刀李存義不言語，也不動作，兩眼直勾勾的盯在大刀王五臉上，夠有老大半天。當時大殿上的氣氛緊張萬分，連濮文暹都聽得見四人一呼一吸的聲音。大刀王五仍然特着他的褲腰頭，臉上的神情坦然自若，單刀李存義却額頭上青筋直爆，無緣無故淌了一頭一臉的汗。午時將到，日正當中，少林寺敲起了召集僧衆用齋的雲板，濮文暹注意到單刀李存義的身軀微微一震，他像是從睡夢之中突然驚醒。然後，他深沉的掃視殿中其他三人一瞥，依然是一語不發，他用兩肘開始推動那參天古木般的巨柱。濮文暹和蕭選倫清清楚楚的看見，大刀王五乘他全神貫注，把渾身氣力都運到兩臂上來時，悄悄的伸出右脚，暗中鈎着單刀李存義一使勁。參天古樹般的巨柱終於往上一升，安安穩穩的落回了石礎。

巨柱重歸石礎，單刀李存義又令殿中三人大出意外的。他照舊雙唇緊閉，大踏步的走出殿外，就此飄

然而去，不知去向。

『恭喜恭喜，』濮文暹和蕭選倫，不約而同的向大刀王五熱烈道賀：『你不但順利過了這一關，而且還得了個不傷和氣，皆大歡喜而散。』

『怎麼能皆大歡喜哩？』大刀王五愁容滿面的答道：『我這位師弟，這下算是毀啦。我敢相信他回家以後，準定是從此杜門謝客。深居簡出，江湖上再也聽不到單刀李的赫赫威名了。』

『他就此不再出頭也好，』三人行一同離開少林寺，臨出寺院大門的時候，濮文暹意味深長的說：『像他這樣好勝心强，飛揚浮躁，將來一定會惹禍上身。輕則喪生，重則連累了滿門老小。』

『大人，』大刀王五喜不自勝的道：『就習武的人來說，您這就是到了爐火純青，登峯造極的地步啦。但凡身懷絕技的，最忌好勝心强，飛揚浮躁。越有本領越不肯露，甫提輕易出手，逞勇鬥狠了！』

『兵法上也是這麼說的，』濮文暹淡然的笑笑：『善戰者，不戰而能屈人之兵。』

二十四

出了少林寺，一同騎上馬匹，風馳電掣般回到洛陽。濮夫人躭心濮文暹，又唯恐大刀王五遭了他師弟的毒手，正在望眼欲穿，等得好不焦急。聽說同去少林寺的三個人，一人不缺的全回來了。眞箇是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就差自己身爲官太太，不便飛身出門迎接。然而，她等不了多久，濮文暹便春風滿面，步履輕快的走向客棧上房。濮夫人却在他還沒進門的時候，便尖聲的問：

『怎麼樣，是正誼贏了他師弟吧。』

濮文暹人跟聲音同時到達，他笑嘻嘻的告訴濮夫人說：

『不，只可以說是正誼讓了他的那位師弟。』

濮夫人一邊忙着替他寬衣，換裝。一邊略帶快快觖望的神色問：

『這麼說，我竟沒那個聽你細說比武經過的耳福嘍。』

『不不不，』濮文暹連忙否認，他調侃的說：『夫人，洛陽牡丹甲天下，而夫人的姿容更是艷絕塵寰。只要妳今晚在牡丹花下備一席，妳我二人長夜相對，我自會向妳一五一十，細說從今而後，勢將成爲千古絕響的這一次比武經過。』

『大人又在取笑妾了，』濮夫人心花怒放，柳腰一擺，大發嬌嗔的說了句。却又想了起來問：『大人爲什麼要說大刀王五跟他師弟的這一次比武，勢將成爲千古絕響呢？』

『看來十中有九是千古絕響了，』濮文暹忽又一聲輕喟的答道：『莫說如今洋槍洋砲是何等的犀利，將來我國的武技勢必會漸次失傳的。我聽正誼說，他師父登雲大法師的內外兩功天下第一，登雲早已圓寂，他一生只授兩個徒弟。今天這一比武，單刀李存義可能就此息影林泉。祇剩下一個大刀王五，像今天比武的這個場面，當然是再也看不到了。』

『那——大人就會兒更要從詳說給妾聽。』

濮文暹回過頭去，親暱的望着她說：

『一定！』

回洛陽的第二天，蕭選倫首先告辭，自回滑縣。濮文暹和大刀王五向他再三道謝，殷殷話別。三天後，濮文暹兩夫婦繼續登程，大刀王五照舊騎着的盧馬，馬後拴着黑健驢，在四輛大車之後護送。一路下伊川、過汝州、寶豐、葉縣和裕州。那一日，抵達趙河鎮，正是裕州和南陽府相隣交界的地方。距離南陽府城只有七十里路，朝發夕至，一日可到。大刀王五打聽清楚了，翌日一早，南陽府的文武各員就要齊集邊界岸候恭迎新任知府。他却不言不語，特地命店家備下一桌豐盛的酒菜，乾脆就擺在上房的外間，把濮夫人也迎出來一道飲宴。二千多里的行程即將順利完成，再過一天濮文暹就可以走馬上任，一展經綸。所以濮文暹兩夫婦與高采烈，他們向大刀王五謝了又謝，尤其濮文暹他朗爽的笑着說：

『正誼，經過這一次的長程跋涉，我們總算是同患難，共甘苦的朋友了。僅祇向你稱謝，怎能表示我夫婦感激你的心意於萬一？我蒞任以後，要借重你的地方還多，你一定要留下來幫我辦事。我們同在南陽府上報朝廷，下保赤子，算同僚，也算是。朋友而且我要請你放心，我自會很快的給你謀個官職，圖個說經出身，莫辜負你的俠骨柔腸，一片仁義之心。再正麼，你果能如此，也算是不曾枉來人世一場。』

兩夫婦都以爲大刀王五聽了這話會得藉詞推脫，或者遜謝不置的，沒想到他竟滿面笑容，嗯嗯啊啊的

像是欣然應允了。然而，當這一席酒喫到三更半夜，盡歡而散。濮文暹夫婦難免困倦，相偕回房就寢。第二天直睡到鷄鳴三唱，方始一驚而起。丫鬟聽到房中聲響，敲敲門走了進來。她手中拿着一張字條，直遞到床上給濮文暹看。濮夫人欠起身來裘攏去一道看時，但見紙條上用核桃般大的字寫着：

『多年教誨，沒齒難忘。大人當說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京師重地，小人最熟，報國的機會比較多些，因此留柬告別，即日北返。願有朝一日，也能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負　大人夫人之望。

小人王正誼敬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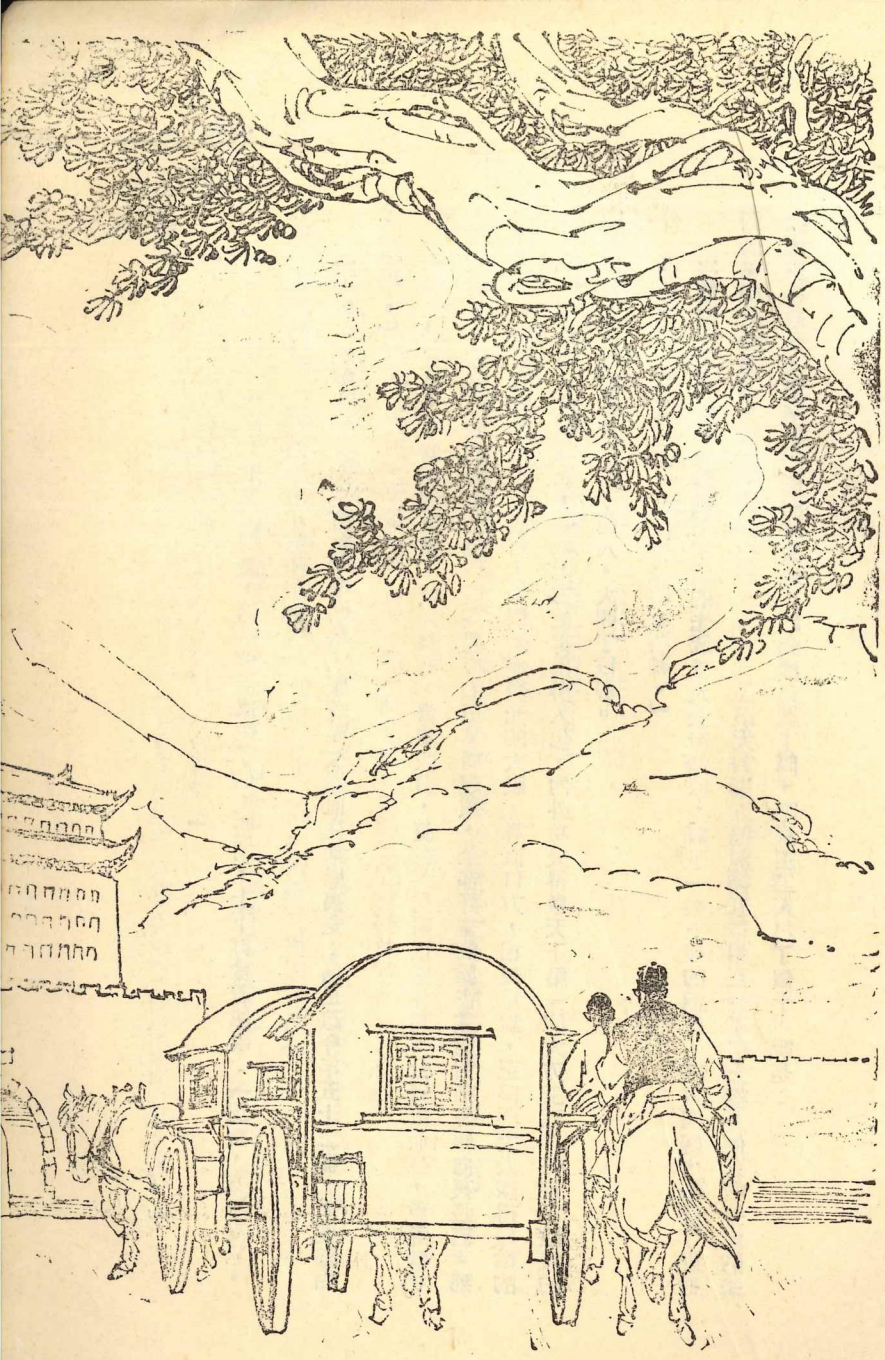
『正誼走了。』濮夫人看完字條，一聲長歎，無限惘然的道。

『他終不肯做官場中的人物，』濮文暹也是喟然太息的說：『但是我相信正誼將來一定會有一番大作爲的。市井人物，青史留名，他的成就可能要比下官大得多咧。』

二十五

濮文暹當南陽知府，前後五年。早在第二年上，他就攢了一千兩銀子，託一家票號，撥到北京。外帶捎上一封親筆書信，他說內中的八百兩歸還大刀王五墊借的盤纏，另二百兩呢，就算大刀王五迢遙千里，從北京到南陽，保了他們兩夫妻一趟鏢。他不知道該付大刀王五多少酬勞，只當聊表謝意罷了。

銀子和信全捎去了北京，兩個月後，濮文暹接到大刀王五一封回信。胡桃大的字，疏疏朗朗寫了一大張紙。信裏沒幾句話，意思是說：大人賞的一千兩銀子收到，謝啦。



然而五年以後，濮文暹却又給大刀王五捎去了一萬兩銀子。這一回，濮文暹是因爲調回北京，當吏部主事。他曉得自己將來不可能再有外放的機會，趁着南陽知府任上有了點積蓄，他便全部滙交給大刀王五。讓他在三千兩銀子的範圍以內，給自家買幢小四合院，最好就在大刀王五家的附近，以便早晚見面，彼此有個照顧。其餘的，暫且存下吧。

光緒十七年秋天，濮文暹一家，僕僕風塵的奔向北京城。乍到保定府，住進高陞棧，夫妻二人才在上房裏坐定，院子裏響起一陣熟悉的朗爽笑聲。濮文暹和他夫人聽了便是一楞，正待開口發問，又聽見店小二在房門外跟濮文暹的管家說話：

『二爺，北京城裏子彬鏢局的王五大爺，專程來咱們這兒謁見大人。求二爺跟大人回個話，倒是見他不見？』

管家的還沒來得及答話咧，屋裏的濮文暹先已聽得眞切。他大喜過望，笑逐顏開，先跟濮夫人說了句：『妳瞧，果然是他吧。』便忙不迭的一疊聲傳喊：

『請，請，快請！』

說時，已經站起了身來，三步併做兩步，走出門外。濮文暹跑在管家和店小二的頭前，搶先出了堂屋。一瞥之間，就瞧見大刀王五頭髮花白，精神抖擻，模樣兒跟五年之前沒多大改，正堆滿一臉的笑，站在石台階下等候傳見。他看到濮文暹親身搶將出來迎接，樂得笑嘴嘴的，上前唱了個喏，仍還是那麼聲音洪

亮的說道：

『小人王正誼，在高陞棧裏即見大人，恭喜大人高陞！』

『好說好說，』濮文暹慌忙還禮，再一伸手攙住了他的胳膊，上下打量着他說：『正誼，五年沒見，你還是這麼結實，就跟個年輕小夥子似的。』

『不成，老嘍！』大刀王五打了個哈哈，跟着濮文暹直往堂屋裏走：『正誼今年五十二啦，頭髮都白了一大半。』

一個二品官員，一個江湖豪傑，親親熱熱，齊步並肩，便在濮文暹正房外間，分賓主而坐，歡聲談笑，暢敍契闊。堂屋外頭的那座小院，從高陞棧的王掌櫃起頭，全都好奇的躲在堂屋窗格外頭向裏張望。那身材魁偉，虎腰熊臂，長兩道濃眉，一雙炯炯發光的大眼，鼻直口方，相貌堂堂，正跟濮大人談得好歡的，就是仗義行俠，威鎮華北，一把大刀使得出神入化，內外功夫得數天下第一的大刀王五！保定高陞棧的店東夥友，這會兒算是見着了能人，大開了眼界。

二十六

沒等濮文暹吩咐，高陞棧王掌櫃的先就派人上清眞館，訂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四盤四碗，做好了就送到高陞棧上房裏來。因此，時近中午，當濮文暹跟大刀王五把別後五年相互說了個大概，他正喊管家的去找清眞館送菜。王掌櫃的便涎臉笑着，趁此機會進了門，跟濮王二人打了個千，說是：

『不勞大人費心，小的早已派人去清眞館裏訂了席。一會兒就到。』

『噢，這就怪了，』濮文暹大爲詫異的問：『掌櫃的，你怎麼知道我要訂清眞館的席呢？』

王掌櫃的滿臉堆笑，眼睛一瞟大刀王五，扭扭捏捏的答道：

『五大爺到了，當然得用清眞館的酒菜哪。』

濮文暹和大刀王五互望一眼，哈哈大笑。笑罷再問：

『掌櫃的，今兒究竟是你請客，還是我請客呀？』

王掌櫃的却一本正經的答道：

『大人，您老人家如果開恩，五大爺也肯成全的話。讓小的請這一席，得個顏面爭光，小的一輩子感激不盡。』

說得濮文暹和大刀王五又是一陣大樂。然後濮文暹和顏悅色的告訴他說：

『正誼老遠的從北京趕到保定府來接我，這一席水酒當然該由我請。你的一番誠意，我和正誼心領了就是。祇不過，承你週到代定了酒菜，不曉得你可點了正誼愛喫的那一道菜沒有？』

『大人，』大刀王五笑吟吟的插嘴問了話：『您怎知道正誼愛喫什麼菜呀？』

濮文暹莞爾一笑的道：

『五年前承你護送我夫婦二人上南陽府。一日兩餐，你非那一道菜不歡，難道我會看不出來？』

大刀王五正待要說：大人，就憑這個，可知大人待我是多麼的關切體貼。心中正急的王掌櫃，却冒冒失失的插嘴問了：

『大人，五大爺究竟愛喫那道菜呀？求您趕緊示下，小的馬上派人去要。』

堂屋裏在說這段話時，清眞館的馬掌櫃，先已親自押着食盒來到。他人在院子裏頭，直等到王掌櫃這麼一問，他才能發高聲冲着屋裏答話：

『王掌櫃，您放心。五大爺愛喫一味紅燒羊肉，得燉得爛爛的，入嘴便溶才好。方才咱們一聽說是五大爺要用的菜，早就備下在這裏了。』

屋裏的濮文暹聽見，頷首微笑的跟大刀王五說：

『正誼，從這兩位掌櫃的話裏就可以聽得出來，你的名聲竟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好。更難得的是你能贏得各地方人如此欽敬愛戴。由此可想而知，你平時做了多少行俠仗義，扶危恤貧的事。凡此都是黃金萬兩所沒法買得到的。如今讓我親眼目覩，親耳聽到，我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歡喜。』

他沒想到，便在這時大刀王五會得眉頭一皺，臉上掠過一片愁雲，他忽然聲嗓悶悶的說：

『大人，您別儘在誇我了。眼跟前我就有一樁喫不下，兜了走的大爲難事。正在這兒焦頭爛額，走投無路咧。』

『啊，會有這般爲難的事麼？』濮文暹登時就十分關懷的問：『正誼，你何不說給我聽聽？至不濟，

我也能代你出出主意。』

『這——，』大刀王五欲語又止的說：『大人，咱們還是就會兒再談吧。蒙大人賜飯，且讓他們先開上來，屋裏的夫人只怕也是餓了，大人儘管進屋陪夫人進餐。讓正誼在外頭，我祇要有那一味燒羊肉就夠。』

『那怎麼成？』濮文暹連連的搖着頭道：『正誼，你方才說要參見夫人，夫人這些年來也是老惦記你。我們是道義之交，彼此用不着見外。還是等我把夫人請出來，咱們一道邊喫邊談吧。』

二十七

一張八仙桌，濮文暹下首相陪，大刀王五居中坐了客位，徐娘半老，丰韻猶存的濮夫人打橫。一壺酒，滿桌菜，笑語殷殷，歡聲陣陣，就像是家人團聚，至親好友促膝談心。直到酒過三巡，濮文暹方始想了起來問道：

『正誼，方才你說目今正有件爲難的事，這會兒可以把它說出來，讓我和夫人爲你參詳參詳吧？』

『這個麼——，』大刀王五忸怩不安，雙手直搓的說：『說出來了就怕大人和夫人爲我勞神操心。』

『這是什麼話？正誼，』濮文暹臉色一正的道：『我不是一再說過的嗎？我們是道義之交，是道義之交就該休戚與共，患難相扶才對！』

『大人體貼下情，正誼衷心感激，』大刀王五懇摯的說：『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據實稟告了。大人，

您可記得：頭先去南陽的路上，有一天夜裏我陪大人喝酒聊天，大人曾經指點過我，大河南北，幹鏢局買賣的有那麼多。爲了大夥兒省錢省力，既得方便，又保萬全，就該當做聯號一般的通力合作做買賣。』

『是有這個話，』濮文逼點點頭說：『去年你還寫信告訴過我，你已經照我所提的這個辦法，邀了南北十八家鏢局同做會友聯號。所以如今你保鏢的範圍，都北抵口外（張家口外）、關外（山海關外），南到清江浦了（今之江蘇淮陰以北，民國前的南北水陸兩路交通樞紐，當地設得有漕運總督）。』

『不錯，』大刀王五一聲苦笑的道：『可是就在一個月以前，我們的一個會友鏢局，從大同府保了一票十萬兩銀子的鏢，臨到半路上給炸了。』

濮文逼和濮夫人，異口同聲的驚問：

『什麼，炸了？怎麼炸的？』

大刀王五赧然的笑笑，忙道：

『啊，這「炸」是我們鏢局的行話，意思是說被攔路打劫了。事情是這樣的，北京城裏的緑貝勒府，在山西大同府收了十萬兩租銀，讓咱們會友神拳老廬的鏢局護送到北京城裏。這條路向來太平，銀子又是貝勒府所有，再一插上咱們會友鏢局的會旗，照道理說，便喫了老虎心，豹子膽的綠林好漢，也不敢貿然的下手搶劫。可是，押鏢的賬計是個酒鬼，那天打尖的時候多灌了幾盅，迷迷糊糊的在大車上睡了個沉，臨近靈丘縣霸王莊，山坳子裏閃出了二三十人，攔路喝住。要是賬計醒着，就該挺身上前，按照江湖上的

規矩，問答之間說幾句行話暗語，這叫做遞過節兒。過節兒一遞過去，準保順利通過。偏偏那個賬計爛醉如泥，攔路打劫的以爲是過路行商冒充鏢局虛插鏢旗，讓他們攔路一問，果然就問出了破綻。這還有客氣的嗎？衆人齊上，十萬兩銀子就這麼全給劫走。殊不知，還有更糟的事在後頭啊。』

濮夫人詫異的問：

『十萬兩銀子都劫走了，還有什麼再糟的事情呢？』

『夫人，您有所不知，』大刀王五儘在嘿嘿的笑着說：『更糟的是銀兩被劫了以後，趕車的用涼水潑醒了那醉酒的賬計。這小子一見鏢銀遭劫，心想大事不好，他怕回鏢局被責，就此自掏銀兩打發了趕車的，然後逃之夭夭。』

『糟！』濮文逼一拍桌沿的道：『這豈不成了個無頭案了嗎？』

『不會的，』心思靈巧的濮夫人嫣然一笑，最聖說道：『你沒聽見正誼方才都說出了霸王莊的地名，可見得他們已經曉得下落了。』

大刀王五由衷敬佩的說：

『夫人的聰明細心，眞是正誼平生罕見。不錯，神拳老廬在北京等這票鏢銀等過了頭，還是音信杳然。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派人沿路去找，又撲了個空。當時縣具勒府催討銀兩十萬火急。照鏢行規矩，鏢銀屆期沒到，就該鏢局賠墊，然後鏢局自己去破案尋回。老廬不但墊不出偌大一筆錢，居然連十萬兩銀子

丟在什麼地方都不曉得，逼得他簡直的就要上吊。後來他迫不得已找上了我。我爲了維持會友鏢局的信譽，由我領頭，邀十八家會友合湊銀兩送到縣員勒府。再讓大夥兒不必聲張，然後，邀齊各鏢局的頭兒，沿着從北京到大同的這一條大路，分頭暗自查訪。』

濮文暹一伸大拇指，誇獎他說：

『對，你這麼做，就是有條有理！』

大刀王五撮唇一笑，再繼續往下說道：

『足足訪查了七八天，還是我找到了運鏢銀的車伕，這才弄明白當時出事經過。十八家鏢局裏有九位見多識廣，武藝高强的頭兒，便一道同赴霸王莊，仍還是暗中訪查，究竟是那一路的綠林好漢，拟的這票鏢銀？幸喜老盧遇見一個經他搭救過性命的小販王義，他對霸王莊那一帶的地頭很熟悉。王義自動幫忙，明查暗訪，這才打聽出來，就在當地的霸王莊上，早年正定府武舉人土太歲賈基鈞的三個兒子，人稱賈家三霸王的。自他們老爺子死了以後，經常交結匪類，抽頭聚賭。從十萬鏢銀被拟的第二天起，各路的青皮混混，都上霸王莊去大喫大喝，大要其錢。聽說只要是有頭有臉在江湖上有那麼個歪名，三霸王不待來人開口，便是千兒八百兩銀子的雙手奉送。引得那週近幾縣的青皮混混，成羣結隊的往霸王莊跑，都說一上霸王莊就能發筆小財了。大人您想想，善門難開，惡門難閉。那三霸王哥兒們能有多少家財散給排着隊來的青皮混混們？聽那哥兒們的行事，這樁關路打拟的案子，豈不就是他們做的麼？』

濮文暹偏着頭沉吟片刻，然後搖頭擺腦的說：

『嗯，依我看也是八九不離十了。準是那三兄弟輕輕易易的搶到了那麼些銀兩，大發橫財，消息走漏。各路的青皮混混，方始川流不息的前來分潤他們幾文。照這樣下去的話，這三兄弟得手的十萬兩銀子，竟然反倒成了扎手貨，用不了多久，不但自己一文無着，而且還會因爲分贓不勻，惹上殺身之禍。』

『大人所料的準定錯不了，』大刀王五一聲長歎的道：『這哥兒們將來一定是個惹出殺身之禍，落個人財兩空的結局。』

濮夫人却在替大刀王五這一夥人担心，她插嘴進來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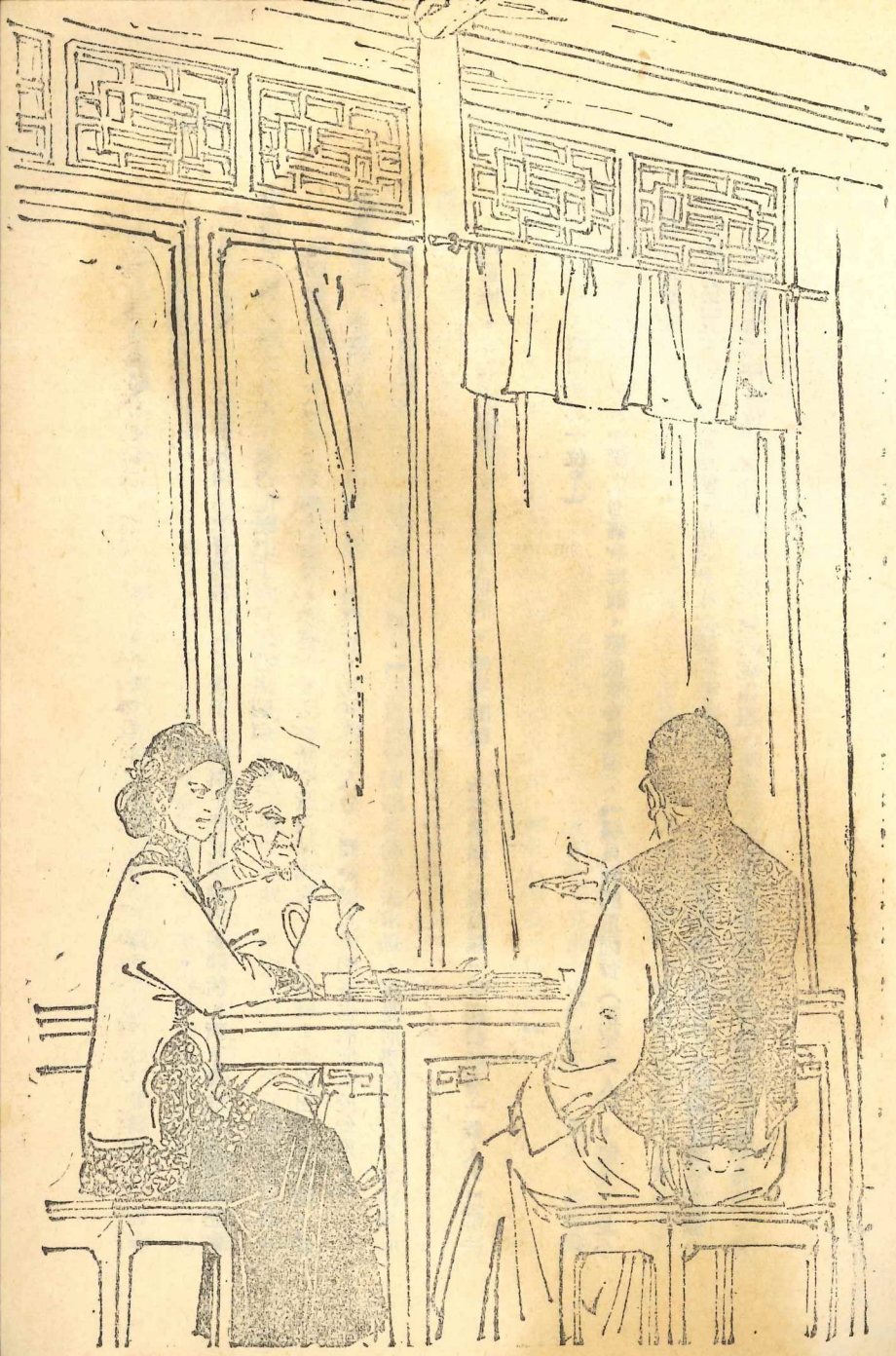
『万人自有万結局，那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的。祇是，你們既然曉得了被拟鏢銀的下落，爲什麼不趕緊去稟報官府，出緝逮那三兄弟呢？再拖下去，贓銀花光，那你們墊的十萬兩銀子還想拿得回來呀？』

『不不，夫人，』濮文暹伸手直搖的說道：『這事此刻還不能報官。而且即使報了官的話，當地官府也決不會受理。』

『爲什麼呢？』

『正誼他們光祇憑個推想揣測，』濮文暹望着濮夫人，兩手一攤的答道：『根本就沒證據。是不是那三兄弟拟的銀兩，其實還在未定之天呢！』

大刀王五也在愁眉不展的說：



『除了大人所說的這個以外還有一層，官府的那些兵丁捕快，未必就能進得了霸王莊，逮得着那三兄弟。』

『那你們自己呢？』濮夫人緊接着就問：『十八家鏢局子裏，該有多少會武藝的？你們就該自己衝進霸王莊去搜一搜。祇要不傷着他們的人，便搜不到贓時，也沒多大的罪名。』

『嗨嗨夫人，』濮文遐調侃的道：『妳是在叫正宗他們去犯法呀？』

濮夫人秋波一轉，嗤哧一聲笑了。濮文遐和大刀王五也陪着她笑了幾聲，大刀王五又愁眉苦臉的說道：

『按說，要得回鏢銀就祇有兩條路。通名報姓乾脆登門索討，或者是殺進莊子去把鏢銀奪回。神拳老店倒是主張多邀些朋友攻打霸王莊，偏我怕事情鬧大，一力的要老店跟我進莊子拜訪，殊不知那哥兒們一口糊得個乾乾淨淨。這一下反倒打草驚蛇。從那天起，各路的青皮混混，一進莊子就住下。濮大人，您瞧瞧，這豈不是他們招兵買馬，存心要跟我們比劃個高低嗎？』

『這麼說，』濮文遐試探的問：『你們是寡不敵衆，攻不進去了囉？』

大刀王五沉沉的嘆了口氣，據實回答：

『霸王莊上三個正經主子武藝也並不怎麼樣，有個三五十護院的莊客，再加上臨時助陣的青皮混混，全都不難對付。要想攻進霸王莊去，覺着爲難的倒是另外的兩層。』

濮夫人接口就問：

『那兩層呢？』

『頭一層，』大刀王五端然坐着回答：『看樣子一進霸王莊就得動刀兵陣仗，兩下裏性命相搏難免會有死傷，勢必釀成命案，我們怕纏上了官司牽惹出麻煩。』

『那你們就該去找原主子緑貝勒府，』濮夫人斷事好不麻利，她說：『祇要緑貝勒府出面頂一頂，是府裏命你們去追回失銀的。匪徒力拒，因而有了死傷鬧出人命，到時候大大的事也能消弭於無形。』

『這個，——』大刀王五頓一頓，方道：『老廬也曾到緑貝勒府去求過，可是府裏的總管不敢跟貝勒爺提。』

『正誼，』濮文暹端起酒杯喝了口酒，帶笑的說：『你這頭一層爲難，眼跟前就有一個人可以解決。』

『大人，請問是那一位？』

『當然是夫人啦。』濮文暹傾身向前，壓低聲音說道：『緑貝勒的正福晉（正室夫人），跟夫人是小姊妹，手帕交。』

大刀王五一聽，大喜過望，站起身來就要向濮夫人下跪。是濮夫人一伸手攔住了他，淺笑盈盈的道：

『我是有那麼一位情逾骨肉，無話不說的乾姐姐，可是頭先大人在京裏供職，因爲大人素來清高，不

喜歡結交權貴，所以我連緑貝勒府也是少去。如今大人爲了你的事，既然提到了福晉，那也就是准我去求這個情了。你放心，正誼，這件事我一到北京就準能替你辦好。你還是快說你們那第二層爲難吧。』

大刀王五千恩萬謝，然而，一旦要提那第二層爲難，他反倒囁嚅嚅嚅，一時說不出口來了。禁不住濮文暹再催，他方才蹙蹙的笑道：

『大人，是這樣的。那霸王莊四週有一道莊河，足足有三丈四五尺寬濶。咱們這幫子人裏頭，能夠縱身躍過的就祇有兩三個。倘使要設法讓大夥兒全渡過莊河去，那就只有找一個人。』

濮文暹也皺起了眉頭問道：

『什麼人呢？』

輕輕的咬着嘴唇皮，沉吟良久，大刀王五反問一句：

『大人，您還記得李存義嗎？』

『是在嵩山少林寺和你比武的你那位師弟？』

『大人您可眞是好記性。』大刀王五先奉承了句，再往下說：『我那師弟深州單刀李存義，他有個女徒弟章桂英，自家練成的一手絶技，名叫飛抓。其實是在鋼鏢尾巴上接起老長的紅綫綫，三五丈遠的距離，祇要她能一鏢飛到對面，插上了那兒，再把攥在手裏的綫往棵樹上一拴。憑她的輕功，就能踩在綫上頭走過去。然後再把繩索拋過河，兩邊拴牢，輕功差些身子重點的男子漢，這就可以手攀繩索一一渡過

。」

『啊，原來我們女流之輩也有這種英雄人物，』濮夫人登時就眉飛色舞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請她出來助這一陣呢？』

『前幾天在霸王莊土地廟裏，大夥兒聚在一起的時候，』大刀王五坦率無隱，源源本本的在說：『大夥兒早就商議定了，都在廟裏等，別拋頭露面，由王義到時候管送飯。單請神拳老盧跟我打回轉，老盧去求縣貝勒府出個頭。我呢，上深州找我師弟李存義。可是……，唉！可是……。』

『嗯，你不說我也明白了，』濮文暹打斷了他的話說：『你是怕你師弟嗔怪那日比武你贏了他，是嗎？』

大刀王五低下頭去，神情黯然的說道：

『說起來我心裏也是挺難受的。自從嵩山比武，我師弟果然就把他的鏢局子給收啦，回他深州老家，閉門不出。看樣子，他這一輩子都不會再露面了。』

『正誼，』濮夫人滿懷同情，柔聲的勸慰他說：『你這人太厚道，所以什麼過錯都往自己的身上推。依我看來，你師弟對你應該只有感激，絕對不會怪罪。比武原是由他苦苦相逼，何況你明明讓了他一碼，他不會不明白的。再則，他回老家不再出山，極可能是經過那次教訓以後，他大澈大悟自己不該飛揚浮躁，爲弈決裂，再這麼下去必定會喫大虧。說不定是他自己要藉此機會收心養性，讓他往後爲人處世，跟你

一樣的爐火純青呢！』

『這裏頭還有另一層要緊關鍵，』濮文暹也在提醒大刀王五說：『你師弟誠然心知他在你手上栽過觔斗。可是如今你卻有這麼樣的一件大事，還非得求教他的徒弟不可，那他心裏就該有說不出的喜歡。啊，我問你，正誼，你是否覺得不便跟他見面？』

『我——』大刀王五不得不吐了實，他說：『我就是怕我師弟見了我心裏不好受。這才在北京要去不去的就擱了兩天。心裏正煩得要命，恰巧聽說大人和夫人已經過了鄭州府，我馬上就趕到保定府來迎接了。』

『唔，這好辦。』濮文暹借筋代籌，迅作決斷，他不由大刀王五分說的道：『我代你起個稿，寫封信給你師弟。你拿去照抄一遍，命人捎去。我敢保你師弟一定會答應讓他女徒前來助陣。』

『眞的呀？大人！』

濮文暹深沉的一笑，一聳肩膀答道：

『多半不假。』

『大人，夫人！』大刀王五忽又斂容正色，離座起立，趴下地去磕了兩個頭說：『正誼和朋友們兩件爲難已極的大事，大人和夫人三言兩語就替咱們迎刃而解。大恩大德，且讓正誼來生來世變牛變馬報答。』

『嗨，你怎的儘說這種見外的話，沒的又忘了我們是道義之交啦！』濮文暹雙手扶起了大刀王五，又道：『來來來，酒逢知己千杯少，咱們還是坐下來喝酒吧！』

那一頭，濮夫人未開言，先自格格的笑了一陣，她笑得花枝招展的，再伸手一指大刀王五道：

『正誼，我可不要你來世做牛做馬報答。祇是要你依我一件事，趕明兒個，等你們一道破了霸王莊回來，我要你好好兒的把前後經過，細細的說給我聽。』

濮文暹也在一旁湊着興說：

『對，夫人頂愛聽這一類眞刀眞槍，驚險緊張的故事了。』

大刀王五高興得一拍大腿說：

『那一定！』

二十八

花了一千四百兩銀子，大刀王五就給濮文暹夫婦買了一幢四合院。新建的，挺精緻，石庫門，三層台階，院子夠大，而且花木扶疏，還有假山魚池。地點就在宣武門外牛壁街，大刀王五家的斜對面。不用說，他準是往裏墊了錢，叵耐濮文暹一再的追問，大刀王五儘在一口咬定沒那個事。因此濮文暹夫婦也是拿他無可奈何，只當生受了吧。

那日，大刀王五和他的鏢局朋友，從霸王莊回到北京的第四天晚上。濮夫人讓家裏的廚子備了幾色菜

，燙一大壺酒。時序雖已入秋，却是仍還沒到八月十四換季改穿秋裝的時候。秋老虎天氣正熱，濮夫人命家人就在院子裏海棠花下設一席。又是濮文暹夫婦和大刀王五對飲，她要大刀王五踐約，跟她細說破霸王莊的經過。

大刀王五如時到達，春風滿面，笑口常開。三個人在海棠花下成品字形坐定，接連三杯酒落了肚，大刀王五不請自講，他咳聲嗽，清清嗓子，然後雙手直在比劃着娓娓道來——

就在大刀王五幫着濮文暹搬進新宅的第六天，恰好給濮文暹穩穩的料中，章桂英翩然來到北京城。年紀約摸有二十四五，長得蜂腰削背，杏眼桃腮。看她模樣兒弱不禁風，說起話來輕聲細語，再也瞧不出她是一位身懷絕技的女英雄。

跟她同來的還有她丈夫，在蔚州（如今長城浮圖峪外，察哈爾境內的蔚縣）也開鏢行的李德冲。小兩口絕口不提奉乃師之命前來助陣的話。祇是在說專程趕來聽五大爺的差遣。

——想來，那是因爲她師父李存義事先有過交代。

小兩口兒說是實因蔚縣鏢局子裏事冗，沒人照管，必得早去早回。再加上老盧正好在座極力的催，以致大刀王五都來不及向濮文暹夫婦告辭，一行四人各騎牲口，當天就直奔霸王莊，快馬加鞭，兩天一夜便到。

圈在霸王莊土地廟裏的七條好漢，早就等得不耐煩了。一見大刀王五一行四人匆匆趕來，一致主張就

在那天夜裏下手。

那夜，十男一女，總共是十一條好漢，喫過由王義分兩批相繼送到的酒飯，二更時分，各執兵器，不騎馬匹，讓王義先行同去，就此推開土地廟的廟門，由大刀王五領頭當先，李德沖和章桂英緊緊跟在他的後面。其餘各人，一聲不吭的，列隊而走。

一出廟門，大刀王五就覺得不大對勁，因爲天邊正懸着一彎上弦月，寒光四射，滿地清輝，照着平陽地上，好不明亮。眼睛尖的，瞧得見里把路外的動靜。照道理說，像這樣夜探霸王莊，豈不就等於是白晝搦戰，竟或是明火執仗了。

然而大刀王五曉得各人的心裏都急，說不定還有人在嗔怪他就擱了這麼些天。因此他就不便言語，一路默不作聲的領着大夥兒行進。

從土地廟到霸王莊祇有三里路程，月光照耀之下，走臨近時，那寬廣數里，裏面有着亭台樓閣的霸王莊，就像是爬在地上等着擇肥而噬的一頭猙獰巨獸。二更過後，還有好些間屋子裏透出燈光。再走近些，又聽見了莊裏呼么喝六，大笑大嚷的聲浪。

深深打量一眼那寬寬蕩蕩，水面映射着粼粼月光的莊河，大刀王五正好走過一棵丈把高的大白楊樹。他站停脚步，雙手把樹幹抱住，腰一挫，脚一蹬，把渾身氣力運到兩臂，使勁一拔，白楊樹葉簌簌嘩嘩，竟然就將樹根給拔鬆動了。後面走上來李德沖、章桂英兩夫婦，合力一扳，一丈開外的大白楊，被他們三個連拔帶拉的橫倒下來。

後頭的老盧快步趕到，壓低嗓門一聲問：

『嗨，五爺，你們爺兒們這是幹嘛？』

『沒什麼，』溶溶月色下，章桂英巧笑倩兮的回答：『是咱們五大爺眼瞧見莊河這頭沒樹沒木，沒處拴我那飛抓的戟線繩索。在把這棵白楊樹，拔將出來當根柱子使。』

她解說過了，大刀王五便不再言語，拔刀出鞘，砍去了樹根枝葉，又把根部削尖。然後，李德沖輕鬆自在的把樹幹抗上了肩。

十一條好漢將要走到莊河邊了，有人粗心大意，緊盯住霸王莊裏透出的燈光，沒顧到下三路的脚步。猛可的踏下一個小坑，他撲身向前差點摔了個狗喫矢。一個踉蹌，也就發出了一聲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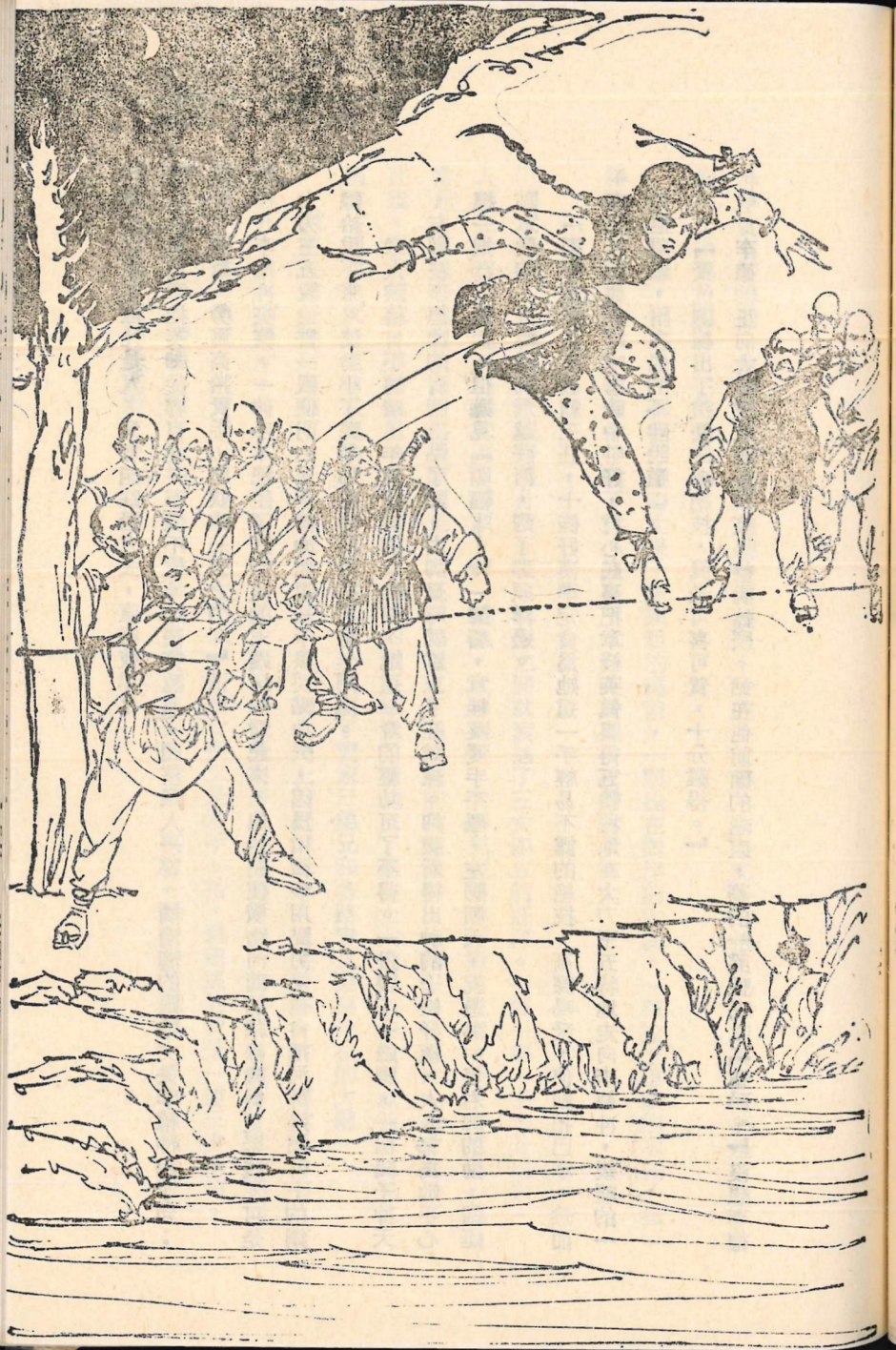
『哎呀！』

連走在最前面的大刀王五在內，全都大吃一驚，收止脚步。便在這時，大夥兒清清楚楚的聽見霸王莊裏的粥幫子人在嚷嚷：

『外頭有人！』

『快出去看看！』

然而，却又有賭得正歡的人在謾。



『別胡說八道了。這分明是莊子裏誰們夜裏走路沒留神，摔了一跤。』

於是，緊接着，呼盧喝雉，笑笑鬧鬧的聲浪又在繼續。

又是由大刀王五領頭，大夥兒不約而同的長長吁了一口氣。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十一條好漢繼續再往前走。這一回，順利無阻的全都到了莊河邊。

大刀王五手一伸，接過了李德冲肩膀上抗着的那根白楊木。雙手合抱，使勁的往地上一攮。果然就顫巍巍的豎起了一根巨柱。

章桂英的柳腰之下，豐臀之上掛着一個錦囊。衆人但見她探手入囊取出一團紅絨線。祇有大刀王五看清楚了她那一團紅絨之中裹着一支鋒利的鋼鏢。衆目睽睽，她將那團紅絨略略梳理，然後朝向對岸，定睛細看。瞧見了高大圍牆之外，離牆三五尺的平陽地上，每隔丈把便種一棵白楊或榆樹。在這時候她的唇角漾一抹微笑，將紅絨末端繫牢在右手腕上，再閃一瞥大刀王五，眼見大刀王五神色肅穆的在跟自己點頭。她這才右手一揚，輕輕的喊了聲：『看！』她這一鏢疾若閃電，飛越河面，噗的一聲，釘牢在河對面的一棵樹幹。

便在這時，衆人齊齊的看到，由這一鏢導引紅絨線，在河這邊跟河那邊，兩頭連接起一條線來。

章桂英將紅絨線的尾端，拴牢在河這邊的巨柱上。

紅絨線被扯直了，橫跨過三丈四五尺寬的河面之上，益發令人望而生疑，看樣子，一條線上連麻雀都

難以立足。但凡是人，又怎能踩過它去，直抵彼岸？

然而章桂英却從容自在，不慌不忙。她淺笑盈盈，閃望衆人一瞥。嬌滴滴的跟她丈夫李德冲說了句：

『爺，勞駕高抬貴手，助奴家一臂之力。』

李德冲笑笑，一伸手，把住了紅綾線的末端，乍看起來，他是在使橫跨河面的綾線綳得更緊些。可是大刀王五說他瞥一眼便明白，李德冲他這一手很要點功夫，因爲稍微多用點力，他會把河那邊樹幹上的鋼鏢給拔下來。使勁小了呢？那就等於白搭，毫無用處。

衆人瞧得目不轉睛，年輕貌美的章桂英，她這一身的輕功可了不得。一扭腰，一蹬脚，一個鷂子冲天，左脚在李德冲的肩膀上點了點，右脚登時就踩上了紅綾線。仰臉看得出神的十條好漢，人人都爲她手心捏一把汗。然而，但聽見『嘶溜——』一聲響，章桂英雙手平舉，左脚朝天，就憑那一隻右脚的勁，蜻蜓點水般的，一轉眼就飛越莊河，到了那頭岸邊。

要不是正在夜破霸王莊，十條好漢準定會爲她這一手輕易不露的絶技，高聲喝采，使勁拍巴掌。然而在當時，他們却唯有暗中叫好，打心底裏把章桂英佩服得五體投地。大刀王五特地走向李德冲，親暱的一拍他肩頭，附在他的耳畔說道：

『賢伉儷練出了這麼一手絶技，眞是可喜可賀，十分難得。』

李德冲正向大刀王五齜牙一笑，待說什麼。站在他前面的老盧，驀的一聲低喝：『留神！』沒想李德

冲早就有了準備，他憑那豎尖的耳朵聽着『噗——』的一聲響，右手又是一抬，把章桂英從河那邊射過來的一支鋼鏢，輕易自在的接過來。

這支鏢，尾巴上又繫住一條四丈長，指頭粗的繩索，一頭拴在對岸的大樹，一頭拴上這頭的木柱。拴得結實，綳得夠緊，老盧伸手試了試，拉一下，登時就喜孜孜的說了聲：

『成啦！』

就憑這一根繩索，十條好漢分做三批，轉眼之間就渡過了三丈四五的莊河。一個一個，手掌着繩索，人懸在半空，三把五把的就到了那頭。脚一點地，人都到齊，大夥兒便精神抖擻，大獻身手。章桂英一馬當先，李德冲緊隨在後，再後頭便是大刀王五和老盧。各鏢局的武師高手，一轉眼，人人都就地縱身躍上了莊牆，飛簷走壁，穿房過屋。尤其有恆昇鏢局的老英雄通臂猿胡七，他在土太歲竇基鈞沒死以前來這兒做過客，因而他就搶上前去領路。竄過三幾個屋頂，便到了竇家三弟兄和各路青皮混混全在的大廳。

衆家英雄好漢居高臨下，從屋頂上朝廳裏一看。喝！廳上的那二三十人且樂着哪。有人擲骰子，有人推牌九，有人抽鴉片，有人摟着娘兒們在喝酒。就沒一個覺出房上已經到了十一位尅星。當下，章桂英回頭望一眼大刀王五，大刀王五向她深深的一點頭。蔚州女傑又是右手一抬，颼颼颼的便是一連三支鋼鏢。牌九桌上，搖缸旁邊，還有喝酒的那一堆裏，登時就有三名歹徒，喫她一鏢射中了面門，鮮血四濺，哎呀三聲，三名歹徒往後就倒。

這三鏢，讓廳上驚呼駭叫，一片大亂，二十來個歹徒還來不及奔去兵器架取傢伙，十條好漢，一位女傑先就躍下地面，一擺鋼刀，拔步飛奔衝進了大廳去。老盧的一柄金背大砍刀制住了竇家老大老二，其他的青皮混混赤手空拳，面面相覷，任誰也動彈不得。可是忙亂中偏就溜了一個竇老三，他連滾帶爬的溜到大廳後頭，拿起了一面鑼，噹噹噹就是一陣急敲。

鑼聲把霸王莊上的人全給驚醒，衆莊客聽鑼響曉得是大廳上出了岔子。急急忙忙披衣起床，抄起傢伙，亮上了燈籠火把，一路吆喝着自家壯胆的衝向大廳去。

大刀王五站在大廳中間往外一看，一派火光中黑壓壓的來了一大羣人，少說也有百兒八十個。他心裏一急，明晃晃的鋼刀從右手交到了左手，一個箭步縱到廳外廊上，冲着直衝過來的莊客一聲大喝：

『你們聽着！今兒個是緜貝勒府捉拿攔路打刼十萬兩銀子的要犯，全北京城的英雄好漢都在這兒！你們要是還想活命，就趕緊把手裏的兵器放下，然後給我各自散去！』

他這一吆喝起先倒是把那些莊客給唬住了，紛紛站停脚步，遲疑趑趄，進退維谷。然而，偏又有那溜出大廳的竇老三，逃一個彎，到了大廳前面。他手執一對流星槌，奔到那些莊客之間情急大叫：

『你們別聽他在這兒唬人，來人分明是賊，一共只有十多個。你們趕緊向前，把賊人全給拿下。三爺賞你們每人十兩銀子！』

莊客們一聽能有紋銀十兩，這可就值得拚力上前，捨命廝殺了。大刀王五說他一瞧見莊客揮舞兵器，

連吼帶罵的直往大廳裏衝，可眞把他急出了一頭一臉的大汗。却是轉瞬之間急中生智，計上心來。他奔到廊前一根巨柱旁邊，柱子是石頭的，一人合抱，從地到頂足有兩丈高，重量約摸在千斤上下。他就站在巨柱邊上，向橫衝直闖的莊客們高聲一喊：

『你們再不停步散去，眼前的這根柱子，就是你們的榜樣！』

說時，暗中運氣，把混身氣力都提到右掌上來。然後，朝那石柱猛的便是一掌擊去。但聽見砰訇、轟隆、嘩啦，一連串的震天價響。千斤石柱喫他一掌擊成數段，朝前便倒，連帶着一角屋頂，簷瓦桁樑，也都就此倒坍。登時木石紛飛，屋瓦如流瀑般的傾注。大刀王五一扭身便躍回了大廳裏，毫髮無損，却是跑在頭前的莊客們，先已傷了十好幾個。

大刀王五一掌擊碎了千斤石柱，不但叫竇老三和衆莊客嚇得魂飛魄散，心摧胆裂。就連廳裏的竇老大和竇老二也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所以，當老盧聲聲喝問，十萬兩鏹銀是不是他們刼的？兩兄弟便不打自招，將那日刼鏹經過和盤托出。大刀王五他們趁此機會把竇家哥兒們和二十多個青皮混混全部捆上。再押着那哥兒們前去起贓，十萬兩銀子被他們信手揮霍已經祇剩了七萬多兩。不過大刀王五說那不要緊，因爲靈邱縣的縣太爺當面答應了他們，由他負責發賣竇家哥兒們的田地房產，準能把花了的兩萬多兩銀子補上。一樁大費手脚的無頭刼案，總算能夠起回原贓順利解決。

……

大刀王五一口氣說到這兒，頓住，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雙手端起來向濮文暹夫婦一照，語音肫摯誠懇的說道：

『自有鏢局以來，就沒有出過這麼大的紕漏，破案尤其如此這般的爲難。回北京的路上大夥兒有說有笑，自然也有商有量。衆人異口同聲的全在說是，能夠打破霸王莊，得回十萬銀，全憑大人和夫人的幫忙。如果不是夫人在緜貝勒福晉跟前說項，咱們那敢沒個眞憑實據就往霸王莊闖。再麼，如非大人體貼下情，指點迷津，替正誼寫那封給我師弟單刀李存義的信，得不着章桂英拔刀相助，也許霸王莊直到今兒個也破不了。如今正誼借花獻佛，這一杯酒是代十八家會友鏢局一道敬的。』

說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濮文暹夫婦也很高興，笑容可掬的把杯中酒喝乾了。可是，大刀王五緊接着又把三個空杯斟滿，然後臉色一正的又說：

『還有這一杯酒呢，大人和夫人也是非喝不可的。』

『爲什麼呢？』濮夫人掩口葫蘆的說：『莫不是正誼你要「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想我們獎賞你這故事說得好呀？』

『不是不是，』大刀王五連忙雙手直搖的道：『正誼這段故事講得才不好呢，那夠請賞的資格？正誼請大人和夫人喝這一杯酒，那是我在想藉這杯酒壯壯胆子，否則的話，還有一樁不能不說的事，我就沒法說得出來。』

濮文暹哈哈一笑，向濮夫人使個眼色，一仰脖子把酒喝完，方道：

『好啦，正誼，你請說吧！』

大刀王五却乾了一杯再補一杯，一連三杯急酒，喝得臉上紅撲撲的，方始鼓勇開了口，他說：

『大人，夫人，是這麼一回事。呃，除我在外，十七家會友鏢局一致央我來求大人賞個臉。破了十萬鏢銀被拔一案，飲水思源，知恩圖報，大夥兒對大人和夫人的恩德，全都感念不置。因此，呃，因此大夥兒公議，在起回的贓銀裏，撥一萬兩銀子，請……』

『你不用再往下說了，』濮文暹忙不迭打斷了他的話，正告他道：『正誼，你要明白，我只認得你，我可跟那十七家會友鏢局毫無關係。你我既是道義之交，過事出力幫忙那就是本份事，那能拉扯得上饋贈報酬？你要是覺得這一回欠我的情多些，那麼，改日我再找一件事請你也賞個心，豈不就彼此扯平了嗎？』

大刀王五明知濮文暹那說一不二，斷乎不改的脾氣。因而唯有依從，他順風使舵，見機收篷的說：

『好好好，大人，就算我剛才沒說過那個話，好嗎？來來來，我再敬大人一杯酒。』

二十九

那日濮文暹順口提起的來日有事，再找大刀王五幫個忙，彼此扯平，原是一句頑話。殊不料，就在濮王交譜，日夕盤桓，同在半壁街上住了四年以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八九五），中日甲午戰爭後

一年，馬關議和，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引起全國公憤，輿論譁然。五十六歲的大刀王五尤其義憤塡膺，咬牙切齒，恨不能親手殺了幕後操縱的慈禧太后親信太監李蓮英，和先戰敗，後再主持和議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有那麼一天，時已陞任都察院河南道監察御史的濮文暹，派一名家人，把大刀王五請到了他的家裏。

當時，濮文暹雙眉深鎖，臉色沉重，一見大刀王五來到，立刻就把他請進書房，揮退左右。然後從馬蹄袖裏抽出一捲紙，遞給大刀王五，說了聲：

『正誼，你先看過了這個奏疏抄件再說。』

大刀王五雙手接了過去，攤開來一看。那份抄件竟然是都察院福建道御史安維峻，奏請慈禧太后不再干預朝政，並且嚴詞參劾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太監李蓮英。登時，他便眉梢一揚，眼睛一亮。迫不及待的儘快往下讀。

當他讀到了安維峻痛責李鴻章：『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之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猶遇事掣肘，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蓮英豈復可容，』這一段時，不禁猛拍大腿，連聲叫道：

『痛快，痛快！居然就有這位安都老爺，把普天下人心裏頭藏着沒敢講的話，全都兜了出來！大人，

便爲這件痛快事，我今兒也得拚上一醉！』

『噓——，』濮文暹却趕忙的攔住他嚷嚷，又貼着大刀王五的耳朵說：『你小聲點好不好？我頭有機密大事要跟你談呢。』

一聽濮文暹要跟他談機密大事，大刀王五立刻就臉色一正，雙手加膝，必恭必敬的挺腰坐着，兩眼定定的望着濮文暹說：

『大人，正誼在這兒洗耳恭聽。』

『好好，』濮文暹也在大刀王五的下首主位坐下了。他端起茶杯，用茶杯蓋輕拂水面的茶葉，沉吟良久，方始毅然決然的說：

『正誼，方才我說錯了。其實是，我有一件機密大事，要你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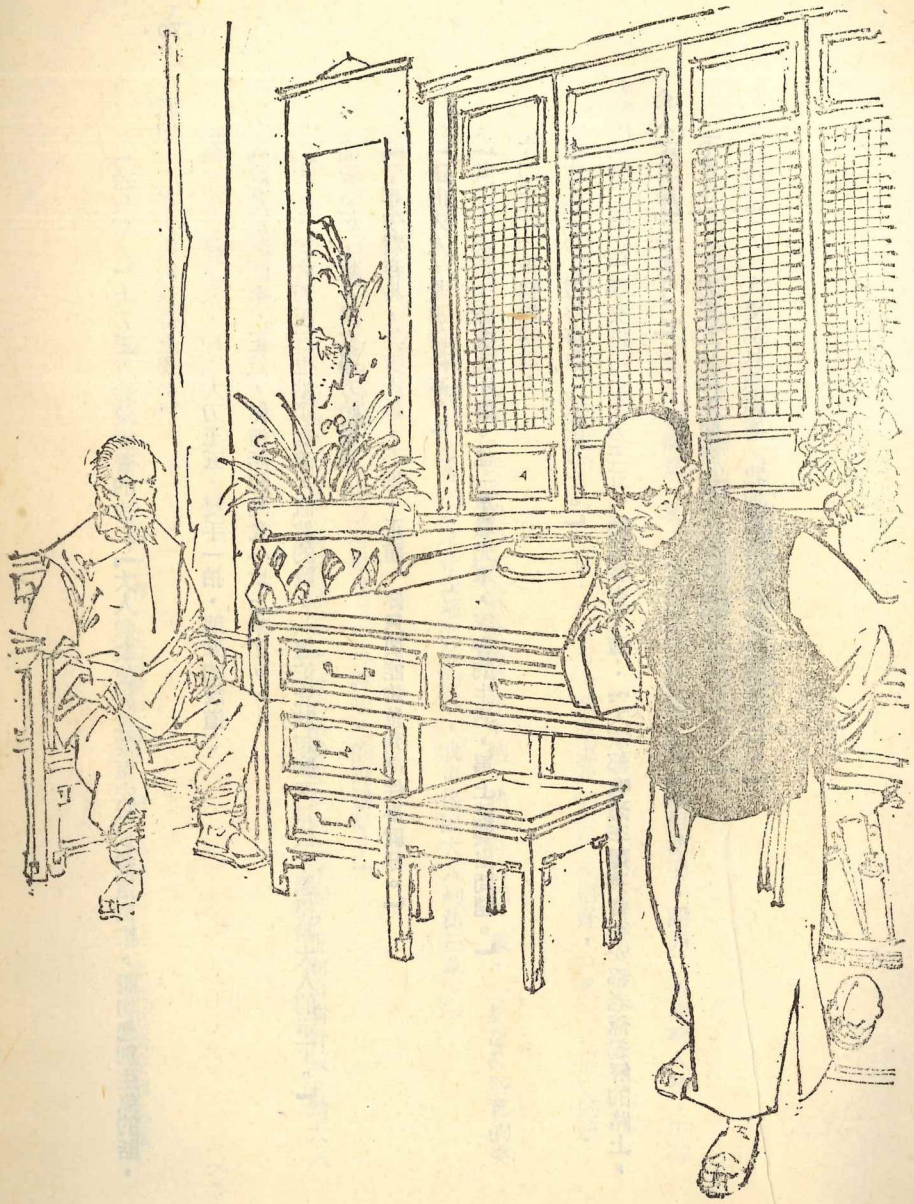
大刀王五神情端凝的答道：

『大人只管吩咐就是。』

又頓了頓，濮文暹道：

『我想請你幫安都老爺一個大忙。』

『那太好了，』大刀王五登時就不假思索的答道：『安都老爺有這個胆量上疏直諫太后老佛爺，又參劾賣國的奸臣和權閹，他就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那怕叫正誼去替安都老爺死，我也願意！』



『很好，』濮文暹頷首贊可的道：『你既有這番義氣，那麼，我此刻就不妨告訴你。安都老爺的奏疏是昨天上的。可是今天旨意下來，他已經被革了職，而且還要充軍到口外。』

『啊——，』大刀王五着實鬆了一口氣說：『看來安都老爺的運氣還不壞嘛。得罪了這麼三位氣燄高到三十三天的人物，方才，我還在担心他會被問罪處斬，送了性命咧。』

『可是，』濮文暹滿臉苦笑的道：『如今他仍還是有性命之憂。』

驚得大刀王五直跳起來問：

『爲什麼呢？』

『這是明眼人一望而知的事，』濮文暹直在搖頭嘆氣的說：『他這個奏疏一上，當然大大開罪了太后老佛爺、李中堂，和太后左右言聽計從，說話向來不打回票的李蓮英。前二位治了他個革職充軍的罪，後一位咧，陰邃奸險，心黑手辣，又多的是鷹犬爪牙。安都老爺得罪了他，他就斷乎不會讓安都老爺活着！』

一語道破，大刀王五恍然大悟，他連連點着頭說：

『對！經大人這麼一提，安都老爺果然是很危險。』

『我跟你一樣，』濮文暹站起身來，在書房裏來往踱着方步：『打從心眼裏敬佩安都老爺，而且想盡方法要救他逃過這一關。可是，礙於我和他同在都察院任職，自己又捨不下這幾十年辛苦熬來的小小前程。』

『還有咧，』大刀王五搶着搶着的說：『大人您縱使決意要幫安都老爺這個忙。說句您別生氣的話，祇怕大人您還沒法幫得上哪。』

濮文暹站停下來，冲着大刀王五，雙手一拍，朗聲的說道：

『就是這麼回事。正誼，你這話說到我心坎上來了。』

『大人，』大刀王五也站了起來，慨然的說：『這忙究該怎麼個幫法？還得請大人的示下。』

偏着頭想了想，濮文暹方始說道：

『這事乍看容易，其實極難。不過，正誼，你只要能夠做到兩件事就好。』

『請問大人，是那兩件事？』

『其一，安都老爺境況不好。他一革職充軍，家眷的生活，馬上就要出問題。』

大刀王五一拍胸膛答道：

『大人放心，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其二呢，』濮文暹走近大刀王五，壓低聲音又道：『大家都唯恐李遵英會在安都老爺起解的路上，命人將他暗中殺害……』

不曾想到，大刀王五登時就慷慨自任，接口便說：

『這一層，大人更加無須顧慮，我願意親自護送他到張家口。』

喜出望外，濮文暹伸手一拍大刀王五的肩膀，歡聲說道：

『正誼，你肯這麼做，普天下的人聽了，都會對你感佩莫名！』

『我知道，大人。』大刀王五露齒一笑：『我這麼做就跟安都老爺相彷彿，開罪三個權勢人物，但却贏得普天下人翹一翹大指拇！』

濮文暹見他這麼洞曉事理，既感動，又歡喜。一時竟不知道應該如何誇獎他好，只是脫口而出的說：

『正誼，你……』

『大人，』大刀王五雙手直搓，慮埋着頭，沉思默想了好半晌，然後再抬起頭來，一臉淒涼落寞的笑，他望一瞥濮文暹說：『爲了讓我妥妥善善辦好安都老爺的事，我可得跟大人約法三章。』

濮文暹還在鼓勵着他道：

『正誼，有什麼話，你只管講呀，你幾時跟我這麼吞吞吐吐的說過話？』

『頭一樁，』大刀王五一聲苦笑的道：『安都老爺那邊的事情究竟該怎麼辦，正誼自有計較。請大人不必過問，更無須担憂。』

濮文暹由衷的道：

『那我只好在這兒先謝謝你了。』

『好說。』大刀王五謙一句，又道：『第二樁，從這會兒起，人前人後請大人千萬別再談安都老爺，

甚至連我的名字也別提。』

濮文暹無限感激的道：

『謝謝你，正誼。』

『第三椿麼，』大刀王五再往下說時，神情便顯得有點慘沮了：『那便是——，那便是，從此刻起，請大人和正誼斷絕來往，互不通問。除非大局有了變化，大人跟正誼這一輩子最好別再見面，而且，彼此還得裝做從來沒認識過的樣子。』

大刀王五的一片好意，濮文暹當然心裏有數。他既然要公開出面救那安維峻，自此他便將成爲慈禧、李鴻章、李蓮英的心頭刺，眼中釘，公然跟他們作對、挑戰的寃家仇敵。他很可能因而慘罹殺身滅門的大禍。濮文暹還得在朝廷做官，一旦被人獲知這一官一俠曾經同甘苦，共患難，互許知己，相交莫逆。那麼，對於濮文暹來說，顯然就會大大的不利了。大刀王五純粹是爲了顧慮濮文暹的前程和安全，方始甘願割棄這一段不平凡的珍貴友誼。

衷心感激，不勝激動。濮文暹但覺得自己心頭正有千言萬語，無限委曲，却是苦於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剎那間，他感到自己胸腔裏熱熱辣辣的，又直在升湧着不盡的酸楚。他熱淚盈眶，雙手抖戰，可是他仍然勉力撲過去和大刀王五雙手相握。一陣猛力的搖撼，和着眼淚，他聲嗓顫抖的只掙扎出了四個字：

『你多保重！』

『正誼知道。大人，夫人跟前恕我不告辭了。』

濮文暹的兩行熱淚，簌落落的直往下掉。他怕自己一開口，就會哭出聲來，因此無可奈何的直在點頭。

一陣傷心慘然，刺激動情，回首前塵，苦想來日，無限哀愁，深切自咎，使濮文暹茫然的陷於怔忡迷惘。也不知道呆立了多少時候，等到他倏然醒覺，急切四望，他所見到的只是落日昏黃，映滿茜窗。方才面面相對，彼此聽得見呼吸聲音的大刀王五早就走了。他是亟於辭離，趕着回去，他也要回家放聲痛哭一場。

三十

絕少交遊，素來不喜交際應酬的都察院河南道監察御史濮文暹，如今他的家裏是更冷清，更寂寞了。庭院、廳堂和書房，再也聽不到大刀王五那洪亮、朗爽而豪邁的笑聲。家裏不再飲宴，沒有歡談。甚至於連夫妻二人偶然相互激勸，鼓起些興致來，借酒澆愁，都有着一道橫亙在兩夫妻間的巨大陰影；——大刀王五那樸實誠懇，堅毅不拔，却又藹然可親的笑貌神情。

失去了大刀王五這麼一位知己心腹好友，濮文暹兩夫妻常年悶悶悒悒。唯一的例外，是濮文暹從外間聽到了有關大刀王五的傳聞和消息。興冲冲，喜孜孜，忙不迭的跑回家來講給濮夫人聽。如像，大刀王五不懼權勢，挺身而出公然幫助慈禧、李鴻章、李蓮英皆欲置之於死地的安維峻。他在暗探密佈，衆目睽

睽之下，昂然直入滿目淒涼，不勝愁慘的安都老爺家。他送了安維峻二百兩銀子，强使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安維峻收下。又殷殷的問他被押解起程以後，一妻一子究將如何安置？安維峻說他打算把家眷送回甘肅原籍。大刀王五却說那就大可不必，他在自己家隔壁，買了一幢小四合院，把安夫人和安公子接過去住。一日三餐，外帶茶水，都由大刀王五家裏負責供給，一舉解除了安維峻的後顧之憂。安維峻患難餘生，窮途末路，偏就遇見這麼一位古道熱腸江湖俠客。他感激涕零，就此和大刀王五義結金蘭，成爲異性兄弟。

大刀王五又親身護送安維峻充軍到張家口外，使李蓮英的鷹犬爪牙，無從下手，沒法謀害。兩個不知天高地厚，急於在李蓮英跟前報功的小混混，一路窮追不捨，讓大刀王五光了火，他故意落後，跟那兩個混混猝然相逢。一出手，便傷了他們一個，另一個嚇得落荒而走。這才保全了安維峻的一條性命，讓他一路平安，毫髮無損的安抵戍所。

正由於大刀王五仗義相助，方使直聲滿天下的安維峻，一家三口，在覆巢之下居然獲得保全。從此以後，大刀王五的名聲遠播四海，義舉膾炙人口。他成了舉國老幼婦孺，少男丁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仗義人物。京師大俠的名號，從此不脛而走。縱使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的太監總管李蓮英把他恨之入骨，却也拿他莫可奈何。

轉眼之間，又是三年，到了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由於慈禧一味保守，光緒銳意維新

。滿清朝廷裏的舊黨、新黨漸次展開了嚴重衝突，生死決鬥。濮文暹起先聽說大刀王五因通臂猿胡七的援合，收往後成爲軍機四章京，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爲徒，親自授他大刀絕技。因此他又跟軍機四章京，戊戌六君子，還有新黨中心領導人物康有爲、梁啓超都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朝夕相盤桓，座中客常滿。大刀王五隱隱然也成了維新黨的强有力支持者之一。

濮文暹打從心眼裏爲大刀王五高興，同時也以自己能有這麼一位認識清楚，勇氣十足的朋友而引以爲榮，引以爲傲。他常時從官場之中聽說大刀王五如何結交少年新貴，當代名流。一個市井人物，江湖豪客，居然也成爲維新運動的中堅，輔弼光緒皇帝，全力推行新政的新黨人物良師益友。濮文暹每每興奮得帶點激動的告訴濮夫人說：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之見的稀世榮寵，千古奇遇！我曾說過將來正誼的聲名成就，會得在我之上，總算我沒說錯。』

可是，濮夫人却仍在不勝懷念的說道：

『頭先爲了你要他出面搭救安都老爺，他怕牽扯到你頭上，一番好意跟我們暫且斷絕了來往。當時他也說過，只要大局有變，彼此就可以重續舊誼。如今太后頤養，皇上親政，朝廷裏已經是新黨的天下。正誼和新黨首要稱兄道弟，十分親密。照說，他不但應該和我們恢復往來，而且，他還能在那班新貴跟前推荐推荐你，讓你也陞陞官職，發揮一下胸中的抱負呀。怎麼正誼都成了北京城裏紅得發紫的人物，咱們這

兒還是不見他的蹤跡呢？』

『這個麼，——』濮文暹差點給濮夫人問住了，想了想，自己也是覺不出因由來，因而祇有搪塞的說：『正誼深沉機智，做事極有分寸。他這時候還不跟我們恢復舊日的交情，當然會有他的道理。』

其實不過是一時的搪塞之詞，萬萬料想不到，這話居然又被濮文暹不幸而言中了。戊戌年六月初六，濮文暹提前從衙門裏回家。一進上房，濮夫人便瞧見他大汗淋漓，臉色灰敗，登時就是一驚。趕忙起立問他出了什麼事？濮文暹却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不好了，不好了！今天太后下詔三度垂簾聽政，捉拿康有爲。連皇上都受過了審問，此刻已被囚在瀛台。』

濮夫人也是慌得花容頓改，她一叠聲追問：

『會有這樣的事？究竟是出了什麼岔子啦？』

濮文暹走到濮夫人的身邊，跟她悄悄耳語的道：

『聽說，是有人造謠皇上和新黨人物謀圍頤和園，刼持太后老佛爺。免得老佛爺先下手爲强，罷新政，廢皇帝。』

如同晴天霹靂，震得濮夫人呆若木鷄，手脚冰凉。半晌，方問：

『這樁大事——該不會把正誼牽涉在裏頭吧？』

『偏就牽涉到了他，夫人，』濮文暹急切的說：『外間謠傳，軍機章京譚嗣同，正是找的正誼和通臂猿胡七。要他們邀集俠林人物，用飛簷走壁的功夫，夜入頤和園，架走皇太后！』

『哎呀糟了！』濮夫人但覺得眼前一黑，兩脚一軟，她跌坐在一張梨花木交椅裏。橫波眼，溢出了兩行熱淚，直在喃聲的說：『正誼，這可怎辦呢？圖謀太后，形同叛逆，你怎的闖下了滅門抄家的滔天大禍啊！』

『噓——，』濮文暹連忙攔住她再往下說，他着急的道：『夫人，這話讓旁人聽見，那可怎麼得了？』

抖索着手，端起圓几上的一杯熱茶，濮夫人勉强喝了幾口，竭力的定定心神。然後，她一咬下嘴唇皮，神色堅毅，霍的站起身來就往外走。

『夫人！』濮文暹慌忙一把拉住了她，問道：『妳到那兒去？』

『王家。』

『去幹嘛？』

『趁着圍捕的官兵還沒到，』濮夫人下定了決心，便語音平靜的答道：『我是女流之輩，不會引人注意。我要搶先去救出幾個正誼家裏的人來。』

『哎呀夫人！』濮文暹使勁的一跺脚說：『妳是不要性命了呀？』

『大人說過，我們跟正誼是道義之交，』濮夫人一字一頓，字字着力的說：『那就不能臨危袖手，見死不救！』

『好，好，好！』轉念一想，濮文暹突如其來的一拍手，又伸出大指拇來極口讚道：『夫人，妳這一腔義氣，眞是不讓鬚眉！祇不過，夫人妳竟不必去了。老實告訴妳說吧，方才我一得着消息，立刻就奔到王家。祇是進門一看，室內空空，闃無人迹。再一問他們隔壁，這才曉得，頭十天王大嫂就帶着全家大小，回姥姥家住一晌去啦。』

濮夫人驚喜交集，跑過來挽住濮文暹的右手問：

『眞的呀？』

『我怎會騙妳？』直到這時，濮文暹的臉上，方始出現一抹喜色，他在自言自語的說：『此刻回想，方才竟是我過度緊張慌亂。我早就該想到，正誼平時辦事何等細密。既然要幹這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當然早就有了妥善的安排。』

說得濮夫人也心寬多了，然而秋波一轉，她竟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濮文暹怔怔的望着她問：

『夫人，妳在笑什麼呀？』

『我在笑大人您哪，』濮夫人率然的回答：『剛才大人嗔怪我不要性命了。然而，大人得了消息，從衙門裏直往王家奔，可見得大人也是想去搭救王家的人。那會兒，大人您是要不要您這條命咧？』

一個忍俊不住，濮文暹也陪着他夫人揚起了朗爽笑聲。大刀王五既有安排，眼看他們一家的性命，那是一定保得住的了。

因此，到了六月初九，譚嗣同等六君子被逮，盛傳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曾經在譚嗣同的住處出現，兩位老英雄糾合了大批徒衆，打算保住譚嗣同，殺出北京城。甚至還要擁衆入宮，救出被囚瀛台的光緒皇帝。因爲譚嗣同早已獲知直隸總督榮祿先期調集重兵，密佈北京內外，嚴防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乘機舉事。他不肯逃走，自願入獄，六月十三，戊戌六君子就在北京菜市口刑場當衆殺了頭。戊戌政變餘波盪漾，濮文暹兩夫婦每逢聽到大刀王五轟轟烈烈的作爲，他們祇是衷心敬佩，極口讚頌。由於兩夫婦深信大刀王五能夠照顧他的全家和他自己，他們從此不再爲大刀王五躭心着急。

三十一

百日維新失敗，戊戌政變終場，新黨人物，東分西散。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兩戶人家全都不曉得避到那兒去了。全國上下，都在爲光緒皇帝和新黨人物扼腕嘆息，恨慈禧手段太辣，六君子死得太慘。到處都在傳誦譚嗣同的絕命詩句：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

當年的人誰都知道，譚詩末句的『去留肝胆兩崑崙』，指的正是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他是在把這

兩位肝胆相照，能夠飛簷走壁的義俠，比喻唐朝的崐崙奴。其實呢，王五胡七的事迹，遠比崐崙奴偉大得多。

經過這一次驚濤駭浪，絶大風波，濮文暹跟他夫人幾度商量，仔細參詳。清廷多故，宦場險巇，這永遠不得出頭之日的小小前程，已經沒有什麼可資留戀的了。濮夫人同意濮文暹告病還鄉，把半壁街的房子賣掉，全家南下，回到故鄉溪水。自此息影田園，課子讀書。三四十年的官場生涯，除了對大刀王五不盡的懷念，兩夫婦都覺得毫無牽掛。

彈指間，又是兩年，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北方突然鬧起了拳亂。萬萬千千因爲農村經濟破產，無以爲生的善良百姓，投入了反抗列强經濟壓迫，教徒仗勢欺凌的巨大洪流。他們喊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決心要跟所有的洋人拚命。正對洋人啣恨甚深的慈禧和清廷守舊派人物，昏憒糊塗得竟眞以爲義和團的刀矛棍棒，敵得過洋人的大砲快鎗。在慈禧等人的縱容鼓勵之下，大批的拳民湧入平津。他們戕害外國使節，攻打各國使館，同時趁機殺戮舊黨的死敵，和朝廷裏外守正不阿的忠臣義士，瘋狂殘暴倒行逆施的結果，竟釀成了慈禧向世界各國宣戰，引起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使五百年古都焚毀一空，屍如山積，遭到千古未有的空前浩刼。

有識之士都在喟然太息，悲憤莫名，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在進行。庚子拳亂終於成爲過去，然而，就在兩宮回鑾，慈禧、光緒從西安返抵北京。濮文暹却在溪水城裏一家菜館聽一位北京來客言之鑿鑿的說：庚

子年夏天，大刀王五因爲戊戌一案已經事過境遷，他在北京開設的鏢局，還有許多待理未理的事情，必須他親自解決。所以他又悄悄兒的回去，一個人在半壁街的老宅住下。原打算住一陣子，把各事料理清楚，立刻就走。殊不知，他一到北京就被那李蓮英偵悉。當時正是拳民蜂擁而入，遍處驅擾，殺洋鬼子，殺跟洋鬼子來往的二道毛，殺洋教徒，殺反對義和團抗出天大漏子的忠臣義士，甚至於因宿怨舊嫌，趁火打刼而濫殺無辜。北京城裏正是火光不歇，殺聲不絶。便在那一場烏煙瘴氣的大混亂中，那年已經六十一歲，白髮皤皤，精神體力大減的大刀王五，竟然被李蓮英命人唆使陷於瘋狂狀態的拳民，叫他們趕緊找個機會把大刀王五給殺了。可是，義和團拳民的首領久聞大刀王五的赫赫威名，帶着一大羣耀武揚威，持刀荷矛的拳民到了大刀王五的家裏，逼着大刀王五也參加義和團，成爲他們的一員。大刀王五回答說咱們還在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的好。言下之意，對於義和團的發瘋胡鬧很瞧不起，使那位被稱爲大師兄的首領覺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憤憤然的離去。大師兄一惱大刀王五，當夜就有一批批的拳民上半壁街王家找碴，揚言非要大刀王五的腦袋祭神不可。於是一片紊亂之中，也不知道是誰把大刀王五殺死在地，還割下了他的首級。京師大俠，一代豪傑，便這樣冤枉透頂的送了一條性命。事後，由他的徒弟雇匠刻了一個檀香木的人頭，裝上大刀王五的屍首。然後運往西山，草草落葬。

聽到老友大刀王五竟然慘死於拳民之手，濮文暹直驚得魂飛天外，悽愴欲絶。他當時就流下了眼淚，却是忽又醒悟，天下大亂，謠言滿天飛，誰知道這消息是眞是假呢？他方自提出心中的疑問，那位北京來

客倘又從懷裏掏出一份舊報來。遞給濮文暹一看，一覽之餘，登時就是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報上有一段大刀王五死於非命的新聞，雖然沒那麼詳細，但是却能使濮文暹深信大刀王五刻已不在人間。於是濮文暹失魂落魄的起立，會了茶賬，脚步踉蹌。一路淚下如雨的回家，進上房一見濮夫人，他便號啕大哭，一聲悲呼：

『夫人，正誼死得好慘啊！』

斷斷續續，把方才聽來的大刀王五被害經過，向濮夫人說了一遍。濮夫人想起濮王兩家多年的交好，大刀王五爲人的可敬可感，以及他多年來和濮文暹的深厚情誼。無限傷心，陣陣慘然，她也情不自已的爲大刀王五痛哭了一場。

濮文暹兩夫婦哭過了大刀王五，默默對坐，黯然無語。直到丫環來請去喫午飯，兩個人仍還是像泥塑木雕的菩薩般坐着不動。又那麼坐了許久，濮文暹先是一聲浩歎，他在頭也不抬的說：

『夫人，如今北京平靖無事了，我很想上北京去走走。』

濮夫人一下子就猜中了他的心事，柔聲的問：

『大人是想去上上正誼的墳？』

濮文暹眼圈兒紅紅的，他沒答話，僅祇深深的點了點頭。

濮夫人試探的問：

『大人，我是否可以陪同您去呢？』

『這——，』濮文暹略一遲疑，然後便歉然的一笑，答道：『我看還是不必了吧。路途遙遠，一往一來得好些天。何況，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北上入京了，我還想多盤桓些時，把那邊該會的朋友，都會一會。沿途若有風景佳勝，也順便前去觀賞一番。』

『那——那大人要去多久呢？』

沉吟片刻，濮文暹終於下定決心的答道：

『多則三月，少則月餘。』

濮夫人又無言的低下了頭去，剛才她爲傷悼大刀王五的慘死痛哭。如今，心頭又佈滿了濃烈離愁。

三十二

北京西山，白楊樹下，一座高大的新墳。方才焚化的紙錢，灰燼被一陣晚風捲起，急速的飛騰向西，轉眼間便被吹得不見蹤影。荒草蔓蔓，四野寂寂，只聽得見濮文暹的聲聲哀慟。

濮文暹在大刀王五的墓前放聲大哭，儘情傾吐。他直在又哭又嚎的說：多年以來他日夜苦盼，始終在想得個機會，讓他跟大刀王五重行聚晤，再作盤桓，相互訴一訴這些年來魂夢爲勞的思念之苦。他說他恨蒼天，爲什麼連他這點小小的願望都吝而不予。大刀王五體質素健，應該可以平安無事的活到八九十歲，偏偏就讓他遭了瘋狂拳民的毒手，在亂刀之下喪生，連屍骸都殘缺不全！他哭得傷心淚盡，聲嘶力竭，腦

子裏一片昏昏沉沉。驟然聽見鴉聲聒噪，成千上萬的烏鴉正在結伴歸巢。這才想起轉眼之間天就要黑了，候在山脚路畔的大車，車伕一定等得很不耐煩。他這才擦擦滿臉的淚水，跌跌撞撞的步下山坡，打算就此回城。

然而，還沒走完那一段下坡路，驀的眼前閃過一條黑影，濮文暹驚了驚，脚步自然而然的放慢。便在這時，從路旁樹林裏鑽出一個人來，搶到他的面前，必恭必敬打了個千，打過了千還彎着腰，沒敢站直的在說：

『濮大人，小的蕭四參見！』

『什麼，你是蕭四？』濮文暹立刻便想起他是大刀王五的徒弟，衝輝府老英雄蕭選倫的兒子。所以登時就喜不自勝的說：『請起，請起，蕭四，你是暗中跟着我，到你令師的墳上來的？』

『不是，』蕭四站直了身子，他那神情模樣跟當年的蕭選倫長得很像。他垂手侍立，十分虔敬的答道：『小的在北京城裏，聽說濮大人到處在問先師的塋地，和我師母師兄弟們都搬到那兒去了，算準大人今天會來上坟，趕先到這林子裏來侍候。』

『很好很好，』濮文暹高興的搓着手說：『今兒見到了你，我那一腔心願大概可以達成了。蕭四，實不相瞞，我這次專程北上，除了上你師父的墳以外，我還下定決心非找到你師母他們不可。大亂之後，不曉得他們漂泊何方，家裏人口那麼多，境況祇怕是相當的困難。所以，我給他們捎來了一筆銀兩……』

『大人一定要見見師母，小的可以帶路，』沒想到，蕭四便這麼乾脆俐落的一口答應下來了，他頓了頓又說：『祇不過，路程是相當的遠。而且在此前後，連不能透露一點風聲。』

『這個，我當然曉得。』濮文暹欣喜不置的答道。『至於路程遙遠呢，反正我現在是野鶴閑雲之身，憑我和你令師的交情，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必得去見一見我的老嫂子，還有那些侄兒們，看看我能有什麼可資效力的地方。蕭四，你說我這話對嗎？』

蕭四彷彿生性寡言少語，他僅祇向濮文暹點了點頭。然後，他便請濮文暹領在頭裏走。兩人一前一後上了大路，蕭四攙濮文暹上車，他自己騎一匹黑驢回城。行前約好了次日一早他上濮文暹所住的會館去接，搭乘剛完成的蘆保路火車兼程南下，前去大刀王五遺屬避亂山居的那處地方。

濮文暹一回到會館便收拾行李，準備動身。挨過在北京的最後一夜，次日凌晨，那蕭四果然如約來到。他居然還挺週到的買好了火車票。他陪濮文暹驅車直赴蘆溝橋，上了火車，馳往保定。再乘大車經石門、邢台、彰德，過鄭州、許昌，直抵信陽府。——這一路上，蕭四老是閉緊嘴巴不愛講話，濮文暹還以爲他是唯恐途中人雜，言談之間一不小心會得洩露機密。蕭四不多言語，他便祇顧瀏覽四週的景色。到信陽後，住了一宵，第二天天亮一覺醒來，蕭四又是叁叁貼貼的先僱好了兩匹馬，一頭馱行李的健騾。濮文暹由着蕭四引他往前走，這一條路好不奇怪。先往北，抵達平昌關，再轉折向西南。一腳踏入湖北省界，却是走了不到四十里地，竟又折回河南地界去了。到豫鄂邊界的桐柏縣城過夜。第二天，出縣城

便開抬攀援廣袤百餘里，主峯高達兩千餘尺的桐柏山。蕭四直把濮文暹引到一處四面環山只有前後兩條通路的深谷。從山麓俯瞰，瞧見山谷中央新開出一大片田畝，還築得有幾幢房屋。濮文暹再看前後兩條通路都是懸岩峭壁夾峙，只容一人一騎通過的險徑，他情不自禁的脫口讚道：

『你師母眞是好眼力！找到了這麼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恰巧又在兩省交界的世外桃源。』

蕭四仍還是沒答話，他向濮文暹深沉的一笑。

瞧起來近，走起來且遠着咧。行行重行行，又走了兩個多鐘頭，麗日中天，都快午時了，來到兩道危岩之間的一條鳥道。濮文暹倏然聽見彷彿來自頭頂心的一陣馬蹄聲響，正自錯愕，又看到一人一騎，從左邊遶上了山路，絶塵而馳，直奔谷底。他方待問，這回竟是蕭四在不問自答了，他說：

『濮大人，請放心，那是趕去報訊，請——請他們來迎貴賓的。』

這話不錯。因爲他們將抵谷底，就有大刀王五的三個兒子，老二老四和老七，騎着快馬，歡聲嚷嚷的前來迎迓濮大叔。

被三個笑聲不歇的世侄簇擁着，由蕭四打發了馬伕和趕驢的，四個晚輩請濮文暹往堂屋裏走。濮文暹心想一進門準定先看到大刀王五的神主，未觸景，先生情，他的眼眶都已經濕了。然而，他一脚踏過門磕，劈面就有一位滿頭白髮的彪形大漢，歡天喜地的向他一揖及地，與此同時，聲若洪鐘的道：

『大人，正誼迎接來遲，千乞恕罪！』

一聽那熟悉的聲音，一見那眉開眼笑的面龐，濮文暹陡的一震，掄圓兩眼，張大了嘴，但覺得背脊上颼颼生涼，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那分明活着的大刀王五一見他這般模樣，生怕嚇着了他。便雙手抓住他的右手，猛力的一陣搖撼，拉開嗓門嚷嚷着：

『大人，我是正誼，其實我並沒死！』

濮文暹却在失魂落魄，嘴唇顫抖的說：

『你……你是正誼，你並沒死……』

『錯不了的呀！大人！』大刀王五發了急，湊近他耳朵邊上高聲一叫：『我不好好的站在您跟前嗎？』

這一聲叫，算是把濮文暹的三魂六魄全給叫回來了。他定定神，長長吁一口氣。把個大刀王五從頭看到脚，又捏捏他的胳臂手，方始茫茫然的說道：

『莫非——此刻是在夢中？』

『這不是夢，大人，』大刀王五噙着歡激的眼淚，開始細聲細嗓的說話：『您此刻是在我桐柏山的新居。』

『正誼！』

『大人，我確實沒死，我還活着。』大刀王五一面攙他居中落坐，一面吩咐園滿一屋的兒孫徒弟立刻上酒上菜，然後他樂嘻嘻的笑着說：『就憑那批失心瘋、瞎胡鬧的義和拳，也能要了我王正誼的命麼？』

直到這時，濮文暹那一顆晃晃盪盪的心，方始落進了腔子裏。

三十三

擺上酒菜，相對而坐，又跟往年一般的邊談邊喝。大刀王五正絮絮不絕，細訴他這『死而復甦』的經過。早在戊戌那年，他決意跟康有爲、梁超啓、譚嗣同他們幹一番弭國强種，抵禦外侮，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先就由蕭四他爸爸蕭選倫幫忙，找到了這麼一個理想的避難匿居處，把家眷和細軟全搬了來，開荒造屋，就此長住。戊戌政變，他和通臂猿胡七糾合了七八百名徒子徒孫，打算營救光緒和譚嗣同脫險，結果是兩皆不成。他祇好廢然回到了桐柏山，閑住了將近兩年多。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夏之交，義和團開始鬧進北京、天津了，京津一帶全部在拳民的控制之下，大刀王五這才無懼於慈禧、李蓮英以次的舊派人物見他必殺，悄悄兒的進了北京城。因爲他一生來去分明，前回離京走得太急，留下好些未了的事情，他得一一回去料理清楚。

殊不料那李蓮英手下的鷹犬爪牙也多，被他偵知大刀王五膽敢又回到北京城來。李蓮英決心斬草除根，免貽後患。他命人示意義和團的大師兄曹福田，叫他無論如何也要把大刀王五逮來殺了。

大刀王五跟義和團原本不是一路，爲什麼他不但不怕義和團加害於他，反倒有心托庇於義和團的保護？那是因爲義和團在北京的總頭目，大師兄曹福田原是大刀王五的徒孫。曹福田當時挾拳民自重，眞是權傾朝野，一手掌握滿清的命脈。清廷曾賞他一品頂戴花翎黃馬褂，跟洋人和戰與否，連直隸總督榮祿都要

聽他的決斷。不過曹福田深知唯有太監總管李蓮英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親信，暗底下他還不敢不買他的賬。因此當李蓮英命他殺大刀王五時，他只好遣人暗裏知會他師祖，雙方串通好了演一齣戲給李蓮英看看。

可是當時大刀王五却提醒曹福田他們說：李蓮英耳目衆多，詭計多端。他很可能早曉得大刀王五是曹福田的祖師爺。要演這個過場戲就得假戲眞做，毫無破綻。所以這才有曹福田率衆登門拜訪，要求大刀王五也加入義和團，結果遭拒光火，夜裏使人殺他的一連串演出。用意就在使李蓮英深信不疑。否則曹福田直接了當命人去殺大刀王五，而李蓮英又明知王門子弟斷乎不會叛師犯上，他必定會悟出所殺的大刀王五是個掉包。這麼一來，除了對曹福田大有妨礙，那李蓮英還是要爲他的一名爪牙報仇，給他自己出氣，只要他一日當權，他就會派人把大刀王五追到天涯海角。

『妙極妙極，』聽到這裏，又連喝了好幾杯酒，濮文暹方始恢復常態，拊掌大笑的道：『你這刀切豆腐兩面光，一石二鳥之計，非僅李蓮英，簡直的連普天下人全都給你瞞住了。』

大刀王五得意的一笑，乾了一大杯酒，然後再往下說。他說他在演出了當衆和曹福田相持不下的那一幕，衆人一走，他立刻開溜。大刀王五身上不名一物，只帶些細碎銀兩。夾在人叢之中，擠出阜城門，遶道抵達蘆溝橋。當時蘆保鐵路業已遭到破壞，無法通行，他只好扮個走方郎中，掛串搖鈴，沿途步行，輾轉的到了保定。

一到保定府，錢花光了，從此開始行醫維生，一路穿州過縣，沒錢，偏又苦於不能露面找朋友。於是

歷經艱難，回到了桐柏山。大刀王五一再的說，他將從此隱姓埋名，不再出世。就讓普天下的人，全都以爲大刀王五果眞是在庚子那年被拳民所殺。那他就自此安全無虞，可以逍遙自在，安安靜靜的度過桑榆晚境。

對於大刀王五的這個想法，濮文暹連連頷首，極力贊成。祇不過，他還在替大刀王五担心的問：

『正誼，是否除了我一個人之外，就不再有人曉得你並不曾死，而是匿居在這桐柏山裏呢？』

一提起這個，大刀王五便眉頭一皺，顯得老大不痛快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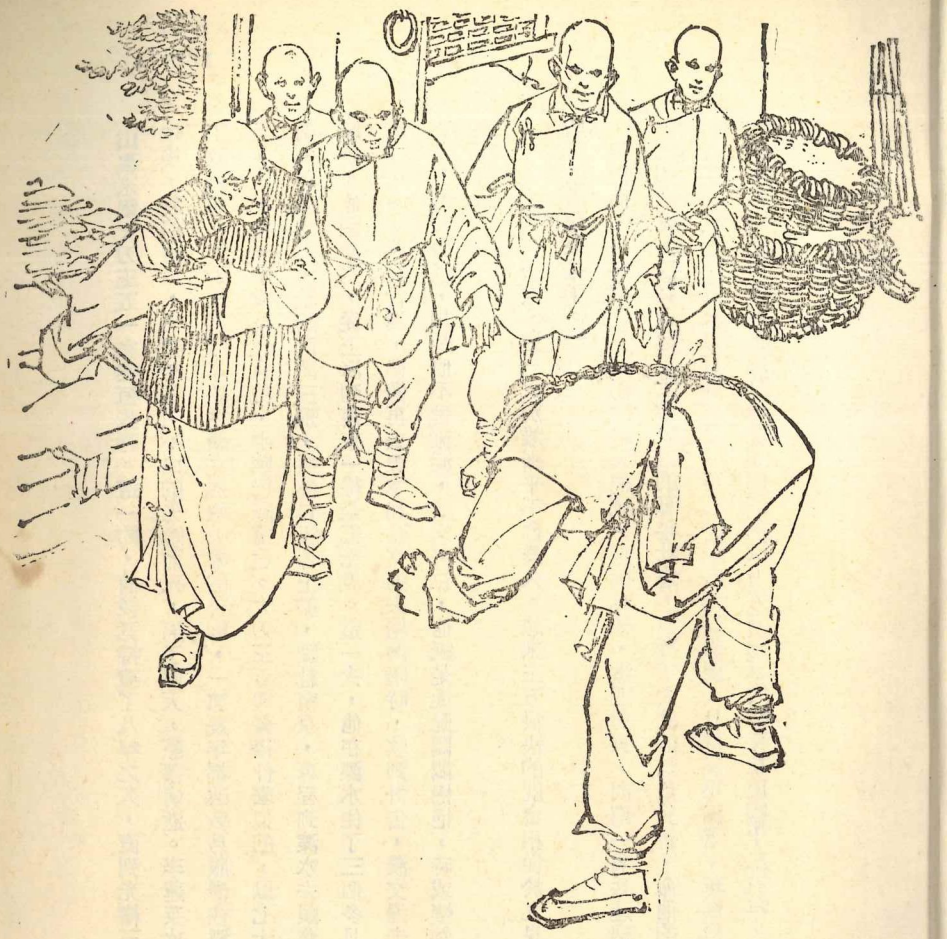
『就有一回，我那二小兒上縣城去玩，被曹福田的一名徒弟發現，暗地跟蹤，竟被他找了來，而且還見到了我。當時，曹福田已經在他靜海家鄉被居民逮住，送官治罪，讓靜海知縣給殺了頭。所以我命他徒弟指三千兩銀票去靜海，送給他的家眷。從此以後，又有三個曹福田的徒弟來過，我一律每人送一百兩銀子，一袋乾糧一頭驢。讓他們在關帝爺像前立個誓，決不洩漏，決不再來。事到如今又是兩個多月了，倒是不曾再有過外客。』

濮文暹一邊喝酒，一邊安慰他說：

『你對來人的處置合情合理，也很週密。我想這以後大概不會再有人來了。』

『但願如此，』大刀王五一聳肩膀，笑道：『我匿居深山，杜門不出，便天王老子也不希望他來看我。可是，唯獨有一個人例外。』

『誰？』



『當然是大人您囉。』

『正誼，』濮文暹手按酒杯望着他笑：『你該不是見我來了，迫不得已才說這話吧？』

『正誼怎敢？』大刀王五雙手一拱，又道：『大人您也不想想，天下那有恁巧的事？您千里迢遙的到北京，專爲上我的假墳，怎麼一到墳上就有我徒弟蕭四在等你。而且三言兩語，馬上就隨侍您上這兒來？大人，我便跟您實說了吧，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這些年裏，我想念大人可眞把我給想苦了啊。』

說得濮文暹心頭怦然一動，却是他偏又問：

『你的說法誠然天衣無縫。就祇有一層，你怎曉得我準會到北京去上你的假墳呢？』

『大人不但會去上我的假墳，』大刀王五斬釘截鐵的說：『而且，我還料準了大人會四處尋訪我的家眷，看看他們需不需要大人的鼎力相助呢。我要是連這點知人之明都沒有，那麼，大刀王五也就不成其爲大刀王五，大人更不成其爲我喊了半輩子的大人了！』

話一說完，樂得濮文暹哈哈大笑。他笑時，大刀王五，和擠滿一屋子的王五兒孫徒弟，也都發出了震撼屋宇的歡笑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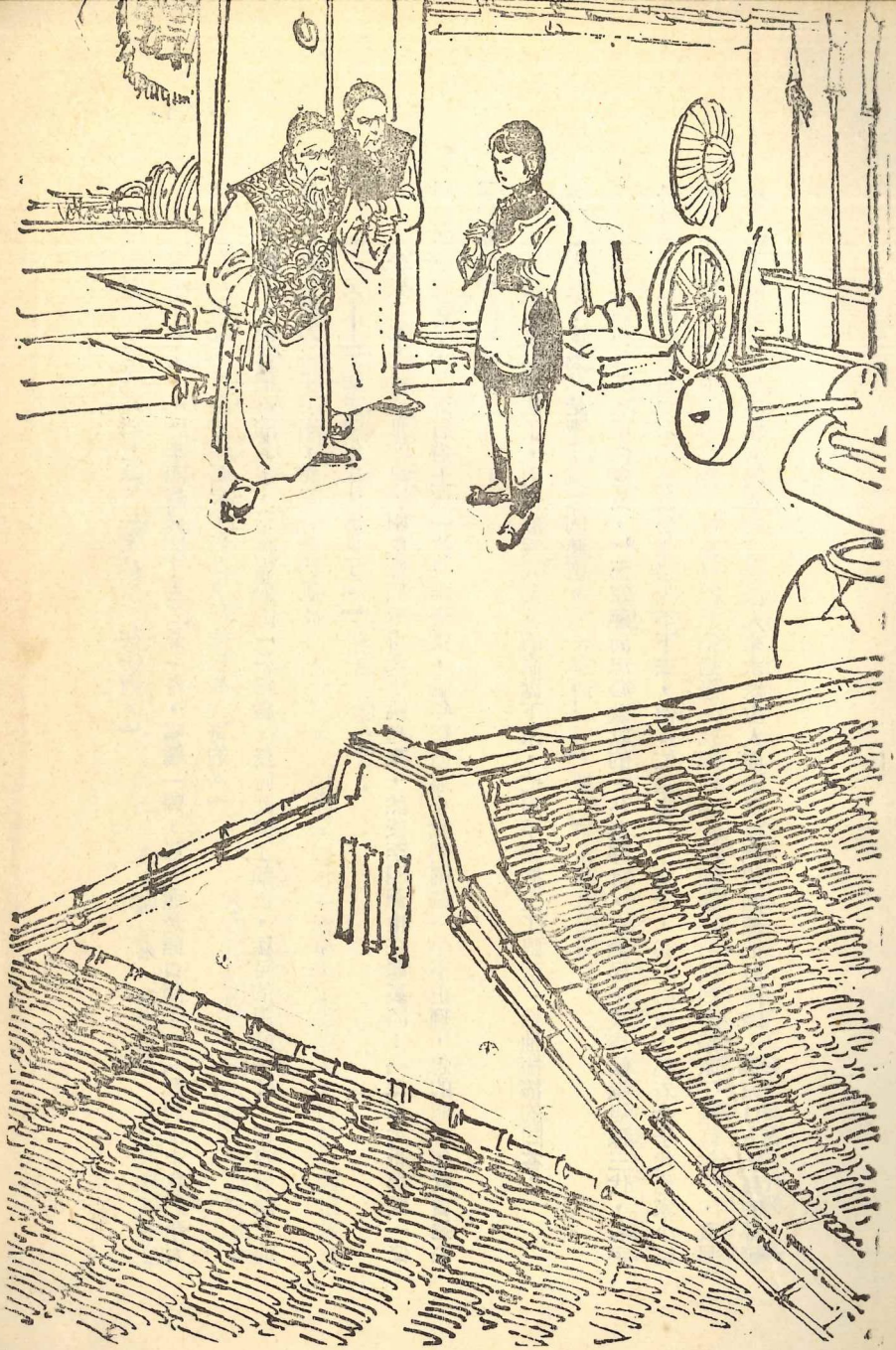
早晚飲宴，接席歡談，大刀王五一留再留。這頭一回，濮文暹在桐柏山中，大刀王五家裏竟然一住兩個月。一對白髮蕭蕭的老友，仍然還有說不盡的話要講，而且兩人齊同一致的以爲，這是他們一生之中最快樂，最歡暢的日子了。因此，臨別之際，濮文暹夫婦就到桐柏

山裏來跟大刀王五一家盤桓些時。這一約，前後竟持續了八年之久，直到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戊戌政變十年後，慈禧病篤，光緒却不明不白的先她而死，隔了兩天，慈禧病逝。李蓮英冰山既倒，從此消聲匿跡，不敢出頭。大刀王五這才聽從濮文暹兩夫婦的苦勸，一連幾年都改裝易服潛往溧水，到濮家去聚會一段時光。三年後，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肇建。大刀王五興奮得什麼似的，以七十二歲的高齡，特地冒險穿過民軍與清軍激戰的武漢三鎮，從漢口租界上船，馳赴南京，專程到溧水去跟濮文暹夫婦開懷暢飲，同申慶祝。他到溧水，從上海到南京一線全部光復。這一次，他在溧水住了三個多月，方始興盡歸去。然而，第二年當他收拾行囊，準備再去溧水和濮文暹夫婦聚晤時，收到訃告，濮文暹夫婦不幸得病相繼逝世。大刀王五驚聞噩耗，却是他不曾流淚，並未哭泣，他祇是從此悶悶悒悒，時或悽然的笑着，時或仰望天空，喃喃自語：

『大人，夫人，這一次別離斷乎不會長久。想來王五很快的就會相從於九泉之下，再相互傾訴別後這些時的種種經過了。』

然而，自從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軍閥專橫，盜匪猖獗，河南一省兵連禍結，善良百姓居無甯日。惡劣的環境，反倒激起了大刀王五的暮年壯志，他買了大批的長鎗短鎗，命他的兒孫僱工每天練習打靶，組成了一支小小的地方自衞武力。再伏着深谷地形險要，目標又不顯著。軍閥隊伍和土匪大股大都望望然而去，八十多歲的老英雄又保住了他的家園。大刀王五大概死在民國十二三年，享齡八十二三歲。他的後

代子孫相當的多，祇是由於時代的更替，潮流的轉變，大刀王五的後裔，精技擊的已經寥寥無幾，槍法奇準的反倒大有人在。桐柏山裏的王家，漸漸發展爲一個名叫平民的村落，大刀王五却和他的一身絕技，以及京師大俠的盛譽，僅祇留存於我們的記憶之中。也許，在我國歷史上，他將成爲最後的一位京師大俠了。



京張道上

一

棉門帘兒一掀，娉娉婷婷，走出來一位杏眼桃腮、千嬌百媚的小姑娘，可把濤貝勒府的總管李四爺，跟司賬古二爺兩個給楞住了。瞧她前額梳着劉海，腦後垂一條烏溜溜油閃閃的大辮子，一身皂白相間起暗紋的窄身衫褲，人長得那麼俊，穿着倆就這等素淨，先就讓人瞧了好不納悶。再看她淺笑盈盈，大大方方，直在殷勤的讓兩位爺們坐，那神情模樣更叫人摸不清底細，鬧得迷迷糊糊的。李四爺跟古二爺互望一眼，眼神裏的意思是說：『坐下就坐下吧，且看後事如何。』於是兩人略欠了欠身，算是補了禮數，仍舊在鄧家鏢局的大廳裏坐了下來。

兩位爺們一坐定，那小姑娘居然也大喇喇的往主位上一坐。還一面高聲吩咐鏢局裏的夥計沏好茶，奉水煙。一面開門見山的問：

『四爺、二爺今兒個光降，一定是有什麼吩咐。』

『呃——呃——，』李四爺又閃了古二爺一瞥，囁嚅一陣，終究還是開口問了：『我們——我們今天專程拜訪。原是，原是有件要事，想央求鄧伯魁鄧大哥的。』

小姑娘一聽鄧伯魁的名字，春風滿面的一張粉臉，登時就變了顏色，猛可的眼圈一紅，花容慘淡。她低下頭去盤弄着一條手絹，聲音梗塞的說：

『先父——早就在半年之前過世了。』

『什麼？鄧大哥過世了？』兩位爺們驚得幾乎跳起來，然後李四爺搶在頭裏問：『像鄧大哥那麼一位鮮蹦活跳的漢子，北五省道上頭一位英雄豪傑，論年紀他還小我們兩個一半不止咧，怎的頭半年就會過去了的呢？』

小姑娘再也撐不住了，兩行熱淚簌簌落落的直拋下來。忙用手絹捫上了眼睛，抽抽搐搐的回答：

『先父……先父是遭了仇家的暗害。有一天，……』

『事情是這樣的，兩位老爺，』鄧家鏢局忠心耿耿的一名老夥計，在鏢局子裏侍候過祖孫三代，名字叫做鄧三兒的，情知他家小姐傷心難過說不下去，便趕忙過來打了個千，必恭必敬，偃着身子代他家小姐回話：『家主人一生正道直行，從來沒跟誰結過怨。就祇因爲去年開春從熱河那邊過來了些紅鬍子，竄到張北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張北的官紳派人來求家主人前去幫他們帶團練把賊擊跑，張家口上堡裏的都統

大人還給家主人來了公事。家主人礙於多方的情面不能不去，誰知就那一伙他殺了紅鬍子頭兒燕子飛，算是把賊擊出了口北地面。那想到沒隔多久，家主子保一趟鏢上關外，就在奉天西關的荒郊野外，從山坳子裏迎面射來一槍，家主人就……就……。』

說得他自己也嗚咽梗塞，沒法再往下說了。李四爺跟古二爺聽了也是搖頭感慨，欷歔不置。古二爺就怕場面太僵，可是一時又找不出什麼話來勸那主僕二位，當下唯有關懷的問：

『兇手逮着了沒有？』

鄧三兒擦着眼淚直搖頭。

古二爺便再問一句：

『那麼，又怎知道是仇家暗害的呢？』

鄧三兒抬起頭來望着問話的古二爺，淚流滿面的回答：

『那一趟，家主人保的鏢銀一總是三萬兩，夠大不小了的。對方一槍射中了家主人，居然會讓已經到手的三萬兩銀子從他們跟前經過，照江湖上的規矩，那就是指明了說他們是要人不要銀子了。』

古二爺連連的點頭，乘着那兩主僕都在掩面飲泣，他輕輕的一拍李四爺的胳臂，兩人默不作聲，比劃了一陣手勢。然後，方由李四爺他先咳聲嗽，清清嗓子然後說道：

『鄧家姑娘，我跟這位古二爺，都在濤貝勒府當差。一年一次，親自來一趟張家口，收齊了貝勒府的

租銀，準是交給你們老爺子押運到北京。這一回又來，沒想到你們老爺子竟然遭了意外。眞是天不假年，令人聽了既喫驚而又難過。』說時，從懷裏掏出了四兩銀子，輕輕的擱在茶几上，然後就跟古二爺一道站起身來作勢待走：『區區微忱，請姑娘代我們買點錫箔，在鄧大哥的墓前焚化焚化，代我們兩個提提名姓。就說我們開耗太遲，又急於攢趕路程，不及親臨祭奠了。』

『兩位老爺，且慢！』不曾想到，小姑娘竟會立刻止住悲泣，站起身來，向李、古二位福了一福，告了聲罪，方說：『我自小就聽先父說過，貝勒府多年以來照顧寒舍，全是二位老爺的大力。貝勒府押解租銀，從來都是由我們鄧家鏢局承辦的。』

『這話不錯，』李四爺連連點着頭說：『鄧家鏢局押運貝勒府的租銀，是打從令祖父手上就起始的，少說也有四十來年啦。』

『那麼，』小姑娘淒然的一笑，伸手往外面一指，說是：『兩位老爺請看，鄧家鏢局的鏢旗還沒收呢！』

『是沒有收，』古二爺不用往外瞧，就滿口承認的道：『要不然，我們兩個就會先向附近鄰居打聽了。』

他的話才說完，突如其來，那小姑娘竟雙膝一屈，噗的一聲跪在李四爺跟古二爺的面前了。她這一着，可把兩位白鬍子老公公給嚇了一跳，雙雙伸手來攙，急切的道：

『鄧姑娘，請起請起，沒這個禮數。我們怎當得起妳行這等大禮？』

那小姑娘却仍然跪在地上，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說：

『先父就祇有我這麼一個女兒，我這是在行孝子的禮數。再麼，我還有一件事情，若是兩位老爺不肯答應，我就祇有儘這麼跪下去了。』

李、古兩老更着急了，一疊聲的在說：

『鄧姑娘，妳請起，有話好講。祇要是我們能辦到的事，我們一定答應。』

『兩位老爺，這話當眞？』

『決計不假。』

『那麼，劍娥就在這兒先叩謝兩位老爺了，』鄧劍娥藉此機會，通了自己的閨名。再一扭腰，動作好不麻利的猛一下子站直，她央兩位老人重新落座，方才說道：『兩位老爺是劍娥爺爺的一輩，我便喊二位李爺爺、古爺爺。兩位爺爺還是叫我的名字，劍娥。』

讓她給逼住了，李四爺和古二爺，祇好頷首應允。李四爺說：

『反正我們是三代的交情，我們就不嫌僭越，照姑娘的意思，姑且這麼稱呼吧。祇不過，劍娥，妳有什麼話，最好快點說，我和妳古爺爺還有不少的正辦呢。』

『是哦，李爺爺，』劍娥機伶，她登時就很快的接口說道：『我祇求兩位爺爺一件事。鄧家鏢局的鏢

旗既然沒收，那就是說咱們家這七代相傳的鏢局還得做下去。貝勒府今年的租銀，照說就還該我們護送。』

她這麼一說，李、古二位可是大大的爲難起來了。兩人面面相覷，臨了還是由李四爺力求婉轉的開了口，他說：

『劍娥姑娘，我們分明知道，妳們老爺子是三代單傳，妳上無伯叔，中無兄弟。妳說妳把鏢局繼續開下去，可是，妳想過了沒有？妳讓誰出面押運鏢銀呢？』

萬萬沒有料到，鄧劍娥竟會把臉一揚，不假思索的答道：

『我。』

『妳？』李四爺望着古二爺，失聲而笑了。他一片好意的道：『劍娥，就莫說妳是個女流之輩，出門在外，要跟那些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綠林響馬，一刀一槍的鬥個你死我活，該有多麼的不穩不便。再者，論妳的年齡，妳才幾歲呀？』

鄧劍娥脫口而出的答道：

『劍娥今年滿十四，虛歲十五了。』

逗得兩位老人哈哈大笑，笑後古二爺方說：

『劍娥，妳莫怪我們倚老賣老。終究，妳還是個大孩子呀。』

還好，劍娥倒是不惱。她祇是站在兩位貴客的面前，聲色不動的問：

『兩位爺爺跟舍下有三代的交情，想必知道舍下祖傳的武藝是什麼？』

一提這個，李四爺馬上就眉飛色舞，興高采烈的答道：

『這還用問嗎？北五省但凡有點身家，走過江湖的人誰不知道。鄧家劍術，自府上的始祖漁陽老人鄧鳴謙起，就數天下第一。後來吳修齡向漁陽老人學劍，又用吳家祖傳舉世無雙的峨嵋槍法相交換。從此以後，你們府上便以峨嵋槍和鄧家劍號稱雙絕。世代相傳，從不授徒。因此之故，你們老爺子鄧伯魁，方始能跟北平的大刀王五，深州的單刀李存義，並稱黃河以北頂兒尖兒的武林高手，無人匹敵！』

劍娥聽到這兒，面露喜色，又一次的檢枉萬福，謝謝李四爺的誇獎，然後，她又曼聲的問：

『兩位爺爺，可知道我的名字爲什麼叫劍娥嗎？』

李四爺怔了怔，一時答不上來。在一旁聽了許久的鄧三兒，便笑嘻嘻的插嘴進來說道：

『是這樣的，家主人生前常說，他小時候跟他爺爺學劍，稍大些再跟老主人學。這使他跟咱們姑娘在內，四代的劍法他都一清二楚。家主人說四代劍法得數咱們姑娘第一，所以長大了以後，就把咱們姑娘的名字，從雪娥改成了劍娥。』

『哦，失敬失敬！』兩位老者一齊雙手一拱的說。這話，他們聽了是很相信的。鄧伯魁膝下只有一女，他當然會把自己的祖傳絕技，授給劍娥。於是兩人又奉承劍娥一句道：『原來劍娥還是一位女英雄呢。』

『女英雄不敢當，』劍娥淺笑吟吟的答道：『不過我能保險，準定毫無差誤，替兩位爺爺把貝勒府的租銀，平安送到北京城。』

古二爺剛要說：這筆租銀有四萬多兩呢。鄧三兒便搶着說道：

『實則，也是咱們家姑娘的一番志氣。鄧家鏢局開設了將近兩百年，就從沒有過閃失疏誤，更有提收起鏢旗歇過買賣了。自從家主人中了仇家的暗害，半年以來，咱們家姑娘也曾親自出馬押過五趟鏢銀，每一趟都能穩妥沒事，沒人敢起過什麼歹心。最多的一票，也有一萬多兩銀子呢。咱們家姑娘，要是沒她爸爸、爺爺的能耐，那不是早就該出岔子了嗎？』

濤貝勒府的李總管和古司賬，挺有耐心的把這一大段話聽完。李總管沉吟半晌，方道：

『劍娥，我們叨長妳兩輩，不怕妳怪罪。這是件大事，我得跟古二爺到外間去商議一下。』

劍娥一聽，立刻領會。她叫鄧三兒跟她一道進裏屋去，讓兩位白鬍子爺爺留在外間，悄聲的商量。這時候，李四爺已經被劍娥和鄧三兒說得有點動了心。所以，當劍娥帶着老傭人鄧三兒一進屋。他便低聲的跟古二爺說：一來，全張家口只有一家鄧家鏢局，不讓劍娥護送，又能再去找誰？二則，看情形，劍娥確是得了鄧伯魁的衣鉢眞傳。再說，鄧家鏢局是將近兩百年的老字號，北五省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沖着鄧家鏢局的這一面鏢旗，跟貝勒府的租銀份上，大概也不至於會有什麼黑道上的人物敢於冒犯。——古司賬一聽李總管有意答應劍娥，由她出馬護送這四萬多兩銀子的租銀。『天坍下來有長人頂着』，他如何不

樂得做這個順水人情？因此也是滿口奉承。兩人計議已定，便由李四爺高聲的一喊：

『劍娥，妳出來一趟！』

鄧劍娥一聽他的聲音，就心知這事已有八成的成功之望。她笑逐顏開，又帶着鄧三兒出來，向兩位爺爺重行見禮。然而李四爺却先問一句：

『劍娥，妳想護送這一趟租銀的事，妳令堂大人可知道嗎？』

『知道的，』劍娥伸手向裏屋一指，特意提高聲浪答道：『兩位爺爺，其實家母就在裏屋。因爲身體有點不舒爽，所以沒能出來拜見。這會兒我們在外頭說話的聲音，她老人家是都能聽得到的。』

『那好，』李四爺當下就作個決斷的說：『方才我跟妳古爺爺商議過了，這票租銀不妨就由妳護送。祇不過，我們要妳依允三件事。』

劍娥歡喜得直搓手說：

『兩位爺爺，究竟是那三件事呀？』

『頭一件，』李四爺斂容正色的道：『我們兩個要跟租銀一道走。』

『好。』

『第二件，我們要裝作進京赴任的官員，銀兩都藏在箱籠鋪蓋裏頭。』

『行。』

『第三件，』李四爺捋着白鬍子，搖頭擺腦，洋洋得意的說道：『咱們還得使個障眼法，多雇車輛，每輛車上少載些銀兩。別讓那幫歹徒，一看蹄印車轍深淺，就曉得車裏載的是金銀。』

『成啦，』劍娥歡聲叫道：『兩位爺爺，這三件事我全聽您二位的吩咐。』

李四爺笑了笑，站起身，登時就要告辭。一件大事，就此順利解決，臨出大門時候，他又再叮嚀劍娥一句：

『咱們十天以後收齊租銀準期動身，妳可千萬別走漏了風聲。還有，妳回屋裏的時候，代我們順便問一聲令堂安好。』

鄧劍娥滿心喜悅，千恩萬謝，直把兩位爺爺送出了大門口。

二

插起二百年老店鄧家鏢局的旗號，鄧劍娥由三代老家人鄧三兒陪着，帶二十名夥計，連同李總管、古司眼攜來的十多個伴當。僱了十輛騾車，一輛車只裝載一百多斤銀子。一行四十餘人，由李四爺、古二爺扮作兩位入京蔭任的官員，浩浩蕩蕩，自張家口啓程，直奔京師。李四爺以爲自己計出萬全，鄧劍娥仗着鄧家鏢旗二百年來從不曾有人敢於下手。其實呢，這兩位的盤算全都大錯而特錯。

四萬多兩銀子數目不小，濤貝勒依仗他是皇親國戚作威作福，平時所結下的冤家更是很不在少。鄧劍娥再有本領，也不過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娃，鄧家鏢局從來祇靠主子的武藝高强，無人可敵。鏢局的夥計

誠然走南跑北，見多識廣，可是人人本事稀鬆平常。時值清末，盜賊盜賊，這麼大，又這麼容易手到擒來的一票買賣，口內口外（張家口內外）的黑道人物誰不兩眼發紅，垂涎三丈？李四爺那自作聰明的騙天過海之計，能夠騙得了誰？此所以，十輛大車一上路，沿途早已大股小股，單人匹馬的盜賊全都出動。連鄧劍娥都不曾警覺擺在她面前的正是處處陷阱，重重埋伏。

動身那天，李四、古二和他們的從人全部乘車，鄧家鏢局的夥計一概騎馬，在大車的前後左右小心照料。鄧劍娥身後跟個鄧三兒，匹馬當先。花容月貌的小姑娘，將腦後長辮盤成一個高髻，益發顯得面如圓月，眼似秋水。她在髻上再加一頂氈笠，錦衣、弓鞋，騎一匹她父親留下的千里追風銀騮馬，高大神駿，威武非凡。馬背上小小的鄧劍娥，背一口祖傳的青鋒劍，挂雕弓，佩箭囊，馬頭靠右邊插一支七尺多長，寒光四射的梨花鎗。

頭一天，經過沙嶺子，將近烟筒山。鄧三兒便提醒劍娥，這一帶山勢險峻，全無人煙，向來是强徒出沒之處，必得小心提防。當時劍娥也是不敢怠慢，她立刻便派出一名慣走京張道的夥計胡七，叫他走到頭前二十里路左右，仔細哨探。一旦有個動靜，便趕緊回到車隊，報一聲訊。

胡七得令去後，老長的車隊在兩旁高山夾峙的深谷中間緩緩行進。駝聲得得，車輪轔轔，引起了深山空谷的陣陣回聲。劍娥走在前面左右探望，步步小心。除了車隊，似乎就祇有幾隻蒼鷹，飛得高高的在半空之中翱翔，一遍又一遍的打着圓圈。

突然之間，正前方有快馬奔馳的蹄聲，李四和古二，緊張的從第一輛車裏伸出頭來探望，他們瞧見鄧三兒在側着耳朵傾聽，聽了陣，便輕輕的告訴劍娥說：

『姑娘，沒錯，準是胡七。』

當下劍娥也不言語，她微微頷首。不一會兒，胡七便神色倉皇的驟馬疾馳直奔車隊。李四、古二瞧見他跟劍娥兩馬相交，胡七附在劍娥的耳朵邊說了幾句悄悄話。劍娥依舊沒有回答，她一揮手，命胡七退後。

一直憋到這時，李四爺實在忍不住了，他大聲的問劍娥：

『究竟是什麼事呀？』

劍娥却面帶笑容，回過頭來輕鬆自在的答道：

『沒事，李爺爺，祇不過我叫胡七往前哨探二十里。他回來告訴我一路安靜。』

望一望天色，李四爺又說：

『太陽快下山了，該找地方打尖過夜了吧！』

『李爺爺說得一點也不錯，』劍娥這次却頭也不回的答道：『胡七已經探勘好了地點，咱們再走二十里就打尖宿夜。』

『再走二十里就歇？』這會兒古二爺也在躭心的問了：『那豈不是還沒到宣化府嗎？』

『對！』劍娥點了點頭回答：『古爺爺，倒是在荒郊野外露宿穩當。』

兩個白髮皤皤的老者，猜不透劍娥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看她像似懶怠答話，又不便再問。爾人喊嘰喳喳的直在議論。驀地，又聽見劍娥像似特地拔尖了嗓門，嚷得山應谷響的道：

『兩位爺爺，您們聽說過轟天雷沒有？』

李四和古二馬上就掌開車簾，齊齊的盯住劍娥。詫異的反問一句：

『沒聽說過呀，什麼叫轟天雷？』

然而即使他們全都把頭伸出了車外，劍娥仍還在大聲嚷嚷的說：

『那麼，就請李爺爺和古爺爺，瞧一瞧我轟天雷的手段。』

偏有李四爺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直在說：

『劍娥，究竟什麼是叫做轟天雷呀？』

車外，暮靄蒼蒼，落日昏黃。車隊已經駛到一處大峽谷裏。兩旁的高山峻嶺，峯巒疊疊，大路越來越遠。所以危岩峭壁，也變成了兩道斜坡，山麓有茂密的樹林，片片濃陰綠綠，彷彿隱藏着無限殺機。一眼看上去，便讓人觸目驚心，惴惴不安。天際，至少比山峯的高度更高一倍，還有幾隻禿鷹正在迴旋。

『兩位爺爺，你們看我打老鷹。』劍娥的話，登時就傳來了陣陣回聲：『我要打中老鷹的眼睛，用轟天雷貫穿牠的兩眼，轟掉牠的腦袋！』

李四跟古二都來不及問明究竟。但見劍娥採手入懷，掏出一樣亮晶晶的東西。然後她一舉手，便是『啪！』的一聲響，比山頭更高一倍的一隻老鷹，突的振了一振，顫了一顫，緊接着便倒栽下來，直落到右邊山麓的一片樹林裏面。李四爺和古二爺看得眞切，登時就十分惋惜，失口驚呼的道：

『劍娥，果然被妳射中了？祇是妳射中的老鷹掉在樹林子裏，這下妳到那兒去找？』

『用不着找了，兩位爺爺，』劍娥勒住馬四，跟李四爺和古二爺的那頭一輛騾車併成一排。然後放低聲音說道：『就憑我這一記轟天雷，準定可以嚇退一批歹賊。』

『歹賊？』兩位老者登時就驚惶莫名的問：『劍娥，劍娥，歹賊在那兒呀？』

劍娥伸手一指右首的樹林，從容答道：

『喏，就在那個樹林子裏面。』

『妳怎麼知道的？』

『方才胡七哨探出來，趕回車隊來報的訊。』

李四爺直嚇得混身抖索的問：

『那他們豈不是馬上就會衝下來放槍了嗎？』

劍娥一聲冷笑，鄙夷不屑的道：

『諒他們也不敢。』

『哎呀劍娥，』古二爺也在臉色發青的說：『妳總該曉得，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呀！』

『兩位爺爺儘管放心，』劍娥却在一聳肩膀的說：『此刻他們八成兒已經嚇跑了。』

李四爺臉都嚇黃了的在問：

『妳跟歹賊連照面都不曾打過，又怎知道他們會怕妳呢？』

劍娥耐心解釋的說：

『兩位爺爺，我那轟天雷的手段，是您二位親眼看到的。方才胡七急奔回來告訴我，這右邊林子裏有歹賊埋伏，我就特地露一手給他們看看，叫他們曉得我鄧家姑娘不是好惹的。右首樹林子在半山腰，山巔比樹林子高一倍，老鷹又飛在高山巔的一倍以上。我一記轟天雷能貫穿老鷹的兩眼。有這麼準的話，只要我下手，樹林子裏的那幫歹賊還能活得成嗎？我特地打下那隻老鷹掉落到樹林裏，叫他們撿起來看一看。兩位爺爺啊，我不把他們嚇得沒命狂奔，東逃西散才怪咧！』

聽到這兒，李四爺和古二爺，就祇有咄咄稱奇。驚得舌橋不下的份了。因爲如此說來，那就劍娥比她的祖先和父親，本事更大。她不但擅長鄧家祖傳的鐵帽槍和鄧家劍，居然還打得一手好槍，稱之爲神槍手，也不爲過。當下，李四爺想了想又問道：

『劍娥，妳這百發百中的槍法，是那一個教妳的呀？』

問得劍娥格格的笑了起來，她掩口胡蘆的答道：

『李爺爺，您又說外行話啦。就咱們習武的人來講，這槍法竟不須學，而祇要勤練。練得火候到了，自然百發百中，彈無虛發。』

『那麼，妳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練的呢？』

又觸及了鄧劍娥的傷心處，她一陣神情慘沮，埋下頭去，語音黯然的答道：

『從……從先父被紅鬍子狙擊身故以後，我恨透了火器。可是我也立下了志願，非得把這玩意兒也練好了不可。將來遇見慣使火器的仇家，我也要用火器射他幾十個窟窿。所以，我託人上天津捎來了這支小小的轟天雷。』

『了不起，有志氣！』李四爺一伸大拇指誇她：『你們老爺子有妳這麼一個閨女，依我看竟比生上十個兒子都强咧！』

誇得鄧劍娥臉上紅撲撲的直害臊，噗哧一聲，笑了。她猛揮一鞭，把胯下駿馬鞭得一陣風似的往前跑。

三

當晚，夕陽唧山，劍娥果然挑了一處荒郊野外，週圍十里全無人煙的地方，打尖，過夜。兩邊是高山峻嶺，中間夾着一片平陽地。兩處山脚，全是層層叠叠，枝葉繁密的樹林。

李四爺跟古二爺如今已經很能信得過劍娥了，但是這頭天晚上，喫過了夥計起火燒的晚飯，兩位老人

取出了水煙袋，往兩塊平整的大石頭上一坐，由傭人侍候着抽煙。一面在看劍娥親自安排如何露宿的時候，仍然覺得新鮮稀罕，好不奇怪。

因爲，劍娥正在忙着指揮她手下的夥計，跟趕車的車伕，把那十輛裝載銀兩的騾車，排成一個大圓圈，停放在兩道密林中央的那塊平陽地上，再將拖車的騾馬攆到東邊樹林子裏。李四爺和古二爺先還在誇獎劍娥安排宿處有條不紊，佈置得很週到呢。沒有想到，她把車和馬全部安置好了，又帶着夥計和車伕，走到二老的跟前，笑容可掬的說道：

『兩位爺爺，今兒可得委屈一夜了。咱們都在這樹林子裏頭睡。』

『那怎麼成？』李四爺登時就大不以爲然的說：『人都在樹林子裏睡，反倒把裝銀兩的車輛留在大路上。夜裏如果有歹賊前來下手搶，那豈不是如入無人之境，讓他們從容得手嗎？』

然而，鄧劍娥却直在吃吃的慈笑，一副調皮模樣，她湊近李四爺的耳邊，輕輕的說：

『我自小在鏢局裏長大，這些年來也不知跟我先父出了多少趟門。在什麼地方該怎樣防賊，李爺爺，這些事我準定比您在行。』

李四爺聽後臉上一紅，他不再言語了。

入夜，無星無月，四週圍一團漆黑，劍娥命夥計生起了幾堆火，衆人都圍攏在火旁取暖。騾車伕的那一堆裏，十來個人把隻酒葫蘆傳來遞去的在喝酒。有人聊着閑天，也有人唱起了小調：

『冬月裏，大雪天，挨呀挨到了妹門前，我隔着窗格兒往裏喊喲，妹呀妹，妳怎忍心將哥哥凍死在外邊？妳趕緊把門兒開開，讓哥挺進來暖一暖喂——』

『閉上你的鳥嘴！』

一聲厲喝，小調登時停了，却把向火取暖的二老嚇了一跳。定睛看時，原來竟是鄧家的老家人鄧三兒，他從鑰局賒計的那一堆人裏，虎的站了起來。他怒目圓瞋，臉上也不知是被柴火，抑或憤怒燒成了通紅。他正在向唱小調的車伕厲聲喝罵：

『是活得不耐煩啦！明知咱們姑娘就在近處，也敢唱這種下三濫的小調！』

二老連連頷首，稱許他罵得很對。唱小調的自家慚愧，就此悶聲不響，他裏起了毛毯倒地便睡。鄧三兒又復坐回火邊，李四爺和古二爺却忽然驚覺，四面張望一下，驚訝錯愕的問：

『咦，劍娥呢？』

答話的聲音，却竟從頭頂心上在響着。劍娥悄悄兒的在說：

『兩位爺爺，我在這兒哪。』

二老一看那棵樹不夠大，却是頭巍巍的拔地而起，離地面總有丈把高。而且枝葉疏朗，枝幹都不太粗，因而便犹心的在喊：

『快下來，劍娥，回頭摔下來可不是好玩的！』

劍娥却不答話，又是一陣輕俏的笑。

『兩位老爺請放心，』鄧三兒又站起身來陪笑代答，他說：『咱們姑娘端的有一身好輕功。便從十丈八丈的高處摔下來，也傷不到她分毫。』

『可是，睡夢之中猝然摔下來又怎麼辦呢？』李四爺着急的兩手一攤道：『即使她輕功再好，那也是沒法施展得出來的呀？』

『李爺爺，』這回是劍娥在樹上答話了：『不打緊，反正我今天夜裏沒法睡。』

『妳爲什麼沒法睡呀？』

『老實告訴您老人家吧，』劍娥還在樹上壓低了聲音說：『我得在樹上等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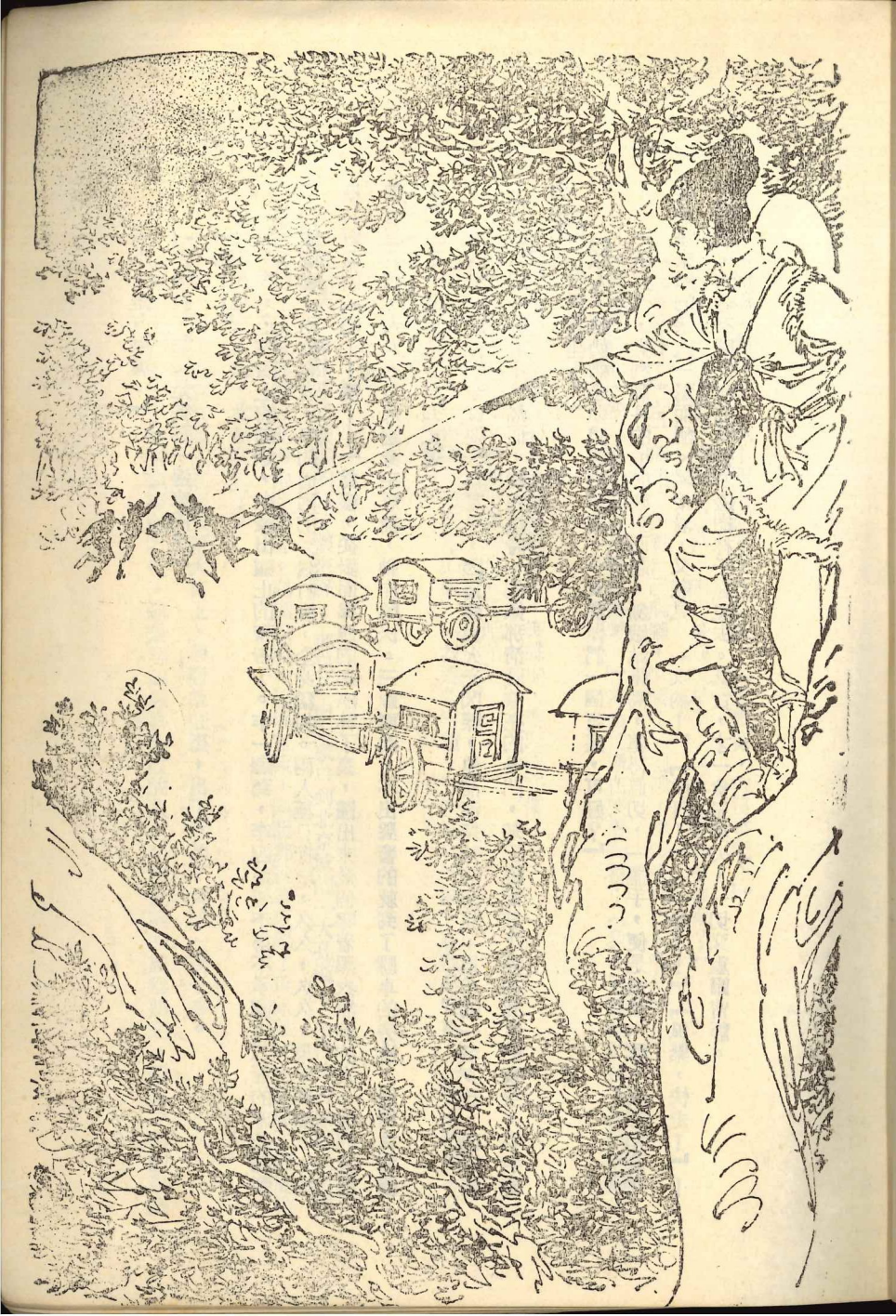
二老聽了不由大喫一驚，忙問：

『妳怎知道今夜有賊？』

『方才在半路上被我轟天雷嚇跑了的那一批賊，』劍娥斬釘截鐵的說道：『他們今兒夜裏一定會來。』

『何以見得呢？』

『事情明白淺顯得很嘛，』劍娥直在笑着說：『方才把他們嚇走以後，我一路看馬蹄印，分明他們是繞在我們前頭走，並沒退後回到張家口。那就指明了他們今兒夜裏一定還會來下手。』



二老嚇得簌簌的抖，連聲的問：

『那怎辦呢？那怎辦呢？劍娥，在這十里八里沒有人煙的地方，賊來了，豈不是祇有死路一條！』

『兩位爺爺別駭怕，』劍娥連忙安慰兩位老人說：『萬事都有我哩。您兩位只管放心大胆的睡，即令半夜三更有什麼動靜，千萬記住切莫言語，切莫走動，頂好連一聲都別吭，我自會把賊攆走。』

話雖是這麼說，可是李四爺跟古二爺兩個，依然還是躭心駭怕，焦灼萬狀，整整一夜沒敢閉上眼睛。夜深了，週圍寂靜如死，祇有車伕們陣陣的鼾聲，和遠處傳來低沉淒厲的狼嗥。兩位享慣榮華富貴，從沒担過驚險的老者，雖說不得不依劍娥的話，閉上嘴巴，悶聲不響，然而四隻眼睛却仍穿越樹木的空隙，盯望着停放在平陽地中央的大車；四隻耳朵，更是時刻在搜索四面八方的動靜。

三堆火，添夠了柴火，仍還在嗶嗶剝剝的燃燒着。像三盞明燈，三隻火把，火光鑽出樹林，將排成圓圈的十輛大車，映成忽隱忽現的龐然大物。由於一陣陣飄過去的煙霧，使十輛大車時或映成歪曲，映成模糊。李四爺年老體衰，睜大眼睛守候到四更過後，他正覺得有點倦意，方待闔眼。驀地，跟他並排臥在地上裹在狼皮厚墊褥裏躺着的古二爺，猛可一拉他的胳臂，讓李四爺驚了驚，又聽見古二爺在用氣音說：

『你聽！』

……

『沒什麼呀？』

『不，是有聲響。』

『你快說，聲響是從那一邊來的？』

『噓——』

這一次，是樹頂上的劍娥，在發出噓止的警告了。乍一聽到，李四爺便不得不承認古二爺的確是聽到了什麼聲響。兩位老者，不約而同的牙齒打戰，全身猛抖。兩人極目探望，久久，久久，果不其然，一連極其輕微的『噗——噗——』聲響，從對面靠西的那座林子裏，躥出來幾個穿着黑衣黑褲的人。他們大概總有五六個，人人都是那麼身手矯捷，動作輕快。三蹦兩跳，不出聲響的就到了騾車的旁邊。而樹林和騾車的距離，却足足有三五丈遠。

李四爺緊張得幾乎就要失口驚呼，因爲藉由火光閃爍，他清清楚楚的瞧見，爲首的一名歹徒，已經爬上了靠右的一輛騾車。然而，就在這時，劍娥那清脆嘹亮的嗓門，却已經劃破了靜如死水的夜空，字字着力的在說：

『賊人，姑奶奶念你們遠道而來，一人賞你們一個窟窿，可好？』

一語方竟，尖利刺耳的槍聲破空而起，劍娥站得高，望得眞切，一擺手，便是連發六彈。喊聲和槍聲使已睡未睡的衆人一驚而醒。緊接着，又聽見：『哎喲！』『哎呀！』『不好了！』『風緊，快走！』——然後，六名歹賊沒命的又往右邊樹林子裏竄去。其實，才一會兒功夫，一切又重歸甯靜。

『劍娥，劍娥，』是李四爺顫着聲音在喊：『怎麼樣，妳沒事吧！』

『李爺爺，』劍娥一陣笑，搖落下來好些殘枝枯葉：『我怎麼會有事呢？』

『沒事就好，』古二爺連連拍着自己胸脯，又問：『劍娥，妳該沒打死人吧？』

『豈祇沒打死，我連他們的皮毛都沒傷着。』劍娥仍還在笑着回答：『我不過讓他們頭上戴的氈帽，一頂打個窟窿罷了。』

聽得樹林子裏露宿的人全都笑起來了，笑聲中，李四爺在催：

『好姑娘，賊逃啦。妳該下來補個覺了吧？』

『不，李爺爺，』劍娥一力堅持的說：『我還得守着，三夜五夜不睡，在我是常事。一夜不閉眼，又算得了什麼咧。』

四

第三天，車隊平安無事的到了懷來縣，那兒是由張家口到北京城的一大孔道。由懷來過康莊進居庸關，就歸北京城裏的京兆尹地面所管。處處設訊，遍地官兵，照說那就算度過了重重難關，脫離了層層險阻，步上康莊大道，北京在望了。

然而，偏就在熙來攘往的懷來縣大街上，與隆飯莊裏，出了意想不到的一碼子事。

鄧劍娥一行本來是路過懷來縣打尖，還是李四爺喜孜孜的眼見艱難危險的旅程將完，四萬多兩的租銀

準保可以運到北京濤貝勒府繳庫。他一時興起，便說由他作東，連夥計、車伕在內，都上興隆飯莊喫喝一頓。下午再過康莊，進居庸關，把察哈爾境內的最後一段路程走完。

偏是劍娥也覺得挺高興，她叫夥計、車伕把十輛騾車都停放在興隆飯莊門前。吩咐鄧三兒攜着飯莊跑堂去餵馬飼騾，然後再牽到飯莊門前一一繫好。那面鏢旗，跟她的梨花槍，也齊同並列的插在飯莊門外。

興隆飯莊的樓上一共開了六桌，李四爺說好了要讓夥計、車伕儘情喫喝，祇是不許喝醉。衆人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都答應了。李四爺和古二爺，便帶着劍娥坐在臨窗居中的一桌，三個人成品字形坐定，而且不須站起身來，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飯莊門前的情景。

堂倌把酒菜陸陸續續的端上樓來時，誰也不曾發現有所異樣。李四爺和古二爺要了一小壺蓮花白，細斟慢飲，輕言細語。劍娥不喝酒，光喫菜，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却始終不離窗外。

突然之間她的神情開始緊張起來，而兩位老者很快的便有所察覺。於是便關懷體貼的問她有什麼事，劍娥却搖搖頭笑笑，掩飾的答道：

『沒什麼呀，這兒不是好好的嗎？』

可是不一會兒，鄧三兒便督飭店伙，餵完馬騾，他也走上樓來準備入席跟衆人一道喫喝。他先走到劍娥的身邊，稟告他家姑娘吩咐的事業已辦妥。鄧三兒在低聲說話的時候，偶然抬眼望望窗外，這一望之下，他登時就大驚失色，脫口駭呼的一叫：

『哎呀，來的不是康八爺嗎？』

劍娥忙不迭的用眼神阻止，却是已經來不及了。鄧三兒的驚叫一出口，先就是李四爺駭心的問：

『康八，康八是誰呀？』

這時候劍娥一看窗外街心的架勢，立刻就曉得一場大禍，迫在眉睫，而且紙包不住火，她終難在兩位老者跟前再行隱瞞。因爲，懷來大街的行人正在紛紛走避，唯恐惹火上身，而那位前輩英雄康八，却正滿面怒容，大踏步的在向興隆樓走來。

時機緊迫，間不容髮。劍娥迫不及待的告訴同席兩位老人說：

『這位康八爺，綽號神腿康八，他是京師大俠大刀王五的師弟。跟先父是同一輩的英雄豪傑。我看八爺此刻正是怒火冲天，直奔我們這兒。一定是有什麼誤會，說不定會有一番口舌。』

說起來也眞湊巧，劍娥的這幾句話方始說完。李四爺跟古二爺正在伸長了脖子往樓下街心探看。神腿康八恰好走到興隆飯莊的門前，兩位老者但見那康八約摸四十八九歲的年紀，他長得極其威武雄壯，七尺開外的身軀，劍目臥眉，虎腰熊臂。走起路來步步着力，彷彿他每走一步連大地都會顫動。連外行人都可以發覺，這康八確有一身的硬功夫。

然而更其令人駭異的事還在後頭，二老一見康八走到興隆飯莊門口。他竟仰臉朝天，發出一陣梟笑。緊接着他便一手拔起兩百年來從未有人敢於褻瀆冒犯的鄧家鏢旗，鄙夷不屑的往地面一拋。這時候李四爺

和古二爺幾乎就要失口驚呼，而鄧三兒和鄧家鏢局的夥計更是氣得簌簌發抖。鄧劍娥尤其難以忍耐，她臉色發白。殊不料那神腿康八竟然還有一手。

他踹踏過鄧家鏢旗，尖聲的笑。然後便一把拔起鄧劍娥的梨花槍。劍娥的那支梨花槍從尾端到槍尖，全部是由百煉純鋼所鑄成，七尺多長，大拇指粗細，重達二十多斤。可是神腿康八却把這支梨花槍捏在手上，祇用食指和中指，輕輕的一拗，登時便將劍娥純鋼鑄製的梨花槍像扭股糖似的拗成一個圓圈。再往鄧劍娥的褡褳馬脖子上一套，讓梨花槍變成了繫馬索。他把梨花槍的圈圈越彎越小，幾乎就要把那匹駿馬給勒死了。直到這時他方始顧盼自豪，旁若無人的高聲說道：

『鄧家還有人嗎？』

當下，鄧家鏢局的夥計們忍無可忍，勃然而起。可是鄧劍娥却也站了起來，她揮揮手，命鏢局的夥計坐下。然後，她不顧李四爺、古二爺和鄧三兒的苦苦攔阻，從容自在的拾級下樓。

鄧劍娥出了興隆飯莊樓下的店堂，柳腰款擺，挺身而出。她一直走到盛氣凌人的康八面前。檢枉萬福，曼聲的道了一句：

『八爺您好。』

然而，神腿康八却在氣頭上，他望一瞥劍娥，傲然的也不答禮。他說：

『我道是那一路的凶神惡煞呢，原來是妳這個丫頭！』

『八爺，』劍娥仍在低聲下氣的說：『先父過世以後，姪女爲了維持鄧家鏢局，迫不得已的拋頭露面，繼承祖上的舊業。萬萬料想不到，會得開罪了八爺您。總之這是我年輕識淺，但求八爺不看僧面看佛面，劍娥若有過錯，還得八爺多多開導。』

詎料，神腿康八却仍聲聲冷笑的道：

『開導，我可不敢。祇不過，我要問妳一句，俗話說得好：「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妳憑什麼把這句老話給全改過來？改成了「明箭容易躲，暗槍最難防」的呢？』

『八爺，』劍娥仍還在滿臉陪笑的道：『我使火器，那也是在先父遭人暗害以後。』

『你們老爺子的事咱們管不着，』康八一臉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他振振有詞的說：『北五省的朋友，全都敬重你們鄧家的這一面鏢旗、鄧家劍、峨嵋槍，將近兩百年來也曾天下無敵。可是今天我要問聲妳，從什麼時候起，你們鄧家鏢局保鏢會用上了火器的？你們是要創這個新規矩呢？還是想在普天下十八行省那麼些鏢局之外，再起個三百六十行的外一行。』

『八爺您太言重了，』鄧劍娥未開言，再向康八福了一福，算是賠過了禮，方道：『諒我劍娥小小年紀，那來這麼大的胆子，竟敢另創一行，壞了江湖上的規矩？八爺，明人跟前不說暗話，昨兒個，我是使了兩手轟天雷，可是我也畢竟沒敢傷着誰呀？我不過嚇唬嚇唬想要扣鏢的朋友而已，要是那幫子朋友裏有八爺面上的人，得罪了那一位，劍娥方才跟八爺賠過了禮不算，我願意再當着八爺的面，跟八爺的朋友請

罪。』

鄧劍娥說這些個話，出乎一片誠心。可是，到底她年紀還小，不知輕重，幾句話反倒說得讓康八火上加油，怒不可抑。他錯會了意，以爲鄧劍娥是在有心譏誚他哩。當下他便把臉一抹，霍的往後縱身一躍，躍到距離劍娥一丈開外的地方。一甩手，將身上的一件醬色緞子面，起暗紋小花的狐皮袍給脫下來了，露出一身對襟密扣的黑棉褂褲，擺了個騎馬式的門戶。然後手一伸，身後自有他的徒弟，替他遞上來一柄明晃晃的鬼頭刀，映在冬日暗黃的太陽光下，寒光四射，陰森凜冽。康八右手倒撩刀柄，左手捏了個刀訣，兩指一叠，向鄧劍娥一指，厲聲喝道：

『黃毛丫頭，乳臭未乾，居然胆敢攀誣前人尊長，說我康八通賊？我今日若不給妳一點教訓，那我康八還能在京張道上混嗎？來來來，如今我跟妳已經沒話可說了，乾脆在兵器上面見個高低。』

酒樓上，爬在窗檻上看的李四爺和古二爺，一見康八要跟劍娥比武，都着了急，忙不迭就要下樓去爲他們排解。偏是鄧三兒將兩位老者一把拉住，悄悄兒的跟這兩位老者說：

『您兩位老爺別替咱們姑娘操這個心，一來康八已經把話說決裂，這一場架，便天王老子來到也勸和不了。再則呢，二位別看我們家姑娘才那麼丁點兒大，可是呀，康八決不是她的對手。』

『這麼說來，』李四爺仍然挺躭心的在問：『就讓他們這樣在懷來大街上，刀呀劍的拚個你死我活嗎？』

沒想到，鄧三兒却蠻不在乎的一聳肩道：

『該應懷來縣裏的人有這份眼福。管他哩？反正是康八自己找上門來的。』

五

沒奈何，祇好再去看那街心裏，鄧劍娥不慌不忙，不驚不怯，她還在臉上帶笑的道：

『八爺，您拔了咱們家的鏢旗，又拗了我的梨花槍，勒住了我們老爺子留下來的棗騮馬，這便分明是您要逼我跟您比劃比劃，前輩吩咐，不敢不遵。祇是在您老人家出手之前，劍娥理該問個明白，昨兒個我用轟天雷嚇走了的劫鏢朋友，既然不是八爺面上的人，那麼，八爺幹嘛要生這麼大的氣？』

『好，我該讓妳鬧明白，』康八一陣冷笑，然後提高聲浪說道：『便在今兒個一大清早，妳八爺出門放鳥，瞧見那幾個劫鏢的神色倉皇，急急忙忙穿城而過。是妳八爺叫住了他們，問他們憑什麼胆敢到俺懷來作案？那八個也曾向我跪地求饒，又說明昨兒夜裏妳用短銃射穿了他們的氈帽，嚇得他們落荒而逃。八爺一聽當下就火了，我告訴妳，我火的是妳不該破壞鏢局買賣的規矩，擅自使用火器，暗中傷人。自有大清就有咱們鏢局，二百多年來成千上萬人用一刀一槍門出來的買賣，焉能讓妳一顆老鼠屎攪臭了一鍋粥，把幾千上萬前輩同輩同行的名聲盡行敗壞？這懷來的地頭歸妳八爺所管，我就不能不出面來懲治懲治妳這不知深淺高低的小輩。』

『啊，原來八爺您是爲這個呀？』劍娥還在力圖轉圜的說：『八爺，俗話有道是：不知者不罪嘛！

您老人家饒了我這一遭，下回我再也不敢使火器罷咧！』

『沒那麼容易！』康八兩眼一彈，緊一緊手裏的鬼頭刀，高聲說道：『妳讓妳家鏢旗見一見天光，那鏢局子的大小規矩，妳就該全都懂得。誤犯一樁，天大的罪妳都得頂着。鏢局不許使火器，早就由我師兄大刀王五傳知了各處。妳該明白，要是鏢局子保鏢全使火器的話，打南到北仗武藝嚼穀混飯的朋友就都該捲旗門門，誰也甭幹這一行啦！』

話一說完，康八就開始閉氣，將一股丹田之氣運到全身各處。劍娥一看他的神色，登時曉得他馬上就要出手。康八是跟大刀王五、單刀李存義齊名的英雄人物，揚威京張道上，一輩子不曾逢過敵手。劍娥武藝再高，也不敢小心怠慢。於是她忙一回頭，向興隆飯莊樓上尖聲的一喊：

『鄧三兒，取傢伙來！』

鄧三兒正等着這一聲令下哩，雙手捧住的那柄青鋒劍，猛拔出鞘，往鄧劍娥的頭頂心上便是一拋。鄧劍娥兩眼定定望着康八手上的鬼頭刀，她頭也不抬，光聽聲響，一抬手，便從半空中接過了鄧三兒拋將過來的劍柄。引得四處閃躲着觀看的人羣，齊齊的喝了聲采：

『好！』

劍娥右手仗劍，左手捏起劍訣。她沒等康八先動手，搶在頭裏，再作聲明：

『八爺，有一句話，我非得說在頭裏不可。誤用了火器，是我鄧劍娥不明鏢行的規矩，今兒個，千錯

萬錯，錯都在我。而且，從今以後，我若是再保鏢，就決不會再用火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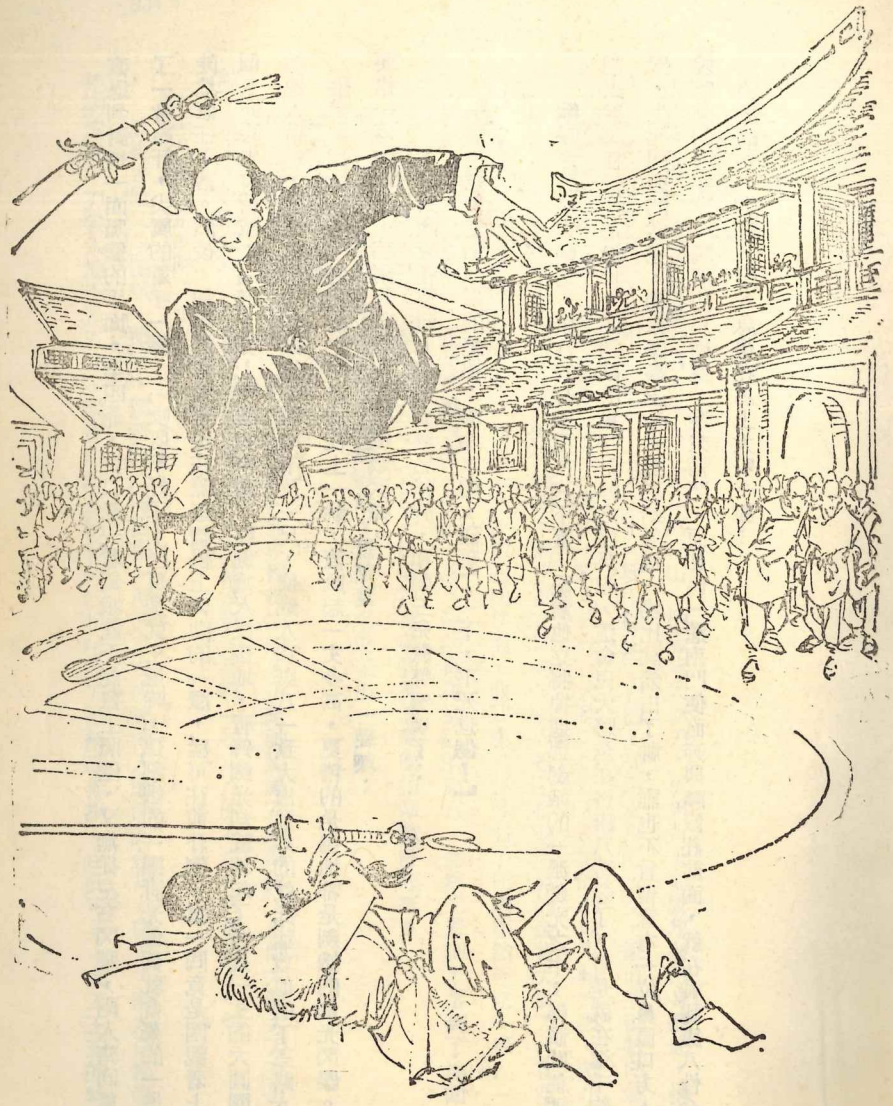
這麼幾句，說得光明磊落，漂亮得很。於是週圍的人，又再同聲的誇她：

『看她小小年紀，不但一身好武藝，又難得這般的明白事理！』

這一誇，偏把康八給比下去了。又讓康八無名火起，直冒八丈高，他覷定了劍娥的左肩，如疾雷閃電，霍的便是一刀。李四、古二兩位老者脫口而出，發出一聲駭喊。虧得劍娥乖巧，刀風將到，她早已一個箕步，躥到了康八的身後。

從這雷霆萬鈞的當頭一刀起始，康八、劍娥，就此刀來劍往，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李四和古二，以前雖然也曾看過擂台比武，拳師較量，可是那些都祇不過是花拳綉腿，圖個邊式，跟戲台上的武生一般無二，無非圖個觀衆眼花撩亂，熱鬧好看而已。如今在懷來街心決鬥的一老一小，一個是京張道上第一條英雄好漢，一個是身懷絕技的曠代俠女，兩個人都準備拚個你死我活。於是雙方都施展出了平生武藝，全身解數。康八的那一柄鬼頭刀光芒發白，鄧劍娥的那一柄青鋒劍劍色帶青。但是在中天太陽照射之下，祇見青光白光矯若游龍，相互繚繞。一轉眼間，康八和鄧劍娥的身子全都隱沒在刀光劍影之中，再也看不見了。

李四和古二手心裏都爲鄧劍娥捏一把汗，然而却又見到劍娥的劍光團團滾滾，似雪花溶溶，又像白浪粼粼，隱隱中彷彿有龍吟虎嘯之聲。凝神傾聽的時候，又似乎是琤琤琮琮的金玉相震。連李四爺、古二爺



那樣的外行，都覺得出劍娥的劍術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登峯造極的境界。然而看那康八，一把鬼頭刀舉竟也使成了一個方圓丈許的皚白光圈，正在把那團青鋒劍輝越逼越緊，越逼越退。白光旋繞，發出虎虎的聲響，幾乎令人聽得出來，他每砍一刀都用多大的氣力。李四爺和古二爺不由自主的又着了急，兩人轉過臉去忙問鄧三兒：

『劍娥到底年幼力怯，只怕她不是那康八的對手啊。』

鄧三兒眼睛緊盯住街心狠鬥的那一團白光與青光，他曼聲的答道：

『沒關係，咱們的鄧家劍，原本就是先讓後逼，眞功夫且在後頭哩。』

李四爺和古二爺將信將疑，兩對眼睛又望到那刀光劍影中去。康八和鄧劍娥越鬥越酣，越鬥越急。這時候，懷來縣大街的兩旁，樓檻上，店舖裏，廊簷下，街兩頭，少說也有上千個男女老幼，遠遠的在看這平生難得一見的生死決鬥。上千個人無不屏息木立，一臉驚悚，竟沒有一個人發出一點聲響，透出一口大氣。千把個人全都看得呆了，儻了楞了怕了，滿耳盡是颯颯的風聲，滿眼盡是森森的寒光。只有興隆飯莊樓頭上的李四爺和古二爺，覺出他們的滿口牙齒在格格的抖。

青鋒劍光閃的一個逆轉，便那麼電光石火的一瞬間，鄧劍娥讓樓頭上的人，驚鴻一瞥看到了她的上半身，三千青絲依然一絲不亂，面容神情彷彿還是那麼從容鎮靜。這一瞥之間使李四爺和古二爺大大的寬了心，然而也就在這一刹那，那康八施展出的一團白光，居然就猛一下的逼將過去，青光連連倒退，竟會一

直退到對街一面照壁的下面。李四爺、古二爺一看劍娥既不能竄上照壁，又無從左右閃避，兩人齊同驚出了一身冷汗，尖厲的驚呼一聲：『哎呀不好了！』可是就在這時，鄧劍娥的一團青光偏偏就會驀的一挫，陡然直往下落。然後，劍娥的纖纖雙足往照壁牆根上使勁的一蹬，猛可往前仆倒。這一回竟是圍觀着上千個人同時失口驚喊：『糟了呀！』誰能料到？鄧劍娥人沒落地，青鋒劍光却就地起了將近一丈的大圓圈，她連人帶劍，就地打起一個螺旋，離地不及三尺，使衆人和康八一致大出意外的就此猛攻他的下三路。康八給嚇得哇哇怪叫，他用盡生平之力往上一跳，直跳起一丈多高，更糟的是遍地都是劍娥的劍光閃爍。只要他一落回地上，那兩隻脚準定會被劍娥砍掉。

這一下該與隆飯莊模頭上的鄧家鏢局夥計，和鄧三兒歡聲嚷嘆了：

『瞧，這便是鄧家劍的絕招：滾地車輪，碰着了一下，不死也傷！』

六

歡呼之聲餘音嫋嫋，康八的身子正在往下落，眼看他立將掉進鄧劍娥的一派劍光之中；轉眼間便要被削去雙脚枉把性命送掉，四週圍的驚呼駭喊之聲又起，這會兒大夥全在替康八發急了。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關頭的當兒。懷來縣裏上千男女老幼看這一場比試看出了神，誰也不曾留意有一位鼻直口方，相貌堂堂的中年漢子騎匹快馬衝進了懷來南門，而且他一進南門便直奔與隆飯莊前面，就在神腿康八性命危在頃刻的那一剎那，這人急得在馬上大叫一聲：

『使不得！』

衆人還沒來得及扭頭去看，來人已經霍的抽出一柄金背大砍刀，從馬背上如鷹隼般飛身躍起，搶在神腿康八落地被砍之前，他兩脚在上，大刀在下。雙手攥住了刀柄，從兩丈高的半空，筆直的倒栽向劍娥的那一輪劍光之中。當下衆人祇聽到噹啷一聲響，那人的金背大砍刀插進了劍娥的滾地車輪劍裏。劍花鶻的便收，插入地面的一刀擋住了劍娥的青鋒劍。幾乎就在同時，那人捨了插進泥裏的金背大砍刀，在空中一個鷂子翻身，平平穩穩的落了地。鄧劍娥她使個就地翻滾，收回寶劍然後右手托劍霍然起立。衆人一看她竟已滾出圈子三丈遠多，正待齊聲喝采，啪的一聲，滿臉掙得通紅的康八，竟然光着脚丫落到了地面。

圍觀的一千多人，全都不由自已，爲這三位矯捷身手的英雄豪傑拍掌歡呼起來。

便在這時，與隆莊模頭的鄧家鏢局夥計，驚駭莫名的發出一聲喊：

『來的竟是五爺！』

用一飛沖天，單刀直入，破了鄧劍娥滾地車輪劍法的，正是神腿康八的師兄，京師大俠大刀王五王正誼。當下，李四爺和古二爺只見他笑容可掬，上前幾步，輕輕一拍康八的右肩，低聲說了一句：

『八弟，這事歸我了。』

然後，他又向劍娥一揮手，親暱的打個招呼。再伸手去拔那插入地面的金背大砍刀，衆人全都清清楚楚的看到，刀尖入地不及五寸，跟鄧劍娥那柄青鋒劍相磕的刀刃絲毫無損。由此可見，大刀王五的輕功是

何等了得，他那柄刀尤其經過千萃百煉。

大刀王五收刀入鞘，朗聲的問鄧劍娥：

『怎麼樣，姪女，大叔該沒傷損到妳那柄祖傳的青鋒劍吧？』

這當兒，鄧劍娥早已察看過了她的劍刃並未傷着，因而便一邊向大刀王五走過來，一面笑嘻嘻的答道：

『且喜沒傷着。大叔，您怎麼會到懷來縣的？』

『淘氣的丫頭，』大刀王五輕柔拍撫劍娥的頭頂心，從容答道：『還不是爲了妳的事嗎？』

劍娥詫異得睜圓了一對大眼睛問：

『噢，大叔，您在北京城裏，離懷來那麼遠。怎的就知道我在這兒跟康八叔交上了手呢？』

大刀王五嘴啁的笑了，他說：

『我就是有千里眼、順風耳，再加上妳康八叔的那雙神腿，也是沒法趕上這場熱鬧的呀。實告訴妳吧，我是因爲聽到我徒弟蕭四得來的消息，說妳奉代你們老爺子出馬，保濤貝勒府的這趟鏢。有好些黑道上的朋友，欺侮妳年紀小，正在一撥撥的往張家口趕，想攔路打劫妳的這一票鏢銀。大叔越想越不放心，跟妳大嬸兒一商議，就這麼迎上來接應妳了。哎，說眞箇兒的，難道妳連康八叔都不認識，怎的跟他在這大街上比劃起來了呢？』

劍娥的臉一紅，神情忸怩，飄唇一笑。她瞟一眼康八，答道：

『您問康八叔他自己嘛！』

大刀王五轉過臉去一問，康八祇好把一場決鬥的前因後果，大略的說了一遍。他說話時，便有他手下的徒弟，把聚攏來看的男女老幼全給勸走。所以，等他說完，街心中又是空空盪盪的了，大刀王五深深的望一瞥劍娥，臉孔一板的說：

『丫頭，還就是妳的不是了。咱們鏢局切忌使用火器，那不僅是同行的公議，而且朝廷的律法也是在所不許。妳沒瞧見連官府衙門的捕快皂隸都還沒有使火器的呢，這是朝廷的德意，唯恐使用火器多傷了人命。妳亮起了妳家的鏢旗，就不能說不懂這個規矩。』

劍娥却一扭衣襟，撒嬌的說：

『大叔，我眞不懂嘛。叵耐我跟八叔說破了嘴，他偏不相信。』

大刀王五便又回過頭來責備康八，他道：

『老八，姪女兒才多大嘛？她說她眞不懂這個規矩，你就該好生開導開導她，怎麼能跟個小姪女在大街上鬥起來了呢？』

得着機會，劍娥便搶着告狀說：

『康八叔不但不開導我，他還沒見到我的面，先就把我們家的鏢旗拔出來扔在地上用脚踩。又拗彎我的梨花槍，拴住了我的馬頸脖。』

大刀王五方要數落康八的不是，康八又在急忙分辯的說道：

『我聽說鄧家鏢局使火器，眞氣得氣往上撞，還以爲是他們家夥計幹的荒唐事呢。怎想到會是劍娥姪女？等她一出來，當着衆人跟我又是頂撞，又是抬槓，叫我的顏面怎擱得下去。』

『好了好了，你們都甭說啦，』大刀王五酒脫的擺擺手道：『這就叫做「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不識自家人」。認眞說起來，做叔叔的嫌莽撞，做姪女的也有點犯上。今兒個就算扯平了吧。咱們都上興隆飯莊喝酒，我還有要緊事跟妳說哩。』

說時，親手去豎起了扔在地上的鄧家鏢旗，又走到棗騮馬跟前，把定梨花槍，雙手一使勁，把那拗彎了的槍桿照舊扳直，幫劍娥往原地一插。再一回頭看，康八和劍娥兩個仍舊站在原處不動。他大爲納悶，便又走過去望着他們問：

『不是說了都上興隆飯莊的嗎？幹嘛還儘站在這兒發楞呀？』

康八沒答話，臉孔漲得通紅。劍娥却故意頑皮調侃的問：

『大叔，今兒個分明是八叔先找碴，先下手。我不過回手擋上一陣而已，您怎的說我也犯上咧？』

『妳還沒犯上呀，』大刀王五悄聲的回答她說：『懷來縣是妳八叔的地頭，妳當着那麼些人的面，把妳八叔的靴底都給削掉了，害他光着脚板丫子落了地。妳以爲我還不知道呀？』

嘆咏一聲，劍娥笑了起來。她一埋頭，飛快的跑回興隆飯莊樓上去。

大刀王五正要再催康八，偶然一瞥他的光脚丫，這才明白他爲什麼站在那兒掙紅張臉動也不動。一面忍俊不住的笑，一面叱喝康八的那幾名徒弟：

『你們是故意裝蒜，還是眞有那麼笨？還不快給你們師父再拿雙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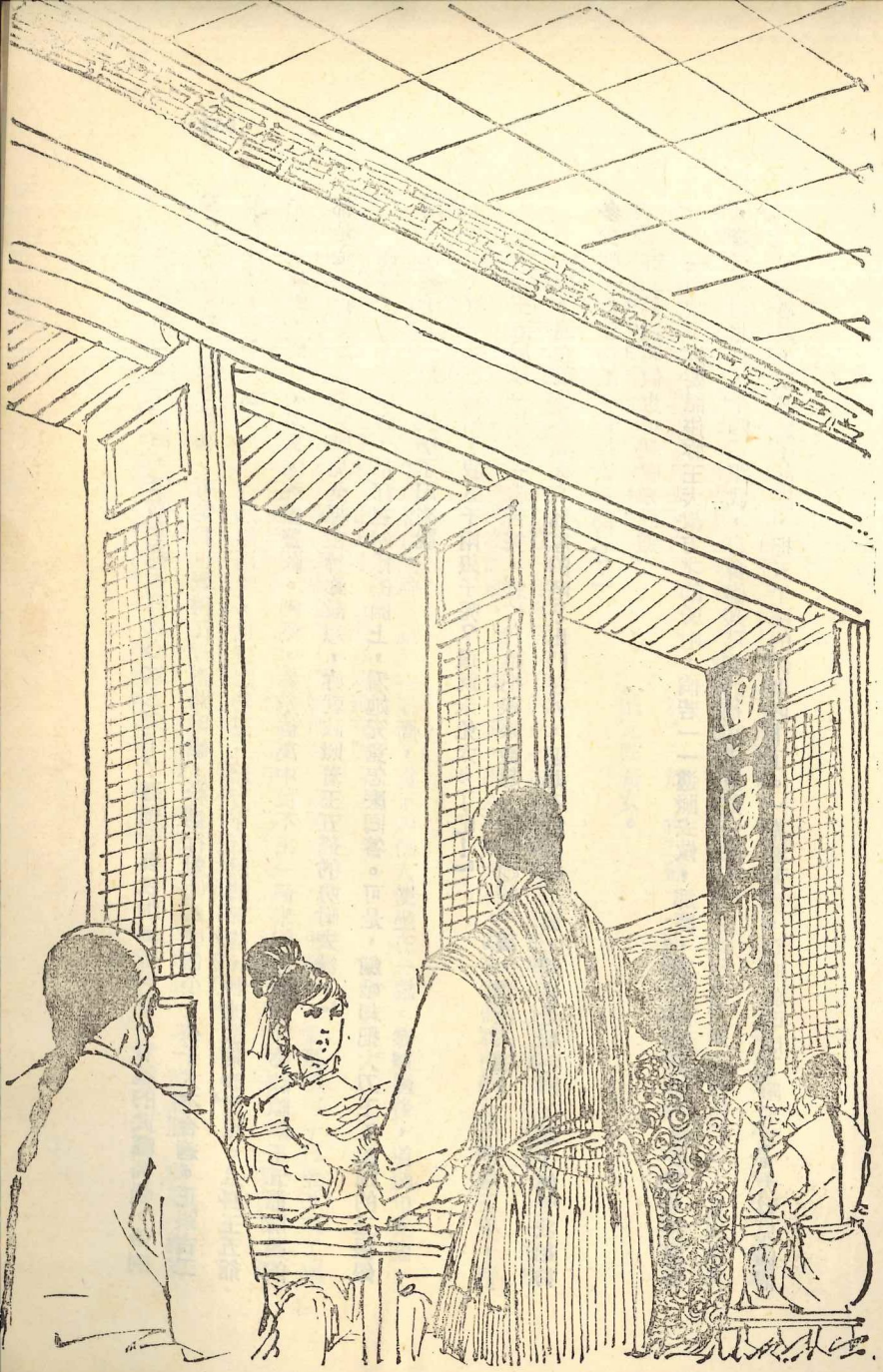
七

重整杯筯，再上酒菜，喜得劍娥無恙，一場生死決鬥圓滿化解。李四爺和古二爺正中下懷，笑聲不絕。兩位貝勒府的紅人執意要做東道主，歡宴大刀王五，連帶神腿康八，還有鄧家鏢局的夥計。

端起杯來喝第一杯酒，大刀王五特意替劍娥對康八有所解釋，他公公道道的說：

『老八，單刃刀敵不過雙刃劍，這個說法但凡習武的就能知道。何況鄧家劍天下無雙，劍娥年紀雖小，可是她的劍術却在她老爺子，跟祖爺爺之上。這話是她老爺子鄧大哥跟咱們親口說過的，我想你跟我一樣，必定不曾忘記。今天你們一老一小比劃，劍娥已經被你逼到照壁脚，她迫不得已用上了絕招滾地車輪，那也是她一時情急，無可奈何。雖然招數絕些，削掉了你兩隻靴底。但如老八你能想到易地而處，你也會得使上這一招的。所以我說老八你應該明白劍娥今天確實是無意犯上。對於今天的事，你大可不必耿耿於懷。』

『算了吧，五哥，』康八一拍腦門的說：『你用不着替我臉上貼金。今兒個我確是多虧劍娥讓我。反倒是我這個做長輩的該說聲慚愧。試想想，劍娥能乘我縱身躍起的時候，一劍削去我的靴底，絲毫不傷我



的皮肉。憑她的劍術，即令要取我的首級，那還不是有如探囊取物嗎？』

他說得衆人哈哈大笑。然而，緊接下來，大刀王五便點入正題，他向李四爺和古二爺雙手一拱，咳聲嗽，神情肅穆的說道：

『兩位老爺，我今天特地從北京趕來，正是爲着劍娥年紀太小，不知深淺高低，這江湖上喫鏢行飯的，能有多麼危險。就光祇說劍娥前兒個使的火器吧，鏢行的規矩決不准使，可是黑道上、刼鏢的眞使起來哩，誰能攔得了他？所以如今喫鏢行飯，仗着藝高人膽大，也是枉然。南邊北方歇了業的鏢局也不知道有多少，勉力幹下去的朋友咧，多一半還是冲着有那麼個名聲字號，外加地頭熟，朋友多，到處攀得上些交情而已。所以我竟是主張劍娥就此打回轉，貝勒府的這一票鏢銀，乾脆由康八跟我兩個接手，負責替兩位老爺分毫無缺的運到貝勒府。』說到這兒，他從錢搭褳裏掏出一疊銀票，拿出其中的三張，遞到劍娥手上，然後再往下說：『劍娥，你們老爺子跟我的交情，妳是從懂人事的時候起就曉得了。祇不過，今兒個的事，咱們還是當生意買賣做，不論兩位老爺到北京以後，賞咱哥兒倆多少押鏢銀兩。我剛才給妳的這個數，都算咱們接手的頂費。妳要是肯聽妳大叔的勸，帶着妳的夥計，今兒個酒飯用過，馬上回張家口。最好把鄧家鏢局就此收一收，帶着妳娘，找個合適的地方住下。再過幾年，由妳娘替妳找個好好的人家出嫁。妳娘有了女婿，終身不愁喫穿，唯有這樣才是個正辦。』

大刀王五的長篇大論剛說完，李四爺便兩手一拍，高聲的說：

『王五爺的這一番話，怎的全都說到我心坎上去了？這幾天裏我跟劍娥同行，看她的武藝高强，伶俐機警，眞是打心底裏歡喜。可是我也覺得江湖道路險巇，幹鏢行對她這麼個小女孩子太不合適。正跟古二爺商議着，一到北京，付清押鏢銀兩時，也要照着王五爺方才所說的那些，勸她歇業改行呢。且喜王五爺先就這麼說，而且說得那麼透澈警闢。劍娥，妳是個萬中挑不出一個來的好孩子，妳該瞭然王五爺所說的都是金玉良言。我們大夥兒全都在替妳設想，妳就該照着王五爺的吩咐去辦。』

滿桌子上人的眼睛，都盯在劍娥的臉上，看她究竟怎麼回答。可是，劍娥却把大刀王五給她的三張銀票，往桌子上一攤，嚷嚷了起來說：

『大叔，您怎的給了我五千兩銀子呢？這就未免太多了吧！』

大刀王五眉頭一皺，一臉苦笑，趕忙替她把銀票撿起，塞回她的手裏，嗔怪的道：

『剛才還在說妳不知天高地厚的吧？出門在外，連財不露白都不懂，簡直是個毛躁丫頭！妳管我給妳多少哩，大叔給的，難道妳還能退？』

古二爺這時候也插進嘴來說道：

『劍娥，妳要記住妳王大叔方才的吩咐，倘若一一遵照去做，那麼，五千兩銀子就不嫌多了。妳放心，鏢銀押到北京，李四爺跟我，自會儘其可能的補回王五爺一點。』

劍娥無奈，祇好道了聲謝，把五千兩的銀票收下了。一席歡聚酒，登時就改成了離別宴。大夥兒儘情

喫喝，直到未刻方散。康八早喊徒弟去把自家鏢局的夥計，叫了二三十人來，原銀原車，祇是插上了康家的鏢旗，換由大刀王五和神腿康八押運。劍娥帶着鄧家夥計直把大隊人馬送到懷來縣的南門外，方始依依不捨的踏上歸程，回張家口去。大刀王五、康八和李四爺、古二爺，一路都在談着鄧劍娥，不曉得將來那家兒郎有恁大的福氣，娶得到劍娥這般才貌雙全的人間奇女。

八

一眨巴眼，便是三年。有那麼一年冬天，李四爺跟古二爺兩個閑來沒事，上正陽樓喫涮鍋子。一登樓，就聽見有一個挺熟悉的大嗓門在說話。上了樓一望，兩人不禁大喜，原來那個說話的正是睽違三年，時刻思念的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偏巧又是跟乍到北京的神腿康八在喝酒，當下四個人便坐在一處。寒暄過後，道幾句契闊，談話不知不覺就拉到了鄧劍娥的身上，先是李四爺在說：

『大前年年底，我因爲公事再去張家口，還特地到鄧家鏢局去打了個轉。一看那幢房子已經改成了綢緞莊。進去問聲訊，這才曉得劍娥跟她母親頭三個月便離開了張家口，不知搬到那兒去了。一算時日，剛好在她那次回到張家口以後不久。王五爺，你該高興，那孩子果眞聽從你的吩咐了吧。』

『高興？』他沒想到，大刀王五聽後竟會眉心打個結，湧起了一臉的愁雲。他一聳肩膀，嘴唇一撇的答道：『李四爺，你可知道劍娥帶着她娘，搬到那兒去了嗎？』

李四爺接口就問：

『這麼說，王五爺你是有她的音訊嘍？』

『我有。』大刀王五一聲長歎的道：『劍娥帶着她老娘，搬到了奉天西關外，置了一晌（東北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意指一天所可耕種的田地。大抵在遼甯以南是六畝，以北十畝，吉黑約十二畝）地，僱些短工在種田維生呢。』

『她搬到關外去幹嘛？』古二爺茫然不解的問：『難道說她們家在關外有親有故？』

『才沒親沒故咧，』康八也是直在搖頭：『倒是有仇家。』

『仇家？』

大刀王五望着李四爺苦笑回答。

『李四爺您忘啦？那劍娥她父親，不是爲了打紅鬍子，中了鬍子的暗槍死的嗎？』

一聽這話，李四爺的一顆心，就此往下一沉。他心裏在想，關外東北，鬍匪猖獗，他們人多勢衆，聲勢浩大。有時候連官府都拿他們無可奈何。鄧劍娥不過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女孩子，還帶着那麼一個常年多病的寡母親。人生地疏，到大股鬍匪經常出沒的東北去設法爲她父親報仇。她的孝行固然可嘉，祇是，紅鬍子有這麼多，她連一點頭緒都沒有，她這個指望，能夠辦得到嗎？而且，即使她眞能找到了仇家，憑她單人匹馬，一槍一劍，她又如何是成千上百鬍匪的對手？

想着想着，李四爺和古二爺，又都在替劍娥發起愁來了。兩人一邊喝酒，一邊把心中的憂慮說出。大刀王五也是在長吁短嘆的說：

『這孩子的性子太擰，我看她下定決心在關外長住，就曉得她若不報了那殺父之仇，就斷然不會回來。所以也沒去一趟關外勸她打消了這個念頭。其實呢，她自己應該明白，連仇家的姓名模樣都摸不清，那人死了沒死都還沒準，這個殺父之仇又怎麼報得了咧！』

『她已經在關外熬過三年了，』李四爺手捋白鬍子，意味深長的道：『三年都沒找到仇家。只要有人去勸勸她，也許她會倦鳥知還的。』

『四爺，』古二爺想了起來便連忙的說：『貝勒爺不是說過，明年開了春，要煩您走一趟關外，辦幾件公事的嗎？您何不乘此機會，去看看劍娥兩母女，把她們給勸回關來呢？』

『噯——，對了，』李四爺也欣然色喜的道：『明年開春我是要出一趟關，祇要見得到她們，我倒是要勸勸劍娥別再大海撈針，虛耗光陰了。還是趕緊回關內來，由咱們大家留意給她找個好婆家出嫁。啊，王五爺，您可知道劍娥兩母女住在那兒嗎？』

大刀王五兩手一攤的答道：

『我就聽人說是住在奉天西關。』

『奉天西關大得很咧，』李四爺搔搔頭說：『這豈不是叫我也去大海撈針了嗎？』

『多問幾個人嘛，』古二爺一味撥促的說：『您會找得到的。』

『也好，就讓我到了奉天打聽打聽看，』李四爺莞爾的一笑：『說也奇怪，劍娥這孩子跟我好像挺有緣份。此刻我就巴不得能出一趟關，去找到她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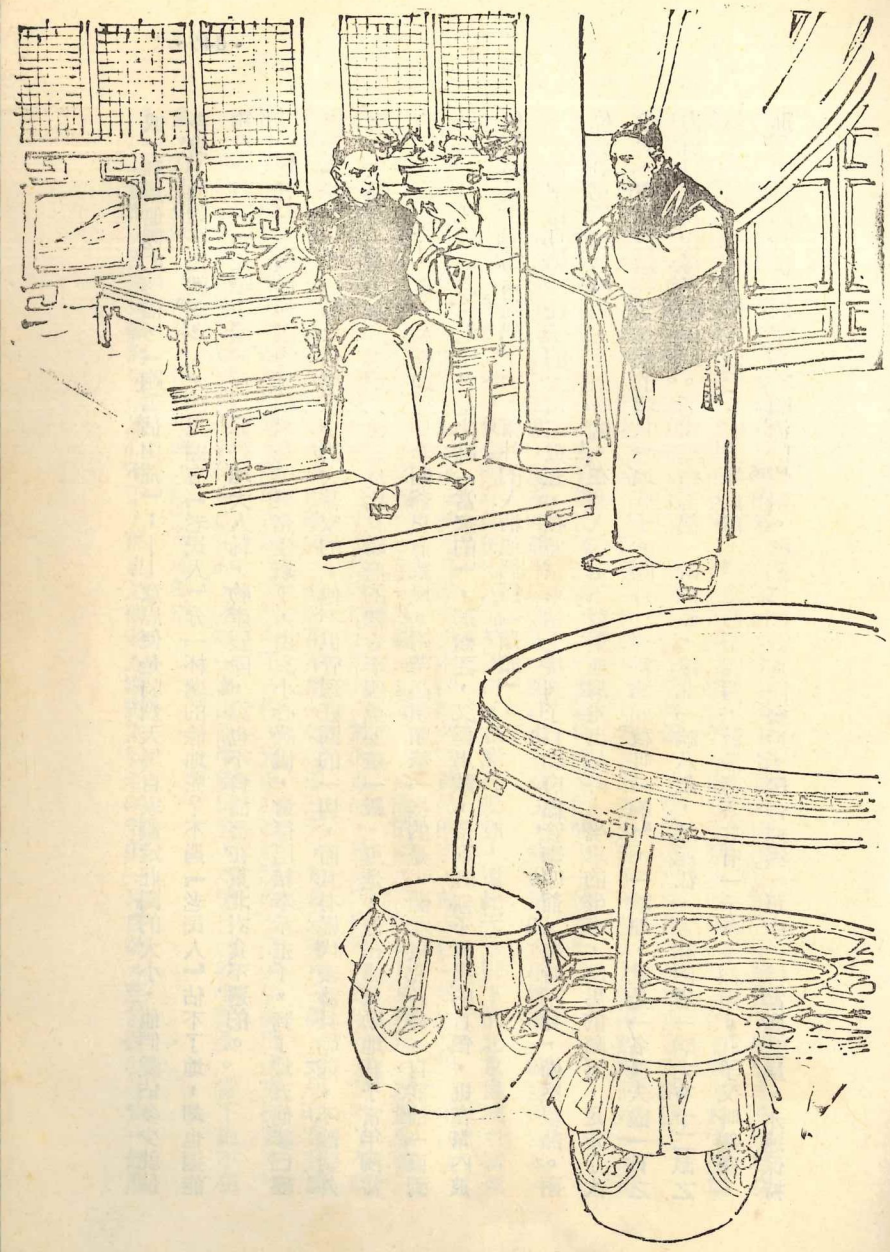
說得滿座全都笑了起來。笑聲中，大刀王五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乾了。他向李四爺照了照杯，伸手一拍桌沿，興高采烈的說：

『四爺，難得您這麼熱心。要是您眞能把劍娥兩母女找回來了，我便借這正陽樓，接連爲您擺三天的酒，代劍娥那寃死的爹，好好的謝一謝你！』

白山黑水

一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北五省正在鬧什麼義和拳、紅燈照。成千上萬的白蓮教餘黨，硬說他們祇消燒香佩符，念咒降神，就可以抵禦洋人的槍砲，用刀矛弓箭來扶清滅洋，把那些當年在中國巧取豪奪，咄咄逼人的洋人趕盡殺絕。義和拳、紅燈照從山東鬧到了直隸、山西，從北洋重鎭、通商大碼頭漸漸的向北京皇城蔓延。京津道上，正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可是，就在這個結骨眼上，濤貝勒仍還是吩咐府邸的總管李四，按照預定行程，出一趟關，勾當一回公幹。替貝勒爺採辦這一年孝敬宮裏慈禧老佛爺的貢品。從珍珠黃金、人參貂皮，到關外各色野味，還有羽毛正豐，用來做宮中廚翎御扇的『海青鷂子』。



心頭擰着老大一個疙瘩，李四爺愁眉不展，長吁短歎的從北京前門車站動了身。大刀王五、神腿康八，還有他的多年老搭檔，貝勒府司賬古二爺，全都依依不捨的送到了火車站，人人都在叮嚀：

『可別忘了把劍娥兩母女給找回來啊。』

李四爺却唯有强顏歡笑，漫聲答道：

『忘不了的啦，一到盛京（現在的瀋陽）我自會上西關仔細訪查，不勞您各位惦念。反正是順道辦事，再難找，也破費不了我幾天功夫。』

北甯路火車『嗚——嘟嘟』的一陣汽笛聲響，車輪轉動，由慢而快；往東直奔天津衛。李四爺探首窗外，連連的向送行的擺手，聽他們在嚷嚷：

『四爺，一路順風！』

『四爺，再見再見！』

『一得了劍娥母女的下落，先捎個信來啊！』

二

過天津，出榆關，不出兩天，盛京在望。火車一到站，就有濤貝勒地偌大莊園裏，好些個管事的，在濤貝勒地莊子大當家的戴五率領之下，趕到盛京車站來專程迎迓。戴五，他祖上是『起黑票，下關東』的所謂『老民人』，原籍山東泰安府。出關後的戴五祖上發現，關外的富庶地區，早就被大清皇室、開國勛

威，利用他們的特權，『跑馬佔山荒』；——意思便是騎幾天馬自家劃定莊園的大小，他們愛佔多少就佔多少，能跑多遠就圈多大。那兒還有『老民人』分一杯羹的餘地呢？不過『老民人』佔不了地，却也還能夠投身莊園充任家丁或佃戶，關外地大人稀，物產豐隆，誰也不會淪落在東北衣食不週的。

戴五祖上四代都在濤貝勒地莊子裏充任家丁，由於小心謹愼，會得巴結奉承主子，到了戴五他爹已經能夠代替主子成爲濤貝勒地莊子的大當家的。他不但管理莊園的一切，而且有權代表濤貝勒爺，不論對外對內他都是一莊之主。論地位他雖然比貝勒府的總管李四爺要差一級，可是，他在濤貝勒地莊子常年獨當方面，所以他一舉一動都顯得比李四爺更有威風。附帶必須順筆一提的是，關北東北各省，自前清一直到民國，但凡是莊園、屯子之主才叫『當家的』，那翳匪，又稱馬賊，俗稱紅翳子幫裏的首領，則在幫內被他的弟兄尊稱爲『瓢把子』，幫外的人稱他們爲『翳頭』。

當下濤貝勒地莊子的大當家戴五，在盛京車站上接到了貝勒府總管李四爺，多時不見，備感親熱。兩位老哥兒們把臂歡晤，互道契闊。在衆人簇擁下雙雙並肩走出站外，坐車的坐車，騎馬的騎馬，足走了大半天，方始抵達一望無涯的濤貝勒地莊子。關外計算耕地面積叫『晌』，一晌地，就是一名農夫盡一日之力所可以耕作得了的田地。通常遼甯南部一晌六畝，遼北一晌八畝，黑龍江、吉林兩省一晌尤有十二畝之多。濤貝勒地莊子便有三千多晌上等良田，圍着莊子四週，散散落落共有一千多家佃戶。莊子又叫鍋莊，那是因爲關外富戶家家都有釀酒的燒鍋。鍋莊裏面是重門疊戶，房舍連雲，正中一幢富麗堂皇，永遠保持

煥然一新的宅第，是濤貝勒地莊子裏的盛京貝勒府，常年很少有貝勒府的正經主子來住，所以老是那麼空着。環繞着盛京貝勒府的都是管事的、家丁們的住處。偌大的一處莊子圍上了兩人多高的石條木柱大圍牆，呈八角形，有八座砲樓。戴五在引領李四爺進入莊子的時候，一臉的得意洋洋，他指指點點的說：

『此刻咱們莊子裏有八門老洋砲，三百多桿快槍。盛京週圍的各大莊子，論火力就得數咱們第一。甭提翳子啦，就俄國老毛子跟日本鬼子敢往這兒闖，咱們也儘夠跟他們開上一仗！』

晚晌，戴五備下豐盛的酒席，爲李四爺接風洗塵。鍋莊裏有頭臉，夠份量的大小管事一總坐了四桌。大夥兒猜拳行令，酒酣耳熱。使偌大年紀的李四爺都覺得，在關外喝酒，遠比天子脚下的北京皇城粗獷豪邁，熱烈夠味。他在席上低切的跟戴五談起貝勒爺吩咐採辦各色貢品的事，戴五他一拍大腿坦爽的說：

『貝勒爺煩老哥哥您的大駕，老遠巴巴出一趟關。依兄弟我來說的話，這就顯見貝勒爺「願撞金鐘一下，不擂破鼓千聲」啦。一年一回，採辦這些孝敬太后老佛爺的貢品，兄弟我幾曾有過半點失誤咧？不瞞您老哥哥，該辦的兄弟我早就辦得差不離嘍！老哥哥不信，啓程頭三天，知會兄弟我一聲，封兒包兒什麼的，儘管回到皇城貝勒府再拆開，照單查點。倘若少了一件，兄弟我敢於說砍下這個腦袋瓜子來抵數。』

李四爺明曉得他說這話只是要使自己定心，諸事一概由他準備齊全，不勞自己就半點憂。當下絕不在意，打了個哈哈，然後又作股正經，神色肅穆的道：

『實則，倒是貝勒爺自己放心不下，那也是他老人家對太后老佛爺的一片虔敬。至於讓我多走一趟關

外，那又算得了什麼咧。』

『這個——，』戴五登時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他也斂容正色的說：『兄弟我當然是很明白。』

冲着戴五點了點頭，李四蓦的兜起了一件心事，他莞爾一笑的道：

『這樁大事既然有你老弟一力肩承，愚兄我可就落得輕鬆自在，抽空去辦一件私事了。』

戴五挺熱心的問：

『倒不知老哥哥要辦什麼事，可有用得着兄弟我的地方麼？』

『小事一樁，』李四聳聳肩膀，應聲答道：『祇不過我想到盛京西關，訪查一位舊識。』

戴五當下就一拍胸脯慨然允諾的道：

『這個容易，老哥哥您要訪查那位爺們，只消把他的尊姓大名和住處，告訴兄弟我。明兒一早，兄弟我自會命人將他接到莊子上來。』

李四喝口酒，打趣般的說：

『我所要訪查的却不是爺們，而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一位大閨女。她的年紀大約是十八九歲。老弟台，你也能爲我接她來麼？』

戴五怔一怔，方又陪笑的說：

『老哥哥，這是您在跟我取笑？』

『不是取笑，』李四輕緩的搖着頭說：『我奉朋友之託，眞要訪查這麼一位年輕貌美，但却是愚兄我生平僅見的俠女。』

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戴五眉頭一皺，茫茫然的追問一句：

『居然是位俠女呀？』

『不錯，』李四持杯在手，微微頷首：『頭年，我跟幾位挺惦記她的朋友在京師聽說，她正侍奉她的老母，住在盛京西關外。她置了一响地，常年僱些短工幫忙，耕種維生。』

戴五伸手一摸常年睡木枕頭，被壓平了的後腦勺，略帶驚疑不定的神情，一叠聲的問道：

『俠女？住在西關外？奉養寡母？也是個僱工種地維生的？』

李四聽得出來他話裏有弦外之音，緊接着就問：

『老弟台，你在這一帶住得久，人頭又熟。莫非你曉得這位俠女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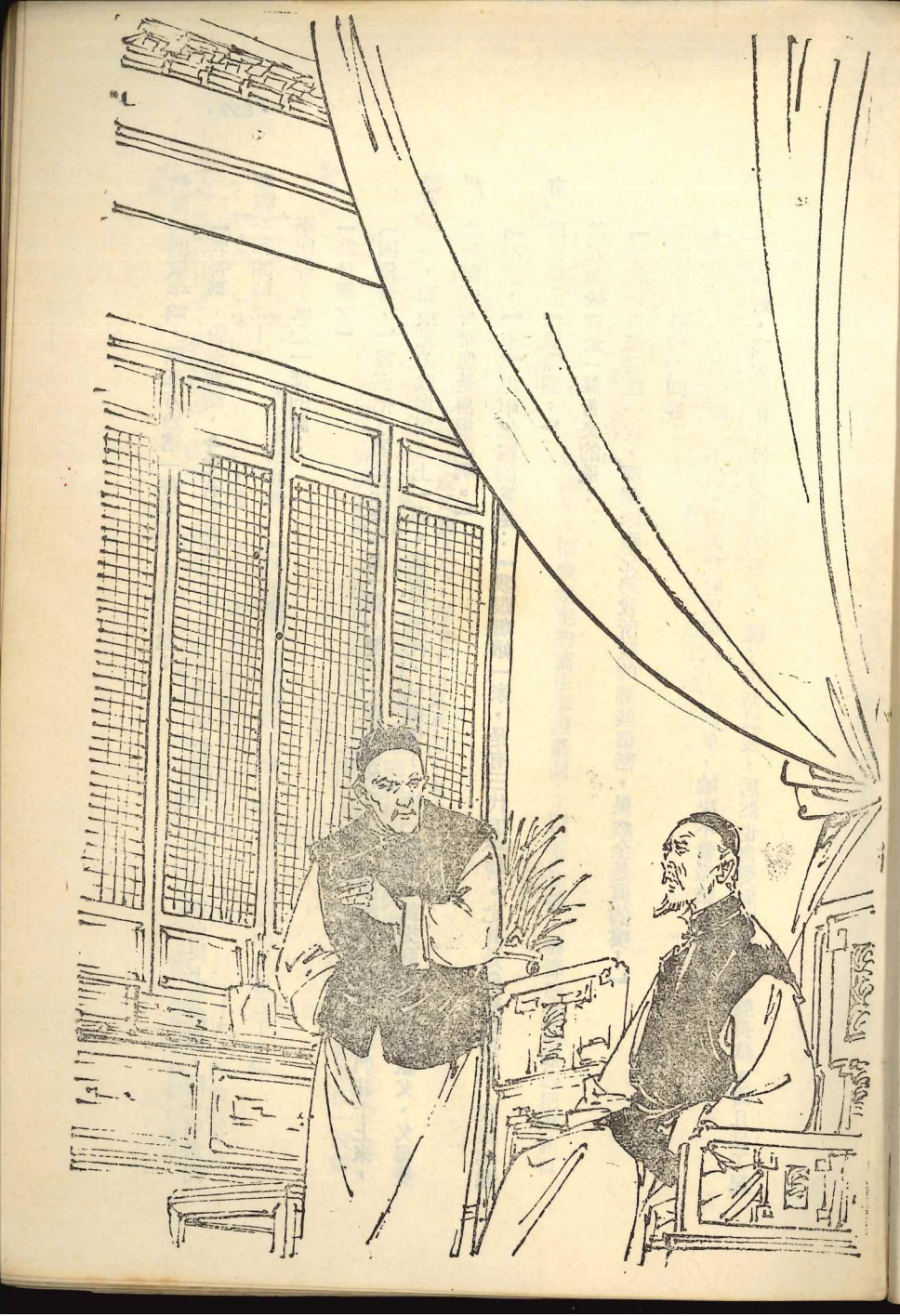
報之以一笑，戴五再問一聲道：

『老哥哥，您何妨說說她的閨名？』

李四漫不在意的答道：

『她姓鄧，閨名劍娥。』

『什麼？老哥哥？』戴五大驚失色的接口就說：『竟會有這麼巧？老哥哥您所要找的果然就是鄧劍娥



？』

正愁踏破鐵鞋無覓處，那兒想到方抵盛京頭一晚，就會『得來全不費功夫』。當下，李四眞是大喜過望，他搶着搶着的問：

『如此說來，老弟台你是認得劍娥的了？』

戴五望着李四苦笑，無可奈何的點點頭說道：

『老哥哥，我不瞞您，那鄧劍娥今天早晨還上咱們莊子裏來過。她的往事，我已經一清二楚，她那住處，也離咱們莊子不遠。祇不過，此刻人多，我不便細說。待會兒用過酒飯，我再到老哥哥您屋裏去據實稟告，從詳道來。老哥哥您說這樣可好？』

祇要能夠訪實劍娥的下落，能跟她兩母女見得到面，就多等會兒又有什麼關係呢？李四爺這般一想，登時便應允的道：

『也好。』

三

戴五給李四爺準備的住室，高大寬敞，美奐美侖，侍候的家丁和使用各物，一應俱全。李四由戴五親自陪伴，在裏外三間走了一遍，他挺滿意，邀李四到那間書房再坐一會兒。家丁送來茶水，戴五却揮揮手讓他退下。他跟李四隔着一張茶几，分上下首坐定。兩人不約而同的抽起水煙袋，喝幾口熱熱的釅茶。默

然無語的欷歔響，戴五方始望一瞥李四，低聲的說：

『老哥哥，說老實話，今兒若不是您在席上自家提起了鄧劍娥。這會兒我出頭上您房裏，問一聲您究竟認不認識她呢！』

李四聽了便是一怔的問：

『爲什麼？』

『因爲呀，』戴五把水煙袋往茶几上一擱，雙手一陣猛搓的答道：『鄧劍娥今兒個上咱們莊子上來，提名道姓，要跟兄弟我單獨會上一面。我無從推托，只得依了。她一開頭，就提到她和她的祖父、父母雙親，全都跟老哥哥您是舊相識咧。』

『不錯，』李四坦率無隱的答道：『我跟劍娥一家，是有三代的交情。尤其是劍娥那孩子，我跟她還有一段特殊的淵源際遇。』

戴五聽後便是一聲苦笑的道：

『聽老哥哥您這麼一說，鄧劍娥跟兄弟我所說的那些個話，果然全是眞的嘍！』

李四斬釘截鐵的回答：

『據我所知，也是斷乎不假。因爲我曉得那孩子的脾氣，她決不會撒謊。』

不曾料到，高大魁梧，性情豪爽的戴五，聽了這話以後，居然也會雙眉緊皺，一聲長歎。而且站了起來，背負雙手，在大書房裏來回踱步的說：

『果然斷乎不假的話，這麻煩跟漏子，可也就大啦。』

李四爺趕忙的問：

『老弟台，你這話怎講？』

『老哥哥，』戴五突然站停腳步，兩眼定定的望住李四爺問：『您可知道，那鄧劍娥老遠的把家從口外搬來，她爲的是啥呀？』

李四深深的點着頭說：

『我當然知道。她是爲尋那殺父的仇人，方始千山萬水搬了來的。』

『這麼說的話，』戴五意味深長的又道：『老哥哥您一定曉得她的殺父仇人是誰嘍？』

『我曉得，』李四爺豪不隱諱的說：『那是四年以前，由關外竄到口北，由翳頭燕子飛帶領的一股翳匪。』

『可是，』戴五輕輕的提醒他說：『那股翳子的翳頭燕子飛，早就被鄧劍娥她爹給殺了。』

『不錯，』李四爺頷首承認的說：『燕子飛是死於劍娥她爹的手裏。祇不過，打那一仗，鄧伯魁殺燕子飛是奉官差遣，公事公辦。後來，沒隔多久，鄧伯魁保一趟鏢到關外，他却遭了燕子飛那幫翳匪的暗害。』

筆直走到李四爺跟前，戴五重又坐下，他向李四一聲苦笑的道：

『倘若放冷槍，暗算了鄧伯魁的就是燕子飛他兒子呢？老哥哥，就他來說，他是否也在報他的殺父之仇？』

李四爺驚了驚，壓低聲音問：

『是不是劍娥已經查訪明白了，那日放冷槍，暗算鄧伯魁的，正是燕子飛的兒子？』

『那是她自格兒這麼說的，』戴五滿面愁容的道：『是否屬實，誰能鬧得明白？』

瞥一眼戴五的神情，李四就知道他準是有什麼爲難。因此，他開門見山的問：

『老弟台，你不妨實告訴我。劍娥今天早晨來拜見你，提起我的名姓，她是否有什麼事情要你幫忙？』

戴五坦然的答道：

『是的。』

『那麼，她是已經訪查到她的仇家在那兒囉？』

『正是。』

頓一頓，李四爺方問：

『她要請你怎樣幫她的忙呢？』

又是直在搓手，戴五沉吟片刻，方才答道：

『她想把她的寡母，暫時安置在我們的莊子裏。然後讓她了無牽掛的去報仇雪恨。』

仗着自己是貝勒府的總管，有權做這個主。李四爺不假思索的說：

『這個忙咱們應該能夠幫得上。我看，明兒你不妨派幾個人，和我一道去找劍娥。然後，直截了當把劍娥她娘給接來吧。』

他萬萬料想不到，戴五竟會神情緊張，雙手直搖的在說：

『不，老哥哥，這個忙我們斷然無法幫得上。』

帶三分氣惱，有七成驚詫，李四爺提高聲浪，質問戴五：

『老弟台，你這是怎麼啦？方才我還聽你大言炎炎的說過，憑咱們莊子裏的火力，莫說鬍匪，就連老毛子跟鬼子都不怕。如今鄧劍娥祇不過求你讓她寡母暫且住一陣，都會把你嚇成了這副模樣？憑我和鄧家三代的交情，鄧家祖孫三代也都跟貝勒府效過力，賣過命。』越往下說，李四爺越覺得氣往上撞，他用快刀斬亂蔴之勢，振振有詞的道：『這碼子事，往後竟是甭再提了。由我做主，明兒個派人替我把劍娥她娘接到莊子上來。倘有閃失差錯，一切有我！你若是仍還不肯答應，那我就要仗着虛長你一把年紀，在貝勒府挑的担子也重些，我可得說你是「關老爺賣馬，周倉不肯畫押」啦！』

後兩句話，着實太重，使得戴五承受不住。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却是苦於級職有差，體制攸關。戴五

不敢在李四跟前發作。他先是一語不發，猛可的站起身來邁室急走。接連走了兩圈，他方始站停陪笑，一臉迫於無奈的神色說道：

『李總管，事到如今，我只好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跟您老據實稟告啦。不錯，憑咱們莊子上的火力，外加人多勢大，距離盛京皇城路程不遠。小股鬍匪，連帶竄擾關外各地的老毛子和鬼子軍隊，確實正眼兒也不敢瞧咱們一瞥。然而，您不知道，多年以來在關外有四個鬍匪大股，山高水急，跟老毛子國境毗連的黑龍江畔；長白山上跟高麗交界，連綿千里百里，罕見人跡的廣袤林區；還有長白山支脈形勢天險的老爺嶺，外加上新近崛起的遼西黑山、廣甯、海城一帶，因爲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之戰，大清從朝鮮逃回來的潰兵，槍械馬匹、糧秣輜重全被當地鬍匪和强悍百姓奪了下來。四處地方一概都有成千上萬的大股鬍匪嘯聚。他們依山紮寨，就地墾田，早已跟附近的老百姓打成一片。這些大股鬍匪從不打家劫舍，騷擾民間。相反的他們還行俠仗義，專替受盡欺壓凌辱的老百姓出氣。一旦出動，他們不是襲擊老毛子和鬼子，便是懲治貪官污吏，動輒攻陷州縣，大開倉儲來接濟貧民百姓。官府、衙門、老毛子和鬼子誰也奈何他們不得，咱們莊子上的這點火力那就更甭提了。李總管，眞是事有湊巧，在全關外的這四大股鬍匪之中，劍娥姑娘她親自訪查出來的仇家，燕子飛的兒子雕兒歸，恰好就是遼西一帶三千多名鬍匪的鬍頭。正因爲雕兒歸成了這麼大的氣候，所以劍娥姑娘搬到關外足足明查暗訪了整三年，方始在前些時打聽出他的下落。劍娥姑娘仗着藝高人胆大，亟於報她的殺父之仇。她不惜單人一劍深入遼西去跟雕兒歸拚個你

死我活，但是她畢竟也怕雕兒歸的弟兄們會對她寡母不利。她明曉得雕兒歸向來連盛京官兵都不瞧在眼裏，所以她想把她寡母暫且寄住在我們莊子裏頭。李總管您老是最明白事理的，試想我們如果收留了她那位老太太，豈不等於跟遼西雕兒歸的三千多名鬍匪公然作對，他們隨時隨刻都會興師動衆，壓境而來。到那時候，咱們莊子火力再强，也難以抵禦十倍之敵。讓貝勒爺的偌大產業，跟咱們全莊子裏的人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那咱們又怎對得起貝勒爺，和這滿莊子的少年丁壯，男女老幼哩！』

戴五條分縷析，痛切直陳，他率直說明利害輕重，提示整個莊子很有可能即將面臨的刀兵災禍。使那一心一意想幫劍娥完成平生大願的李四爺也爲之怦然心動，頓生猶豫了。然而，他又因爲自己方才的話說得過於激切，但覺驟然之間遽不過彎子來。所以他仍舊緊板着臉，冷冷的答道：

『你方才所說的話，當然也不無幾分道理。祇不過，是非曲直，眞相如何？在我沒有見到劍娥，跟她詳細商談以前，此刻就作決定，可能還嫌言之過早。這麼吧，你明天早晨派人領我到盛京西關劍娥家裏去，讓我跟劍娥當面詳談，看看她將怎樣報她的殺父之仇？這報仇之舉究竟有幾分把握？會不會連累到我們的莊子？然後，再由我親自裁可。』

話說到這裏，李四爺面若秋霜，憂然而止。他的言詞神態，使戴五突然有所憬悟，關於鄧劍娥的這一碼子事，那怕他今晚說得舌敝唇焦，其結果必定也是枉然。李四爺是貝勒府的總管，自己僅祇是濤貝勒一處莊子的當家的。『不怕官，祇怕管』，說什麼他也唯有依着李四爺。前途究竟如何，那也祇有『騎驢看

唱本，走着瞧吧』。但願李四爺莫要因爲亟於報仇雪恨的那一名小姑娘鄧劍娥，抗出了大漏子來方好。

四

揣着滿懷的心事，戴五整整一夜在床上翻來覆去，不曾闔眼。第二天天濛濛亮，鷄鳴三唱，他先就一骨碌翻身起床，匆匆盥洗一過，趕去李四爺的房裏跟他共進早餐。兩人默默的啜飲參湯，胡亂的喫了些點心。彷彿彼此都有莫大的心事，一直到用過了早餐仍還是一語不發，相對無言。李四爺僅祇在推開飯碗以後，深深的望了戴五一瞥。戴五立刻會意，他高聲下令備轎，又點了二十名帶快槍的精壯家丁，隨行保護。然後大開莊門，二十四馬擁兩乘大轎直奔盛京西關。

問了兩次訊，很容易的找到了劍娥母女倆所住的那幢屋子。許是鄧劍娥聽到了門外的人語馬嘶，脚步雜沓。她抄起一桿快槍，柳眉倒豎，步履輕快的便奔出門來探看。當她一眼瞧見了白髮蒼蒼，老邁龍鍾的李四爺；劍娥竟把手中的快槍拋到一邊，她發出一聲歡呼，喜極欲泫，熱淚盈眶。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居然像個小孩子似的。她伸張雙臂，勾住了李四爺的頸脖，又回過頭去直在嚷着：

『娘，您老人家猜猜，竟是那位貴客來了呀？』

常年多病，體弱身虛，瘦得顴骨高聳，雙頰凹陷的鄧大娘，手扶門框，喫力的一掀門帘閃身出來。她張眼望着李四爺，氣喘吁吁的在說：

『哎呀竟是四爺光降，這眞是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打眞格兒的喜從天降哩。四爺呀，貝勒府一天也

少不了您，您是幾兒出關的呀？』

『我昨兒方到，』李四爺和顏悅色，笑容可掬的答道：『聽咱們貝勒府地莊子上大當家的戴五爺，提起妳們兩母女有了音信。我今兒一大清早忙不迭便央他陪我趕來探望。且喜大嫂體子挺好，劍娥也長大成人了。啊，祇恐妳們母女二位還不知道，北京城裏的大刀王五、神腿康八，還有貝勒府的司賬古二爺，全都在惦記妳們母女倆。打從去年冬天，我們幾個在北京正陽樓上一會，他三位便一再的央託我，這一回出關外，無論如何也要我找到妳們母女二位。』

鄧大娘一疊聲的在唸佛，誠心誠意的籲求諸天神佛庇佑好心腸，夠熱中的那些好朋友。她嘴唇嚅動，喃喃有聲，一臉肅穆虔敬的神情。反是李四爺唯恐她刺戟激動，過於勞累。所以他附在劍娥的耳邊，悄聲告誡她說：

『莫讓妳娘太過累乏了。劍娥，妳趕緊攙她回屋裏去歇着。』

劍娥答應了一聲，轉過身去攙扶她母親，回屋裏去了。可是她馬上就折身出來，請李四爺跟戴五爺二位高高上坐，親手沏了熱茶，奉過貴客。然後自己往下首坐着，一開口，便鶯聲嚦嚦的說道：

『今兒個李爺爺跟五大爺一道光降，不用說，昨兒我上貝勒地莊子當面奉懇五大爺的事，李爺爺一定是全都曉得的了。』

『不錯，』李四爺捋着白鬍子，頷首答道：『妳五大爺是跟我說明白了經過。祇是，我還不瞭然就裏

，譬如說，劍娥妳是否查訪實在，那燕子飛的兒子雕兒歸，就是當年放冷槍，暗害了妳爹的仇家？還有，妳打算怎樣闖那龍潭虎穴，報妳多年來的這一樁深仇大恨？』

劍娥答話，直接了當，乾脆痲利，她坦坦白白的說：

『雕兒歸是不是放這冷槍暗害了我爹，憑良心說我還不知道。不過，當年他們那一幫翳子，自從燕子飛死後便由他當上了翳頭，說暗害我爹是由他主使，大致不算過份。至於誰放的冷槍誰下的手，問到他名下，他總不能推說不知情。李爺爺問我打算如何報仇雪恨？我只求李爺爺看在三代交情的份上，讓我娘暫且安頓在貝勒地莊子裏，使我免却了後顧之憂。我劍娥就可以憑這一槍一劍，祖上歷代相傳的武功，上那龍潭虎穴裏去走一遭。我要面見雕兒歸，叫他交出來當年暗害我父親的那人，由我處置。他若是不肯，那我就認定殺父的仇人是他，對不起，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我也要跟他比劃比劃。』

戴五方要開口說話，李四爺一伸手，攔住了他。然後他再十分懇切的跟劍娥說：

『劍姑娘，我雖然不是你們江湖上的人物，可是自幼走南到北，見的多聽的也多了。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誰跟誰過不去的時候，唯有一刀一槍，當衆見個高低。雕兒歸那一幫人埋伏着將妳爹暗害，原是他們的理虧。闖龍潭虎穴去評這個理，照說沒有什麼不應該。依我看來，雕兒歸能成爲關外四大幫的翳頭，我料想他不論和妳比試的結果怎樣，他也決不會向妳既病且弱的老娘下毒手。所以妳請我讓老太太住到莊子上，我這會兒便大胆代貝勒爺做主，我答應妳就是了。』

戴五在一旁急得說不出話來，劍娥却喜出望外，她連忙趴下地就跟李四磕頭，嘴裏在說：

『劍娥在這兒代我死去的爺爺，還有我爹，跟李四爺磕頭道謝。』

『慢着慢着，』李四爺雙手把劍娥扶了起來，再問她說：『劍姑娘，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咧。照你們江湖上的規矩，妳既然是上雕兒歸的寨子裏去跟他理論。那麼，妳就得先請好一位見證。這位見證妳打算請誰？』

『這——』劍娥被他問住了，頓半晌，方說：『劍娥在關外訪查三年，好不容易訪到了仇家的下落，一得訊便急於趕着去，實是還不曾想到這一層。』

『那麼，妳何妨多等個十天半月，』李四爺抓住機會便忙不迭的說：『乘這段時間妳去一趟京師，央妳的王五叔或是康八叔，來做這個見證。』

李四爺是見多識廣，上了歲數的人，他特意轉彎抹角這麼說，一則是緩兵之計，讓隻身在關外的劍娥莫要操之過急；一則也想她能得到大刀王五或神腿康八的一臂之力，免得孤身入寨，過於冒險。然而他怎料想得到，劍娥聽了他這話，竟會博浪鼓似的搖着頭說：

『不不不，李爺爺，這碼子事斷乎不能牽扯出我五叔和八叔。您老人家有所不知，一來五叔、八叔年歲大了，倘若他們眼見我跟那雕兒歸拉刀動了手，一旦我氣力不濟，他二位又怎忍袖手旁觀？萬一有個閃失，那豈不是毀了他們一世的威名？』

一計不成，李四爺便緊釘住問：

『二來呢？』

『二來這江湖上評理的見證，多半都是找圈外的人。江湖上有道是：「下了手的扎手，沒下手的撂手。」就算雕兒歸那一幫鬍子不講江湖上的道義，當我殺了他們瓢把子以後，他們來個衆人齊上，叫我雙拳難敵四臂。對那根本就沒下手的圈外見證，他們也決不會傷着他一根汗毛，準定是把他恭恭敬敬的禮送下山。』

眼望着戴五爺，那鬚髮皓白的李四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聽劍娥話裏的意思，她分明是要請李四爺陪她闖那擁有三千餘名鬍匪的大幫，替她上山講理做個見證了。戴五爺一肚皮苦汁吐不出口，李四爺也是逼上了梁山，進退兩難，張口結舌了老大半天，他才掙扎出一聲：

『劍娥，妳……』

『求李爺爺成全了劍娥的這一片孝心，』撲通一聲，劍娥又直撅撅的跪在李四爺跟前了，她眼中垂淚的說：『皇天在上，我鄧劍娥方才所說的話，但有一字虛假，誆我李爺爺往危境險處裏去，便叫我雷劈火燒，死無葬身之地。李爺爺，關裏關外，誰不知道您是濤貝勒府的總管，年高德劭，行事人人敬重。您老人家跟咱們鄧家又有三代的交情，您若是肯出這次頭，給劍娥做個見證。不但我那寃死的爹，在黃泉之下感激無限，就是母親和我，也是……。』

『好了，好了，妳別再往下說了，』李四爺無可奈何，傴下身再一次攙扶起了鄧劍娥，堆滿一臉苦笑的說：『劍娥，我一生一世，大概就祇拿妳這個扭股糖似的孩子毫無辦法。罷罷罷，我今年都七十二啦，活的也早夠本嘍，我就成全了妳這一片孝心，陪妳闖次龍潭虎穴，給妳去當這個見證的吧！』

聽得坐在一旁的戴五爺大喫一驚，他一把攀住了李四爺的胳臂，忙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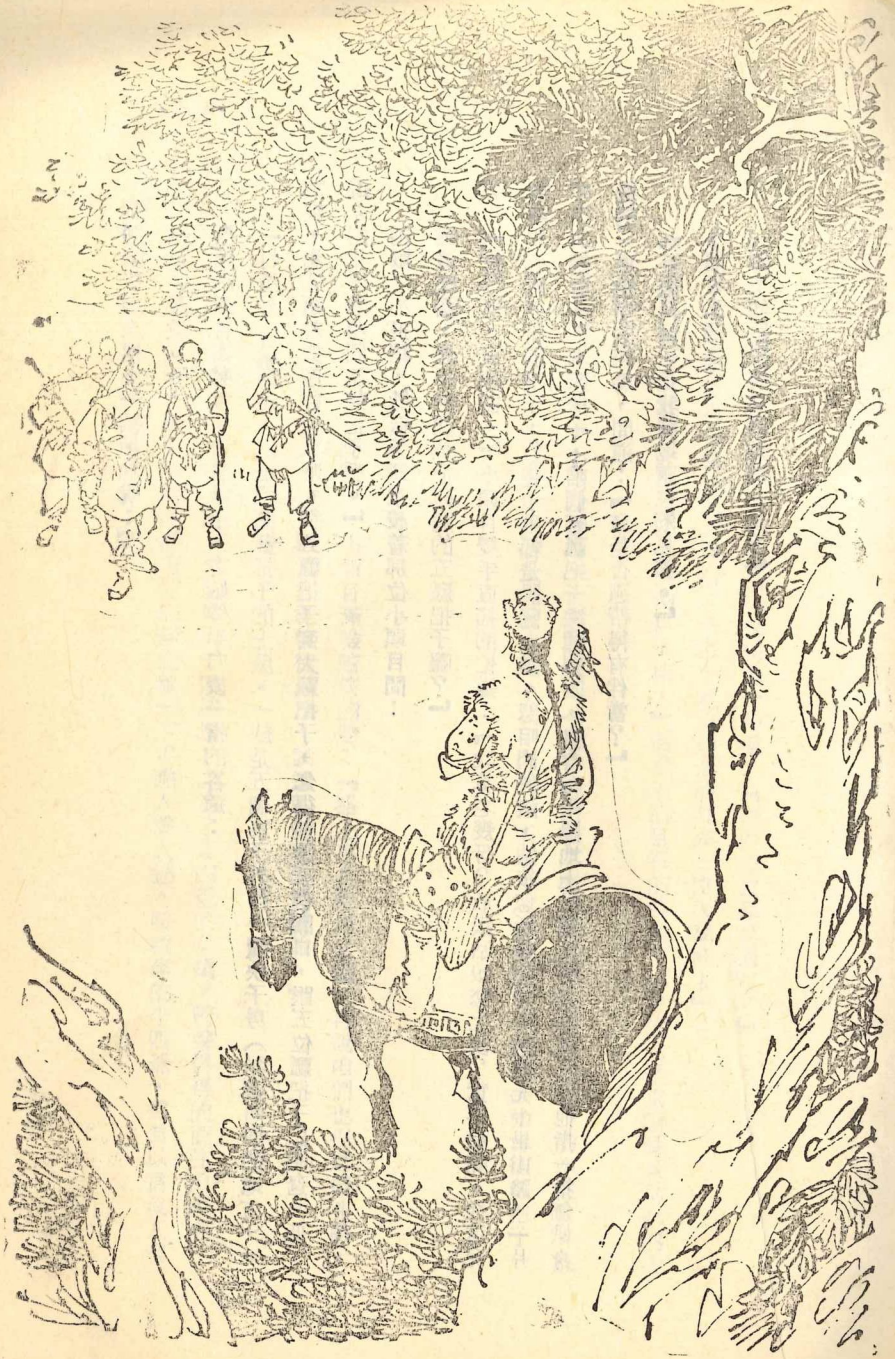
『老哥哥，這是何等危險的事？你怎麼能就此答應了下來呢？』

『五大爺，您放心，』劍娥向戴五爺嚴然一笑道：『李爺爺去替我作這一趟見證。倘若有一絲半點危險，我就斷然不敢勞動他老人家的大駕。』

五

諸事商議已定，當天，劍娥兩母女便收拾細軟，跟李四、戴五搬到了貝勒地莊子裏，暫且安頓。劍娥她娘向李四爺千恩萬謝，聲聲唸佛。戴五爺見李四去意已決，沒法阻攔，他便三番四次的說：四爺此行倘或有個閃失，他立將面請盛京將軍，點齊大兵，殺到雕兒歸的山寨裏，將那些鬍子斬草除根，一個不留，決不能跟他們善干罷休。倒是李四明知這一趟拜山，不論結果如何，自己充其量不過有驚無險，他的心中，始終都是十分的坦然。

啓程拜山的那天，劍娥懷槍佩劍，裝束齊全。她和李四爺商議，特地瞞着她的母親，提前兩天動了身。劍娥騎一匹紫騮馬，戴貂帽，穿皮襖，脚下是齊膝的長靴。英武之中，猶仍不失女兒家的嬌媚。李四爺



乘騾轎，轎後有戴小格、戴小年兩名家丁相隨。一行四人，晝行夜宿，那日，到了鎮安（現在的遼甯黑山縣），出八道壕、白土廠門，漸漸的就瞧見人煙寥寥，田園荒蕪。雖兒歸那一幫鬍匪所佔據的那一座醫巫閭山，山勢威猛，道路險巇，周圍足有好幾百里。一條山路，曲折崄巇的入山去，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鄧劍娥一馬當先，後面跟着李四爺的騾轎和家丁，昂然不懼，直奔山脚。臨到一處茂密的樹林，鄧劍娥先讓李四爺的轎夫停步，然後拍馬上前，冲着樹林子裏一聲喊：

『「人不喫路，虎不喫山」！口外鄧家鏢局的鄧劍娥，遠道前來拜山！』

那一個『山』字還在餘音嫋嫋，山應谷響。大樹林子裏，接連的鑽出了好幾個人來，手持快槍，肩掛子彈帶，一色的短打，皮靴。當先的一名絡腮鬍子，中等身材，目光閃閃，他上下打量鄧劍娥一眼，聲音悶悶的說道：

『口外跟關外，河水不犯井水。姑娘，您要「碰」咱們這兒那一位呀？』

劍娥沉着張臉，冷冷的答道：

『好些年前，你們瓢把子上過口外，那就不能說河水不犯井水了！鄧家鏢局的鏢頭鄧伯魁，就是姑娘的爹，今兒個是專程來「碰」你們瓢把子來的。』

『哦——』那鬍匪小頭目曳長了尾音，分明是一聽就懂得了劍娥的來意，因此他直在眨巴着眼說：『姑娘，那您就不是拜山，而是探山來着啦！不知道姑娘您可懂我家「探山」的規矩？』

劍娥在馬上抱拳一拱，她說：

『正要請教。』

鬍匪小頭目咳聲嗽，清清嗓子，方始伸手向後一指的答道：

『打這外山朝裏走，到咱們總瓢把子的上房，一總是五個寨子外帶一幢秧子房（扣留肉票的地方）。姑娘，您就順着次序往上數吧。從五瓢把子到大瓢把子，您得連過五個關口，跟五位瓢把子比劃過高低，這才能見得着咱們總舵把子哩。』

劍娥毫不畏縮，她低下頭來朘着那位小頭目問：

『這麼說，您一定就是把頭關的五瓢把子囉？』

『沒那話，沒那話，』小頭目雙手直搖的忙道：『我算老幾呀？敢跟姑娘您比劃？實不相瞞，從這兒到咱們五瓢把子的寨子，整整十里都是陽關大道。恕咱們失陪，姑娘您祇管往裏走。走完十里山路，一片平陽地後有一排木頭房子，咱們五瓢把子鐵彈劉四，自會在平陽地上候駕。啊，姑娘，』他指一指劍娥身後的一頂轎子兩匹馬，問道：『您是否還帶得有伴當？』

『不是伴當，是我特地請來的見證。』

小頭目又問：

『倒不知姑娘您請的是那一位？』

『盛京城外濤貝勒地的莊子，』劍娥反問他一句道：『你們總該聽說過吧？』

『喝！』小頭目答時便一翹大拇指：『誰不知道那是關外頭一座大鎮莊！』

『我請的見證前五天才從京師來到濤貝勒地，』劍娥沾沾自喜的答道：『來的正是京師濤貝勒府的大總管，李四爺！』

『哎呀我的姑娘，』小頭目嚇得一吐舌頭說：『您幹嘛請來這麼大的主子呀？濤貝勒府的李總管，就算到了盛京將軍衙門，也是上房裏的貴客咧。這下我可得先派名崽子（小鬍匪），趕緊去知會總瓢把子一聲嘍。』

劍娥問他：

『要咱們在這兒等回話嗎？』

『不，咱們崽子來去得快，』小頭目滿臉陪笑的道：『路上不是待客之處。再說咱們也沒這個斗胆，躭擱了貴客跟姑娘您的功夫。姑娘跟貴客祇管往裏走，我這就叫崽子們讓道。』

六

越過了那一疊鬍匪崽子的身畔，鄧劍娥的一匹駿馬，護定了李四爺的喓轎，蹄聲得得的直往山裏走，山高林密，處處險阻，然而四周圍靜悄悄的却全無一丁半點人聲人迹。喓轎裏的李四爺，還眞以爲沒人哩，搴開半邊棉轎帘，伸出頭來喊了聲：

『劍娥！』

『李爺爺。』劍娥趕忙奏近來，溫懷的問：『家老人家可累？』

『不累。』李四向她笑笑，又道：『方才妳跟那名鬍子說話的時候，戴小格一聽見他提起鐵彈劉四的名字，就悄悄的告訴我說：那劉四本領高强，打仗不使弓箭刀槍。他使鐵彈還不用弓弦。就手擲出，疾若流星，二十丈開外百發百中，待會兒妳可得小心點兒啊。』

『李爺爺您儘管放心，』劍娥說時格格的笑了：『槍林彈雨裏我都能來去自如，難不成我會怕他這個小孩兒家玩的鐵彈子？』

李四仍還在叮嚀的說：

『鬍子幫裏能人高手很多，凡事還是謹愼小心點的好。』

『知道了，李爺爺。』

十里山路轉眼就到，劍娥起先以爲鐵彈劉四要跟她在平陽地上比試的呢。到時方見平陽地上闃無一人，一排排的木頭房子也是門窗緊閉，隱隱的藏有陰森的殺機。劍娥命戴小格、戴小年保住李四爺的腰轎，慢慢兒的往前走。她自己一拾韁繩，直到正中一間木屋的雙扇門前。

她那一人一騎剛到，雙扇白木板門立刻應聲而開。當先走出來一條彪形大漢，身高七尺開外，他肩背寬厚，腰大合圍。濃眉大眼，張開一口白牙的濶嘴，優喃喃的笑着。往劍娥的馬前一站，就彷彿是當面堵

住了一座小山。

『鄧姑娘，』他雙手一拱，讓劍娥清清楚楚的瞧見，他那兩隻蒲扇大的巴掌，一巴掌裏正在盤弄着兩枚三寸徑圓的烏鐵彈。不用說，這準是鐵彈劉四了。當下祇聽見劉四聲若洪鐘的說道：『咱們總瓢把子方才派了個崽子來，他已經曉得濤貝勒府李總管李大人，還有姑娘您大駕光臨，總瓢把子下令各寨，一律以上賓之禮款待。總瓢把子還交代過，姑娘您要剖解的當年往事，他準能分辯理楚，所以說他請姑娘您還是把「探山」改了「拜山」吧。祇要姑娘您肯點個頭，大夥兒就是朋友，五寨比試一概都免，劉四已經在裏面備了接風酒。』

詎料，劍娥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她又仗着藝高人胆大，錯以爲雕兒爵情虛胆怯。她一聽這話，便從鼻子裏哼哼的答道：

『劉瓢把子，須知姑娘我等這一天，都等了四年啦。今兒個我既入寶山，就斷沒有空手而回之理。』

『說的也是呀，』鐵彈劉四望望他身邊的一幫崽子，碟聲大笑的道：『那兒能入我寶山空手回克咧。好在，總瓢把子也有交代，鄧姑娘一定要硬闖咱們這五座寨子，那也只有由您。祇是，總瓢把子要請一聲李總管李大人的示下，他老人家是想跟着姑娘一路往裏闖哩，還是先由在下派人護送到總寨憩下。』

李四正爲劍娥大就其憂哩，他趕緊搴開轎帘來說：

『承總瓢把子的盛意，不過，我今兒既然跟劍娥來做這個見證，我當然得一路跟着她走。』

『那麼，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鐵彈劉四向李四爺抱了抱拳，登時就一側身子，讓衆人進屋。他彎腰哈背的說了聲：『請！』

於是，劍娥霍的下馬，李四爺也由兩名家丁攙着下了轎，四個人相率入屋。但見屋裏寬敞得很，正中間，擱一張五寸厚木板做的八仙桌，桌上還鋪了紅布，大概是準備擺酒席用的。鐵彈劉四跟在四人後面一進門，便逕自越過劍娥，背對着裏牆，面朝外的一站。和劍娥之間，相隔一丈五六尺左右。他一擺手，自有幾名崽子，走過來把滿心狐疑的李四爺和兩名家丁，請到正廳左首的一張太師椅上去坐着。李四爺當下心裏明白，劉四跟劍娥的比試，馬上就要在這正廳裏開始了。

當時，圍着看的崽子們，貼牆而站，東西相向，人人屏息凝神，連大氣也不敢透。偌大一間廳房，就祇聽見劉四手裏的那四枚鐵彈，搓得咔兒咔兒的響。他正對面的劍娥，更是全神貫注，兩隻秀麗的大眼，直瞪在劉四的手上。足有好半晌，方又聽到鐵彈劉四開口說了話，他也目不轉瞬的望着劍娥說：

『鄧姑娘，江湖上的規矩，既然是您存心來探山，那就只有入境隨俗。您過我這頭一寨，得使暗器，由我先敬您一陣鐵彈子。您要能躲得過，隨您向咱使什麼傢伙，或死或傷，我要是皺一皺眉頭，就算不得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

『五瓢把子，』劍娥聲色不動，嘴唇嗡嗡微啓的在答話：『閒話少說，就請您亮傢伙吧。姑娘我在這兒候着咧！』

『那麼，』鐵彈劉四又是雙手一拱的道：『請提防點兒，恕我佔先獻醜！』

李四爺緊張得幾乎要失口驚叫了。他才一霎眼，就瞧見鐵彈劉四那一雙拱着的手，正待收回。然而，他兩隻手乍一分開，耳朵裏聽到一連『虎——虎——虎』的三聲響，三枚鴨蛋大小的鐵彈，宛如砲彈槍子兒，令人瞧都沒瞧見的直奔劍娥的面門。李四爺剛剛喊出了一聲：『哎呀！』登時，便響起了兩廂無數齁匪崽子的齊聲歡叫：

『好！』

『可了不得！』

忙再去看鄧劍娥時，祇見她一口氣接住了三枚大鐵彈。左右雙手各一，來不及了，又張開了櫻桃小口，輕輕吸住了第三枚鐵彈的一小半。

『哈哈哈哈！』

鐵彈劉四爆出了一陣聲震屋宇的獰笑，他一抬右手，把右手裏的第四枚鐵彈向劍娥一揚，躊躇滿志的說：

『走遍天下，諸般暗器全都是一連三着，就唯有我劉四施得出這追魂索命的第四彈！鄧姑娘，照規矩，您嘴裏的鐵彈不許往外吐，我這枚鐵彈却是說聲到就到了的啊！』

李四爺正待大叫，這不公平！照劉四的說法，劍娥豈不是立時三刻就要送命。然而，那一邊，劍娥却

在毫不遲疑的點下頭去。

李四爺着急得都站起來了，沒想到，劉四又是一陣大笑。笑罷，他竟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把手中那第四枚鐵彈，重重的往八仙桌上一拍，使衆人駭然驚見，那枚鐵彈竟被他拍得深深嵌入厚木桌面中央。大鐵彈的徑圓夠三寸，硬而厚實的八仙桌，也就被他拍下了一個三寸徑圓的大窟窿。

突如其來的一陣搖頭，嘆口氣。鐵彈劉四向他的手下做了個四方揖，他朗聲的說道：

『你們這些崽子們聽着，今兒個不是我喫裏扒外，胳臂向外彎。我是在遵我師父的教訓：忠臣、孝子、義士、節婦，這四種人不但不能害他，而且還要幫着他們點兒。否則的話，必遭天譴！』

他話一說完，便直撅撅的站着，等劍娥還他一暗器。可是，劍娥也怪，她把嘴裏的鐵彈輕輕吐出，因爲手小，只有兩手捧着三鐵彈。驀的她一抬右脚，直飛八仙桌的桌底，便那麼一挑，被劉四拍嵌進去了的鐵彈就此直彈出來，滾落到劉四的面前，這時候，她說：

『劉四，你多讓，姑娘我可不承情。吐出來的鐵彈我會含回去，你快發你那追魂索命的第四彈吧！』

驚得屋裏的衆人目瞪口呆，連那鐵彈劉四也是大出意外。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劍娥，搭訕着把第四枚鐵彈撿了起來說：

『鄧姑娘，妳執意要我發完這四枚鐵彈，我竟是不能不依妳呢！』

一語方畢，右手的鐵彈，又電光石火般的向劍娥飛去，這一擊足有千鈞之力。衆人都在替劍娥捏一把

冷汗，——看她這回怎生接住？然而，劍娥早已有了準備，她使一個鳳凰大展翅，兩手平伸，猛一低頭，但却由後向前，高高的踢出了右脚，鐵彈將到她便是一聲大喝：

『着！』

那枚追魂索命的第四彈，竟被她一脚反踢了回去！而且『拍』的一聲響，剛好擊中了鐵彈劉四頭頂心上的那一道石縫。力量太猛，濺起了一片火花。許石屑好像細雨紛飛般直往鐵彈劉四的頭上打，嚇得他抱頭鼠竄而逃。趁着這一陣大亂，劍娥把三枚鐵彈放回桌上，撿起了李四爺，她一邊往外走，一邊高聲的說：

『劉四，姑娘我算是回敬過你了！』

七

驚心動魄，却又順利了當的通過五瓢把子的第一寨，再走三里地，到了四瓢把子史二娘負責把關的第二個寨子。史二娘年紀三十四五，瓜子臉，堆高髻，皮膚白淨，雙眉入鬢。她常年累月都是臉上笑嘻嘻的，連上陣打仗的時候也一般兒的笑口常開。因爲她的一手神鏢天下無敵，所以關裏關外的武林中人，誰都曉得有這麼一位綽號『神鏢帶笑』的史二娘。

史二娘笑吟吟的自屋裏出來款待李四爺跟鄧劍娥，那一份慇懃透着和氣，襲人幾乎忘了一場生死搏鬥就在眼前。她請李四爺、鄧劍娥到裏屋坐地，奉了煙茶。鄧劍娥推說她不會，反轉來央求史二娘即刻比試，她說她想當天晚上以前就趕到總寨咧。

劍娥那種口氣，就像她準能贏得了史二娘，還有其餘三位本事越來越强的瓢把子似的。可是史二娘聽了竟也不嗔怪，她依舊笑容可掬的道：

『忙什麼哩？姑娘。總瓢把子又讓人傳了話來啦，他說斷沒有讓姑娘您一天之內連過五寨的道理，那豈不是成了車輪戰嗎？總瓢把子交代，姑娘要是覺得方怯，願意在那個寨子過夜，那個寨子就得好酒好飯好生款待。我看姑娘您不如就在我這個小寨歇吧。過了我這一寨，瓢把子就都是男人家啦。』

『不成，』劍娥却斷然搖頭拒絕的說：『我今兒一定要趕到總寨。除非——哦，除非四瓢把子妳能飛鏢讓我躺下！』

史二娘居然還是沒動氣，她莞爾一笑的再問一句：

『姑娘，我勸妳不動妳呀？』

劍娥向她一抱拳說：

『盛情心領！』

一拍自己腰間的鏢囊，史二娘儘往長方形屋子的東頭走，她邊走邊說：

『姑娘，您拉劍吧。』

哄的一聲，衆人飛快的向兩旁散開。

劍娥還在茫茫然的問：

『我爲什麼要拉劍？』

『拉出寶劍妳好防身，』兩人相隔快三丈遠了，史二娘方始站定，轉回身來，遠遠的望着劍娥，嫣然一笑的說：『實告訴妳吧，姑娘，我這飛鏢不像人家那樣的接連三支，比鐵彈劉四的那四枚連發還得多上幾倍。妳不拉劍，光靠蹤跳閃挪的功夫，那又怎麼能夠躲得及呢？』

劍娥却認定了她是在虛聲恫嚇，嚇唬自己哩。當史二娘十分詫異的接連問了三遍：『妳眞不拉劍呀？』她仍然一個勁兒的直搖頭，一臉泰然自若的神色。可是，當她對面的史二娘，用快得像閃電的動作右手直揚，她便暗叫一聲不好了！史二娘的連發神鏢果然名不虛傳，憑劍娥那麼好的輕功，那麼準的眼神，她也僅祇能夠接得到她的第一支神鏢。其餘緊接而來的一十七支鏢哩，劍娥就唯有利用左蹤右跳，低頭抬腿，在衆目睽睽之下，做足了狼狽尷尬出醜模樣，方始托天之幸逃出了自己的一條性命來。當『神鏢帶笑』史二娘把她的一十八支鋼鏢全部射完。劍娥早已香汗淋漓，氣喘咻咻，甚至差一點兒就要兩脚一軟，癱倒在地。

眼睜睜看完史二娘射了十八支鋼鏢，居然也被鄧劍娥奇蹟般的躲過，滿屋的豁匪崽子，不但沒人取笑劍娥的那份窘態，相反的竟是鴉雀無聲，全都屏住了呼吸。——這小姑娘的一身功夫簡直是出神入化，無人可及。那一頭哩，更是生平破題兒第一遭，自負的笑容，在『神鏢帶笑』的臉上消失了。史二娘掄着一對驚駭欲絕的眼睛，滿孕恐怖的緊盯住劍娥，她的身子直往牆角落裏縮，却在聲音戰抖的向劍娥說：

『姑娘，該……該您的了。』

縱然自己也是驚魂甫定，但是看到『神鏢帶笑』此刻的神情，回想方才她那種令人心亂如麻的笑容，劍娥猶仍覺得自己兩頰熱熱的。她沒有憎恨，只有深切的自疚，跟對『神鏢帶笑』史二娘的憐憫。把她所接到的唯一那支鏢，橫亙在自己的手掌心裏，右手一使勁，把它捏成了一塊鐵餅，向史二娘那邊輕輕的拋過去。史二娘一聲驚呼，雙手抱住了自己的頭，猛可的往地上一蹲。——『噹啷』一聲響，鐵餅正好落在她的面前。

多半是已經聽過鄧劍娥連闖二寨，在鐵彈劉四，跟『神鏢帶笑』史二娘那邊比試的經過情形了。第三座寨子裏的三瓢把子，黑水白山間號稱神槍無敵的快馬張，聽說劍娥和李四爺一行即將抵達，他竟滿臉堆笑，帶領手下的大小頭目，直迎到一里開外。

快馬張年紀約有四十七八，要比劍娥大三倍了。所以他擺出一副長者的姿態，既親熱又禮貌的攙扶劍娥下馬，又把李四爺扶出了暖轎。而且一張口，他便打着哈哈說道：

『鄧姑娘，您們鄧府的累世英名，俺可是久仰得很咧。今兒鄧姑娘您執意要探山闖五寨，咱們明人不說暗話，祇有我的這一關最好過。李大人，俺把話說在頭裏，俺不比本山的那些位瓢把子弟兄，他們精通武藝，就俺一個人除了使槍什麼也不會。論比試那武藝還可以分個高低，可是比槍不行，咱們總不能把槍子兒往朋友的肉身上打呀。所以剛才俺想來想去，想出了個法子。鄧姑娘妳若是也會使槍，那咱們就各出

一着，誰能蓋得過誰，就算誰贏了。李大人您說這樣可好？』

讓李四爺作決定，祇要劍娥不再會有性命危險，那當然就千好萬好，沒的不肯的了。他根本就不容劍娥插嘴，一開口就替她答應了下來，他挺高興的說：

『那敢情好。祇不過，三瓢把子你打算使那一着呢？』

快馬張笑逐顏開，他耐心的跟李四爺解釋的說：

『李大人，你不知道，這使槍呀，頂緊的是在既快且準！光快，不行，光是準也不夠。俺打算跟鄧姑娘就在快和準上比劃比劃。故所以俺方才想起了用根蠟燭作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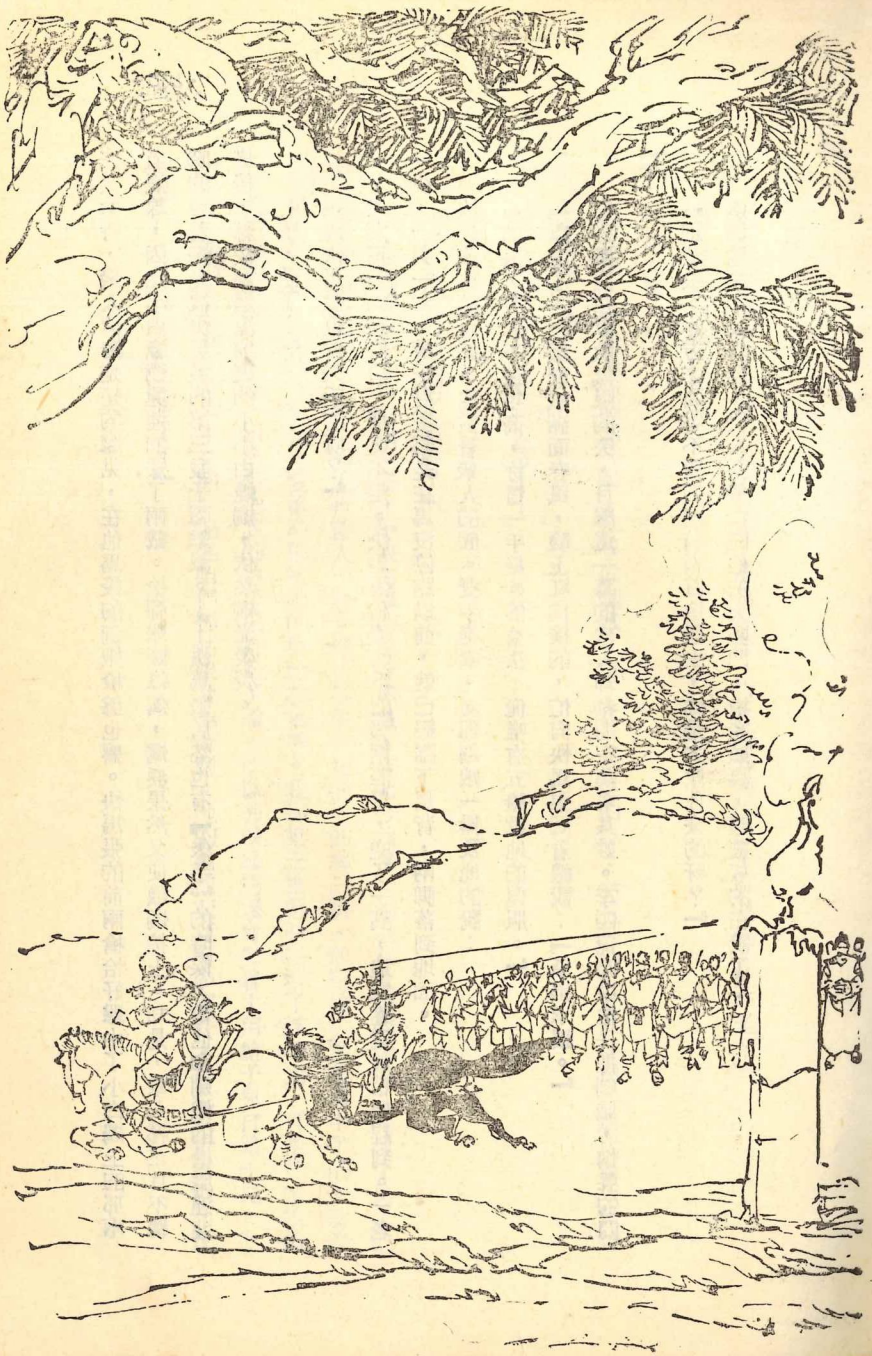
『用蠟燭作靶？』劍娥終於插進嘴來，一聲冷笑的道：『打蠟燭頭呀。三瓢把子，那豈不成了三尺娃娃玩的把戲啦，你也不怕辱沒了白山黑水間，第一位神槍手的赫赫威名嗎？』

李四爺登時就叱止的一聲叫：

『劍娥！』

然而那快馬張的涵養實在太好，他非但不慍不惱，而且裝作沒有聽見劍娥的話。他招招手，一名崽子立刻上前幾步，屈膝半跪，雙手捧上一根小指粗細，七寸來長的白蠟燭。快馬張把它接過去，再雙手遞給李四爺，陪笑的說：

『叨李大人的光，不論那兒，替俺在這蠟燭上劃兩道黑線。』



立刻又有一名鬍匪崽子屈膝半跪，雙手奉上一支鼠鬚筆。李四爺見他們行事有趣，不假思索，就在白蠟燭上親手畫了兩道細線。

從懷裏掏出一匣取燈兒（火柴），快馬張劃燃了一根。把蠟燭點着了，拿在手上搖了搖，讓衆人看清楚了它正燭淚垂，然後方說：

『這根蠟燭太細，燒不了多久的。現在，我要把它往地面一插，然後騎上我的馬，向東跑到三百尺開外。就在馬上掏槍，回身一連三發子彈。頭兩發，我要打中李大人畫的兩道黑線，蠟燭一斷，落下來得接上。第三發，我再打滅這蠟燭光。』

小指粗細，七寸來長的這一根小蠟燭，快馬張在說完了這一大段話以後，還要跑出三百尺開外去連發三槍，而且每一槍都得命中所指定的地方。這就得馬快，槍法既快且準，三者配合，尤須身手靈活矯捷，只要偶一差誤，小蠟燭豈不早就燒完了嗎？時機稍縱即逝，快馬張立將在衆人之前丟人現世。因此他絲毫不敢怠慢，話一說完，他便躍上自己的座騎，雙腿一夾，再猛抽一鞭，風馳電掣般的向東邊疾奔而去。

當快馬張的座騎洒開四蹄，拔足飛奔，孤另另揷在曠野中間的小小白燭燭光搖曳，衆人正在紛紛走避，亟於離開那根小白蠟燭，離得越遠越好，以免快馬張萬一失誤，會平白無辜的挨上一槍。

衆人正在慌亂走避，殊不料劍娥便乘亂時，又度躍上了自己那匹紫騮馬的馬背。她緊蹲在快馬張的馬後，也是向東疾馳。將近跑到三百步開外了，快馬張猛可一個回身，『砰砰砰』的接連便是三槍。他開第

三次槍時，衆人清清楚楚的聽見，在他馬後的劍娥槍聲也響。快馬張的前兩槍恰好擊中了小白燭上的那兩道黑線，因此小白蠟燭連連的矮了兩截。槍彈擊斷蠟燄，燭淚果然又使蠟燄接上。却是，衆人都在目不轉瞬的等着燭光被快馬張的第三發子彈擊滅。——快馬張居然也有『失手』的時候，當他和劍娥的槍聲連連響後，都快縮進泥地裏的小小白蠟燭，依然燭光熒熒。

『咦，怪了！』

『連快馬張也會失手的呀？』

衆人正在議論紛紛，驚疑不定。快馬張和鄧劍娥的那兩匹馬，兜了一圈，追風逐電般相繼趕到。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幾乎雙雙都是在馬沒停跑以前，就已經躍下馬背，兩脚落到地面。

快馬張直喘着氣，他當着衆人的面。雙手抱拳，向鄧劍娥一揖及地的說：

『姑娘，有志不在年高，妳這一手絕妙的槍法，俺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

『獻醜了。』鄧劍娥滿面春風，臉上紅撲撲的，忙向快馬張回着禮說：『承讓承讓。』

鄧劍娥直在歡欣無限的笑，目擊這一幕的衆人却都還在莫名其妙。李四爺暗中拉一把劍娥，悄聲的問她：

『劍姑娘，妳方才悶聲不響的就騎馬直追過去，妳是去做什麼的呀？』

劍娥還來不及答話，快馬張便拉開他的大嗓門，搶在頭裏，嚷嚷般的在說了：

『列位，俺方才說過，比試槍法，各出妙着。看誰蓋得過誰去，就算贏了的不是？』

衆人異口同聲的回答：

『就是嘛！』

『那麼，』快馬張咧開笑嘴，伸手向劍娥一指，在又高聲的說：『此刻列位就該明白，這比鎗，又是鄧姑娘她贏了我。』

驚訝之聲，登時此起彼落——

『怎麼會呢？』

『瞧也沒瞧見她開了鎗呀？』

『人家厲害的，就是這一着！』快馬張帶三分感慨，有七分欣喜，他坦然直陳的說道：『這才眞正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咧。俺快馬張一連發射的那三槍，敢說槍槍都是命中了的。就沒想到我馬快鄧姑娘比我更快，我槍準鄧姑娘的槍比我更準。我那第三槍明明瞄準了蠟燭光，可是鄧姑娘追在我的馬後，她那急起一槍居然把我的鎗子兒打岔了道，所以那根蠟燭還會燃着！用鎗子兒打鎗子兒，你們列位聽聽，這豈不是天下奇聞？偏偏咱們鄧姑娘就能辦到。她的槍法究竟有多麼好，那也就甭提啦，反正我快馬張甘拜下風便是了。』

臨到五爪金龍王得勝把關的那一寨，距離總瓢把子雕兒歸的總寨已不在遠，依李四爺的意思，鄧劍娥小小年紀，一連闖了三座寨子，就怕她太累了。往後的二位寨主，本領當然是一個勝似一個，劍娥萬一要有個失誤，那是得頑兒命的。因此他極力主張，便接受了雕兒歸的一番好意，權且在王得勝的寨子裏休息一夜，等明兒個再闖那後二關。

巨耐他把嘴唇皮都講破，小劍娥心高氣傲，目空四海，她仍還是執意不肯。當她見到王得勝攙着他那位慈眉和目七十來歲的老母親，他老婆，還有兩個十二三歲雙胞胎的女兒，一家五口外帶百十名嘯匪崽子一道出來會她。劍娥登時就嘿嘿冷笑的道：

『這比試是彼此性命相搏，拎着腦袋瓜子來賭一賭的正事，幹嘛帶這許多婦道人家來瞧熱鬧呀？』

『喲，姑娘，』那位白髮蕭蕭，但却顯得精神矍鑠，舉止俐落的王老太太，捂着張癟嘴格呀格的笑着說：『還說咱們是婦道人家咧，妳幾時變了個大小子來着？』

說得在場的衆人全都笑了起來，連劍娥她自己也掌不住，噗哧一聲忸怩的笑了。

『鄧姑娘，』王得勝滿面春風，伸手抱拳一揖，然後兩手輕輕的往腰上一搭，他說：『俺王得勝是個粗夯漢子，說話不得分寸，不識高低，還請姑娘您多包涵。』

『好說，二瓢把子，』禮尚往來，鄧劍娥也雙手一拱的說：『您有什麼指教，鄧劍娥在這兒洗耳恭聽哩。』

『豈敢豈敢，』王得勝謙了兩句，又提高聲浪，彷彿是在把話說給衆人聽，『俺是在代俺的大師兄，也就是我這寨子往後三里路上，傲山的大瓢把子先跟姑娘告個罪，外帶傳兩句話。俺大師兄說今兒個鄧姑娘探山，又有李大人光臨賤地，照說他該來趕這一場千古難逢的熱鬧，可是事有不巧，他昨兒貪杯喝多了酒，大醉特醉，此刻還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哩。因此今兒個他想跟姑娘告假。』

『告假？』劍娥柳眉一皺的問：『怎麼叫做告假呢？』

『那還不明白嗎？』李四爺一聽大瓢把子的那一關可以不鬥而過，他喜出望外，趕緊的岔嘴進來跟劍娥說：『大瓢把子喝醉了酒，他今天沒法跟妳比試啦，妳那最後的一道關口不就免了嗎？』

『李大人，話倒不是這麼說的，』王得勝微微的笑道：『自古以來江湖上這探山的規矩，就祇有告假而不能求免。俺師兄要向鄧姑娘告今天的假，那有兩個辦法，請鄧姑娘擇一而行。』

鄧劍娥老大不耐煩的問道：

『究竟是那兩個辦法，請你快點說吧。一會兒，天都要黑下來啦。』

『頭一個辦法，』王得勝依然還是滿臉陪笑的道：『請鄧姑娘委屈一宵，在俺老娘的屋裏過一夜。明兒一早，俺師兄自會起來領教。』

『那不行，』鄧劍娥小嘴一撇的答道：『我上山之初就說在頭裏了，今兒個那怕上刀山，下油鍋，我也非見到你們總瓢把子不可。』

『那麼，就祇有第二個辦法囉，』王得勝深沉的一笑道：『回頭要是鄧姑娘再過了我一關，姑娘您祇管去見我們總瓢把子……』

『嗯，這話倒還差不離，』鄧劍娥與沖沖的接口就說：『二瓢把子，究是怎麼個比試法，就請您示下吧。』

『姑娘，方才俺的話還沒說完咧，』王得勝帶着點忸怩的神色，兩手交扭的說：『看此刻的天色，鄧姑娘即使見到了咱們的總瓢把子，無論如何，今兒個是沒法下山的哪。故所以，鄧姑娘跟俺大師兄的那趟比劃，就留在明兒個早晨鄧姑娘下山的時候吧。到那時候，俺師兄自會準備好給姑娘送行。』

一連贏了三伙，過了三關，鄧劍娥正意滿志得，不勝欣喜。她竟不曾悟及，這一着裏大有陰謀詭計。另一方面也是亟於手戕自己的殺父仇人，因此，她不遑思索，一口氣就答應了下來。她說：

『今兒個會一會令師兄也好，明兒個再會他也罷。反正我無所謂。』

王得勝的老娘，情不自禁的爲她嘆了一口氣。

就怕鄧劍娥驚覺了，王得勝連忙掩飾的說：

『那麼，就請李大人和鄧姑娘進屋。』

眼看又是一次室內的比試，鄧劍娥猜不透這一關又將是什麼花樣。她唯有扶着李四爺，坦然直入。一進門，就瞧見大廳正中間，早已整整齊齊的擺了一席，八大盤，四海碗，就中還有一隻紫銅的大火鍋，噗

噗剝剝的閃着火星。十二副銀箸，十二碗燒刀子，酒菜全上齊了。却是奇怪，做主人的王得勝，居然就沒有延客入席一道飲宴的意思。他反倒在上首一站，面對着站在下首的鄧劍娥，唇邊漾一抹曖昧的笑意說：

『鄧姑娘，妳過我這一關，咱們倆比劃比劃，倘爲了誠意待客，不能不花樣翻新。這一桌席面連酒帶菜，外加這沉甸甸的圓桌面，少說也有個一二百斤。我陪姑娘您面對面的，咱們祇許用一隻右手，把桌面平抬起來。妳我彼此相敬，看是誰能把席面推翻在誰身上，無非是較量一下手勁的意思。』

一聽他把比試的方法說明白了，李四爺和鄧劍娥這才恍然大悟，王得勝綽號『五爪金龍』，他的看家功夫當然是內功、手勁。兩人平抬起桌面，相互角力，那輸了的，連爐火滑熱氣騰騰的菜餚和湯水，整個兒的往身上一壓。不說壓壞，也得燙死。莫看這種比試像是兒戲，其實內中正埋藏着重重的殺機。

李四爺很躭心，他挪近鄧劍娥的身畔，祇用氣音，低低的問：

『鄧姑娘，妳有沒有把握？』

這一回，劍娥也略微的起了些驚慌，她捉摸不定的悄聲答道：

『橫豎總要試一試的。』

這句答話，立刻就讓李四爺心頭揪起了個大疙瘩。他往旁邊的一張太師椅上，沉沉的一坐。那顆心，有如十五隻吊桶，正在七上八下，忐忑不甯。他眼見兩人都站好了騎馬式的門戶，就要伸手去平抬起桌面了。慕的，他瞧見王得勝的母親高聲的一喊：

『慢着！』

王得勝十分詫異的望着他母親，問了聲：

『娘，您怎麼啦？』

那位老太太緊板着臉，伸手指指點點的說：

『你高，鄧姑娘矮你一尺多。兩頭不平，鄧姑娘喫虧可就大啦！』

王得勝臉一紅，帶些兒氣惱，回過頭去便是一聲吆喝：

『都儳站在那兒幹嘛？還不快給鄧姑娘拿墊板去？』

一羣鬍匪崽子，一路飛快的往外跑。抱了一塊塊的厚木板，再跑回來。七手八脚的平鋪在劍娥的脚下，墊了夠一尺五六寸高。劍娥往上一站，王老太太和李四爺全都細細的打量，兩人總算是一般的高了。

由王老太太一聲令下，鄧劍娥和王得勝，兩人齊齊的抬起了那重達一二百斤的整桌席面。崽子們忙不迭的將支架撤開，比試開始。乍一看，雙方都在閉氣運氣，暗中使勁，好像挺輕易似的。然而，兩個人全運足了全身之力，死命的把那桌面往對方推。漸漸，李四爺看見王得勝的額頭上，沁出了粒粒的汗珠，他正在爲劍娥狂喜，偏偏一轉臉又瞥見劍娥的兩頰和頸脖，猛一下子佈滿了紅潮，他幾乎就要失口驚呼：『糟呀不好了！』便在這時，劍娥脚下墊的那些厚木板，居然嘰嘰軋軋的起了聲響。這顯然就是表示劍娥業已氣力不支，她的雙脚已在移動，萬一退後一步，整桌的熱火熱湯直往下澆，那不堪的景象，簡直令人不

敢設想。——李四爺但覺得自己混身顫抖，五內欲焚，他再探望一瞥王得勝臉上得意的神情，就此緊緊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閉上了眼睛就儘在心頭宣着佛號，李四爺一會兒唸佛一會兒又默禱劍娥死去的父親：『鄧大哥，倘若你英靈有知，就該在劍娥這生死不容間髮的危急關頭，幫她一把！』

驟然間聽到『咚』的一聲，李四爺緊張萬狀的忙睜開眼，一看之下，他就唯有手脚痠軟，週身癱瘓。整個人陷在椅子裏面其軟如綿，絲毫動彈不得。完啦！劍娥力闖三關，這一次跟王得勝的比試，分明勝負已判，劍娥必死無疑。——王得勝已經將席面推到她這邊將近一尺了，劍娥不但退後了一步，而且兩頰有如雲蒸霞爲，五月榴火，黃豆大的汗珠，沿着她的髮梢大粒大粒的直往下拋。她還在竭盡全力抵死支撐，然而，她的右脚脚跟，距離木板後緣不及一寸。

不曉得是從那兒激發出來的莫大氣力，李四爺一陣心悸，然後他竟發現自己已從椅子上奮身一躍而起。他直衝到那滿桌面湯溢酒潑，杯盞碗筋都在叮噹直響的圓桌面跟前。劍娥的上半截身子已經被『五爪金龍』王得勝的千斤膂力，推壓得儘在往後搖搖欲墜了。情急之下，李四爺爆出了一聲大叫：

『住手，趕緊住手！』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五爪金龍』王得勝的一串仰天大笑。

那一陣笑聲使得李四爺毛骨悚然，一陣陣的頭皮發麻。他站在圓桌面旁邊全身簌簌的抖，他流出了眼

淚，而且正在心如刀割。他祇是在想：可憐啊劍娥，妳爲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居然落得這麼個悽慘的下場。百行孝爲先，昔天爲什麼不睜眼？

『住手！快收一收！』

驀的又是一聲如雷似霆的暴喝，李四爺還以爲是他自己又一度掙扎着吼叫出來的呢！可是當他睜眼探看，方才劍娥的險象環生，命在頃刻，居然就被這一聲叱喝整個兒的別轉過來了。一聲叱喝產生了起死回生的奇效，原已勝利在握的王得勝倏然鬆了手勁，他向後倒退一步，就好像是他把業已仰後跌倒的鄧劍娥給拉了回來。連李四爺都看得出他這突如其來的一讓危險已極，因爲祇要劍娥趁此機會稍微多用點力，那整桌的爐火沸湯會反往王得勝的身上直倒，把他活活的燙死。——李四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鄧劍娥果然不曾乘人之危，她跟王得勝輕輕的將圓桌面放回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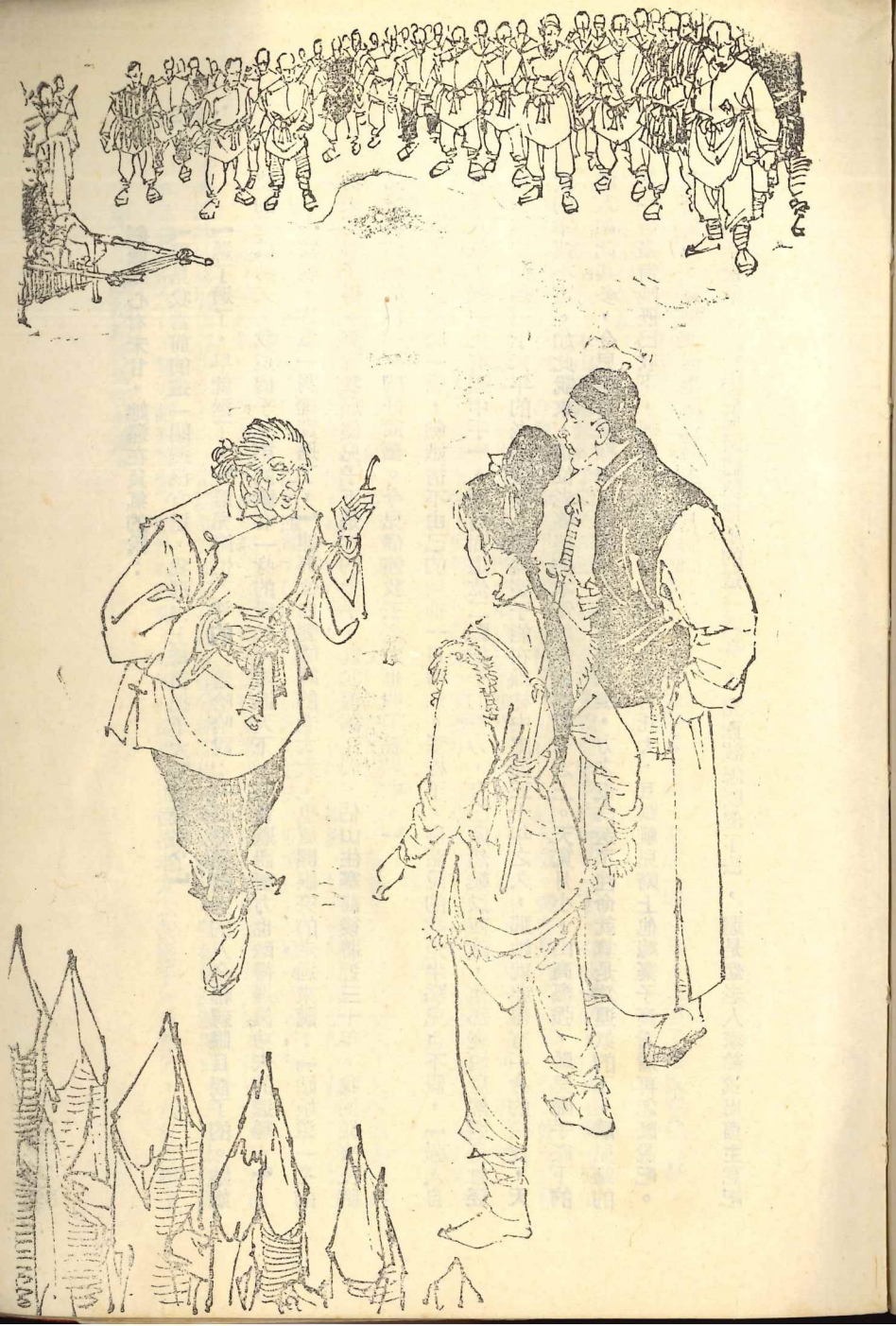
『總瓢把子！』

週圍的翳匪崽子轟雷似的一聲喊，把個心茫茫然的李四爺，和香汗淋漓的鄧劍娥全給喊醒了過來。一老一小不約而同的別過臉去看。原來方才那聲及時救了劍娥一命的『住手』是醫巫閭山總舵把子雕兒歸喊出來的。此刻他正端坐在一頂山轎裏。那頂山轎居然就抬進了王得勝寨子的正廳，而且四名轎伕還始終把頂轎子抗在肩上不曾放下。他出現得過於意外，因此鄧劍娥跟李四爺全都楞楞的盯望住他，——這名揚四海，威鎮關外的大翳頭雕兒歸稱得上是相貌堂堂，雍容端莊，唯有他那張四方臉出奇的慘白，白得像是從

來不曾晒過太陽。雕兒歸劍眉河目，鼻直口方，他唇畔掛着和藹的笑容，坐在那頂沒頂的山轎上向李四爺和鄧劍娥雙手一拱，滿屋子的人登時就鴉雀無聲，連針尖落地都清晰可聞。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再度開了口，他聲清氣朗的說：

『荒山野寨到了貴客，偏恕我雕兒歸迎接來遲，千祈恕罪恕罪！』

然後，他猛一下掀開蓋在自己腿上的一張豹皮褥子，讓李四爺和鄧劍娥不由自主的失口驚叫起來。雕兒歸分明是在向他們說明自己不能下轎的原因。因爲，老小二人一眼瞥見，雕兒歸是個殘廢，他的兩條腿，自膝蓋以下竟然齊齊的鋸掉了。



三刀六眼

一

訪尋三年，連闖四關的鄧劍娥，出生入死，冒險犯難，好不容易見到了仇家的面。她以爲殺父之仇轉眼可報，多時以來的心願就此了結。然而，當她一瞧見雕兒歸兩腿齊齊的截斷，他分明是個殘廢，一顆滿懷熱望的心，猛可兒的一涼。那對盈盈秋水的橫波眼，滿孕焦灼與惶惑，緊盯在李四爺的臉上，意思彷彿是在問那位老人家，這下可怎麼辦咧？

四平八穩坐在山轎裏的雕兒歸，他倒神態自若，春風滿面。正和藹的在跟劍娥笑，啓齒說道：

『李大人和鄧姑娘今兒個貴人光降賤地，這便是我們一山幾千名弟兄莫大的榮寵。不論鄧姑娘還有什麼吩咐或是指教，可否先賞我個臉，到我那座破寨子裏去坐坐。』

劍娥却心有未甘，她還在負氣的說：

『眼見我當前的這一關還沒有過，我那來上總瓢把子大寨的資格？』

『過了過了，早就過了。』雕兒歸忙不迭的着哈哈說：『這兒滿廳上的人全都親眼目覩了的。姑娘使的是眞功夫，我這傻乎兄弟就祇有一身的蠻勁。走遍天下，不曾聽說蠻力也敵得過眞功夫的道理。』

『姑娘，妳這一關確實過了，』連那位白髮皤皤的老太太，也眉開眼笑的走過來說：『姑娘這一身的功夫可眞了得。莫說我那傻兒子不是妳的對手。就我浪蕩江湖、佔山住寨前後將近三十年，我就從來沒瞧見過像姑娘妳這一身的好武藝。今兒個連我王老太也開了眼界啦。』

聽王老太這麼一說，劍娥情不由已的倒抽一口冷氣。看樣子，俗話說的竟是半點兒也不假，『强人自有强人收，强中更有强中手』。面對面這位二瓢把子的膂力，自已顯然難以匹敵，他那老娘居然還是曾經在綠林中混過三十來年的老强盜婆。强盜婆子能在綠林中廝混三十年之久，那她就非得有一身的絶技，天大的幸運不可。如此說來，這位老婆婆的本領就該在她兒子之上。天寬月小，山高藝强，雕兒歸手底下的能人如此其多，今兒個自家探山，顯然是人家處處退讓，方才沒白送了性命就算是夠運氣的了。雕兒歸的這一份盛情她既已收下，那就不能儘着自已的性子兀自託大，且跟雕兒歸上他總寨子裏看看再怎麼說吧。想到這兒，劍娥便向李四爺討主意般的問：

『李爺爺，我跟雕兒歸總瓢把子的這一碼事，究竟該怎麼個了法，還是您老人家給我出個主意吧。』

李四爺一聽劍娥的口氣，竟是鬆動得多了。他也是歡喜無限，但願一團和氣，化解了這段寃仇方好，因此他接口答道：

『劍姑娘，本山的總瓢把子盛情相邀，我們不妨先到他貴寨去拜望一下。有什麼話，站着坐着一樣的可以往直處拉扯。何況今兒個妳連闖了四關，老陽兒早就沉向西邊天啦。實在是時不我予，就算妳還必得跟總瓢把子比劃比劃，也不能像莽張飛鬥錦馬超般的夜戰三百回合呀？姑娘，妳說我這話可對嗎？』

說得滿屋子裏的人全都掌不住，失聲笑了起來。笑聲中，王老太儘打着哈哈，走過來伸手一攙劍娥，嘴裏一疊聲的讚道：

『眞瞧不出，水葱也似的一位俏閨娘，竟有這門大的能耐？若不說妳是口外鄧府上的，又親眼瞧見妳那手勁，饒人說破了嘴我也不信。走，姑娘，今兒個妳讓我開了眼界，好歹也叫我再解解口饞。總瓢把子款待您二位貴賓，山珍海味烹龍煮鳳準有好喫的呢。許我陪妳去，叨妳一頓口福，可好？』

邊說，邊把鄧劍娥往外拉，劍娥起先還想甩開她那隻鷄爪般又瘦又乾的手，却是她方待使勁，王老太便把她的胳臂捏得更緊。——這玩藝兒不是行家誰也分辨不出，劍娥是瞎子喫湯糰肚裏明白，王老太的兩手足有千斤之力，雙方認眞扯破了臉拉扯起來，祇怕她還不是這位瘦老太太的敵手。沒奈何，祇好打鴨子上架般，讓她給攙着往外走。

雕兒歸神完氣足的，定睛瞧見劍娥在王老太的攙扶之下挪動了脚步，他臉上現出無比欣慰的笑容轉，臉朝向李四爺，雙手一拱，必恭必敬的說：

『李大人，恕我是個殘疾，坐在山轎裏進來跟您老人家相見。而且這會兒我還不能攙您老人家出去，求李大人挪動金步，到外間上轎吧。』

李四爺便朗爽的答道：

『總瓢把子，此刻你我都不必拘禮，我這就領在頭裏走吧。』

二

門外，天色幾乎已經全黑，山高月小，晚星點點，彷彿一伸手就能摘得到。七十多歲的王老太，往一四沒鞍韉的小毛驢上斜斜一欹，就那麼半歪着身子騎上驢背，領着劍娥往上山頂的路上走。劍娥在馬背上扭頭一望，王得勝跟兩名鬍子正在攙扶李四爺上暖轎，雕兒歸的山轎緊緊跟在他後頭，她放心的吁了一口氣。

過大瓢把子的那座山寨，儘管沿途夾道，都有鬍子打起燈籠火把照路，一條長長的山徑，在暗夜之中宛如兩條蜿蜒的火龍。可是大瓢把子的寨子裏却燈光寂寂，一片漆黑。劍娥不懂這是鬍子窩裏的什麼禮數？她想問聲王老太，却又怕喫她笑話自己孤陋寡聞。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

總瓢把子的那座總寨富麗堂皇，高大寬敞，皃臂粗的紅蠟燭也不知點了幾十支，嗶嗶剝剝的燃着，不

但照耀如同白晝，而且滿室生春，暖馥馥的。因爲是雕兒歸請女客，各瓢把子的女眷都在廳上侍候。可是一概不曾入席，就祇七十多歲的王老太例外叨光，她算是代表全山女眷恭陪鄧姑娘的。

雕兒歸殷殷的請劍娥上坐，劍娥執意不肯，結果讓上了年高德劭位又尊的李四爺。劍娥坐在他的左首，再往左便是王老太。那麼大的一副席面，除了上首三位之外，就祇坐了雕兒歸、王得勝、快馬張、史二娘和鐵彈劉四，一共纔八個人。

佈酒上菜，雕兒歸爲了表示款待貴賓的誠敬，居然用的是迤北八珍全席：醍醐（極品奶酪）、麈吭（乳鹽的喉）、野駝蹄、鹿脣、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和玄玉漿（馬奶）。李四爺是濤貝勒府的總管，他心中明白，這在京師都得算是最貴重的盛讌，就甭提關外乃至口外了。所以他一瞧見菜餚在端上來，便滿口稱謝的說：

『總瓢把子太破費了。備下這種極品珍席，眞讓劍姑娘和我愧不敢當。』

『那兒的話，』雕兒歸連聲謙遜，他誠心待客，由兩名鬍子凌空挾着，費老大的勁，親自爲李四爺和劍娥斟了兩滿杯酒。然後再讓原人挾回原位，端起面前的酒碗，雙手跟劍娥一照，一仰脖子，就喝了個涓滴不留，再向劍娥聲清氣朗的說道：『鄧姑娘，今兒個勞妳探山，連過四關。雖說完全遵從姑娘的意思，可是，在我這一山之主說來，着實也是慚愧得緊。我四位弟、妹得罪姑娘的地方，此刻便由我代表這一山幾千名弟兄，跟姑娘謝個總罪。我這頭先乾爲敬，但願姑娘賞個臉，也喝那麼一杯。念在見面三分情的份

上，把這採山的一碼子事，一筆勾消。』

李四爺還指望着劍娥慷慨豪爽，也把杯中酒喝乾了咧。他沒想到，劍娥竟會聲色不動，一張吹彈得破，粉團玉琢的小臉蛋板得緊緊的。她手按着酒杯口，一字一頓，字字着力的發了話：

『總瓢把子，「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這一趟的來意，不用說你是早該明白了的。我臨上寶山的時候，山門口的那一位頭目把話交代得很清楚，我要採山，得過五道寨子外帶一座秧子房，才能夠跟您總瓢把子比劃比劃。今兒個我只過了四寨，連總瓢把子您在內，我還有三場比試。』

李四爺在她旁邊一聽，就怕她毫不容情，把話又說擰了。萬一雕兒歸當衆罩不住一聲翻臉，以劍娥的接連四場比試，筋疲力竭。在越來越强的鬍頭跟前，她準沒便宜可佔。因此，他不等雕兒歸開口，就決心插進一脚，跟雕兒歸把道理講開。他想用評理的方式，解決兩家的血海深仇。他說：

『總瓢把子，自古有道是：「寃家宜解不宜結」。我今兒上了寶山，除了給劍娥作個見證，也想爲你們兩家說和說和。依我的看法，今尊帶隊闖到口北，沒本錢的買賣做得大了，官家百姓，編起鄉團來阻擋，那是理所當然。你們老爺子固然死在劍娥她參手裏，然而那是雙方交兵接仗，挨了鎗子兒的誰也怨不了誰。可是劍娥她參保一趟鏢走關東，猛不提防的中了冷槍，倒地身亡。我不是江湖上的人，不懂江湖上的規矩，不過就情理法三者來講，這種做法似乎都有點說不過去。關於這一點，就不知道總瓢把子您的高見以爲如何？』

李四爺聲調鏗鏘的在說這一段話時，十丈見方的一座大廳，從正中一席直到挨着四壁站立的各瓢把子眷屬和鬍子們，神情肅穆，鴉雀無聲。鬍子們的臉色不是冷若冰霜，神色凝重，便是惱怒憤恚，咬牙切齒，透着有些兒殺機四伏，一觸即發。因此，當李四爺一口氣把話說完，當他瞥見對面而坐的雕兒歸低埋着頭，緊咬嘴唇皮，直在沉吟不語。他就難免會忐忑難甯，暗暗的担起心來。就怕自己把話說得太重，殺人不眨眼的鬍匪一個老羞成怒，變臉發作，那豈不是白白送了他和劍娥兩條性命？正在心惴惴然，坐立不安，背脊上透着颼颼的涼意。驀的，正對面的雕兒歸猛可的抬起了臉，他兩眼定定的望着李四爺，特地提高聲浪，彷彿是要借大廳上，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楚明白的在答道：

『李大人，您老人家的一片盛情，我在這兒代我滿山弟兄先跟您道個謝。是的，老話有道是：「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今兒個下午，我一聽崽子來報李大人、鄧姑娘駕到，聽說了鄧姑娘的來意，我登時就十萬火急派崽子下去，請鄧姑娘把「採山」權且改了「拜山」。我說我必定以貴賓之禮相待。當時我還說過，姑娘要剖解的當年往事，我準能在姑娘跟前分辯清楚……』

『總瓢把子，』劍娥挺不耐煩的打斷了他的話說：『別把圈子越兜越遠啦。方才我李爺爺問你的話，你一字還沒答咧！』

坐在他娘右首的王得勝，眼見劍娥對總瓢把子苦苦相逼，一步也不放鬆，不由大爲憤懣。在座諸人，只有他是分明贏了劍娥，偏被雕兒歸厲聲喝阻，反轉過來還認了輸的。所以他對劍娥份外不服。當時他便

怒目圓瞋，奮然起立，他怒沖沖的要找鄧劍娥別一雌雄，叫她莫要欺人太甚。李四爺一見之下正自驚怖，幸好，王老太暗地裏伸出手來，往他大腿上死命的一掐。王得勝沒想到他娘會有這一手，疼得他眭呀呀的怪叫起來。這時，王老太便是一聲叱喝，說是：

『坐下！總瓢把子在這兒，有你岔嘴的份嗎？』

王得勝不敢違抗他老母親，撫着大腿，嘴裏嘟囔着：『我今兒個眞是倒透了楣！』無可奈何的重又歸位。雕兒歸却望着他一聲苦笑，然後開口說道：

『李大人方才所說的，全是金玉良言。鄧老英雄在沙場陣仗之上殺了我爹，我只怨我爹大限到得太早，此外我又能怨得了誰？至於我們那一幫裏有不明大義的弟兄，放冷槍害了鄧老英雄，不顧江湖道義，做出這種爲人不齒的勾當，那當然是咱們的錯！』

雕兒歸的那個『錯』字還在餘音嫋嫋，牆角蹤出來一條八尺開外的彪形大漢。紫膛臉，絡腮鬍，敞開胸膛，露出濃密的叢叢青龍。他掄圓一對怪眼，張開血盆大口，攘拳擄臂，張牙舞爪。當他怒極咆哮，就像平地捲起了一陣焦雷：

『這話咱可不服！人殺了咱們老瓢把子，是該應！咱們的人結果了仇家，就得算是犯了江湖上的規矩，折了幫裏的名聲！咱師兄爲這碼子事都出了家，總瓢把子您散了靠百年的老幫之外，又自格兒三刀六眼壞了一雙腿。直到今兒個還有人來探山問罪，逼咱們總瓢把子當衆認錯！殺人抵命，欠債還錢，咱們有屁

個錯呀！來了這麼個小姑娘，就鬧得滿山弟兄人人丟臉，個個現世。走遍天下沒見過這麼窩囊忝種的事！咱鎮山虎今兒個嚥不下這口氣，我甯可跟那姑娘家拚了！』

他這麼高聲咆哮，頓脚直跳，引得四週圍的那些嘯子也是一個個的義形於色，怒不可抑，聲聲的發出吼叫。大廳裏人聲鼎沸，登時就是一片大亂。彷彿李四爺和劍娥犯了衆怒，嘯子們都要搶上前來結果他們的性命。李四爺嚇得臉色發黃，渾身簌簌的抖，鄧劍娥已在暗中以手按劍，準備拔劍而起，保住李四爺殺出重圍。這時候，一直攔阻鎮山虎盧天彪不住的雕兒歸，早已氣得一臉鐵青。他眼見盧天彪一個虎步，揸開雙手十指，直搶高高上坐的鄧劍娥。一陣着急，登時便施展出他的平生絕技，席上衆人但見他飛快的從椅旁抽出一根竹片，就手一拗，編了個竹圈，呼的一聲直向他師弟鎮山虎盧天彪飛去。盧天彪還不及蹤到劍娥的跟前，已被雕兒歸拋去的竹圈牢牢箍住。他一個立身不穩，轟然一聲，像半截塔般的就地栽倒。妙的是那竹圈一套上身，就深深的嵌進肉裏。以盧天彪那麼樣勇猛有力，他拚命掙扎，滿地亂滾，却仍越箍越緊，箍得他連氣都透不過來，祇好乖乖的躺在地上，蠻牛一般的急喘。雕兒歸却先不理會他，在他座椅邊街着的一隻布囊裏再一探手，手伸出來時，五隻手指却夾住了四柄三寸來長亮晃晃的小刀，他將手一揚，作了個待拋的姿勢，嚇得那般躍躍欲試，想來跟劍娥鬥一鬥的嘯子們發聲喊，抱頭鼠竄而逃。滿廳的騷亂，便這麼輕而易舉的給他壓制下來。

雕兒歸等四週圍喧鬧叫囂的聲音一靜，立刻便納刀回囊。但却雙手一撐椅子扶手，凌空撐高一截。他

滿臉憤激，語音悲慟的跟他手下說道：

『縱然是「江湖一點訣，不跟妻兒說」。可是這禮門義路，走遍天下都是一樣的。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當年鄧老英雄殺了我爹，雙方是刀來槍往沙場相見。大瓢把子是我爹的義子，又是開山門的徒弟，他一心念着爲我爹報仇，做出了背誓砍條的事　他就該死！在座除了兩位貴客，都曾在香堂上「準星辰爲兄弟，指天地爲父母」，歃血爲盟，立過重誓來的。我問你們，可記得咱們三十六誓那第八誓是怎麼立的嗎？「如有捏造兄弟逆倫，或謀害香主，或行刺殺人者，死在亂刀之下！」』說時，他已經流下了兩行熱淚：『今兒當着衆家兄弟的面，我要認過了錯再認錯。想當年，我哥，我師兄，——你們的大瓢把子不該埋伏在山溝子裏，一槍打翻了鄧老英雄。他犯的正是「行刺殺人」，那時候他代先父當燕兒幫的總瓢把子，既然犯下殺身重罪，就該由我執法。可是我竟徇私，攔住了不讓他跳下刀山，戳幾十個窟窿去見我九泉之下的先父。我逼着他披度出家，從此不再在江湖上露面。後來我痛悔自己執法不正，也該受罰，所以我才當着山寨弟兄，自己在兩條腿上扎了三刀六個眼，就此葬送了我一雙腿。我再把燕兒幫散了，自格兒的名字也從燕兒歸改成了雕兒歸，我埋名隱姓並不是恐怕鄧姑娘來報仇，我是慚愧，懊悔！我和我哥我師兄雙雙的壞了先父跟燕兒幫的名聲。——方才我聽說鄧姑娘前來探山，忙說我能把事情剖析明白，剖析明白以後我就聽由鄧姑娘處置，該殺該剮，我若皺一皺眉就不算是天地之子星辰兄弟！』聲淚俱下的說到這兒，雕兒歸徐徐的轉過臉來，他眼望着李四爺和鄧劍娥說：『李大人，鄧姑娘，我所說的都是腑肺之言。當年

出事經過，兇手是誰？處斷如何？我的錯在那裏？想必二位都很明白了。鄧姑娘，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從這會兒起，我這條性命就算是妳的了。該怎麼發落，妳只管下令。還有我的這些弟兄，』他突又提高聲調，目光嚴厲的掃視四方，連他背後的人都不例外，然後他斬釘截鐵的道：『誰敢攔那麼一下，讓我燕家世世代代蒙上不仁不義不信的惡名，那我就是變成了鬼，也斷然饒不過他！』

三

老大半天，廳堂裏只聽得見一二百人吸氣呼氣的聲音。聽完了雕兒歸眞誠坦蕩，絲毫無隱的一篇剖白。李四爺跟鄧劍娥都一般的盪氣迴腸，深心感動。李四爺一心以爲鄧劍娥弄明白了事情原委，聽雕兒歸是那麼樣的懊惱懺悔，一味自責。劍娥父親分明不是他所殺，但他却因爲捨不下師兄弟的如手如足之情，判令大瓢把子出家，不許在江湖上露面。然後又以自己徇情，處置得太輕，自動卸下一雙腿來成了殘廢。他還把百年字號響噹噹的燕兒幫都散去了。李四爺深深感到這麼重的懲罰已經夠重的啦。鄧劍娥一定會將舊恨一筆勾消，放雕兒歸一碼。可是，劍娥却在一陣刺激動情過後，一想起她的父親，仍然不改手刃殺父仇人的決心。滿屋子的人都在凝神屏息，靜靜等待她對雕兒歸的判決。雕兒歸也坐回了他自己的座位，兩手交叉，一語不發。他的激動情緒開始漸次平復，臉上又回復了平靜自然的微微笑容。彷彿鄧劍娥叫他此刻便死他也全不在意。連地上被箍住的盧天彪都被這緊張萬分的一幕給震懾住了，他大氣都不敢透，儘在伸長脖子，聽鄧劍娥一開口時究竟是怎麼個說法？

咳聲嘅，劍娥終於開口說了話，她再問：

『總瓢把子，你久走江湖，總該聽說「冤有頭，債有主」的這一句話吧？』

雕兒歸一聽就懂得了她的用意所在，因此他忙不迭聲明的說：

『鄧姑娘，這話要看是怎麼個說法了。咱們不談江湖上的規矩，就說衙門裏的王法。李大人，』他求援似的望着李四爺說：『任誰犯了天大的罪，都給綁上了法場，也只有挨那一刀的份吧？』

『這話一點兒也不錯，』李四爺連忙接腔說：『莫說各地衙門，就算京師皇城，天子脚下，歷朝歷代向來也有這個規矩。』

可是劍娥却在哼哼冷笑的道：

『依總瓢把子的意思，貴師兄，你們的那位大瓢把子，他犯了行刺殺人的死罪，這就算是已經挨過一刀了？』

雕兒歸雙手一拱，正容斂色的答道：

『是我親自處置，命他剃度出家。所以，姑娘今兒個所要懲治的，理該是執法徇情，處置不當的我。』

『你？』劍娥仍還是面若秋霜的說：『你不是也曾三刀六個眼的領過罪了麼？』

『在這廳裏，』雕兒歸唇角漾着一抹苦笑說：『至少有一二百位舊日的老兄弟，曾經親眼瞧見。我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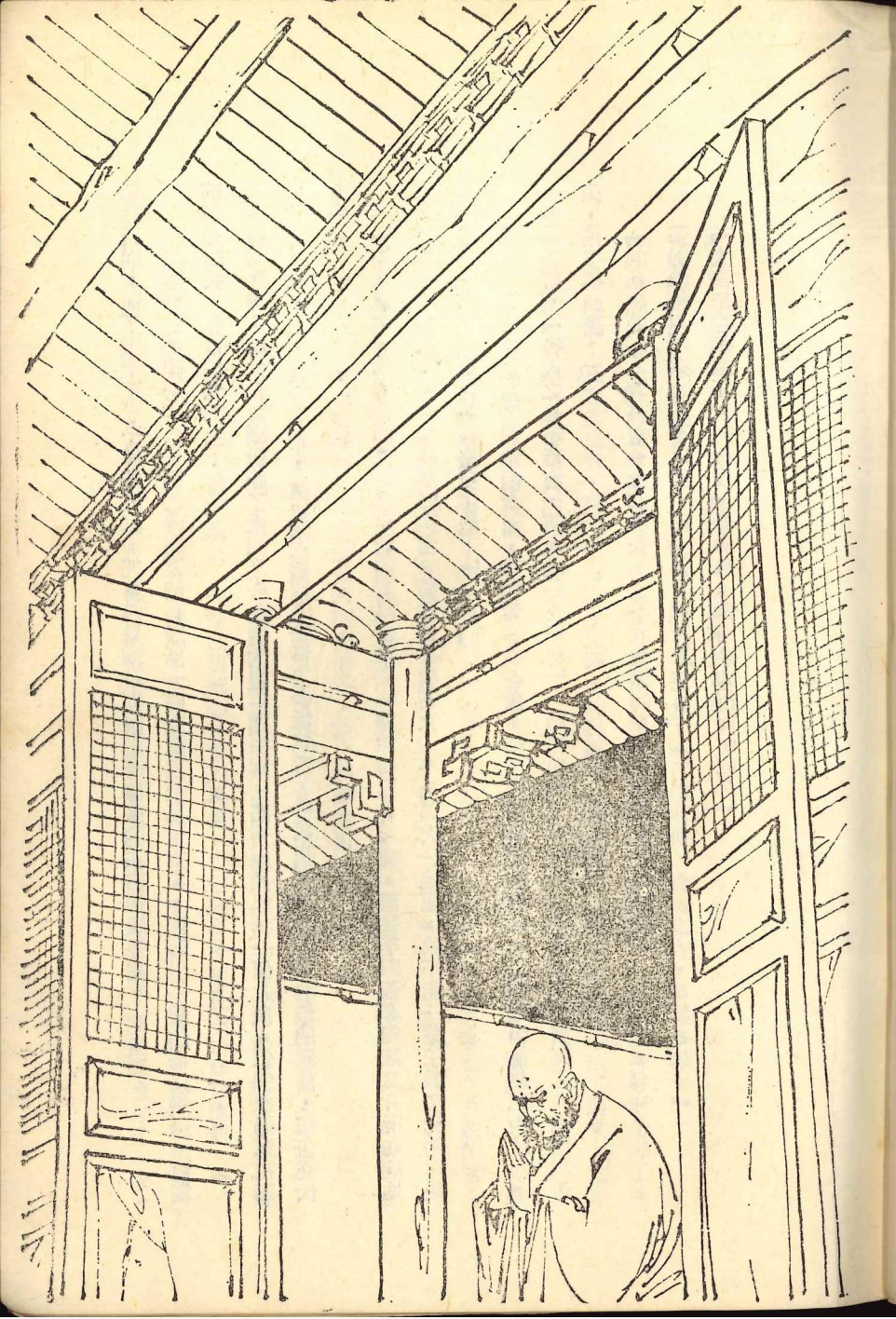
着兩千四百個哭哭啼啼兄弟們的面，用七寸長的匕首，把褲脚拉上，左大腿三刀，右大腿三刀，刀尖穿過，齊齊的是六個刀眼。我雕兒歸可沒有掉一滴淚，皺一下眉。要不是我自己用力過猛，六處刀眼傷口太大。山裏又沒有好醫好藥，我一連發了半個月的高燒。逼得我不能不把兩條腿鋸掉。姑娘，我此刻還可以讓妳見一見我那六處刀疤！』

坐在鄧劍娥一旁的王老太，忍不住的插嘴說了話：

『鄧姑娘，想當年燕老爺子按天上二十八星宿，收了二十八位門徒，總瓢把子也在其內。就中呀，就數大瓢把子跟他馬上馬下的能耐最了得。跑馬擊劍，雙手放鎗，東三省能有幾位及得上他們的呀。可是自從那年他自己三刀六眼，成了殘廢，他就祇能練練坐在山轎、椅子上不動的拋擲功夫。憑他出手快，眼力準，拋竹圈可以箍得倒一匹怒馬蠻牛，那三寸小刀也能飛將起來，把天上的小家雀齊齊切爲兩段。姑娘，他日夜苦練，能夠又熬到了有個今天的場面，那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王老太的這幾句話，原是想讓劍娥對雕兒歸的幾成廢人，終於又苦練成功，率領大衆，多少激發一些同情，『能撂手時便撂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殊不料，由她的話裏，反倒給劍娥抓到了她必欲報仇雪恨的口實。她沒理會王老太，劈頭就跟雕兒歸說：

『總瓢把子，方才是您自己說的。當年您執法，判令大瓢把子披度爲僧，從此以後不准再在江湖上露面。這話我該沒有聽錯吧？』



雕兒歸連連點頭承認：

『不錯，是有這話。』

『可是，』鄧劍娥突然把嗓門提高，語驚四座的說道：『如今這位大瓢把子，分明就在你們寨子裏呀。總瓢把子，都在橫跨熱河、奉天（遼甯）的醫巫閭大山當上威鎮八方的大瓢把子了，難道還不算是在江湖上露面嗎？』語鋒一轉，又是譏嘲諷刺的說：『我看您還不如說是不讓他在我跟前露臉。就像今兒個一樣，讓二瓢把子跟我撒個謊，說他貪杯噇醉，要跟我告假吧！』

驟然之間，總瓢把子雕兒歸，被她問住了。張口結舌，急切答不上話。滿廳的人，不免又是相顧失色，以爲這一下必將風波再起，一場拚個你死我活的龍爭虎鬥終難避免。一廳僵窘，尤其把個李四爺急得搔耳撓腮，偏又苦於沒法將話題岔開。就在這時候，冲外廳門砰的打開，像晴天起了陣霹靂。門外來人雙手合什，敬禮膜拜，好一聲轟雷也似，震耳欲聾的：

『南無阿彌陀佛！』

四

掌風一到，迎面撲來一陣陰森之氣。使劍娥心知逢到了生平從所未遇的勁敵。她算是夠機警的，人還坐在椅子上，但却雙手一抱李四爺，忽的一個旱地拔葱；一老一小，安然的在一丈開外落了地。

驚魂甫定，再一看排闥直入的那個莽和尚，鄧劍娥暗自喫了一驚。但見他身高八尺五六，虎腰熊背，

光禿頭顱，頷下盡是于思于思的虬鬚。兀自睜着兩隻怪眼，骨碌碌的在向劍娥張望。

當門而立的那個莽和尙，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雕兒歸已是驚怔交集，流露出一臉的惱怒焦急，他霍的轉過臉去，極口埋怨的說：

『哥，方才咱們是怎麼說好了來的？今兒個的這一碼子事，照舊由兄弟我一個人頂。怎的您偏又在這結骨眼兒上，現了眞身法相，這豈不是節外生枝，多添口舌，叫我在李大人、鄧姑娘的跟前，如何交代？』

『不，兄弟，我連累師父跟你早就連累得夠了，』莽和尙邁步向前，直往李四爺和劍娥立身所在的地方走。他邊走邊說：『好漢做事好漢當。腦袋瓜子砍下來，不過碗大一塊疤，我不能一輩子躲在兄弟你後頭。今兒的事，還是由我自格兒了吧！』

說時，他已經走到了劍娥的當面，莽和尙一臉虔敬，雙手手掌緩緩的合攏。鄧劍娥曉得他的內功到家，掌風厲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她稍稍的側身一避。莽和尙却覺察到了。他面現苦笑，搖了搖頭說：

『請姑娘放心，我再有一身的功夫，也不敢斗胆的在姑娘跟前賣弄。』

鄧劍娥禮尙往來，迫不得已，便也謙了一句道：

『大法師忒過謙了。諒劍娥一介女流，又有多大的能耐呢？』

詎料，莽和尙却神情凜然，眼觀鼻，鼻觀心的答道：

『姑娘佔住了一個理字。但凡佔住理字的人，就有千神百佛呵護，逢凶化吉，多壽多福。』

似禪機，又像是爲人立身處世的道理，聽他說得那麼一本正經的，劍娥反不知應該怎樣答話是好了。她眼望着李四爺，正有些兒窘，席上坐着的雕兒歸，却已經命他的手下，用那乘山轎把他抬了過來，置身莽和尙跟劍娥的中間，無可奈何的笑着說：

『鄧姑娘，今兒個該我弄巧成拙，丟人現世。方才在您二位跟前撒的謊，如今我哥一露面，可不全戳穿了？得請您二位體諒我的萬般無奈，多多包涵，恕罪恕罪。這一位，』他伸手一指莽和尙，介紹的說：『就是做案的大瓢把子，他姓何，俗名天鑰，出家以後，法名是上悟下通。』

劍娥一聽，就知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如今她已經跟自己的殺父仇人，暗放冷槍的兇手面面相對。她正待發話，悟通法師却聲嗓暗啞，語音幽幽的搶在頭裏說：

『李老爺子，鄧姑娘，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今兒個既然來在姑娘跟前自首。當年往事，我就斷然不敢隱瞞片語隻字。否則就叫我天雷劈打，死無葬身之地。此刻我求二位照舊落座，等我把前因後果交代清楚做個供狀，我的話一說完，該殺該剮，或是剖腹摘心，千刀萬剮。我這條身子便任由姑娘您處置。』

李四爺和雕兒歸，一心在使當場的氣氛緩和，便慫恿劍娥重新落座。李四爺甚至讓悟通也在雕兒歸的左手坐了下來，讓大夥兒鬆口氣，坐定以後再聽悟通從頭說起。鄧劍娥偏頭想了想，反正悟通有言在先，

話說完了他得任憑自己處置。江湖好漢決不至於『七分鑼鼓三分唱』，便點點頭，依允了。於是重整杯筯，再上酒菜，大夥兒一字不漏的在聽大瓢把子悟通的自供。

五

原以爲悟通會『自雞古，開天地』，把這自供老長老長的說個沒完呢，那兒想到他竟言簡意賅，乾淨俐落，毫不拖泥帶水。從頭到尾，統共不過說了百十來句。悟通開門見山，水清見底的說：他活了四十二歲，實在活得夠了。因爲，在常人來說是『好死不如歹活』，可是在於他呢，却是『死罪好受，活罪難熬』！而他的『活罪難熬』正是他一生之中唯獨一次的鑄成大錯，不該一時氣忿，亟於報復，埋伏在山溝裏暗中狙殺劍娥的父親——始終都在行俠尚義的鄧老英雄。

他說他原先是抱着一命抵一命的心理，按照江湖規矩，行刺殺人就該處死。可是他沒想到雕兒歸念着自小相處，片刻不離的同門兄弟手足之情，執法的時候僅祇判他出家，不許再在江湖上露面。他縱使寸心難安，也不能違背執法者的判決。但當他遁跡空門以後，却又聽說雕兒歸爲他三刀六眼鋸了兩條腿，他曉得雕兒歸是決心由他兩兄弟共同担起行刺暗算鄧老英雄的罪名。然而，畢竟禍是由他闖的，所以他無時無刻不懊惱欲死，而且還得永遠永遠的抱恨終天，萬死莫贖。

說到這兒，悟通情不自禁嗚咽哽塞，熱淚縱橫。雕兒歸也在雙手掩面，嚶嚶啜泣。『好漢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傷心處。』兩條鐵錚錚的漢子，却在大庭稠衆之間相對痛哭。這情景，看得滿廳的人無不深切

感撼，連劍娥都覺得心裏悶悶悒悒，百感交集的好不難受。

尤其當悟通抽抽噎噎的說起他自幼是個孤兒，一輩子不曾見過參娘家人的面，連自己究竟姓甚名誰都鬧不清。他是在雕兒歸他父親燕子飛在攻下一座鎮莊時，把他從地面上給撿起來的。他從此歸燕子飛撫養，從不及一歲直到長大成人。燕子飛自己只有一個兒子雕兒歸，他把義子和親兒子一例當做骨肉看待，又憐在悟通沒有生身父母，對他還特別的寵愛，凡事都儘悟通在先。兩兄弟但若起了爭執，準定是雕兒歸挨罵受罰老在吃虧。喜在雕兒歸從小到大都把他認做自己的親哥哥，百事不敢拂違。所以悟通自從稍懂人事，就竭盡所能護着、讓着他弟弟雕兒歸。雖然是異姓兄弟，但是他倆比一母同胎更要相愛相親。悟通掩面欷歔的說他義父一家待他恩重如山，天高地厚，他自己一向都把燕子飛崇拜得五體投地，以爲他是天神下凡一般的英雄人物。他從小跟着燕子飛上陣打仗，走遍關外口外，他說他從不曾爲他義父就過一點心。因爲在他想來，他義父縱使被大砲轟上了身，也會毫髮無損。那兒想到口外一仗他義父竟會死在鄧老英雄之手。他驟聞噩耗，方寸大亂，一連幾個月天天喝得爛醉，簡直就像是發了瘋一樣，滿腦子都在想着怎樣爲他的義父報仇。就在這種神志昏亂的情形之下，他闖下了滔天大禍，埋伏山溝，一槍射死了天下名揚的鄧老英雄。

悟通一口氣說到這兒，他再也忍不住了，於是放聲號啕，儘情痛哭。李四爺聽後看了心中老大不忍，還幫着眼圈兒紅紅的王老太走過去好言相慰，勸他莫再傷感。劍娥則低下頭去默無一語。趁此機會，雕兒

歸擦擦眼淚，勉定心神，接下去對劍娥情詞懇切的說道：

『我哥方才所說的話，鄧姑娘，我敢以一家老小的性命作保，句句屬實，並無一字虛言。否則，我的家小也悉聽姑娘處置。』

劍娥却頭也不抬，低低的答了一句：

『這——，總瓢把子您不說，我也知道。』

『我哥被我判令出家以後，』雕兒歸提高聲浪，繼續的說道：『他立刻就到關內盧龍燕河營，找了個僻靜的小廟，落髮為僧，喫齋禮佛，將近四年一步不出寺門。只是逢年過節，由我派一兩位弟兄給他那小廟捎點香火銀子去，帶便看他一趟。姑娘，不瞞您說，我哥還在菩薩跟前立下了重誓，從今而後，但凡是中國人跟他放對，就算他給打死了，他也決不還一下手。』

李四爺勸止了悟通和尚的痛哭流涕，背負雙手走回原座重又坐下。正好在這時候他岔進一句嘴問：

『跟中國人放對他決不回手，是不是留下個餘地打那鬼子跟老毛子呢？』

『李大人您這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他隣座的王老太突如其來憤憤然的回答：『但凡是這些年上到過關外來的，誰不曉得，老毛子跟鬼子就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奪地佔房，擄掠少婦長女和那金銀財物，可把咱們中國人壓迫得氣都透不過來。大清的八旗兵和綠營，平時對待平民百姓就像豺狼虎豹，可是一見了老毛子和鬼子呀，就甭提那份子打躬作揖，逆來順受的奴才相了。東三省的平民百姓那一個不把老毛子、鬼子恨得牙癢癢的，要是挨了他們的揍也不還手，那豈不是成了窩囊廢的大清官兵了嗎？』

劍娥滿心矛盾，又怕王老太嘮嘮叨叨的把話題給扯遠了。因此她便抬起頭來，仍然沉着張臉兒，望望悟通又望望雕兒歸，然後開口發了問：

『我年輕識淺，先父又過世得早，不懂江湖上的規矩。祇不過，那「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的話，倒是自小就聽到說的。總瓢把子，您頭先說您為執法徇情，自己懲處自己，連姓都改了，還把揚威百年的燕兒幫都給散掉。可是如今您用雕兒歸雕爺的字號，依然又在醫巫閭山裏創下了關外四大幫之一。至於咱們這位悟通法師呢，分明有過自此不在江湖露面的處斷，立下寧可被人打死鄰不還手的重誓。怎的又在寶山當起了大瓢把子？這兩碼子事，前言不搭後語，我倒是要請總瓢把子剖析剖析。』

李四爺當時一心一意要替他們雙方排解，唯恐劍娥這單刀直入的一問，雕兒歸和悟通一時之間答不上來。因而他忙不迭的設法支開，他說：

『姑娘，不用問，他二位一定是有什麼不得而已的隱情，或則苦衷。』

劍娥却仍在一力堅持，她望着李四爺露齒一笑的說：

『李爺爺，倘若我執意要問個明白呢？』

李四爺正待啓齒，懇切的勸她一勸，雕兒歸却在座位上向他作了個揖，表示一切心感，請李四爺莫再攔着劍娥了。然後，他又向鄧劍娥身邊的王老太招招手，請她過來。兩個人交頭接耳，嘁嘁喳喳商議了一

陣，劍娥瞥見王老太直在點頭，雕兒歸便滿意的笑了一笑。那王老太且不回座，她翻身便往外走。這時候，雕兒歸又陪笑的反問鄧劍娥一聲：

『姑娘，您一定要問咱們爲什麼又在這醫巫閭山裏聚義？』

劍娥冲着他點了點頭說：

『是要請教。』

『那麼，還得請姑娘別嗔怪我們兜圈子賣關子，』雕兒歸雙手抱拳，禮數週到的說：『一會兒，王老太會帶一位跟您年歲相仿的小妞兒來，她是新民屯首紳趙秉的閨女，她要在姑娘跟前唱一支小曲。』

六

李四爺和鄧劍娥都將信將疑，不知道雕兒歸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他在怎樣的故弄玄虛？新民屯首紳的閨女，怎會拋頭露面到這荒山野寨，當着那麼些鬍子唱小曲？莫非她是山寨裏綁來的肉票？她唱的小曲跟雕兒歸醫巫閭山大聚義，又有什麼關係呢？

沒多一會兒，王老太滿臉的愛憐之色，牽着一位瘦瘦怯怯，但却眉清目秀，體態窈窕的十七八歲大姑娘在走進來。那姑娘的神情却怪，兩眼平視，一片茫然，對滿屋子裏三山五湖而來，高大魁梧，長相不一的那麼些鬍頭，乃至於正中一席上的男女主客，彷彿一概都沒瞧見。她任由王老太牽着走，往李四爺和劍娥的跟前一站，她見人不打招呼，行動任人指使。兩隻水汪汪的眼睛睜得很大，劍娥注意到了，她老大半

天眨也不眨。

劍娥和李四爺一般兒的滿心納悶，正待張嘴發問。大廳裏忽然傳來一派嘹亮的絃子聲。定睛看處，這才發現不知何時又來了個拉胡琴的，他端張椅子坐在那小妞兒的身後，過門一拉完，小妞兒不待人催，她立刻便用無比淒惋的聲調唱了起來：

『鶺鴒鴿，鶺鴒鴿，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全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

一支小曲唱完了，悲酸蒼涼的歌聲仍然還在耳畔繚繞。小妞閉上了嘴，照舊那麼呆呆楞楞的站着。偌大的廳裏，沒人喝采，沒人拍掌，倒是有好些個人儘在唉聲嘆氣，跌足太息。鄧劍娥直在琢磨她那支小曲裏詞句的意義。李四爺却已熱淚盈眶，顫巍巍的站了起來。他走到那小妞兒的身畔，輕輕一拍她的肩膀，聲音裏滿帶同情與憐惜，他輕柔的問：

『大姑娘，妳唱的這支曲子，可是眞有這種慘無人道的事嗎？』

小妞依然定定的站着，聲色不動，彷彿她連一個字也沒聽見似的。李四爺急切的正要伸手搖撼她一下，主座上的雕兒歸，一聲低喟的在代她回答：

『李大人，您別再問她了。咱們把她救出來的時候，她早已得了失心瘋，除了成天翻來覆去，逢人便唱這支小曲，她既聽不見又不會答話。』

這麼年輕姣美的一個女孩子，竟會得了失心瘋？雕兒歸的答話使李四爺和劍娥齊齊的一震。劍娥望着她滿心憐憫，一句話都說不上來。李四爺却在聲聲的追問：

『那麼，這支曲子是誰教她的？又是何人所作？裏面說的可是眞有其事？』

『老爺子，她唱的全是眞人眞事。』悟通霍的站了起來，一面答李四爺的話，一面把那小妞牽到劍娥身旁的空座位，做了個手勢，請王老太餵她喫點東西。然後再回原位回答李四爺說：『這女孩子是新民屯大善人，首紳富戶趙秉他頂小的一個閨女。俄國老毛子借京津義和拳鬧事的碴兒，從鮮卑（西伯利亞）浩浩蕩蕩的開進了東三省，到處殺人放火，肆意擄掠，官兵沒人敢於過問。前些時有一營人開進了新民屯，先就闖進了首戶趙宅，殺了他一家老小，搶去了無數金銀細軟不算，還由內中的一名伍長，把這孩子的兩個姐姐，三個嫂嫂，連這女孩子一道擄到屯外帳篷裏去住下。姑嫂、姊妹六個全歸那個畜牲不如的老毛子伍長獨佔，夜夜陪他睡在一處，簡直的鮮廉寡恥，禽獸不如。佔了人家少婦長女，亂了人家骨肉倫常之外，還逼着早就被洗劫一空的趙家贖票。一開口就是一萬兩銀子，逼得那趙老者上天無路，入地沒門。這才找上咱們山寨。我兄弟跟我聽說了眞是切齒痛恨，怒火三千丈。當夜帶五百名弟兄下山，由趙老者領路摸了那一營老毛子，把他們殺死大半，救出了兩百多名肉票來。』

李四爺急急的問：

『那個十惡不赦的老毛子伍長呢？』

雕兒歸登時就代悟通回答他說：

『那老毛子伍長被我哥生擒活捉，趁那月光之下，當着那些受苦遭難的肉票。我哥把他上了五馬分屍的大刑。哀呼慘叫的被五匹快馬，活生生拉成五段！』

劍娥情不自禁的一拍桌沿說：

『痛快！』

悟通立刻就再向劍娥合什爲禮，說是：

『多承姑娘誇獎。祇不過，可惜那趙老者領頭襲營的時候中了亂槍，一命嗚呼，他一大家算是全完了。』

李四爺忙問：

『不是這姑娘還有兩個姊姊，三個嫂嫂的嗎？』

王老太壓低聲音，在告訴李四爺說：

『可憐啊，老爺子。那六個被老毛子糟蹋了的少婦長女，家破人亡，又沒臉回家鄉。大瓢把子把她們全交給了我，好生安慰款待着。殊不料頭一個是這孩子得了失心瘋，除了一遍遍唱她大姐作的這支小曲，什麼也不會也不懂。那五個咧，流了一夜的淚，跟我說完了她們所受的委曲。天濛濛亮我困倦不過睡着了，一覺醒來，讓我瞧見那五個全都懸樑上了弔。她們還給我留了封信，感激寨裏的搭救之恩。她們在信裏

頭說得很明白，她們早就想自盡，忍辱偷生到那時候，祇不過是想把老毛子的殘暴，說出來讓世人知道。』

劍娥坐在李四爺旁邊，字字句句都聽得眞切。她熱血沸騰，恨聲不絕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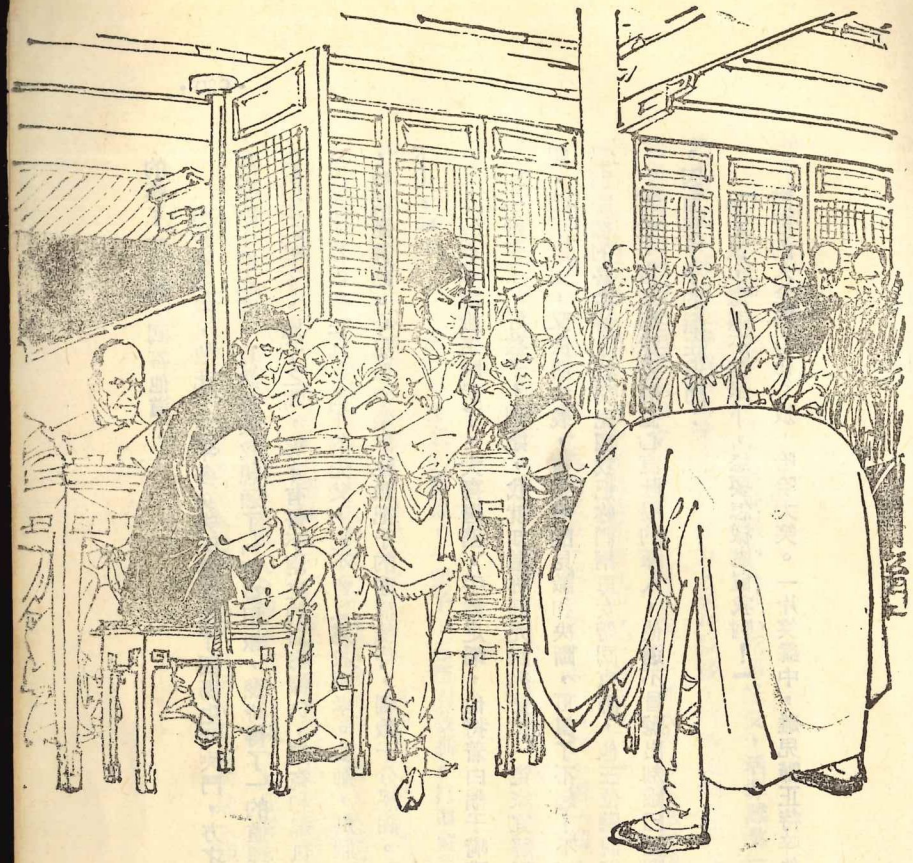
『慘！慘！慘！眞沒想到就在關外，還有這麼許多的悽慘事！我在盛京西關住了三年，也曾聽說老毛子和鬼子如何强佔關外大筆土地，欺凌中國百姓。因爲不曾親眼見覩，還以爲是說說嚇人的呢！怎想得到分明是畜牲的老毛子，就拿咱們中國人當畜牲的畜牲看待！』

『姑娘這下該明白，咱們爲什麼要重新聚義醫巫閭山？』趁此機會，雕兒歸把話導入正題，他跟劍娥懇切分辯的說：『而我又走趟關內，把立誓不在江湖露面的我哥，再死氣擺裂的拉出來，這其間的原委和經過了吧？姑娘，朝廷懦弱，官兵怕事，關外的百姓已經到了生死兩難，走投無路的地步。如果我們江湖上的好漢再不挺身而出，替他們伸冤報仇，設法解救，大清的百姓還能指望誰呢？』

國仇家恨，着實令人委決不下。劍娥閃一瞥那一味痛切自責，此刻正在俯首聽命的悟通和尚。她正是千頭萬緒，心亂如麻。——趙善人一家，還有幾萬千人家的悲慘境遇，老毛子跟鬼子的殺人如麻，欺善怕惡。她想起了自己住在西關時曾經聽人說過，鬼子在旅順、大連屠城，直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地上積起濕漉漉的血膏，足有兩寸多厚。鬼子又把四五個乃至十幾個中國人腦後的辮子結在一起，讓他們東奔西跑，掙扎不脫，再揮舞鋼刀直劈橫砍。重傷垂死的血人會忽的從地面欠身，然後又猝的倒斃在血泊之中。照趙家小妞的慘遇看來，這些一定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從而她想起了雕兒歸的竹圈箍人與飛刀，悟通的掌風，王得勝的五爪金龍功，快馬張的神槍，史二娘的飛鏢，和劉四的鐵彈。這些奇才異能，身懷絕技的英雄好漢，全在出生入死，扶危濟傾，他們是遼東幾百萬百姓唯一的保障。自己又怎忍爲報私仇而讓這救國救民的一幫拆了夥？何況總瓢把子雕兒歸，大瓢把子悟通，爲了悟通當年的一念之差，行刺殺人，所受的自家懲罰已經相當的重了。方才他們所表示的悔意，確實也是發乎內心裏的。假如自己寬宏大量，放他們一碼，使他們以有用之身繼續懲治無惡不作的老毛子和鬼子，保護孤苦無告的善良百姓，想必父親的在天之靈一定也會默許。

一轉念間，心胸彷彿開濶得多了，眉宇之間也就自然而然的徐徐舒展。整整四年，自己被殺父的深仇大恨，壓迫得眠食難安，沒有一時一刻不在給報仇雪恨的意念，催逼得心急如焚。然而就在這一剎那，劍娥驟然覺得兩肩卸下了千鈞重担，心頭吐出了一口沉濁的氣息，四肢百骸，遍體舒泰。天眞無邪的小小心靈，更在重重桎梏之中解脫開來。於是，嬌羞的少女紅暈，又度染上了她雪白粉嫩的臉頰。

劍娥在低頭沉思時，偌大廳堂裏的一二百人又在屏息靜候，從她小巧嘴唇裏吐出來的任何一個字，都將和整個山寨的命運息息相關。人人都在緊張而迫切的等待，可是劍娥偏就點慧的避作任何正面答覆。她臉上昇起了緋紅，唇角漾一抹笑意，挺有興致的望着王老太在餵趙姑娘喫菜。得了失心瘋的趙姑娘簡直像個孩子，她那稚氣的張嘴便喫的動作和神情，使劍娥覺得非常之有趣。她也挾了一筷子菜餵到趙姑娘的嘴



裏，看她咀嚼得那麼起勁，她輕輕的問聲王老太：

『老太，您瞧趙姑娘這個毛病，將來會得好嗎？』

『會好的，』王老太肯定的答道：『只要我有耐性，像餵我那大小子王得勝似的把她餵大。大夥兒再多給她些愛心，不提她前兒個的那一場惡夢。八成兒，她好了以後還會把那些往事都忘了哩。』

於是劍娥既關切又好奇的再問：

『那麼，到她全好了的時候，她不是又會跟常人一樣了嗎？』

『她會跟咱們常人一樣的，』王老太兩眼閃閃的望着劍娥，意味深長的說：『不論是誰，只要能夠拋開了心頭恨，他也就會跟常人一樣了。』

雕兒歸唯恐劍娥誤會，他趕緊添上了一段話：

『當然，要是像姑娘這樣抱得住一個理字，而又能不記舊日之恨的話。那就不但是常人，簡直的就是四海欽仰的女英雄了。』

『鄧姑娘，』悟通突的站了起來，臉上紅撲撲的說道：『當年一案，我雖然受過本幫的懲罰，連帶我兄弟也賠上一雙眼。可是我犯的罪竟是死罪。所以我說，姑娘您此刻不必看在衆人的情份上，饒我一死。該殺該剮，我還在等姑娘您的示下。』

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目不轉睛的盯望着悟通，許久許久，方始震動一下，收了回來。鄧劍娥沉沉

的嘆了一口氣，回答他道：

『悟通法師，我花了三年多功夫，接連作了四場生死決鬥，方才找到了我的殺父仇人。可是，就在我剛纔的一轉念間，竟然也被我想通了「寃寃相報，幾時得了」的道理。更何況，你我不過私人的寃恨，在我們跟老毛子、鬼子之間，那才有誓不兩立的血海深仇，這寃和那仇相比，那就顯得太渺小了。我如今這麼樣說，相信我在九泉之下的先父，也不會以爲我不孝。法師，劍娥雖說是兩截穿衣，三綹梳頭的女孩子，我說話算話。今兒個承蒙衆位瓢把子的盛情款待，劍娥十分感謝。天色已晚，我和李爺爺打算明兒一早下山。』

李四爺聽劍娥這麼說了，大喜過望，手舞足蹈，他將着白鬍子嘴嘴直笑，高聲的岔嘴說道：

『好孩子，好孩子！劍娥，我就知道妳終究能夠悟出「寃家宜解不宜結」的這一層道理。妳小小的年紀，既講恕道，又深明大義，有這等的見識和決斷，可眞了不起！不枉古二爺、你王家五爺、康家八爺全都那麼樣的喜歡妳！趕明兒個我把妳們兩母女帶回京師，他三位聽說了正不知有多高興哩。』

可是，悟通畢竟是個直心直肚腸的渾人，他還不曾聽出劍娥已經應允不計前仇，將當年往事一筆勾消。因而優乎乎的還在追問：

『姑娘，您還不曾示下，您要怎樣處置我咧！』

滿廳的人全在心花怒放，哈哈大笑。一片笑聲中，雕兒歸正待啐他，說他太傻。劍娥却伸手一攔，然

後取笑般的回答他說：

『悟通法師，你方才不是自家說過的嗎？「死罪好受，活罪難熬」。所以我不能輕易讓你死。我對你的處置嗎，那就是你倘若得便，儘管還俗。從今以後，時時刻刻爲那些受苦受難的中國百姓着想，幫我多殺些殘暴酷虐的老毛子和鬼子，多救些中國百姓，』劍娥的神色越說越嚴厲了：『你的陰功積德，不但能贖你自己的罪過。而且，也不辜負我死在九泉之下的先父。』

說罷，眼圈兒又是一紅，她抽出腋下的手絹，輕輕拭淚。這一回，悟通算是聽明白了，他搖擺着壯大的身軀站了起來，走到劍娥的跟前。一時間忘了自己還是和尚，他竟向劍娥一揖及地，然後聲若洪鐘字字着力的說：

『姑娘，我一輩子感激您的恩德，一輩子不忘您的教訓。打這會兒起，我爲人在世祇做姑娘您交代我的這兩碼子事：殺老毛子和鬼子，多救中國百姓。一直到我斷氣的那時刻爲止。』

劍娥也站起身，抱拳還禮。天大的寃仇片刻冰消瓦解，衆人久懸着的一顆心終於鬆了下來。於是人人歡呼，個個雀躍三千。醫巫閭山總瓢把子的大廳從來沒有過如此這般歡欣熱鬧。却是在衆人歡呼雀躍聲中，雕兒歸連連的猛拍巴掌，他要大家夥兒全靜下來。然後，他眼望着劍娥，朗聲說道：

『姑娘，我有幾句不知深淺高低的話，姑娘可否允准我放肆大胆的講？』

劍娥豪爽的說：

『總瓢把子有話只管請講，劍娥在這兒洗耳恭聽便是。』

『豈敢，』雕兒歸又是兩手一拱，他侃侃然的往下說道：『咱們這座醫巫閭山，前後六重，週圍二百多里，現在山裏聚有二千三百多名兄弟。不是我誇口，老毛子、鬼子，還有清兵，便千軍萬馬也不敢正眼來瞧。咱們在山裏種得有糧食，養得有牛羊，兩千多兄弟永遠不愁餓飯。弟兄們專一的襲殺老毛子跟鬼子，保障平民百姓，槍械子彈遠那火砲，自有老毛子跟鬼子千里萬里的運了來送禮。山裏大概就是那麼個形勢。——此刻，我可要說到正題上來了。』

李四爺在首座熱心的插嘴說道：

『總瓢把子，您有什麼爲難或者用得着我們的地方，但講不妨。』

得了李四爺的這一鼓勵，雕兒歸便將他心裏的話吐露了出來，他說：

『爲難的就在我們這些弟兄，連我在內，確實是統率乏人。照說大瓢把子跟我親哥一樣，他又是先父開山門的大徒弟，先父過世，就該由他接替。可是他偏因爲當年一時糊塗，犯下了那一條，被我執法處了個剃度出家。關外規矩，從沒有出家人當總瓢把子的。我哩，分明是個殘疾，半個人都廢啦，那能長此以往虛佔這座總寨子呢。今兒個我們親眼瞧見鄧姑娘的爲人行事，內外功夫，我敢說這座醫巫閭山上無人可及。難得鄧姑娘也有殺毛子鬼子救百姓的壯志雄心，倘若鄧姑娘不嫌咱們山寨窄小，弟兄粗夯。鄧姑娘肯在這兒委曲，我願領着大家夥兒，擁鄧姑娘當咱們醫巫閭山的總瓢把子！』

凝神傾聽的那些鬍子們正要拍手歡呼，鴉力擁護。劍娥却搶先雙手直伸，把那還沒起的歡呼先壓下去。然後她作了一個四方揖，高聲說道：

『列位，不是劍娥無心獨義，不識抬舉。委實總瓢把子所說的這一點斷不可行。我把道理一一剖析，列位自會明白。第一，劍娥年輕識淺，關外尤其生疏。第二，劍娥的母親年老多病，不耐在關外久住，所以我亟於辦完這一碼子事，奉我母親回關定居。列位，我家如今只有母女二人相依爲命了。我再也不能疏忽閃失，讓我在這一輩子裏，一連兩次成爲不孝之女！』

末一句話，眞有山一般重的份量，打雕兒歸以次，誰也不能再多勸了。大廳裏沉默了一會兒，李四爺不願讓大夥兒過於掃興，他高高的擎起一杯酒，遍邀席間衆人說：

『來來來，俗話有道是：「天下沒不散的筵席」。可是，趁着盛宴沒散，咱們還是趕緊多喝幾杯！』

七

禁不住各寨瓢把子一再的挽留，由各瓢把子輪流設宴，留李四爺和鄧劍娥，足足的在醫巫閭山裏停留了三天。三天之內開了七次酒席，但却以第三天中午的一餐，喫得最最熱烈歡暢了。原來那一餐是李四爺宴客，他取出兩百兩銀子，遍請全山的鬍子。他與高采烈，樂不可支，因爲，他終於達成了心願，多年遺憾膝下並無一女，如今，鄧劍娥已正式的拜他爲乾爹。

臨到非下山不可的那一刻了，雕兒歸、悟通和衆瓢把子，依依不捨的把李四爺、鄧劍娥一直送到三十

里外，方始互道珍重，洒淚而別。李四爺坐轎，鄧劍娥騎馬，四爺的隨從戴小格和戴小年，也都由山寨裏給備下了馬匹。在主僕四人後頭，還有一長串的健騾，一共有十四頭之多。騾背上，馱的是雕兒歸以次各瓢把子送給李四爺和劍娥的重禮。人參、貂皮、海青鷂子，各色山珍和皮貨之外，還有山寨裏合送劍娥的黃金一百兩和白銀二千兩。劍娥起先執意不收，但是雕兒歸和悟通却口口聲聲的說：山寨裏要黃金白銀沒用，却正好給劍娥在將來出嫁的時候添妝。劍娥羞得吃吃一笑，李四爺却心裏明白，這是兩名瓢把子在表示對劍娥一家的歉意和聊資補償，因此也就坦然的叫劍娥收下，馱在騾背上帶走。

出白土廠門，過八道壕，離醫巫閭山越來越遠。雖說漸漸有了人烟，可是很顯然的看得出來，這一帶並無官兵駐紮。李四爺想起醫巫閭山那一幫就在新民屯外，襲擊過老毛子的一個營，加上兩父女所帶的財物，着實不少。他心中難免有點發虛，便開口埋怨嘍囉的說：

『劍娥，那悟通和尙一個勁兒的要把咱們送到家，偏妳執意攔着不讓他送。萬一咱們在這荒郊野外，碰到了老毛子、鬼子或强人。到那危急關頭，妳一個人又怎生應付得了呀？』

『乾爹，』劍娥拍馬馳近睽轎，一手掀開了窗帘，她笑盈盈的說：『我沒讓悟通送咱們。其實，他却等於親自在送，而且還會一路平安無事的，把咱們送回京師哩。』

李四爺大惑不解的望着她問：

『劍娥，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啥，乾爹，您自格兒看嘛！』

劍娥左右開弓，兩手往對襟皮襖裏一抄，接連抄出兩支嶄新的短鎗來。槍把上繫着紅穗子，槍管凜冽的閃着青藍光芒。劍娥倒執槍管遞上一支過去，李四爺伸手一接，叫了聲：

『好重！』

劍娥連忙解釋的說：

『乾爹，悟通昨兒個悄悄的送這兩支鎗給我。他說這是五洲各國當今最犀利的槍械了；叫駁殼槍，又名盒子砲。可以連射二十發子彈，永遠不會卡子。他是夜襲新民屯老毛子的那一回，殺了兩名老毛子軍官，打他們身上解下來的。他全送給了我，讓我防身。』

李四爺手裏掂着那一支沉甸甸的盒子砲，心中不由得起了一陣感慨。他眼望着槍枝，語重心長的跟劍娥說：

『劍娥，由這一支油光雪亮的什麼盒子砲上，我彷彿瞧見了雕兒歸他老人燕子飛，也瞧見了妳爹。更回想起這一趟我替妳做見證，眼看着妳連闖四道生死關口探山。妳不知道我担了多少的驚嚇跟心事。有時候，連我這顆心似乎都跳出了腔子口外。由此可見，好槍是防身的利器，也是殺身的根苗。妳一個姑娘家，却可歎自小就在刀槍劍戟之中長大。所以我勸妳最好還是把這些兇器全給拋下。從此以後，好好的恢復妳姑娘家的本份。强中自有强中手，殺人者人恆殺之。這一趟探山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讓大夥兒全把

那殺人的暴戾之氣消掉，人人和好互處，笑臉相迎，不也是美事一樁嗎？』

『是，乾爹。』劍娥滿口答應，她一伸手，把李四爺兩手端着挺累的駁殼槍接了過去，然後正色的說道：『我準聽乾爹的話，從此收心養性，不練刀槍理紅妝，盡我做女兒家的本份。祇不過，這會兒我還是得把盒子砲揣在懷裏，以防萬一。乾爹，您忘啦？您方才不是還在躭心會跟老毛子、鬼子、歹人碰上嗎？』

想通了，轉覺得劍娥說的不無道理，白山黑水，危險正多，眼跟前就得靠劍娥的雙槍一劍保護呢。於是，李四爺揚起了一陣歡欣得意，略帶自嘲的大笑。

笑聲中，蹄聲得得，劃破沉寂，劍娥母親和戴五爺猶在焦灼盼望的濱貝勒地莊子，已是越來越近了。

大刀王五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臺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

著作權已登記・嚴禁盜印